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34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34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意］艾儒略撰　一
西方答問　二卷……［意］艾儒略撰　七七
畫答・睡答……［意］畢方濟撰　一九七
斐錄答彙　二卷……［意］高一志譯授，［明］畢拱辰刪潤　二五九
天問略……［葡］陽瑪諾條答　四三七
達道紀言　二卷……［意］高一志手授，［明］韓雲纂述　五四五
記法……［意］利瑪竇詮著　六四九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意〕艾儒略撰

提要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意大利艾儒略撰。明末晉江景教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PRIMA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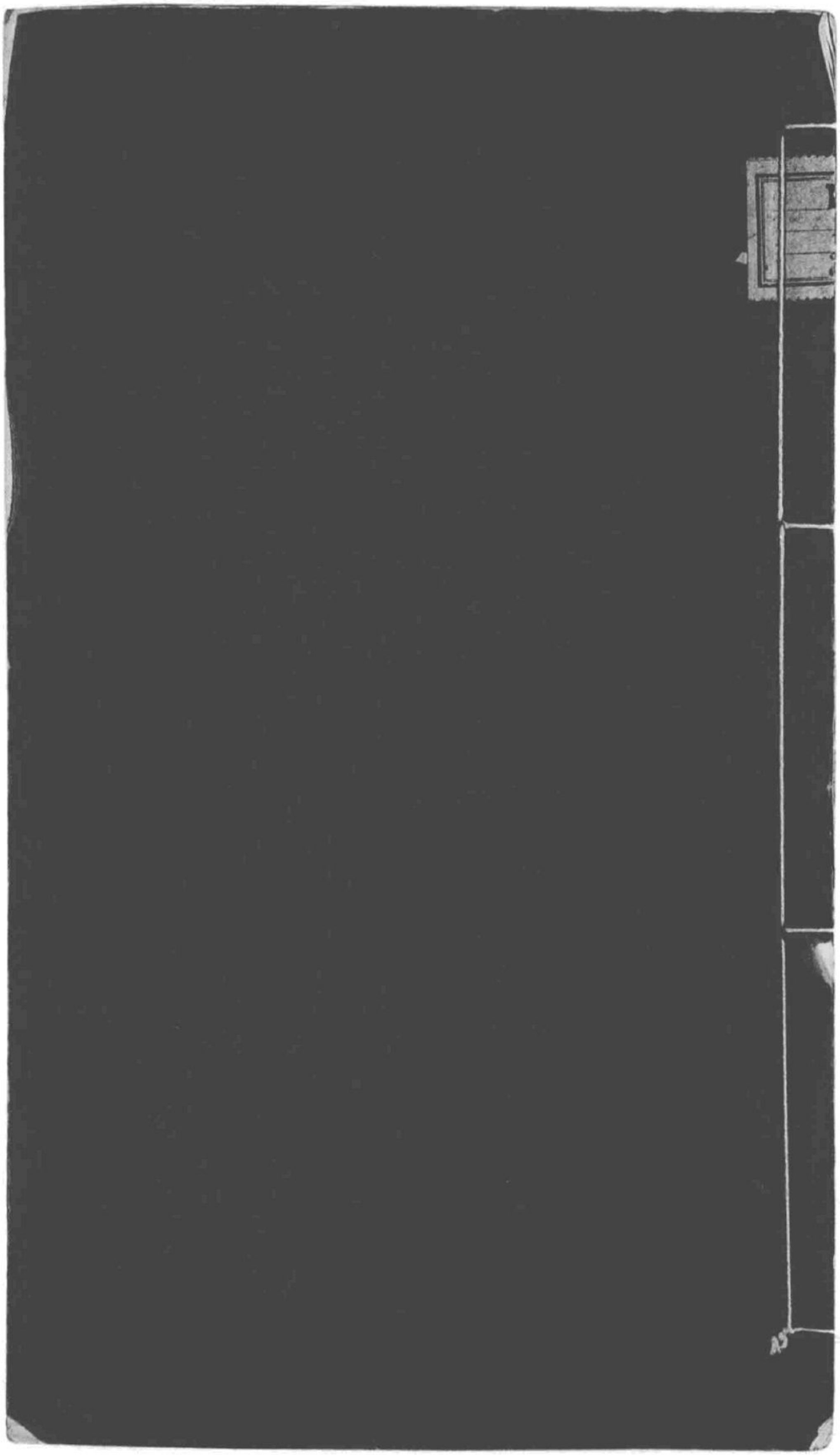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艾氏《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為明崇禎十年（1637）二月。在此引言中，艾氏說明了本書的來源：『吾西土有天主降生巔末四部，當代四聖所記錄者，復有銅板細鏤吾主降生聖蹟之圖數百餘幅。』艾氏既譯述天主降生之事於《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中，又依照此『西刻經像圖』繪為本書，實際上有配合《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使人『覽之如親炙吾主，見其所言所行之無二』的意味。據柯毅霖《晚明基督論》之說，艾氏所據的所謂『西刻經像圖』，當是內達的《福音故事圖像》，並部分參考了羅儒望的《誦念珠規程》。全書共五十七圖，依次為《大秦如德亞國協露撒稜都城當天主降生時圖》、《天主降生聖像》、《聖若翰先天主而孕》、《聖母領上主降孕之報》、《聖母往顧依撒伯爾》、《天主耶穌降誕》、《遵古禮命名》、《三王來朝耶穌》、《聖母獻耶穌於聖殿》、《耶穌十二齡講道》、《耶穌四旬嚴齋退魔誘》、《大聖若翰屢證耶穌為天主》、《婚筵示異》、《淨都城聖殿》、《西加汲水化眾》、《救伯鐸羅妻母病瘧》、《渡海止風》、《起癱證赦》、《起三十八年之癱》、《山中聖訓》、《救武官之病僕》、《納嬰起寡婺之殤子》、《若翰遣徒詢主》、《赦悔罪婦》、

《播種喻》、《五餅二魚餉五千人》、《耶穌步海》、《底落聖蹟》、《預告宗徒受難諸端》、《大博山中顯聖容》、《胎瞽得明證主》、《貧富生時異景》、《貧善富惡死後殊報》、《天賞喻》、《伯大尼亞邑起死者於墓》、《異學妬謀耶穌》、《葉禮閣開三矇》、《入都城發嘆》、《以宴論天國諭異端昧主》、《世界終盡降臨審判生死》、《濯足垂訓》、《立聖體大禮》、《囿中祈禱汗血》、《耶穌一言仆眾》、《繫鞭苦辱》、《被加莉冠苦辱》、《負十字架登山》、《耶穌被釘靈蹟疊現》、《耶穌聖魂降臨地獄》、《文武二仕殮葬耶穌》、《耶穌復活》、《耶穌復活現慰聖母》、《耶穌將升天施命》、《耶穌升天》、《聖神降臨》、《聖母卒葬三日復活升天》、《聖母端冕居諸神聖之上》。圖中之人物、情景等有需注明者，則以天干地支標出，於圖下方依序加以說明，並注明出處。其繪圖雖『依中匠技法』，但仍較為忠實地遵從了原作的面貌，僅在一些次要人物和裝飾上加入了中國元素。艾氏希望通過此書，能夠令讀者達到『繇形下之跡，以探乎形上之神；繇目覩所已及，併會乎目覩所未及。默默存想，當有不待披卷，而恒與造物遊者』的效果。而本書亦作為艾氏的代表作之一，在當時與後世引起了較大反響。柯毅霖曾評之曰：『我認為這項工程是艾儒略傳教工作中的真正傑作。由於艾儒略的工作，中國人第一次不僅能夠讀到以他們自己的語言表述的耶穌的話語，而且能夠看到有關耶穌的主要生平事蹟的圖畫。』莫小也《17—18世紀傳教士與西畫東漸》則從藝術史的角度指出，本書『全面吸收了西洋技法，更多地表明中國人已經對西洋技法的接受與靈活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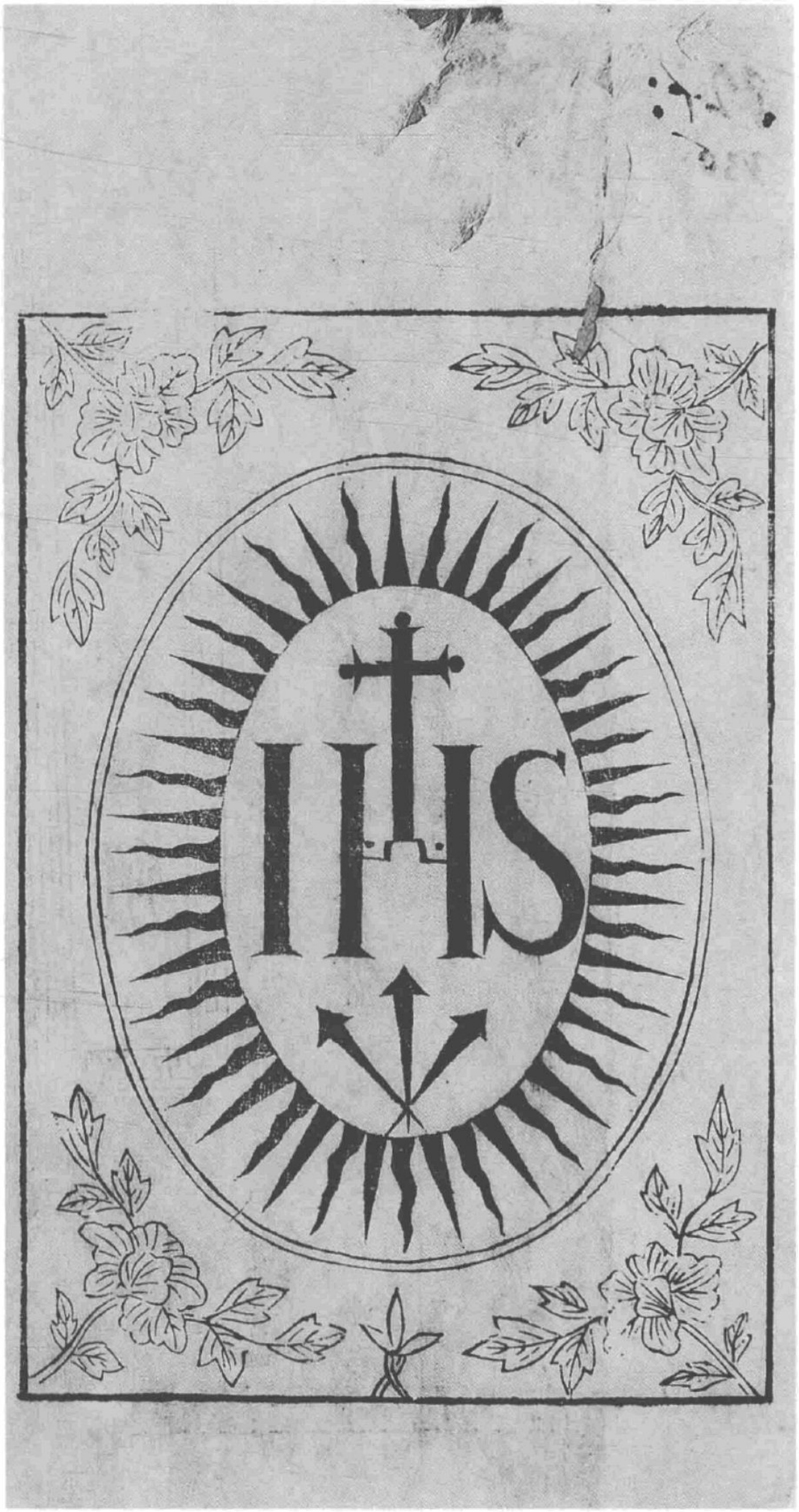
本書開本27.8釐米×16釐米，版框高22.4釐米，寬14釐米。卷前有明崇禎十年艾儒

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引言後題『晉江景教堂繡梓』。據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此本係由菲律賓教區財務總管弗朗索瓦·韋洛（Francois Vello）神父贈送給梵蒂岡圖書館。封三原有手書拉丁文一段，大略謂本書為來華著名傳教士艾儒略所撰，以中文解說天主信仰，1639 年由菲律賓教區的弗郎索瓦·韋洛神父捐贈給梵蒂岡圖書館，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蓋即據此著錄。梵蒂岡所藏該書版本較為豐富，除此本之外尚有九本，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系統：一、五十七圖本。該本館藏號為 BARBERINI ORIENT 134.1 與 Rossiani Stampati 3476，卷前無艾氏引言，正文五十七圖，自第十七圖至第四十一圖次序與前本多有不同。如第十七圖前本為《渡海止風》，此本則為《山中聖訓》。二、五十五圖本。該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410.1，卷前無艾氏引言，正文五十五圖，排列次序與上述五十七圖本相同，而闕第三十圖《大博山中顯聖容》與第三十三圖《貧善富惡死後殊報》。由於此二圖並非前後相連，故可推知非此本有殘缺，而是刻印時即無。三、五十一圖本。該本以館藏號為 BARBERINI ORIENT 134.2、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6.3 及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89.3 者為代表。其簽題『天主降生言行紀像』，卷前有艾氏引言，正文五十一圖，無《大秦如德亞國協露撒稜都城當天主降生時圖》、《救武官之病僕》、《起癱證赦》、《耶穌聖魂降臨地獄》、《文武二仕殮葬耶穌》、《耶穌復活現慰聖母》六圖，排列次序亦與前本有所不同。此外，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6 者，卷前有艾氏引言，正文亦五十一

圖，而排列次序顛倒錯亂，各圖上且有前人據五十七圖本對該本次序所作墨筆校正；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7 者，卷前無艾氏引言，正文五十一圖顛倒尤甚。此二本雖然各圖次序混亂，但圖的數量及內容與上述五十一圖本是一致的，大致亦可歸入這一系統。又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443.1 者，卷前無艾氏引言，正文僅四十三圖，但排列次序與上述五十一圖本基本相同，而闕其中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六共計八圖。此八圖之前四圖與後四圖順序相連，有可能在流傳中佚失，因此也很接近於五十一圖本系統。除梵蒂岡外，世界其他圖書館亦多有收藏。如柯毅霖《晚明基督論》載西班牙馬德里方濟會檔案館藏有一本，『有五十六幅圖像（有時不按次序），另有耶路撒冷平面圖、序言和耶穌王與四位福音書作者的畫像』，如此則為五十八圖，之所以多出一圖，是由於『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畫像有不同的二幅』，較為可異。又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清乾隆三年（1738）京都宣武門內天主堂重刊本，據柯毅霖《晚明基督論》記載，此本僅三十九圖，可能為後世改編。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二本，其一為五十七圖無引言本，另一為殘本，闕《大秦如德亞國協露撒稜都城當天主降生時圖》等四圖。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八部，包括晉江景教堂刻本與五十一圖本等。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芝加哥羅耀拉大學圖書館等處也有收藏。（謝輝）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IHS
1


IHS

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

粤昔　上主嘗預示降生救世之旨於古先知之聖故從古帝王大聖獲聆眞傳者咸企望欲見而多未獲滿意也逮其果降生于大秦顯無數靈蹟代人贖罪死復活而升天普天下諸國得聞聖教好音亦無不願生同時以親睹聖容光輝也于是圖畫聖像與其靈蹟時常寓目以稍慰其極

懷焉吾西土有　天主降生巔末四部當
代四聖所記錄者復有銅板細鏤吾　主
降生聖蹟之圖數百餘幅余不敏嘗敬譯
降生事理於言行紀中茲復倣西刻經像
圖繪其要端欲人覽之如親炙吾主見其
所言所行之無二也中有繪出於言行紀
所未載者葢更詳聖傳中別記悉繪之以
見其全也至於形容無形之物俾如目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則繪法所窮是以或擬其德而摹之或耻其曩所顯示者而像之如　天主罷德肋與斯彼利多三多本爲純神超出萬相然繪罷德肋借高年尊長之形者摹其無始無終至尊無對之德也繪斯彼利多三多耻鴿形者葢吾　主耶穌受洗於若翰時

天主聖神嘗借鴿形（鴿爲百鳥最善又最相和愛故藉此以指聖神至善愛人之意）顯示其頂故也若天神亦而至

爲無形之靈第其德不衰不老則以少年容貌擬之神速如飛則以肩生兩翅擬之清潔無染則以手持花枝擬之凡如此類義各有歸總非虛加粉飾以爲觀美而已顧天主無窮聖蹟豈筆墨所能繪其萬一而茲數端又不過依中匠刻法所及翻刻西經中十分之一也學者繇形下之跡以探乎形上之神繇目覩所已及併會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月覩所未及默默存想當有不待拔卷而
恒與造物遊者神而明之是則存乎其人
已

岦

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三十七年
大明崇禎丁丑歲二月既望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畧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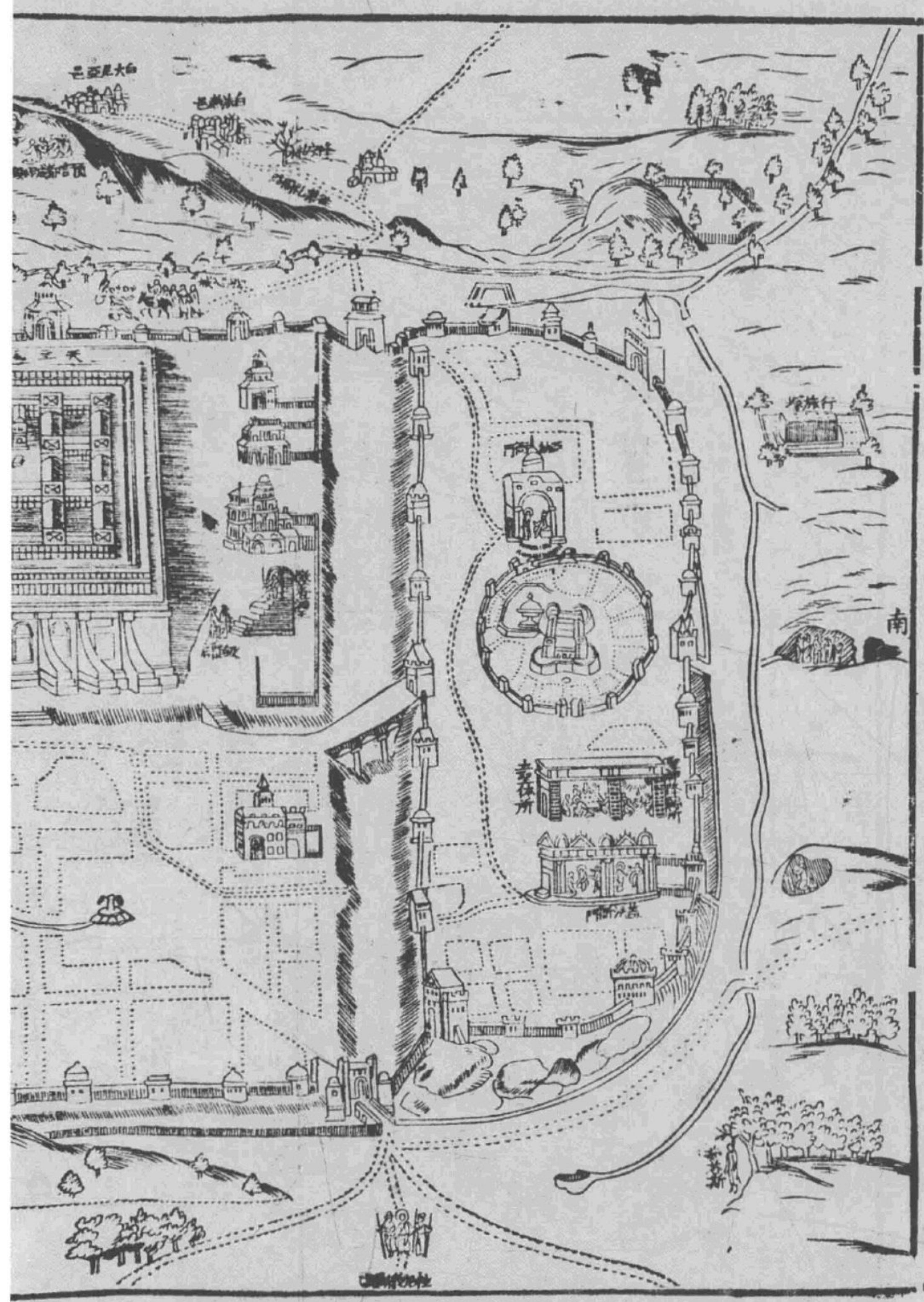
遵教規凡譯經典三次看詳方允付梓

瞿西滿

耶穌會中同學陽瑪諾全訂

聶伯多

晉江景教堂繡梓



大秦如德亞國協露撒稜都城當天王降生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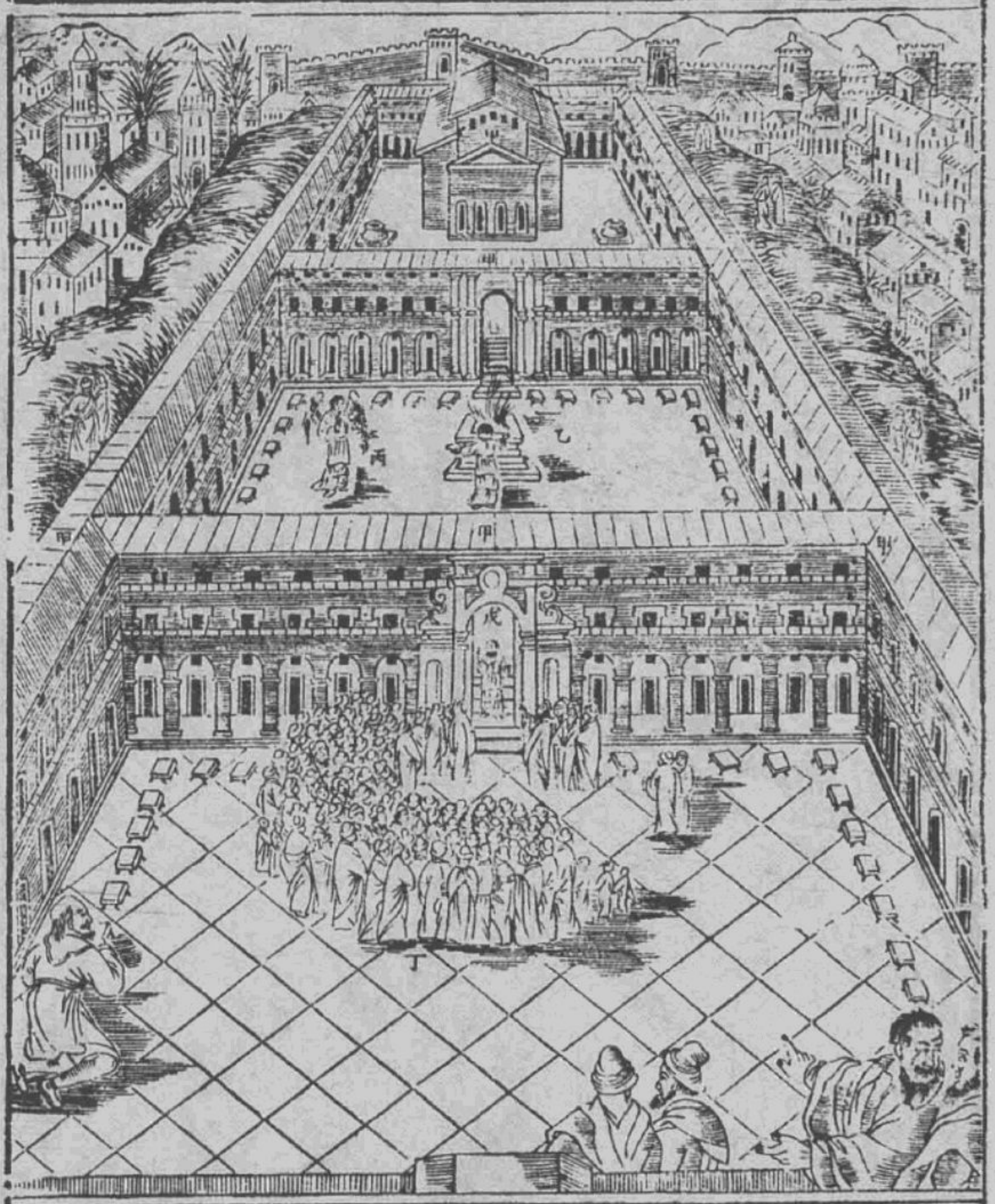
此城日久存毀改變不一然吾主耶穌受難升天
聖蹟諸所至今顯存凡諸國奉教者每往瞻拜云

天主降生聖像

諸神瞻仰聖容四聖記錄靈蹟

6

聖若翰先天主而孕



甲 中大秦如德亞國都城內供奉天主古殿

乙 雜嘉禮亞司祭內堂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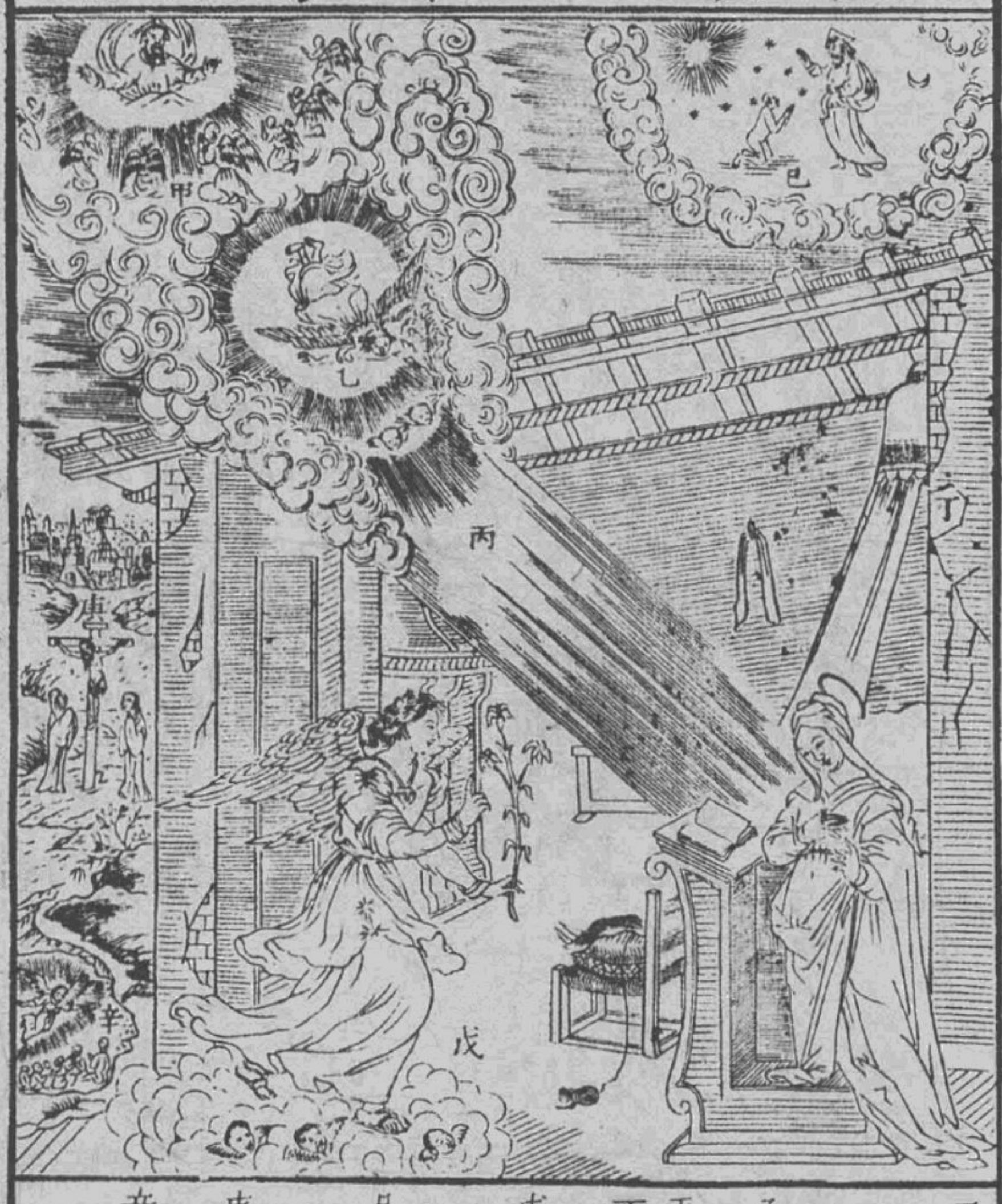
丙 內有神現于臺右報知大主元其夙願雖老必生聖子覺名若翰爲天主前驅

丁 衆人外堂瞻禮仰候

戊 雜嘉禮亞出堂舌結不能言但指畫示意

見行紀首章

聖母顯主降孕之報



甲天神聚會　主前恭聞降生之旨嘉俾厄爾尊神受命下界報知　聖母

乙嘉俾厄爾降世籍氣顯像

丙從天雲光照聖母

丁聖母居室今現存極西老勒多邵

戊天神朝聖母傳上主之旨聖母允命天主費略降孕

己造物主初生人類與降孕之期先後同日

庚天主受難救世之期亦先後同日

辛降孕日必有天神報知在靈薄諸古聖人云卷一第五章

聖母往顧依撒伯爾

甲聖母因天神之報知依撒伯年老蒙恩懷孕思往顧之

乙聖母同若瑟速行三日路程之如德亞山中

丙維嘉禮亞居室

丁聖母一見依撒伯便爲稱賀

戊依撒伯聞聖母言覺胎中子踴躍母子被蒲聖神稱讚聖母

己維嘉禮亞與若瑟相接俱讚天主

庚依撒伯誕生大聖若翰

辛聖母同居三閱月後歸本鄉

見行紀卷一四章

天主耶穌降誕

甲白稜郎郎達哪苗
王原籍
乙上册籍公所
丙茅屋耶穌降生處
丁耶穌初生童毋襁
褓之置於馬槽間
戊天神群聚朝主并
空中作樂讚誦
己牛驢在前見光俯
伏認主
庚耶穌聖體射光子
夜如晝
辛牧童郊外守夜蒙
天神報知降生大
恩即夜忻往叩謁
壬是夜天神亦必受
命報於古聖
癸天星顯見三王動
心來朝
見行紀卷一第章

遵古禮命名

甲行禮堂所
乙司教者行圖割
禮命名耶穌譯
言救世者
丙聖母與若瑟痛
耶穌之傷
丁童子執事
戊天神運異星示
三王之路
己耶穌聖名為天
神所崇奉
庚世人跪奉聖名
辛古聖靈魂在靈
薄及煉罪處俱
仰聖名
壬聖母謹懷耶穌
與若瑟同歸
見行紀卷五章

三王來朝耶穌

甲白稜郡城
乙異星至此搖光而
止以示耶穌所在
丙三王入城復詣主
前行禮
丁聖母抱耶穌在茅
屋中
戊首王跪朝耶穌貢
獻三事不勝瞻注
己第二王備禮以覲
庚第三王亦備朝禮
辛陪隨諸臣遠望拜
禮
壬三王蒙天主指示
別途歸國
癸耶穌受洗先後同
日
子耶穌婚筵示異示
同是日
見行紀卷一

聖母獻耶穌于聖殿

甲聖殿與諸廊無
乙西默盎進堂
丙亞納先知者益
至
丁二位恭迎吾主
與聖母
戊亞納于諸信者
發明耶穌之事
己大衆同入內堂
庚聖母與若瑟盡
禮奉獻
辛西默盎懷抱耶
穌大愜夙願祝
頌不已
壬亞納向衆再言
耶穌之事
癸聖母懷耶穌與
若瑟同歸
見行紀卷二十章

耶穌十二齡講道

甲 聘禮畢男女偕途而歸耶穌獨留堂中

乙 歸者初日所至郡邑

丙 高臺學士論道之所

丁 耶穌與學士問荅

戊 聖母與若瑟覓耶穌旋都城乃見在高士坐中論道

巳 耶穌別學士歸依聖母

庚 同歸納匝勒都致孝聖母與若瑟

見行紀卷二十二章

耶穌四旬嚴齋退魔誘

甲若翰承命爲耶穌行洗

乙耶穌受洗默禱聖神借白鴿形見於耶穌之首

丙耶穌往深山嚴齋四旬而饑

丁邪魔顯像初誘耶穌以變石爲餌

戊魔引耶穌至聖堂之頂誘以踏空而下

己魔又引耶穌踏高山之巔誘以下拜詐許以天下之權

庚耶穌勝退三誘邪魔乃遁

辛魔退天神趨候進食

見行紀卷第二章

大聖若翰屢證耶穌爲天主

甲若翰初在山中衣駱駝毛苦修講道

乙復在若當河外論衆洗心改圖認耶穌爲天主降世赦人罪者

丙如德亞各郡邑男婦士民出郊受訓

丁惟時如德亞國正統分裂爲四教法亦不出於一主此即古經所預言天主當降生之時也

見行紀二卷三

婚筵示異

甲筵客廳堂
乙外廳耶穌與諸客同坐
丙內廳聖母與諸女同坐
丁司席者覺酒之戊聖母以酒醬私告耶穌欲其顯全能濟之復令僕役俟命
己僕役亟行耶穌之命汲水注滿六罈
庚以吾主神能水即變爲旨酒
辛司席者向主人奇其酒之美
壬諸弟子見耶穌神能益加敬信

淨都城聖殿

甲殿堂廊廡鄉人雜沓貿易處

乙耶穌揮繩鞭逐諭之曰安忍以吾父之堂爲市哉

丙如德亞人因問耶穌此權何證

丁耶穌曰若爾毀斯殿我于三日間復造之爲證

戊如德亞人謂古殿閱四十六年始成今安能毀而更成以三日不悟耶穌以殿喻其聖軀死而三日復活也

見二卷六及六卷十

西加汲水化衆

甲西加城
乙耶穌行路身憊
憩于近城井傍
丙汲水婦
丁耶穌以乞水之
因乃施大訓于
汲婦
戊宗徒入城取餉
回訝耶穌與婦
講論
己婦人受訓入城
告衆
庚彼都人士出迎
耶穌
辛耶穌進城留
二日受化者益
衆

救伯鐸羅妻母病瘧

甲 葛發翁城
乙 本地教堂耶蘇先救負魔者處
丙 耶蘇詣伯鐸羅家
丁 因伯鐸羅懇求撫救其妻母病瘧者
戊 病婦即愈而健乃享耶蘇與同座者
己 耶蘇與宗徒序坐
庚 日暮耶蘇撫救種種沉疴與負魔諸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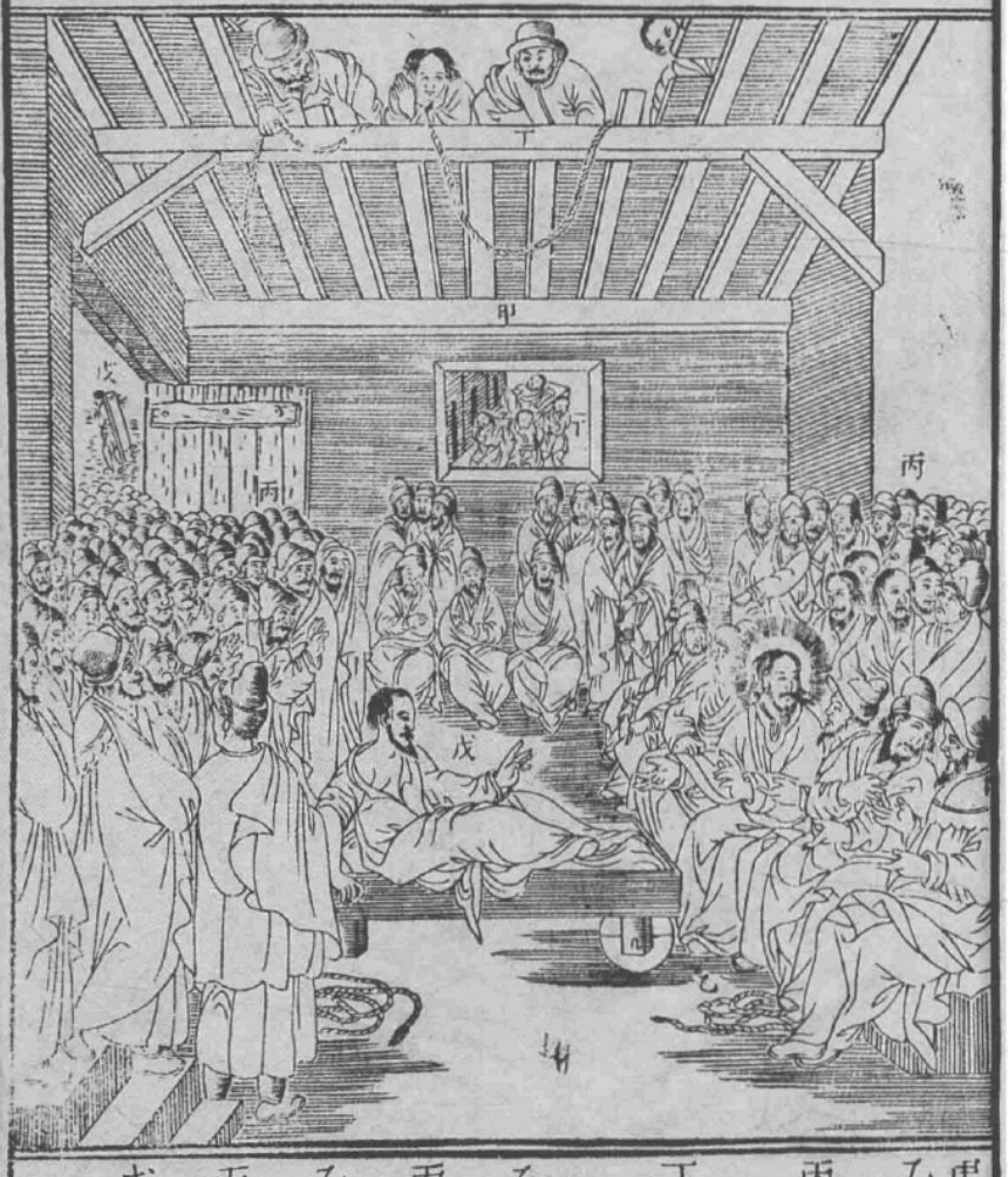
見行紀二卷十二

渡海止風

甲葛務翁城觧纜處
乙對海日搁撇城
丙甫開洋八方狂風忽起
丁海濤洶湧入舟
戊衆徒危甚彷徨無措
己耶穌舡頭伏枕假寐
庚門徒號救耶穌一命風浪即息衆共讚大能
辛別舡同被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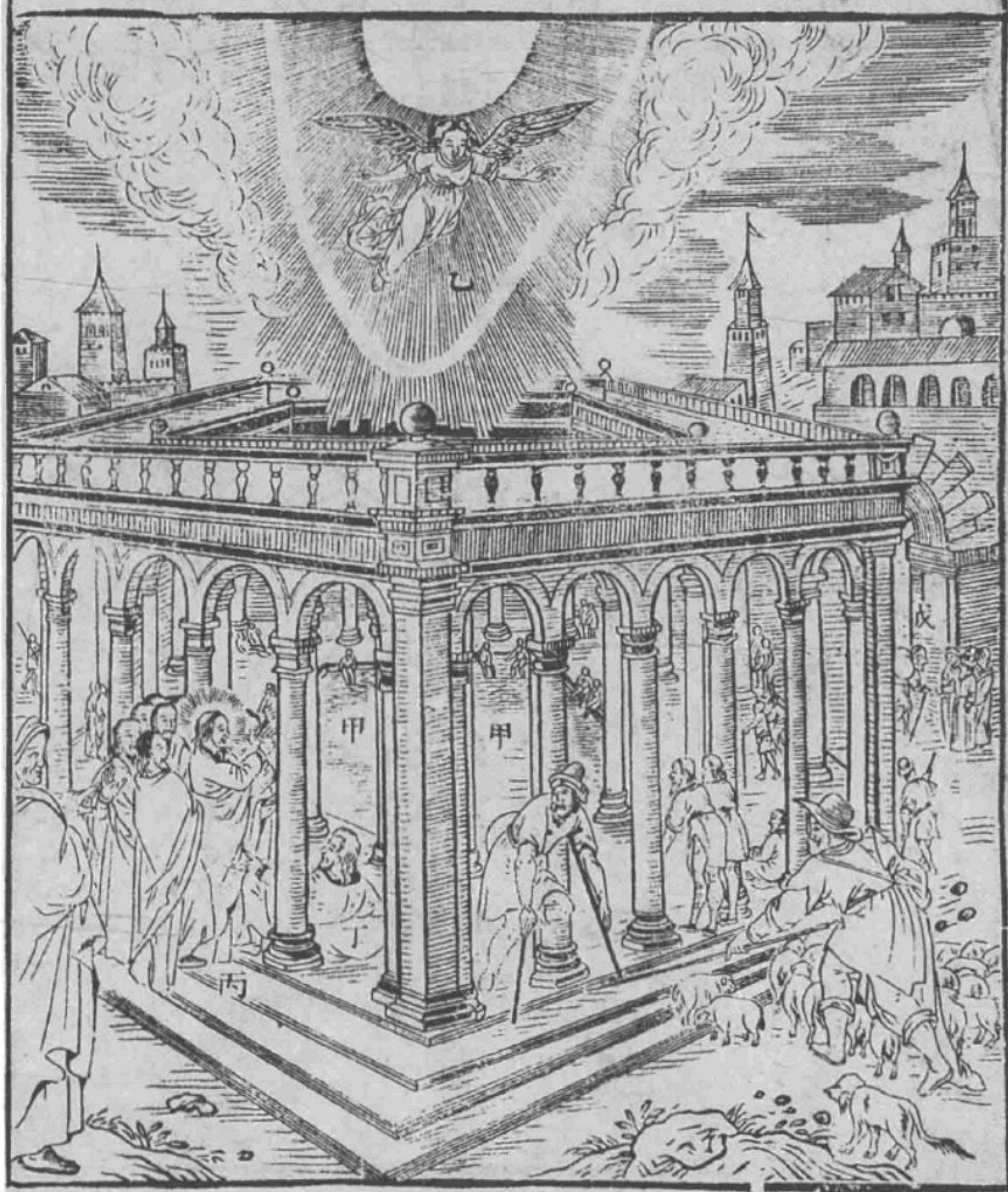
見行紀二卷十四

起癱証赦



甲葛殺翁城內堂屋
乙耶穌坐訓大衆諸
學士同坐論道
丙人士接踵塞門吾
主仲其大能以救
之
丁癱者欲求耶穌門
塞不得入舁者升
屋以繩縋床而下
乙耶穌見其信心先
赦病者之罪
丙學士聞之心竊懷
疑
乙耶穌命癱者起以
証其赦罪之權
丙衆人嘆服讚主全
能
戊癱者病愈自舁其
床以歸
見行紀 二卷十六

起三十八年之癱



甲都城內水池有廊廡五所病者環居以待浴愈

乙每年有天神降動其水先浴者無弗瘳

丙耶穌至止問三十八年之癱者欲痊否

丁病者嘆曰吾主向無一人挈我先浴柰何

丙耶穌憐而賜之愈

戊癱者即起依命負衾而歸

見行紀二卷十九

山中聖訓

甲耶穌在大博山訓宗徒以不宜輕怒人其諭言形容于圖上五圖中

乙一人被害仆地而害人者被擒受刑

丙不惟殺人者即心中恨人者可議其罪矣

丁以怒聲叱人者可定其罪矣

戊詈人以狂者竟負地獄之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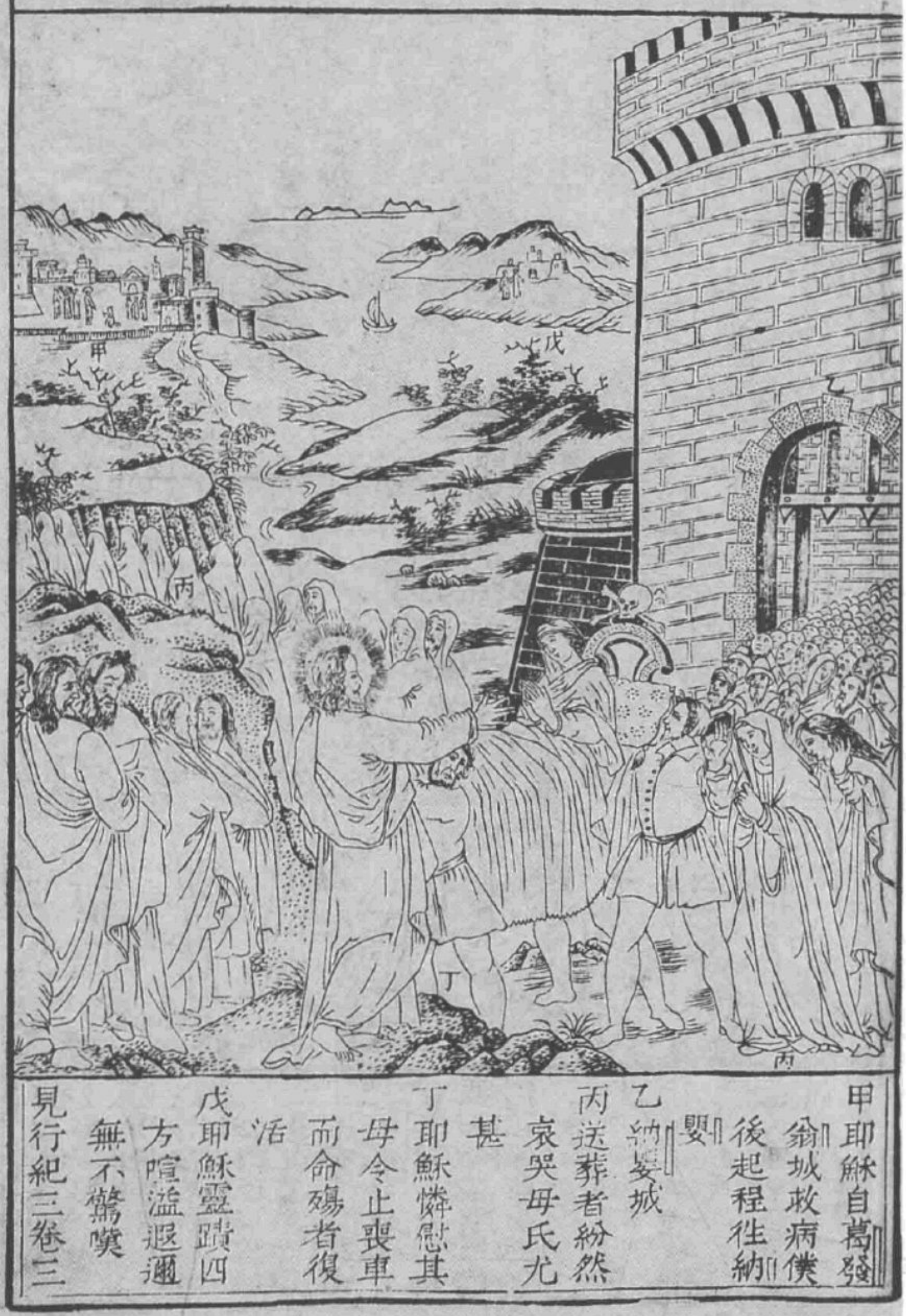
己獻禮聖堂者忽憶有憾先回求和仍復奉獻

見行紀三卷一

救武官之病僕

甲葛發翁城
乙耆老先爲武
官懇求耶穌
述其微望之
功
丙親友先後復
爲代懇
丁武官自伏耶
穌前懇篤祈
祐
戊耶穌嘆賞其
大信而允所
求
己病僕忽然全
愈
庚武官抵家知
病痊之刻即
耶穌所允之
時

納嬰起寡婺之殤子



甲耶穌自葛發翁城救病僕後起程往納嬰

乙納嬰城

丙送葬者紛然哀哭母氏尤甚

丁耶穌憐慰其母令止喪車而命殤者復活

戊耶穌靈蹟四方喧溢遐邇無不驚嘆

見行紀三卷三

若翰遣徒詢主

甲納嬰城耶穌起殤子處

乙若而當河

丙若翰居若而當河表聞耶穌起死之靈蹟乃遣二徒詢之果是天主降生否

丁若翰二徒往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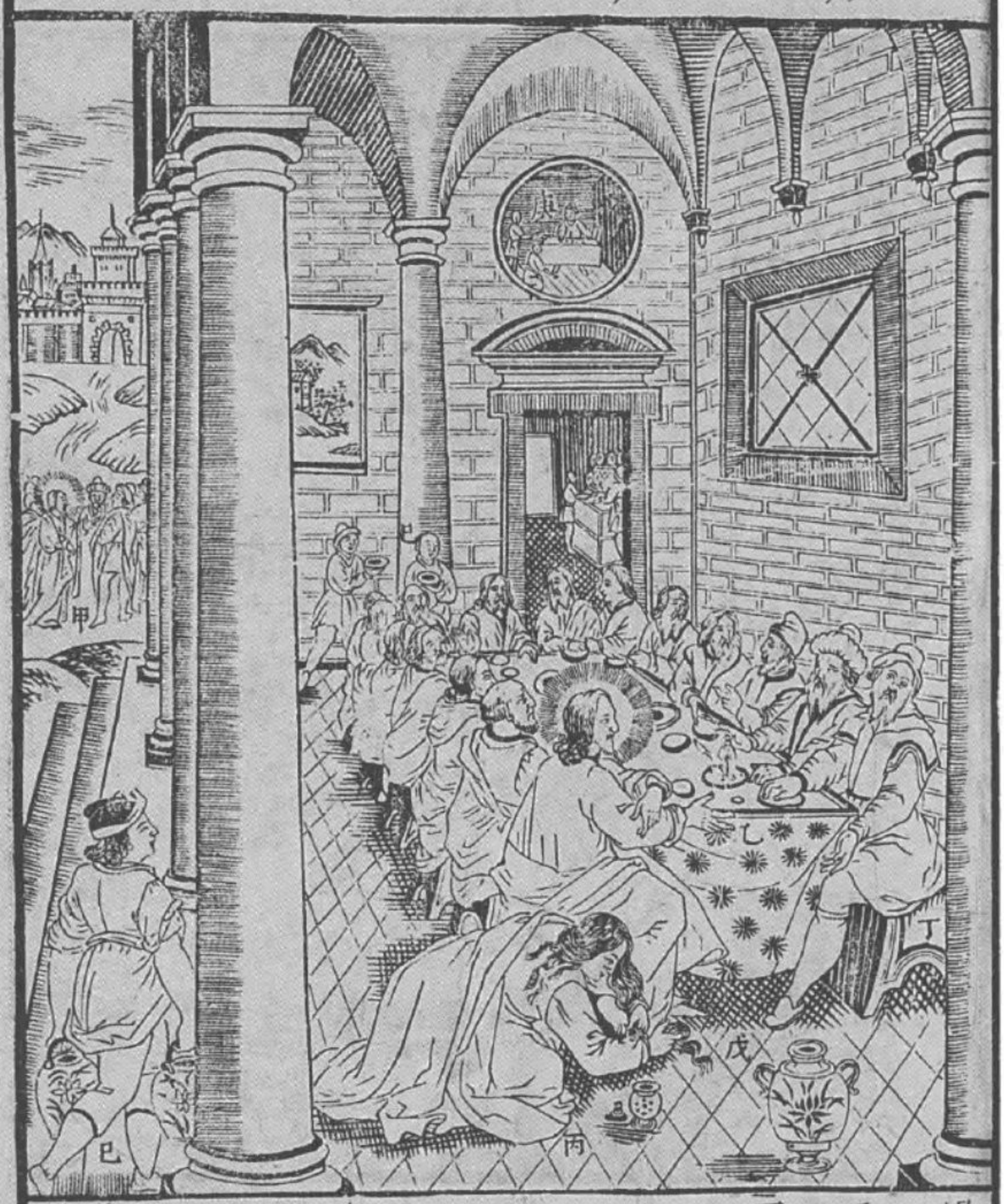
戊耶穌偕其門徒

己若翰徒詣耶穌前

庚耶穌當前命瞽者視跛者履聾者聞癩者潔死者復活乃命二徒將此報命

見行紀三卷四

赦悔罪婦



甲 發利塞俄學長延耶穌

乙 耶穌偕宗徒與學長序坐

丙 有罪婦瑪大肋納悔過改圖趨俯耶穌前以淚洗其足以髮拭之以口親之香油沃之痛切不已

丁 學長見之不悅且心嫌耶穌

戊 耶穌以二人負債喻婉諭之而以罪之赦慰其婦

己 僕役進膳

庚 形容負債者喻

辛 見行紀三卷五

播種喻

甲耶穌近葛發翁城坐舟中設寓訓衆

乙田父播種

丙種有遺路傍爲人馬踐踏

丁有墮磽礫者土薄立稿

戊有落荆棘中者覆蔽不長

己有得沃壤種一而獲三十或六十及一百者

庚耶穌釋其寓言之意

見行紀三卷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五餅二魚餉五千人

甲人衆先渡望耶穌恩澤
乙耶穌濟河與宗徒登山誨衆起疾
丙耶穌憐衆之糧欲飲食之
丁稚子携大麥餅五魚二耶穌祝福剖而授宗徒
戊五千人列坐宗徒遍給之
己衆人食飽收餘剩十二篋
庚耶穌謝衆命宗徒先渡
辛耶穌自入深山默用神功
見行紀三卷十五

耶穌步海

甲乎褒感戴洪恩議
立耶穌爲君
乙耶穌欲避之先命
宗徒渡海
丙獨登山默用神功
丁日搦撒海
戊風逆濤作舟幾覆
宗徒甚恐
己耶穌知其危步海
往救之
庚宗徒初見履海者
驚號以爲妖影
己耶穌慰褒曰是我
勿懼也
辛伯鐸羅受命踴躍
涉海而往因稍疑
即沉耶穌援而論
之
壬耶穌登舟命風浪
平息頃刻抵崖
見行紀四卷一

底落聖蹟

甲底落及西國
二地郡邑
乙鄉村房舍耶
穌避蹟處
丙加納婦人
追隨耶穌求
救其被魔之
女宗徒轉爲
之祈耶穌嘆
賞其信心而
允其求
丁加納之女向
被魔者即愈
戊席中主人有
還小犬食之
譬此方外婦
受耶穌餘恩
見行紀四卷四

預告宗徒受難諸端

甲 聚謀害耶穌處

乙 協落都城惡黨

丙 耶穌忻往都城

丁 密告宗徒將受

戊 難諸事衆聞言

己 不勝驚愕力阻

庚 耶穌先告將為

辛 惡徒所負付與

壬 異端

癸 付與惡官比辣

子 多及益法氏等

見 被惡黨議死

行 受加炎冠

戮 受笞撻

死 被釘十字架

神 三日必顯

石 榮復活

爲 衆所侮苦辱

百端

大博山中顯聖容

甲加理勒地大博山
乙耶穌留門徒餘衆
在山攜伯鐸雅
歌若望三徒登山
丙耶穌至山頂其內
神光輝發出遍體
耀光如日服皓潔
如雪梅瑟及厄利
亞二聖顯見左右
丁宗徒見耶穌聖容
不勝欣慰
戊白雲忽遮護左右
隨聞自天罷德肋
之聲云是乃我愛
子爾輩宜聽之
己天神携梅瑟復至
古聖人暫候所
庚厄利亞復詣福地
三徒醒而不復見也
見行紀四卷十

胎瞽得明證主

甲天主聖殿
乙胎瞽坐在聖殿近處
乞食
丙耶穌過宗徒詢胎瞽何罪至此而蒙開示
丁耶穌以口液和土抹瞽者之目而命往洗
戊有西落阨水近古城樓瞽者依命往洗
己得明踴歸
庚衆奇其目得明疑即是前瞽者似與非與
辛學士再三問其復明之繇彼此疑議不合
壬復詢其父母又與向瞽者辯論耶穌功能
癸學士心瞽終不能悟反詈得明者使去
子耶穌途遇向瞽者而復啓其神目

見行紀四卷二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貧富生時異景

甲耶穌在若而當河表訓諭門第

乙富人日衣華服豐筵長飲爲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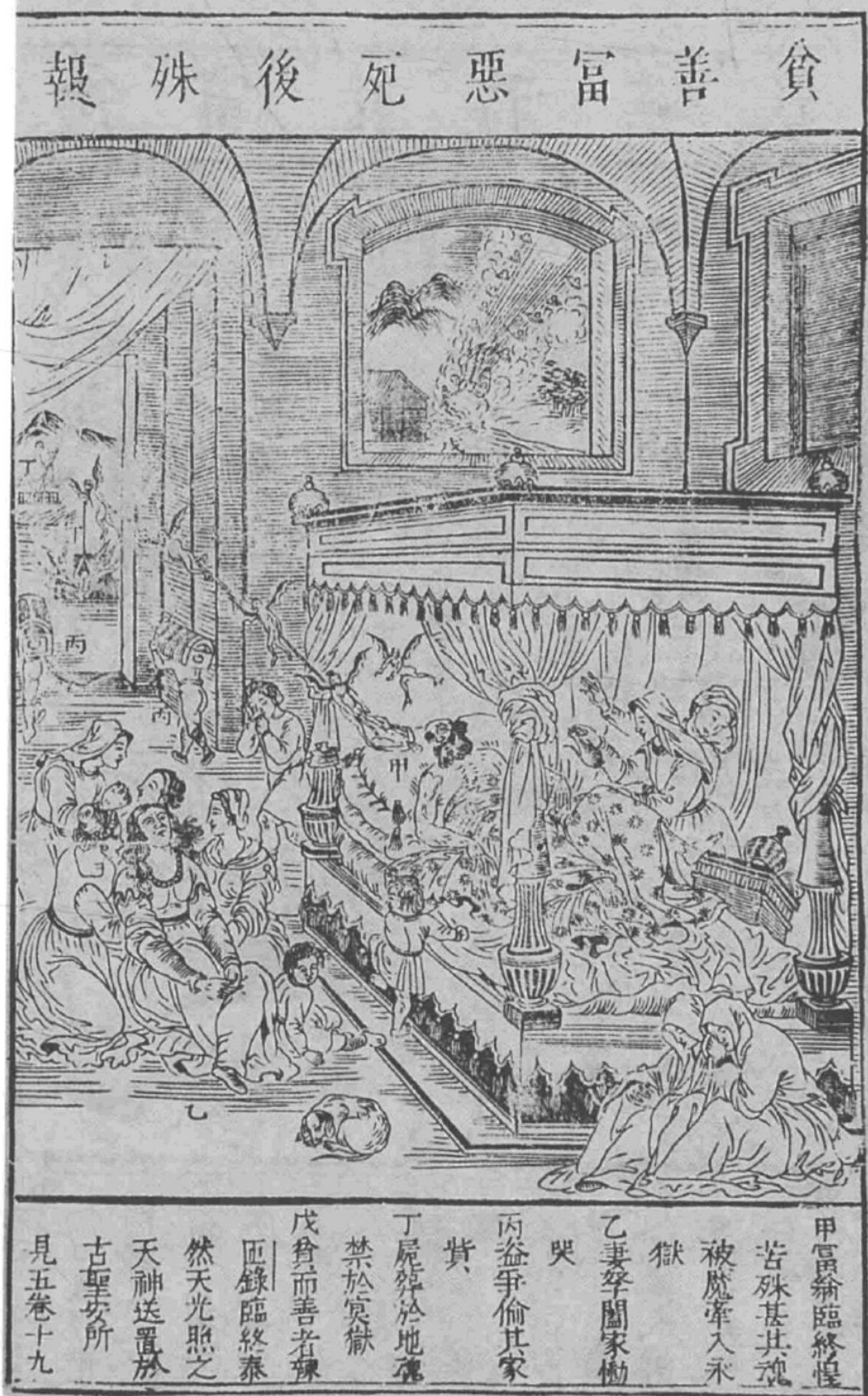
丙酒中奏樂

丁邪魔敗誘其室

戊貧而善者辣雜瘌仆乞富人之門犬舐其瘍而無人憐之

見行紀五卷十九

21



甲富翁臨終慢若殊甚其魂被魔牽入永獄

乙妻孥闔家慟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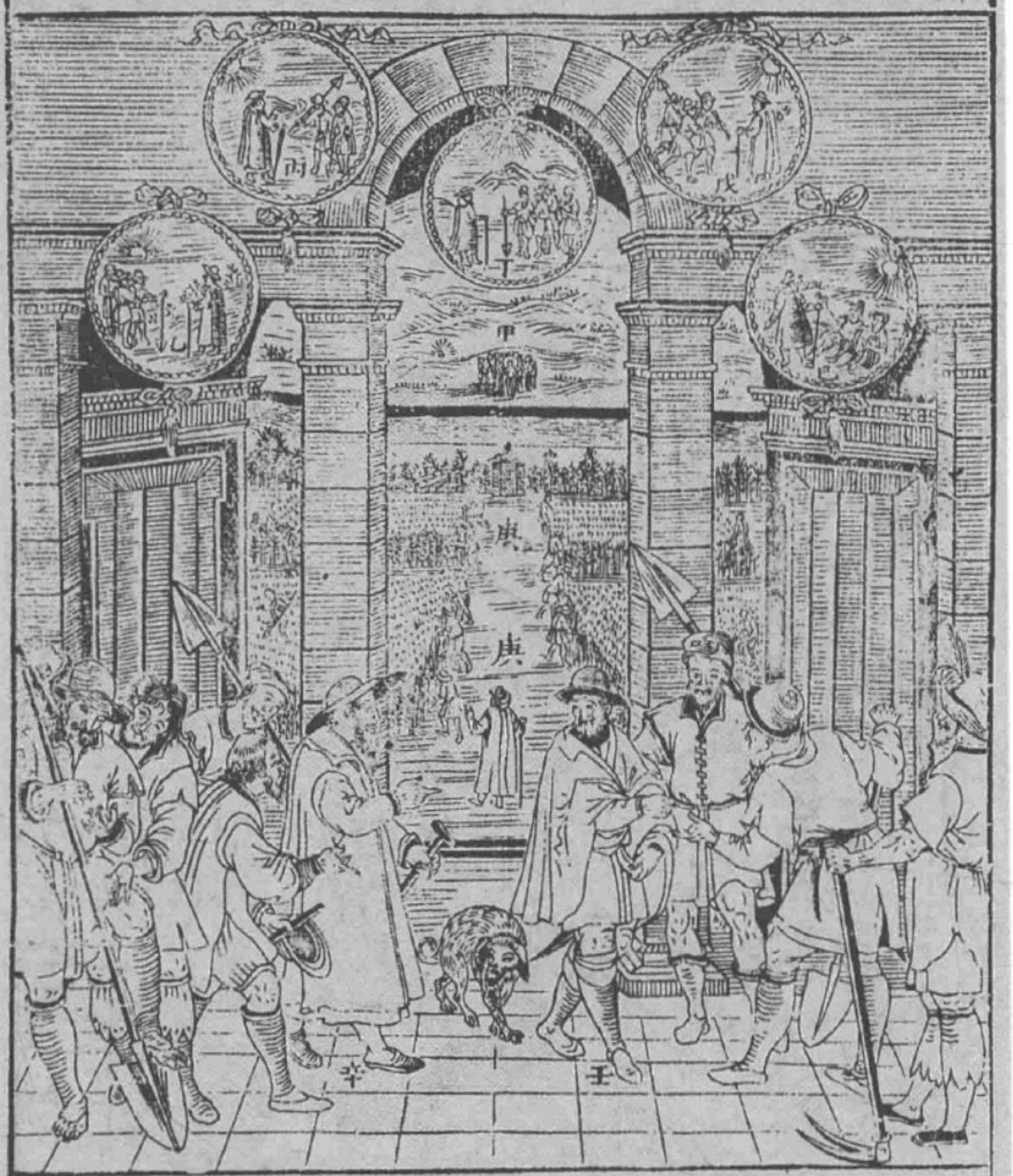
丙溢爭倫其家貲

丁屍弊於地魂禁於冥獄

戊貧而善者臨臨終泰然天光照之天神送置於古聖安所

見五卷十九

天賞喻



甲耶穌河外設喻以論天賞

乙家督晨出募傭治園

丙丁午正亦然

戊日昃又募

己日將暮又招傭其五時之別以日輪高下于五園中繪示

庚葡萄林衆傭各治園處

辛比夕家督命掌役者給值

壬掌役者如命各均給一錢蓋指天賞貴人成終之意

見五卷二十五

伯大尼亞邑起死者於墓

甲辣雜球在伯大尼亞邑瘟亟
乙二妹遣人往稟耶穌
丙耶穌自遠方數日後方抵伯大尼亞
丁辣雜球已葬四日都人士接踵來弔
戊二妹恭迎耶穌
己耶穌至死者墓前令除墓碑大呼命辣雜球出
庚死者即復活出墓
辛耶穌命宗徒解斂令其自如
壬衆人嘆服緣此多有信從
癸以此靈異有經經于學士者見行紀

異學妬謀耶穌

甲伯大尼邑耶穌起死者于墓因而如德亞國人生妬而謀害耶穌

乙天下億兆見耶穌靈蹟深慕歸依即如德亞人所切骨者

丙羅瑪國軍師如德亞人所慮後奪其國者

丁異學與掌教二黨惛悖坐謀而魔煽惑其中

戊蓋法氏司教宣言寧一人死以免衆人死蓋指耶穌實為萬民死

己耶穌姑與弟子往居弗稜待時而出見行紀六卷一

23

葉禮閣開三矇

甲葉禮閣城
乙道傍瞽者乞食
聞耶穌過即號
求救
丙爲耶穌前驅者
禁止其頻呼
丁耶穌憐之命引
之前而賜以明
戊前後追隨耶穌
者大讚其全能
己耶穌過葉禮閣
城再開二矇目
以此圖想像
見行紀六卷七

入都城發嘆

甲猶大尼亞邑辣
維瑟得活處
乙阿利祿山近白
法熱邑
丙宗徒如命牽驢
以來
丁則端溪
戊耶穌騎駒漸近
都城
己人衆折聲樹枝
簇擁前後隨於
鋪地頌讚耶穌
庚都城人士恭迎
耶穌入城
辛耶穌入聖殿麾
去買賣者
壬耶穌救諸病者
癸聖母同諸聖女
迎望耶穌

見行紀六卷九

24

以宴論天國諭異端昧主

甲聖堂廊廡耶穌設喻訓衆之所

乙國君在殿中與太子及其新妃共坐而命張大筵

丙國君遣使邀賓

丁賓多托故辭席

戊甚有傲慢而殘使者

己國王聞之盛怒遣兵戮其人燬其居

庚再命使者招他賓赴席

辛賓至滿席列坐

壬諸賓中有不着公服者國主怒而驅戮蓋喻如德亞人最先受教後多不遵守天主必終罰之而命傳聖教於他諸國云

見行紀六卷十七

世界終盡降臨審判生死

甲耶穌降臨大審判時預現十字聖架與諸救世之具

乙日月星宿殊顯異變

丙天火燒爐世界

丁空市怪兆登現

戊海溢地震萬民不勝惶悚

己天神吹號令公侯活聽判無不如命

庚萬民善惡之顯露善聖毋宗徒及諸聖神擁與公判

壬天神奉命降降善惡

癸地裂獄開魔鬼人墮受永殃

子判畢主現諸聖榮升永享天福而天地再新云爾

濯足垂訓

甲耶穌與宗徒晚飡告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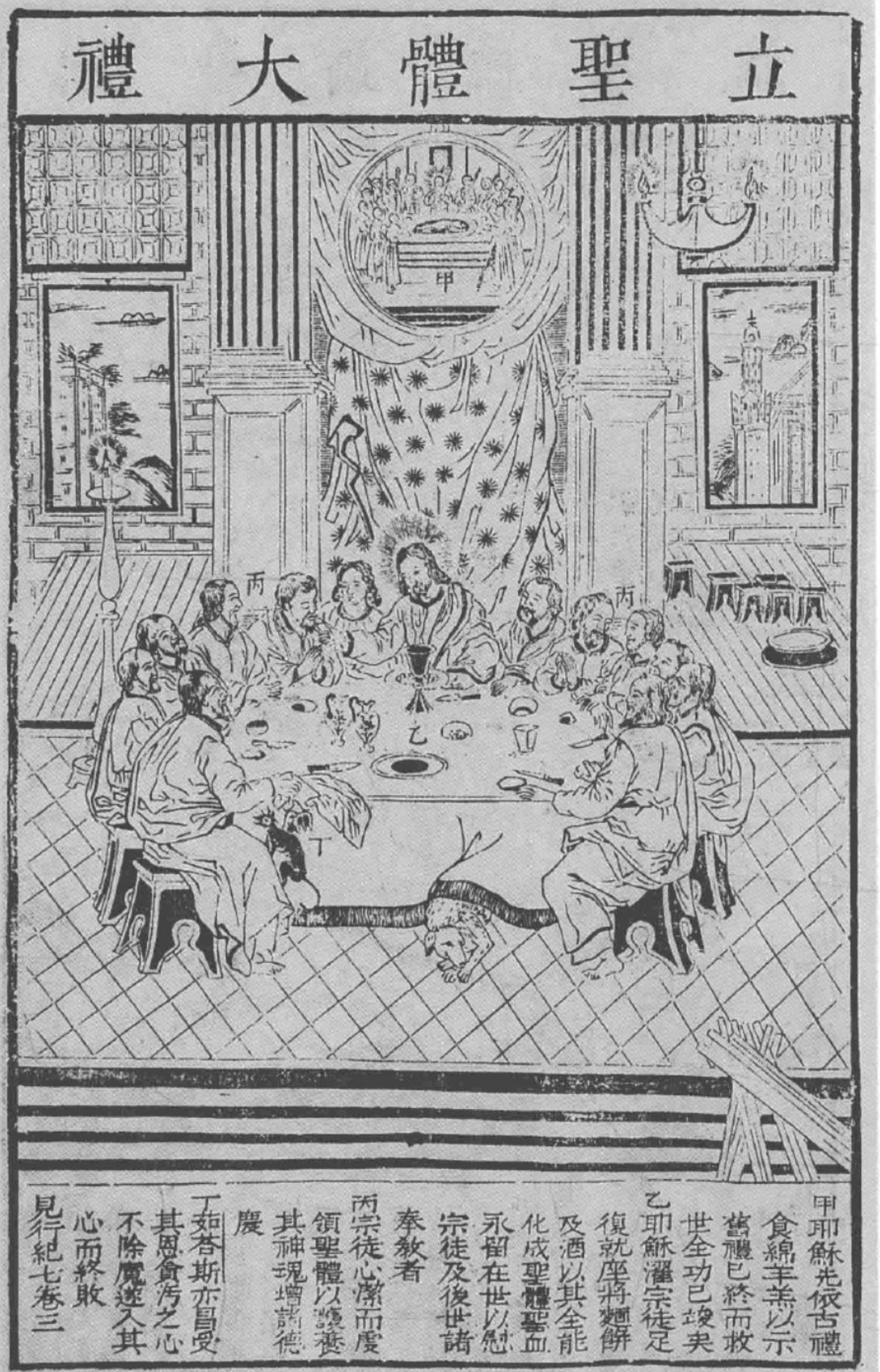
乙耶穌微露惡徒叛意

丙茹荅斯昧心曰是我乎耶穌微醒之曰爾自云矣

丁耶穌離席脫表衣以布繫腰欲為宗徒洗足以示相遜相愛之表

戊伯鐸羅惶悚固辭復恐見棄乃全聽命宗徒亦皆不勝感愧

見行紀七卷二



甲耶穌先依古禮食綿羊羔以示舊禮已終而救世全功已竣矣

乙耶穌濯宗徒足復就座將麵餅及酒以其全能化成聖體聖血永留在世以慰宗徒及後世諸奉教者

丙宗徒心潔而虔領聖體以護養其神魂增諸德慶

丁如荅斯亦冒受其恩貪污之心不除魔遂入其心而終敗

見行紀七卷三

園中祈禱汗血

甲拒城則蘇滾
乙溪外色瑪尼
園吾主常爲
世人祈禱之
所
丙園中圓洞耶
穌留八宗徒
處
丁又一洞三徒
至止之所
戊耶穌火離三
徒而迫切祈
禱汗血流地
己天神自天而
降恭慰耶穌
庚耶穌三次旋
顧勸勉三徒
辛茹荅斯率衆
惡黨至園
見行紀七卷七

耶穌一言仆衆

甲茹苔斯佯表愛敬面親耶穌耶穌知其隱而善貫之

乙耶穌向前詢惡黨覓誰

丙耶穌一言是我茹苔斯與衆惡黨俱驚仆如死

丁耶穌不避衆仇令其復醒自甘受縛

見七卷八

27

繫鞭苦辱

甲比辣多既命笞耶穌姑息衆懼自於署中高臺遥望之

乙耶穌被縛石柱爲我等罪人受重撻流血被地

丙〔如德亞〕及〔羅〕〔瑪〕二國羣衆聚觀

丁隸卒承命息笞

戊聖母望見耶穌哀痛之極

見行紀七卷十五

被加蒺冠苦辱

甲耶穌既受重
撻推入內著
乙比辣多示衆
入著
丙耶穌被惡黨
褫衣而強加
王服備之
丁惡黨織棘爲
冠強加耶穌
首
戊復重擊之辱
侮百端
己聖母堂外備
聞諸狀不勝
痛苦

見行紀七卷十六

負十字架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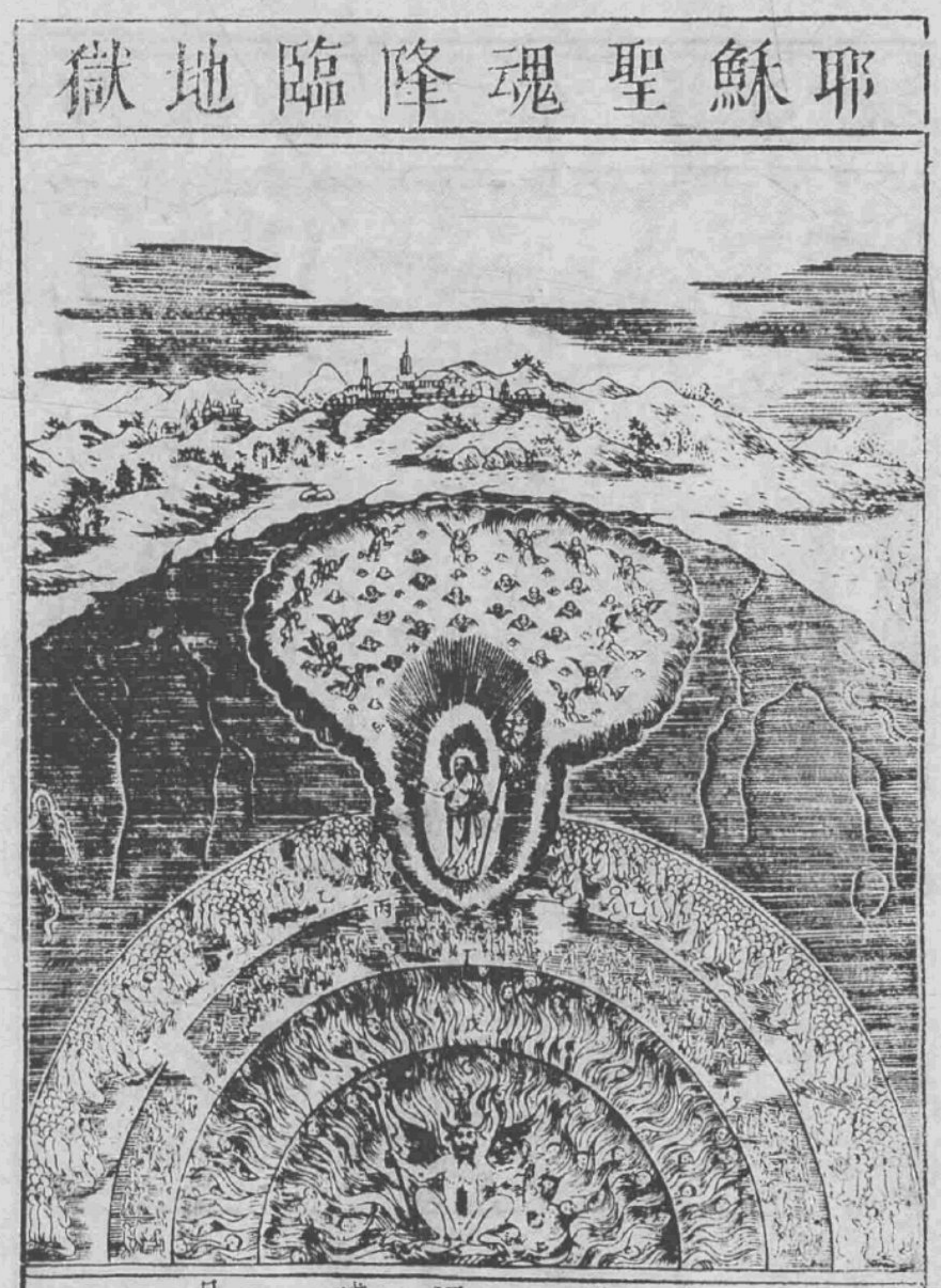
甲耶穌負架出城力竭屢蹶
乙聚傭異方西滿者代負
丙數仁婦哀泣趨隨耶穌蘇訓諭之
丁一聖女獻帕拭耶穌顏及領還印有血跡聖容儼然如生天尚存

見行紀七卷十九

耶穌被釘靈蹟疊現

甲耶穌爲贖萬民罪其受釘于十字架上
乙惟時萬物哀主日月掩光渾天幽暗
丙同釘一盜認耶穌爲天主悔罪而即蒙赦
丁聖堂帳幔自裂顯露內堂之奥
戊大地全震而山崩
己石柱裂而石相擊
庚古塚自啟
辛兵將見諸靈異驚惕讚嘆
壬惡黨亦知痛悔摧心垂首以歸
癸兵卒敲折二盜髀以速其死
子耶穌既沒一卒持戟刺其右脇水血流出
丑聖母諸聖痛望諸狀見行紀七卷二十四

耶穌聖魂降臨地獄



甲耶穌死後真聖魂即降臨灵薄首重地獄救拔諸古聖者

乙古來諸聖靈魂伏仰耶穌神灵丙善盜灵魂是日亦蒙天神携到靈薄

丁二重地獄孩童未得領受主恩

戊煉罪獄中諸魂是日多蒙超拔升到靈薄

己永苦地獄邪魔與諸惡人灵魂惶赫驚懼

見行紀八卷一

文武二仕殮葬耶穌

甲耶穌受難日有信士武官若瑟者向比剌多求葬耶穌

乙尼閣得睦學長亦市香液百觔偕若瑟解釋耶穌尸以殮之

丙置聖尸于平石上敬濡沫之以練布殮之

丁若望與瑪大肋納及諸聖婦俱陪聖母殮葬耶穌

戊葬耶穌于石墓即若瑟夙自造新壽域用大石前扃

己比剌多順如德亞人之求差兵封墓令嚴守之

見行紀七卷二十五

30

耶穌復活

甲耶穌聖魂偕諸古聖自靈愽所復入墓中而聖軀復活

乙聖墓仍封耶穌聖體光明輕快清晨透墓而出千萬神聖擁護左右

丙兵卒二人輪守墓其餘假寐莫知耶穌復活

丁時古塚頓啟前聖復活現於衆人爲耶穌証者見行紀八卷一

耶穌復活現慰聖母

甲耶穌復活諸神聖權隨乃顯身于聖母靜室而寬慰之聖母不勝榮忭

乙是時他人未見尚懷憂懼諸聖女備香液欲詣聖墓丙墳墓尚閉如故守墓者不知耶穌復活見行紀八卷二

耶穌將昇天施命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耶穌將昇天顯身都城西完山中與宗徒同席
乙生間責其門徒向有不信者乃命數教四方
丙耶穌命徒凡世人有篤信者宜授以聖洗復預示信德之明驗
丁篤信者能驅魔
戊能言萬國方語
己毒蛇不為害
庚飲毒不為患
辛撫病者而病者愈
壬門徒訝視耶穌戒其輕試之心
癸耶穌受諸天神及諸聖魂擁護乃率門徒諸郊外昇天之所
見行紀八卷三之十

耶穌升天
丙
丙
丙
乙
乙
乙
丁
甲
甲耶穌率衆聖至於
阿利襪山昇之神
能命之敷教萬方
乃舉身升天足蹟
至今印留石上
乙衆聖注目耶穌從
空舉手而降之福
丙白雲繞遮聖軀諸
古聖靈魂同升天
神歌樂擁迓
丁有二天神自天而
降現于衆聖前報
耶穌已昇天又論
以日後仍從天而
降審判生死
戊宗徒暫歸時聚聖
堂讚頌主恩祝望
耶穌所許聖神之
降臨云
見行紀八卷十二

聖神降臨

甲都城西完山聖神降臨之所

乙衆聖列坐於此山初立聖體之堂

丙聖母在上位同衆祈望聖神降臨

丁忽然天響烈風衝舍爲聖神降臨前報

戊聖神借火舌之形顯於諸聖之首衆乃滿被聖寵

己衆聖忽通萬國語音仰頌洪恩

庚各方人驟聞衆聖異音甚奇其故

辛伯鐸羅論衆云即古經預許聖神降恩之証數千百人即日歸化

見行紀八卷十三

聖母卒葬三日復活昇天

甲宗徒布教四方
蒙天神携帶一
時聚送聖母之
終

乙聖母訓勉宗徒
泰然謝世

丙宗徒恭備大禮
親舁聖母往葬

丁天神歌樂陪送
戊園中新墓葬聖
母處

己葬後三日天主
令聖母復活吾
主親接升天

庚諸品天神欽擁
聖母

辛宗徒守墓三日
後不復聞天樂
開墓不見知已
升天

見聖母行實

聖母端冕居諸神聖之上

甲聖三加冕于
聖母定爲諸
聖人及天神
之母皇
乙九品天神欽
崇聖母
丙諸國帝王士
民祈望聖母
爲萬世主保
恩母
丁天下萬方恭
建殿宇崇奉
聖母受其種
種恩庇

Libellum hunc composuit P. Julius Aleni e Societate JESV, ingens S. Euangelij apud Sinas Minister. Continet S. Romanæ fidei mysteria, ea cum eorum explanatione, characteribus, patriaque sermone Sinarum. Hunc magnificæ huic Vaticanæ Bibliothecæ apposuit Franciscus Vello Societatis eiusdem, nec non Prouinciæ Insularum Philippinarum Procurator. Anno a partu Virginis 1629.

西方答問

二卷

〔意〕艾儒略撰

提要

《西方答問》二卷，意大利艾儒略撰。明崇禎十五年（1642）杭州超性堂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1。

本書為西方科學類著作。據文中言『至今崇禎十年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可知其撰述時間當在明崇禎十年（1637）左右。在本書開篇的簡短引言中，艾氏說明了其之所以撰述本書，是由於其自入華傳教以來，『頻遇好學名碩下問天學理義及敝邦之風土習尚』，遂在酬答的過程中隨筆記錄，其中有關天主教的內容彙為《三山論學紀》等書，而有關西方風土人情者則彙為本書。全書二卷，採用問答體撰成。據卷前目錄，上卷包括《國土》、《路程》、《海舶》、《海險》等三十二題，其中《城池》與《兵備》合一，《續弦》附於《婚配》，實為三十題。其論述的內容主要為西方國家的疆域、路途、政治、法律、學術、科技、風俗等。下卷包括《地圖》、《曆法》、《交蝕》、《列宿》、《年月》、《歲首》、《年號》、《西士》、《堪輿》、《術數》、《風鑑》、《擇日》十二題，其末尾三題有目無文，目錄注明『嗣刻』，蓋擬於其後陸續刊刻附入。《堪輿》一題，正文中自為一段，頁碼亦另行編排，似乎亦為後來附入者。此部分所論，集中於西方輿圖、曆法及入華的西方傳教士等問題。總的來看，此書雖然主要為向中國介紹西方而作，但出於傳教的目的，其論述中亦滲透了很多與天主教相關的內容。

如《五倫》謂天主為人倫上之大倫，《守貞》謂有志修道者守貞靜修等皆是，同時還對於占星、堪輿、喪葬等中國習俗中有悖於天主教教義者進行了批駁，黃興濤教授謂這些內容是『借批評中國風俗之便，乘機傳教』，其說甚是。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書在當時也確實起到了傳播西方知識、增進東西方交流的作用，故德國漢學家米什（John L. Mish）即指出，這一著作體現出當時傳教士雙向活動的角色特徵，既將中國介紹給歐洲，又將歐洲介紹給中國。在遠東與歐洲間尚無外交關係的年代，他們是最為理想的大使。徐宗澤先生亦謂此書『雖言簡意賅，而西國之風土人情已可見一斑』。其後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於清康熙八年（1669）奉旨編纂、進呈御覽的《西方要紀》，即在本書的基礎上刪改修訂而成。

本書開本26.4釐米×16.7釐米，版框高20.3釐米，寬14.6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明崇禎十四年（1641）米嘉穗《西方答問序》。書名頁背面題『崇禎十年丁丑長至月晉江景教堂刻，崇禎十五年壬午清和月武林超性堂重梓』。卷端題『遠西艾儒略撰，晉江蔣德璟閱』。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二本，其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9者，亦為明崇禎十五年杭州超性堂重刻本；其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17者，據書名頁背面題『崇禎十年丁丑長至月晉江景教堂刻』，知其當為明崇禎十年晉江景教堂刻本，亦即上文所述重刻本之底本。此本行款與重刻本同，版式為四周雙邊，無魚尾。卷前無米氏序，文字亦略有不同。如該本卷端『西方答問首卷』，重刻本『首』即作『上』。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與方豪《中西交通史》談及此書時，所據之本均有米氏序，當為重

刻本，然僅籠統謂其『刻於崇禎十年』，方豪先生又因米氏序後出而疑『序殆後補者』，皆誤將初刻本與重刻本混為一談。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明崇禎十年晉江景教堂刻本一部，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崇禎十年晉江景教堂刻本一部、明崇禎十五年杭州超性堂重刻本二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崇禎十五年杭州超性堂重刻本二部，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其中一部行款為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較為可異。德國漢學家米什曾將梵蒂岡藏明崇禎十年晉江景教堂刻本影印、英譯，並撰寫導言，以《為中國創作的歐洲畫卷：艾儒略的〈西方答問〉》（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 Aleni's 'Hsi-fang ta-wen'）為題，發表於《華裔學志》1963年第二十三期。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明崇禎十年初刻本標點。（謝輝）

西方答問

Volum: XXXVII.
Tom: V. De Europæis rebus Dialogus. p. P. Julium Aleriam.

BIBLIOTHECA VATICANA POSTOLICA

III. 229 (1)

246 [illegible] 200
169

遠西思及艾先生著

西方答問

武林 天主堂重梓

遵教規凡譯著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
茲並鐫訂閱姓名于後。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畧　述
伏如望
同會　陽瑪諾　訂
羅雅谷
直會　陽瑪諾　准
崇禎十年丁丑長至月晉江景教堂刻
崇禎十五年壬午清和月武林超性堂重梓

西方答問序

吾人觀記所及嘗不若所未及中庸語道之至至聖人所所不知所不能非其心思域之抑亦耳目限之也學者每稱象山先生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說然成

見作主舊聞塞胷凡紀載所不
經輒以詭異目之抑思宇宙大
矣覩記幾何於瀛海中有中國
於中國中有吾一身以吾一身
所偶及之見聞槩千百世無窮
盡之見聞不啻井蛙之一窺螢

光之一熠也乃沾沾守其師說而謂六合內外盡可不論不議此豈通論乎要以風氣各殊本原自一塗徑雖異指歸則同一者何也曰天也識其一則可於一參不一亦可於不一證一先

聖後聖不必同而道同即東西
海南北海之聖人亦不必同而
無不同矣天學一教入中國於
吾儒互有同異然認　主歸宗
與吾儒知天事天若合符節至
於談理析數究精極微則眞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前聖所未知而若可知前聖所未能而若可能者豈天不愛道不盡於堯舜周孔者而復孕其靈於西國歟西學諸書久已行世今

艾思及先生居閩與吾鄉名賢

講論最悉因有西方答問一冊
寻受而讀之不獨以彼國之紀
述擴此方之見聳其辯異而致
同剖疑而歸信有若一一燭炤
而數計之者先生棲引來學心
亦苦矣寻不敏竊謂吾儒之學

得西學而益明西學諸書有此冊而益備也學者因其不同以求其同其於儒學西學思過半矣

崇禎辛巳春仲上浣日樵川米嘉穗題

西方答問目錄

上卷

國土　路程　海舶　海險　海賊
海奇　登岸　土產　製造　國王
西學　官職　服飾　風俗　五倫
法度　謁餽　交易　飲食　醫藥
人情　濟院　宮室　城池　兵備
婚配　續弦　守貞　葬禮　喪服
送葬　祭祖

目錄

下卷

地圖　曆法　交蝕　列宿　年月
歲首　年號　西士　堪輿　術數
風鑑　擇日　以上三篇嗣刻

西方答問目錄終

西方答問上卷

遠西　艾儒畧　撰
晉江　蔣德璟　閱

余不自揣。間關九萬里東來。頻遇好學名碩。下問大學理義。及敝邦之風土習尚。或隨筆記。漸次成帙。其關性命大道。已畧具三山論學諸書。茲所條列。聊備採風者觀覽。不但以省酬對之煩。

國土

或問曰。貴邦名稱。未之詳聞。且不知與中國相距

幾何。予答曰。敝地總名爲歐邏巴。在中國最西。故謂之太西。遠西。極西。以海而名。則又謂之大西洋。距中國計程九萬里云。

問。中國圖誌。並未載此名。何故。曰。按輿地圖。普天下萬國。總分爲五大州。其一曰亞細亞。中國在其東南。古來相通者七十餘國。如東有朝鮮。日本。琉球。北有東西二部韃靼。諸回。西有回回。小西。天竺。以至如德亞國。即唐書所稱大秦國也。南有安南。交趾。暹羅。三佛齊。緬國。與滿剌加。呂宋。等地。皆在此州之內。

故中國圖誌。如職方等。具有載之者。自此最西一州。名歐邏巴。亦分多國。各自一統。敝邦在其東南。所謂意大里亞是也。此州去貴邦最遠。古未相通。故不載耳。其三則歐邏巴之南。亞細亞之西。名曰利未亞。黑人諸國在其內。其四在中國之東。歐邏巴之西。名曰亞墨利加。其地廣濶。大過于前三州。其五在南極地方。名曰墨瓦臘尼加。此五大州。萬國總圖詳列之。其中地度。風景。土產。嘗著職方外紀。可考鏡也。

問貴邦於中國大小何如曰大西諸邦一一相比亦無大於貴邦者敝地意大里亞又褊小周圍不過萬里若總論歐邏巴一州則二三倍於中國試觀其圖即如指掌

問或謂中國爲天下正中不知然否曰凡物有邊始有其中無邊則從何取中耶大地原屬圓體無往非中且八面各有人居皆自以本地爲中而四旁爲外也若論普天下正中則在赤道之下南北二極俱無出入於地面者爲是其餘二極出地差

等不同。或在赤道北。或在赤道南。皆不可謂天下正中。按之地圖。畧自明矣。

問。敝邦舊謂中華。其說何居。曰。中華之說謂寰區錯雜。多是小國。禮樂文物。誠不能如貴邦之盛。是以謂之中華爾。

問。貴地既于中國遼絕。何以知有敝邦。曰。從古敝地未聞有中邦者。厥後名士多羅茂。廣羅天下名邦之誌。乃載歐邏巴最東。有大地以多絲爲名稱爲絲地。意卽中邦云。數百年前。敝邦復有二三名

士。遊此間。旋而紀所見聞以傳。近百餘年。客商循小西東來交易。回又細述之。始得其畧焉。至五十年前。爲萬曆九年。敝會先友利瑪竇等。携　天主經典而來。學習此中語言文字。齎方物見　朝神宗皇帝。柔遠甚厚。利子馳書本國。乃更知其詳。於是二三道友。接踵而至止焉。

路程

問彼此懸隔。來者航海乎。抑陸行乎。且歷幾年月方至也。曰從極西到貴邦。多浮海。二三年始至。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邦又在太西內地。去大海萬餘里。陸行三月。始到海邊名邦。謂之薄而都瓦爾。到則待數月。方得乘便舟。過小西天竺國登岸。小西離大西六萬餘里。大槩浮海。晝夜行。得風順者。半載可至。余來時。在海中九閱月。方抵小西。又有不獲順風者。初年不得過大浪山。必須復回本國。再待來年。又有過大浪山。不得到小西者。必在黑人國過冬。二年始抵小西。天竺小西。又須半載餘。換舟行二三月。方抵貴邦。總之住大西內地者。今年起程。明年始到小

西又明年始入中國若居近海諸國者兩年可至也

問從貴邦入中國亦有陸路否曰陸路過回回諸國多曠野又多盜賊語言不通甚爲艱險航海而來雖繞曲而遙然便于裝載且更安妥耳

海船

問貴邦海船其大幾何所載幾何人亦懼風波否曰大西海船深高堅固其載可容千人不懼風濤只慮淺慮礁慮火或近地而狂風猛起以開洋爲

避險上策。葢謂大洋。即海舶之床褥也。

問。千人之用糧。從何處辦。亦順途登岸。取水取糧乎。曰。海舶六七重高濶亦稱之。既可容千人。并可載其一年所須五穀六畜等物具備。惟慮淡水不贍耳。海中最貴者水。故日給諸人。各有定分云。

問。海舶皆官船乎。抑有民船。曰。皆官船也。大西凡造一舶下海。并其所載之糧具。與銃。國主必用數萬金。每年只開數隻。總督其事者。乃爲欽差賜劍之臣。又各舟中有官將。有司教者。有醫官。督糧。督

火者。兵士數百。水手亦然。其兵士餘閒。亦于舟次操練。舟師專掌指南車。定向占風。計程占極。別有統水手者三師。俱係考取。通曉曆法天象者。畫考太陽之一度。夜考星宿之高下。長途不見山地。只記北極出地度數。與夫羅經之偏正。雖歷數萬里少有差池也。

海險

問。九萬里之遙。危險必多。不知何處更甚。曰。最險約有三四處。一在敝鄉大里亞起程。過地中海其

中有險處名獅海余過時正值嚴冬風濤最猛同行數舟有失帆失桅失柁者有不獲已將所載物投諸海以輕其舟者獨余所乘舟賴主佑無恙一在初開大洋不數日海水橫流如馬奔跳謂之馬谷舟中磁器多爲破碎人物難安于一處一在赤道之下太陽正在天頂熱氣蒸人海如沸飲食多壞貯水生蟲若不順風則人多病亡遇順風十數日可以過此一在過大浪山大都風猛濤狂有通舟人數日內不敢舉火只以乾糧充饑時或浪

激舟上。衝人入海。則將以自繫之繩。轆轤收進也。過大浪山復有一處。余過時。水逆流最急。盡日順風舟行不前。反爲急水墻推下流。其中更有礁石磷磷。謂茹荅礁。若舟一衝。萬無獲救。且晝夜不得停舟。可以稍避此礁。倘非大主陰庇。實難免者。又余將近小西月餘。俱值順風。一日黎明。忽然風息。但見海水湧湧。或以爲到岸。因放小舟前探。則乃利石巖巖。勝似刀鎗。小舟方回。順風復起。而舶幸無患。使前者順風不息。片刻舟衝入石。衆俱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命矣斯皆天主默祐乃爾又自小西抵中國必繇滿剌加與蘇門大喇二海島間經一小峽僅容隻舟從舟中可攀岸樹舟行稍偏即爲所壞其餘險阻多多許難盡述也

海賊

問大海中亦間逢盜賊否曰從大西至貴邦並無他盜惟紅毛一種以大船大銃橫行海上乘機剽掠適值攻我我必與敵敝邦一舶可當紅夷數舟故不能有加于我但若渠舟衆多間爲所刼亦或

有之。

海奇

問。飄海日久必逢奇怪事物。願聞一二。曰。敝會一友嘗過地中海。忽有怪魚伏舟底。兩翅左右包住舟人欲以鎗刀刺之。或發大銃驚之。慮震動覆舟。乃懇祈　天主。洒聖水其上。魚即捨舟而去。又西海內。一種大魚。頭有兩角。而虛其中。噴水入舟。舟幾沉。說者曰。此魚嗜酒。嗜油。或擲酒油數桶。則戀之而捨舟也。又有飛魚。騰空而飛。又有禽鳥。恒浮

宿海上。舟人以計取之。與釣魚不異。亦有魚若牛馬猪犬之類。且有與人相似者。種種奇異難悉。又予過大浪山。往小西。曾見夜間。水中發亮如火星然。取一桶試之亦然。第以漸消滅焉。餘奇詳于職方外紀。

問。值逆風。亦可下舒停船否。曰大海深叵測。雖數百丈之繩。難探其底。何以施舒。故不拘風順逆。晝夜弗停住。但海寬數百千里。縱遇逆風。可以旁行無碍。不必退轉也。若海峽所在。便是險苦。

登崖

問。貴邦到敝邦。從何省登岸。曰。極西海舶。不到貴國。只到小西洋而回。西客在小西換舟。到廣東香山澳。予輩亦乘客舟而至。

問。有西方人。從陝西進。三年一貢。亦有傳道之僧。從四川雲南而來者。不知與貴邦同否。曰。來自秦中。皆回回之類。此與中國。相連地。與敝邦相懸隔絕也。來自四川雲南者。天竺浮屠之類。與天主聖教。又懸絕也。

土產

問。大西土產如何。曰五穀六畜等無異。但日用以麥爲主。類貴邦之燕麥粳粱。其五金晶石。瓊瑤。玻璨。尤多。用造宮室精器。至于蠶絲。綿花。花草。諸菓品。種種皆同。所異者。如絨緞之類。有鎖袱。多羅紗。有金銀絲緞。一疋。值一二百金。布則以利諾草爲之。視棉更堅且潔。佳者一疋。可十數金。所謂眞西洋布是也。此布用壞。又可搗爛爲紙。瑩潔而耐久。亦有火浣布。古人火化人屍。以此布包之。其骸燼。

灰存布內不散，便貯罐中。葬于高塔之上也。菓品葡萄爲上，以之釀酒極佳。有阿利襪、孟桃、菓類，國所無者。乃若敝邦未曾有，則龍眼、荔枝、柿子、花以香爲美，其名玫瑰者最貴。取煉爲露，可當香亦可當藥。

問：火浣布，何物織成，曰：聞地中海一島，生一種石取煮之成絲，可以織此布。或有云用火鼠毛織之。

製造

問：貴邦製造精巧，不知何者更爲適用利民，曰：有

樂器。有水火器。有銅鐵玻璃等器。皆適用利民者。樂器雖多。西琴。編簫。二種爲佳。琴用鐵絲。弦五十許。撫時。手不按弦。准撫消息。則機自動。而音自響。槖籥編簫。小者數十管。中者數百。大者數千。各成其音。撫法與琴畧同。但有層層可以分奏合奏。凡風雨鳥獸之聲。效之無不曲肖。又以歌聲合之。其音更佳。此樂大都爲聖堂瞻禮之用。滿堂人士。雖數百千。聽者無不盈耳懽心。如入天界然。水器多利於灌溉。鋸木。紡絲。舂磨等。用力少而成功多。火

器以守城防敵費省而國家安。鋼鐵器。如自鳴鐘。撥候報時刻漏輪轉指時堪備出入之用。又有量路數步器。所經道里。俱可以按而知。一切精巧。未易言悉。有泰西水法。遠西奇器圖說諸書行世。可考其概也。

國王

問貴邦諸國。必自有主統御。不知今屬何姓。曰。極西大名邦。約有十餘國。一國一王。王一姓。不相統屬。敝地乃意大里亞。以教化宗主爲尊。今在位

者謂之吳爾巴諾。

問國王既多戰爭能免乎。曰西國諸王彼此連結爲姻自相和好倘或有爭教宗張主其間遣使臣勸諭令各休兵耳。

問國王亦傳子否。曰國王傳子教宗則傳賢但諸國王中亦有二三大國傳賢而不傳子者其傳賢之法又或不同有立本國巨室大賢者如勿搦察等國亦有不拘本國與他國惟賢則聘之如玻羅尼亞與亞勒馬尼亞國其立之之權仍在本國大

臣公議而定。若本國太子賢。即立之爲王。或無子。或不肖。乃聘他賢。至于教化宗主。則益以道德爲重。就前教宗輔相聚。推一高賢者而立。大率即于輔相之內。或司教之高品者擇焉。

問。國王亦用內相否。曰。國王既無偏宮。其左右近臣。皆諸侯大臣之子弟。其童稚年少者。則以之通內外也。

問。國王亦取民之賦稅否。曰。然。然未聞有丁錢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貴邦亦讀孔孟之書用科目否曰中國文字只通于中國東南數國若西北諸邦各自一法遠西又以二十三字母爲主當二十三筆法以二十三字互相配則成人物之名目其用甚活凡萬國語音與風雨鳥獸之聲皆可寫出葢貴邦先有其字後有其音敝邦隨聞其音即成其字其詳見西儒耳目資之書可覽也至如經典書籍最上則天主之經其次則歷代聖賢所著述者而格物窮理諸種與夫文集詩史又次之考取之法總有六科

一考文。與中華文章科第相似。文章既優。又進窮理之學。窮究天地間事物實理。既習數年。則公堂面試。驗其精者而取中焉。二學既進。又分四學。爲醫學。爲法學。爲教學。爲道學。隨人擇其一二而專習之。爲醫者。既進文科。復讀醫書。聽名醫講解。必經考選。乃敢行醫。蓋人命至重。不許任意行也。法學。所以剖晰民事。必讀六七年法律。然後准試。中者。則爲文官。國王所用以涖民者也。教學者。即教化法律。歷代教宗所定者。考中。則教主用之。以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輔教化也。最重者。在道學一家。將天主經典、與諸聖微言。參証發明。使人洞曉心性功夫生死大事。共止於至善眞福也。

問。取士興賢。亦三年一考乎。曰。敝地試取科目不等。大率每年一舉。然取中者。雖經嚴試。原無定數。惟擇其善者而已。詳見拙述西學凡等書。

問。曰。嘗見貴邦書籍。其字行皆橫排。不知何故。亦或讀法與我中國異耶。曰。書寫之法。天下有三。有從上而下者。中國之字是也。有從右而左者。回回

等國是也。敝地則從左而右。蓋法天左旋之道耳。

官職

問。貴邦官職如何。曰。六科之中。各有官長。一主典教。一理民事。一主講解。一捍國患。文科。則取爲講書之官。如貴邦牟師國史等。理科。超明者。國王延爲講解窮理之師。法科。盡取之涖民治國。如貴邦府縣司道六部九卿等。或國王聘爲講法之師于國學焉。醫科。有行醫者。亦有講解於公學者。教科與道科。皆爲教皇所用。授之品級。以司教于本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及萬方。發明　天主奥典。辯斥異端。闡明正道。惟武備不以文章。小者取之材官智勇。大者取之世胄賢豪。其欽差大臣。多取宗室諸侯之家。有才德者。惟王所命。不在考取之列。至于功臣。則量其勞。有官數年者。有終其身者。有及其子孫者。

問。官俸祿如何。曰。敝國給俸優厚。其尊品官長。如撫院之類。俸金至于數萬。付之以重權。然復申之以嚴勅。若枉法受賄。即將所獲者入官。重治其罪。

服飾

問。居官服飾冠帶。與中國同否。曰。論其料。如紬緞綾羅。與中國同。但裁製頗異。即大西諸國。亦不能比而同也。大都文官多用寬長服飾。其衣襟不左不右。而中袵之也。帶則用軟巾帽方員。各有其式。惟用飄帶。未有用翅者。其服飾隨人品各有別。百姓多用短衣。便於動作也。外服用絲絨。內服用白布。數日一易。愛其潔也。

風俗

問。貴邦亦有盜賊否。曰。少。敝國風俗。道不拾遺。偶

或有遺得之者。則懸垣壁。以便原主復取。或權收之。貼示于聖堂之門。原主言其所失。記號合符。則付還之。或失人畜者。則有定期。聚于公市。失者認之。有証亦即取還。若貿易中有差數目者。一時不覺。厥後查明或多。則不待原主來索。先自送還。且有晝夜不閉戶。而並無失物之患者焉。間或暗損他人財帛者。必依教規。先悔其過。補還其物。而後得赦。雖無賴之人。亦或不免。然必國法所不容也。暗偷者斫手。强盜者論死。

問。貴邦男女。亦如我中國畜髮否。曰。男女以是有別。男養鬚。女養髮。然男雖不養髮。亦不剃髮。稍長則剪之。以爲去其餘剩。于作用更便也。

問。貴邦之人。多鬚。何也。曰。一方自有一方之風氣其種類各異。鬚有多寡。固宜然耳。

五倫

問。貴邦亦重五倫乎。曰。三綱五常。凡有道之邦。無不崇重。敝邦更然。蓋 天主教誡。自欽崇天主而下。即首孝敬父母。而古聖人釋之云。父母有三。生

我者。治我者。訓我者。是也。又且夫婦長幼之理。皆拓在此誠中矣。第人倫之上。有一大倫。更爲人所當盡者。乃最初造物之主。即所謂天主也。蓋我人類。皆爲造物主所生。所養。所保存。必須念此大恩勿忘。小心事之。不啻至親父。至尊王也已。

法度

問。貴邦有道。爲善者必賚。然或爲不善。亦有罔圖刑罰以治之否。曰。敝邦雖以德導民。亦有罔圖刑罰。以懲已犯罪。而儆未犯者。但不用箠楚耳。定罪

必依國法。不敢參以私意。若不依法者。罪反歸于有司矣。立案之時。有司不安公座。則法不行。虞其浮躁妄斷也。兩造之詞。俱有掌記。按証以加刑。若爲非而無証者。縱有司目覩其事。亦不得加之重罪。防或私也。其餘如杖徒流等罪。畧與中邦相似。

謁餽

問。貴邦亦訪客交友。且彼此相餽否。曰。敝邦以廣交嘉友。爲輔德資生之大端。其餽送之禮。有故始行。如遇喜慶事。親友乃相餽賀。而受賀者。或請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必另答。俟親友亦有喜。則酬答之。然皆以飲食器用之物耳。倘以金銀反爲辱矣。若用周濟。則不拘也。

交易

問貴邦貿易。其銀亦權輕重否。曰。諸國交易。只用本國君王所鑄之錢。有三種。小者以銅。中者以銀。上者以金。大都分錢以上。多用銀錢。一兩以上。則用金錢。錢皆有本國之號。亦用十字聖號。各有定值。不須等剪傾煎。隨多寡數之。誠便也。

問若是錢有私造者否曰國法私鑄者死倘有犯者必不容赦故少敢私者

問敝邦所用銀錢皆來自貴邦不識何若是之多也曰西來諸商與貴邦交易每歲金銀不下百萬其所從來皆出于敝地之礦者亦有海外亞墨利加所出而進者蓋其地之礦廣而且腴計十分之土金銀且六七分焉大西近海一國每歲所入亦不下數百萬有識者曰敝地實受多銀之害金銀愈多而貨愈貴故也

問商賈交易亦有相負否曰大率敝邦以忠信爲重以失信爲辱有詈人以虛言失信者人莫能當焉曾有客貸人之銀無可爲信只以鬚一根爲質但訂某日還者斷不相負或屆期不能應必別貸而償也若出疆不便多携財物則有銀會之商各省各國互應銀交于此以會票交于彼無不立應者

飲食

問貴邦飲食烹飪如何曰葷素等味皆用火食雞

鴨諸禽既炙盛諸盤全寘几上以示敬客主人躬自剖分或令司庖者每人各有空盤一具以接專用不共盤避不潔也又各有手巾一條敷在襟上防湯水玷衣且可用以淨手其席上亦鋪白布不用筯只用丫勺小刀以便剖取

問宴會亦陳樂演戲勸酒行令乎曰凡大宴多用樂器聊以娛耳俾心志不在醉飽也戲場更希一道不過數班遊各郡邑若國主諸侯有大喜事則別有粧飾故事極其華麗景象不一如宮殿山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江河兵馬及風雨霜雪如寔見之寔聞之也一權之戲常用千百金勸酒亦情之常然不敢强恐至於醉賔主皆失禮也酒令多以謎語爲雅

醫學

問醫學如何曰敝邦醫家特爲一科必專精醫學經考中後方許行之前答已及矣其醫有内外二科内科又分爲二有專以草木爲藥者亦有兼用金石煆煉之藥者其看病胗脉之外以玻璃瓶盛溺水驗其色識其病根又知病槩繇敗血而生則

初病多以開脉出敗血爲法也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薔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渣滓則用藥寡而得効速不害脾胃而漸漬消除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蘇煉爲露置酒中少許飲下則寒氣頓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便且驗矣若孩童出痘將發之初或用珍珠末幾分爲凉血消毒氣之藥少有敗者

問貴邦亦用靜坐之工以祛病否曰須按病根若體內有敗氣不消化者爲祟則不宜以靜坐祛病

而反宜以運動袪之。如步行登山。運用四體。使之消除也。且丸藥亦皆少用。大抵病後。以飲食如意爲補耳。

性情

問。貴邦人性。大都如何。曰。尚直。重信。不敢用詐欺人。以愛人如己爲道。有無相濟。又尚志。難于忍辱。交處多情義。一國中。少有不得其所者。卽他邦之人至。尤不敢慢。更加禮焉。

濟院

問風俗如此之厚。亦有養濟院否。曰。大西諸國濟院有五等。一爲養病院。病院分而三。有可醫之病。如瘧痢傷損之類。有不可醫。而易傳染。如瘋癩之類。有不可醫。又不傳染。如聾瞽癱跛之類。能飲食而不能動作。此三類各分其所以醫養之。一爲養孤子。與夫棄女子者。蓋爲貧者多生。舉之無力。溺之有罪。故特設此。令人撫育。以全兒命。或耻于送入更有兩全之法。其院穴墻設轉盤。內外隔絕。不相見。送兒者乘人不見。置盤中。扣穴門。司門者轉

兒而入異時父母復欲收養則按所入之年月日時便可得也男女各有分處稍長隨其才而教之迨壯願婚配者助之使得安生焉一爲舍旅之院其中房室分中下處以待中下人又有大室以處貴人諸院倍美于常屋衣藥調護倍備于本家客旅病愈貧者量給資斧而去

問以上諸費不貲從何取給曰諸院其費不一或爲國主創造設田土以應其用或各方鄉紳富家尚慈好施併力而成亦有病時悔過施捨祈祐或

偶無嗣。分析產業。遺爲仁用。以助病院恤貧乏等漸積致多。是以不匱。

宮室

問。製造宮室如何。曰。敝邦造室與貴邦稍異。大都以磚石爲墻。墻基量墻之高。而深稱之。純用磚石沙灰。少用木柱板壁。圖其安住久居。而預防火患也。房屋多用樓。樓每至二三層。大城人居稠密。且有五六層者。房間以乾亮通天爲快。地下多用地窖以藏酒。蓋屋固以瓦爲常。若大宮殿。則有用輕

薄石板。有用銅板。有用鉛板者。近有智士。出金數千。求以新鉛板易古殿舊板者。蓋謂鉛經風日已久。能漸化爲銀故耳。公院則有環廊石柱。是以有千百年前所構宮室殿堂。至今如新大凡人居用墻厚而實者。則外氣難侵。冬不寒。夏不溽也。

城池兵備

問。城池兵備如何。曰。極西郡邑之造城郭也。法多相連。或有隔絕不過數丈。且取江河之勢。注水于其間。國界環城有敵樓。有銃臺。大銃數門。可當兵

卒數百費省而守固銃以銅鑄者爲佳然必有城臺以護銃而後可用銃以護民也城門有吊橋有武備以防不虞以安民心若其國太平晝夜不閉城門者亦有之

婚配 續弦附

問貴邦婚禮如何曰與中國有同有異男女婚配大率二十歲外氣力既壯始行然多在臨時定聘非彼此同願不敢强之遵誡一夫一婦萬無偏室又夫婦偕老不相休離即至國王亦只有一正宮

並無嬪妃欲先自守教法以爲一國之表也議婚雖亦問容貌貧富然以德性爲主女人粧飾用彩色華服金銀珠寶頗侈但四十歲以上則多用素服包網其粧資亦貧富不侔第服飾金寶器用之外必另隨其力撥有數百千金或至數萬置田地恒業足爲嫁女一生之需者婦家所置業其夫不得散蕩私賣夫倘有罪或負債官府只追夫物還人入官不得枉斷婦業也母死則兒女得之亦不得隨意變易焉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既不可二陽。豈可一陽有二陰乎。貴邦禁人娶妾。與理正合。然中年無子。不娶妾以繼嗣。恐蹈不孝之名。奈何。曰婚配專一。既合正道。且於生育更順。故敝邦舉子最爲繁。此亦造物主默祐之恩德也。他邦蚤娶多色。偏常乏嗣。況有妾而終無子者。比比則將奈何。縱偶得子。所損實多。曷不安命而聽其自然耶。且人之孝不孝。自關心德。不係子之有無。設有二人于此。其一悖逆不顧。而子孫衆多。其一承順色養。而竝未得

子。可曰孝在彼。而不在此也哉。不娶妾易有專論

問。不娶妾。理所當然。然或斷弦。亦可續否。曰。終身不二色。自古重之。故鰥寡守貞。原爲至美。敝邦多然。惟是有故不能守。則再娶再嫁。亦聽其人。大都貧民年幼失偶。乃復嫁娶。若貴家女則少再嫁者。而守節時。並去艷服文飾。靜處而寡聞。以避炫染云。

守貞

問。一夫一婦道也。聞亦有不婚配者。是否。曰。婚配

自是常禮。聖教未嘗禁人。第有壹意自修。不願婚配者。此自超世志操。鄉黨所共欽。父母所甚嘉。又奈何禁之。守貞男女。固有在家精修。然多離家入脩道諸大殿。爲古聖人聖女所立者。靜居而共脩焉。其棄世入聖會者。雖不問貧富。然多爲王侯巨室子女。從幼慕道。立志守貞。此種脩行。爲超性精工。暫謝世味。永享天國眞福也。未透生死關頭。豈易與言哉。童女進會。自守甚嚴。非父母至戚不得相晤。若係寡守之婦。願精脩者。則另有別院。與童

女不同處焉。

葬禮

問。葬禮如何。曰。與中華同異參半。葬禮爲重。彼此皆然。但吾西不停柩。次日卽葬。又墳不在山野。而在城中聖堂近地。蓋每城聖堂數多。堂後各有空地。以葬也。凡奉教者生前死後。俱望大主恩庇。故不願遠離耳。且亡人之子孫。亦便爲之禱祭。存殁皆安。以道爲重也。第平民穴土而葬。富者另開地窖。與居室無異。其夫婦兄弟。或一家一族之人。先

後可寬厝焉。至如尊貴大臣諸侯以上。則別造壯麗瓊玉之墓。立碑文以葬之。棺有用木者。用石者。用鉛者。鉛在水。永無朽爛故也。若聖人屍骸。又用香木爲棺。精石爲槨。金玉爲鑲。造殿立臺。以存奉焉。

喪服

問。居喪服色。與中國同否。曰。敝邦白色。用爲吉服貴其清潔未染也。喪禮則忌白。而用玄黑。玄黑者。取幽冥之意也。父母之喪。初年服粗毛羊絨。次年

用玄色亦畧光潔。三年始除。若兄弟妻子。各有其期。開弔送葬之日。不但人服玄色。且居室墻壁。俱掛玄色布帛云。

送葬

問。出殯之日。亦親戚相送。用鼓吹否。曰。敝邦聖堂之傍。各有一塔。懸大鐘于上。凡值瞻禮與講道。及會葬之期。皆撞鐘曉衆。送葬自親戚外。更有脩道各會。隨人所請。皆聚以送。且爲已故者。祈求奉祭天主也。喪主各分燭一枝。令點而持之。以增光輝。

大小多寡。稱其貧富。無不盡力。其燭槩用黃蠟造成。若葬大臣教主。與盛德之士。功異于衆者。堂中則立高臺。愈尊愈高。至數十層。置棺于其上。燃燭至數千。祭誦禮畢。方取下以葬。又喪日多施飲食財帛于貧人。代亡者補罪立功也。此禮隆重。不敢省費。其葬大臣。雖數千金。亦頻用之。

祭祖

問。貴邦祭祖之禮如何。曰。祖先之禮。敝邦最重。至於殺牲之舉。古禮只用以祭天主。逮天主親降人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世始定彌撒大祭之禮。不用犧牲也。凡尊重祖先者。則爲之誦祭天主。求福庇其先人神魂。而賜之安所。此乃實益于先人。增冥福也。且亦丹青其容。懸之家堂。以爲子孫表鏡。觀感而倣傚其德焉。亦有陳飲食于先人之墓者。禮畢則爲獻之聖堂。施之貧人耳。

問。亦焚紙帛。助先人之冥財否。曰。否。人有形有神。形之生時。則用飲食衣服。以充饑禦寒。死則腐肉殘骨。何知寒熱。何知饑飽。即奉之以衣食實物。尚

不能用。況僞如楮錢者乎。用假銀與人。國法必究。況以獻祖先乎。用假銀有罪。況以楮錢當金銀乎。故知燒焚紙錢。不惟無益于先人。尤褻瀆欺誑之甚者也。至其靈魂本體。自屬純神。不用食飲衣裳。善者則已升天堂。萬福全備。萬願滿足。何須楮幣。惡者則墮地獄。永受惡報。萬無可救。縱云可救。則以眞物猶幸。若假錫當銀。粗紙爲錢。焚而成灰。寧堪用乎。

或曰。楮錢虛物。不足以敬先人明矣。然除飲食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錢又無以表敬如何哉曰孝敬之禮在於倣倣先人遺德貽訓舍此而獨以酒肉先人不克享而終歸自用可謂孝乎古人云生不孝親死祭無益豈不然哉然品饌尚是實物不屬虛假代先人施之貧乏以廣仁德可也若用楮錢作佛事以爲資于冥途此浮屠誑世之謬貴邦名儒家禮明明禁之何至舉世信奉沉迷而難醒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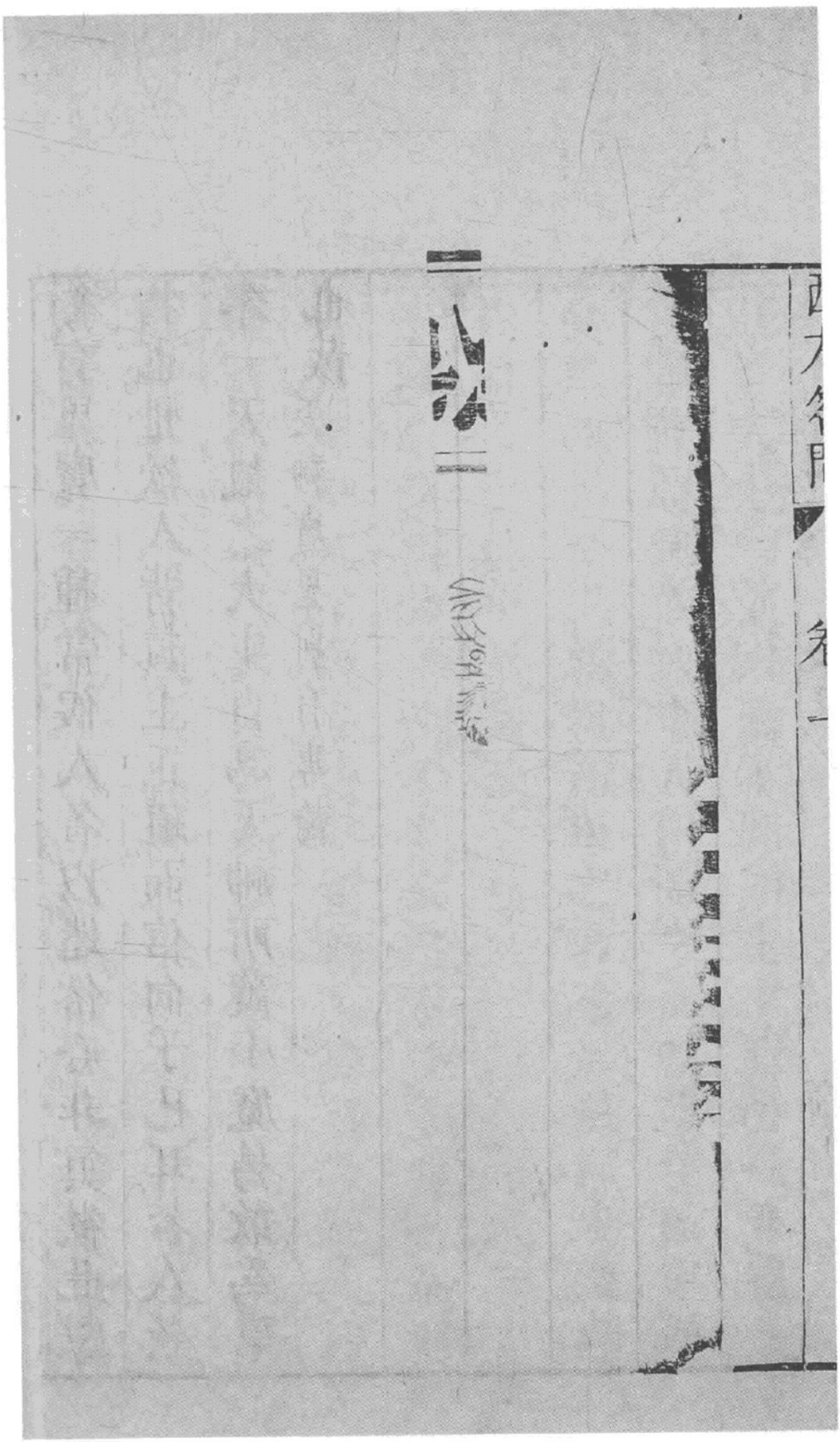
問曰儒者有言神依人而血食不知果否曰此於靈魂去身之着落大有不合夫人既歿其神魂皆

赴天主臺前。以聽審判。卽受生時所行善惡之實報。彼時純神。或在天朝而享萬福。或在地牢而受萬殃。俱於世物無所用之。若其形骸歸土。僅存白骨。又安能用飲食乎。

或曰。品饌楮錢。無濟于先人之靈神。于理有合。但嘗見鬼神。或于空中發聲。或附人身而言。欲人以血食楮錢祭之。乃安。若不如是。則卒與人爲祟可見楮錢飲食。于冥途似亦有用耳。曰。此非也。凡人之靈魂。去世之後。不復留駐人間。亦不復用世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獨有鬼魔一種。常假人名。以迷俗心。非眞欲此獻物也。惟欲人背眞主正道。而信向于巳耳。若人欽奉一天地之大主。自爲天神所護。小魔曷敢爲祟也哉。天神魔鬼別有專論



西方答問下卷

遠西　艾儒畧　撰
晉江　蔣德璟　閱

地圖

問曰縱觀萬國輿圖其邦國甚繁不識許多國土何以考成抑或先生遍走萬邦而後成乎曰天下萬方非一人遍歷但敝邦人士古來多有好學且好遠遊者每至一方即考其地北極高下之度數併查山川形勢而繪于冊二千年內合見合聞湊

成考訂遂舉天下萬國强半以列諸圖尚有人所罕至如南極地方則亦不敢鑿空而訛傳故未詳載其山川人物俟有人至其地詳考而嗣補也此圖有敝邦原板携來翻譯

神宗朝先友利麗二子曾描大圖併西刻萬國圖誌以進奉旨翻譯其書愚雖不敏得効纖力刻有職方外紀一部詳載五大州與各國民風物產焉

問輿圖上有直線有曲線許多度數不知何意曰

大地居天之中。如卵黃之在殼內。所以大地度數。與天之度數上下相應。如南北二極之下。地上亦稱爲南北二極也。南北之中界。謂赤道。赤道之度。分爲三百六十。此天圖與地圖所同。其間每赤道十度。從南極至北極。畫一線于赤道交羅者。所以分東西之遠近者也。繇之可察兩地相遠之度。且考其晝夜時刻。彼此相隔幾何。蓋兩地東西三十度。則晝夜蚤遲。必差一時。譬如福建省會于雲南四川西界。東西差二十餘度。則閩中之卯時。雲南

四川尚爲寅時也。卽此可推其餘矣。其東西每十度亦畫一線者。以考南北之度者也。畫地圖者。必先定此經緯之度。畫其線。然後按其巳考各地之度數。立之于圖中本位焉。譬如考得廣東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强。則各安于本度線之下。不得以上下左右而憑臆更易者。

問。中國幅員不爲小。然按圖不過一掌之大。豈其然乎。曰。畫地大小以合度數爲準。貴邦最南之地。謂之海南。北極出地十八度。最北者爲長城。北極

出地四十餘度則圖上必合其度乃可爲準且于里數相符過則差矣東西之度亦然葢中華與他國一一相比則覺其大若與萬邦并比未免覺其小也所謂登太山而小天下亶其然乎

問不知地上一度合有幾里且大地周圍總合里數幾何曰地上一度大都合二百五十里大地周圍三百六十度總計九萬里然此不過以地體直線論耳若吾人行路不免多曲尚增一培之遙也試觀兩廣距京僅十七度則直路而行不過四千

餘里因路途多繞遂云七千里矣

問敝邦定論曰天圓地方今曰地亦圓何也曰在易地方之說惟論其德非論其形猶曰天動地靜云耳後儒亦識地圓之意故比地如卵黃若尚疑地爲方而平面者則必無北極高下差等之理今從南而北每二百五十里果北極多現一度此非地圓而何且以地影可驗地形也葢凡物之影未有不肖其體者今月蝕必繇月與日相對而地間其中日在下照地而射其影于上月過地影爲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所遮乃失其光今觀月蝕之形皆必圓而非方也可知地亦圓而不方矣

問天地既形圓則將四圍皆有人住其足底相對者必將倒懸而行何能安立乎曰凡物之重體向下而不向上天地最高區處惟天頂而已最下區處惟地心而已故地之八面凡爲重體之物皆直向地心以就本位如車輪輻輳皆向樞以靠也地上八面之人自無不戴天履地以得其所吾以彼爲倒懸恐其顛仆彼亦以吾爲倒懸亦慮吾之顛

仆也其實彼此皆正立矣

問地分爲五帶何也曰古人分天下爲五帶二寒二溫一熱葢兩極之下爲日所斜照而無力故多寒謂之南北寒帶中間二帶與太陽不遠不近者天氣稍和故謂南北溫帶若其冬夏二至之內太陽每年兩過其頂者多屬酷熱故謂之熱帶

問圖中有五色豈各地土顏色不一乎曰非也此不過以采色分別各方交界以便于覽葢地分爲五大州故亦以五色分別焉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余看地圖敝邦果在東西之中故謂之中國宜也曰地既形圓隨處可以爲中而各分爲東西爲南北也故刻在敝邦原圖則敝邦當中而貴邦爲其最東今在貴邦所刻則稍展移而以貴邦爲中敝邦爲之最西耳

問曰嘗聞天下有一方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有是理乎曰南北二極之下果有如是此雖未及見亦可以理推也蓋在赤道之下南北之中界二極正當地平不出不入地者則終古晝夜俱平並無長

短之分。稍離赤道以北。則冬晝漸短。而夏晝漸長。愈往北則愈差等。至于當北極之下。則以赤道爲地平。秋分以後。至于春分。日行赤道以南。所謂南陸。則是半載。日行恒在地平之下而不見。故住北極下之民。六閱月不得見日色。而爲半年之夜矣。自是半載。春分以後。日行赤道以北。所謂北陸。則日恒行在地平之上而無隱。故是半載。住北極下者。無時不見日色。而爲半年之晝焉。若在赤道之南。與居南極下者。其寒暑時候。與晝夜短長。一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皆與北反。按渾天儀與平儀等器。自可明見之。

曆法

問。久聞貴邦天文最精。占候最確。故今上用西法脩曆。願得其詳。曰。以天文占候見獎者。實未知已之深者也。旅輩在敝邦論道。與夫格物窮理之餘暇。亦或旁及度數之學。非以此爲至務也。且所謂度數之學。多關曆法之事。亦非關占候禍福也。蓋禍福所係。在吾心所造。與夫造物主所降善惡之報也。占候星氣。以預定國家安危。

術。特惑亂民志。而無補于心性。敝邦以爲不正之術。吾輩先後所譯曆法之書。或正世道。故王法禁之。論度數之學。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書。或論製器以利國家民用。如泰西水法。遠西奇器圖說等書。或論天之高厚遠近。運動之順逆遲速。與夫測驗諸法。如天問略。表度說。測量全義。日月星躔表。測蝕等書。今在京師敝會羅湯二先生。奉 旨譯著西書修曆者。已進大內一百四十餘卷。亦直論理非論禍福也。蓋據古哲之論。星宿所能主。不過

冷熱燥濕以致氣變而成風雨霜雪等者可以推
旱澇豐歉若夫關于人心之張主則大非星宿所
能强矣且氣中之變縱爲星宿所主星宿又爲
造物主所主吾仰大主又可轉其禍爲福焉古
語所謂星宿主天下天主又主星宿是已

交蝕

問日月之蝕何如曰論月食當知月自無光借太
陽之光以爲光也望日日月對道對度地遮在中
月不能受日之炤故月隨其與日相對或正或偏

則或全食或只食幾分矣若論日食則與月食不侔月食則月眞失光日食日未嘗失光但被月遮掩而已葢日麗天比月更高合朔之日上下相對月遮太陽之光如雲掩日俾吾人不能見日謂之日食也是以月食則普天之下分數相同日食則不然從此方看或有日食從他方看有不食詳見曆書本論

問貴邦曆書如何曰天主聖教中備有萬年永曆截夫瞻禮之期與夫節氣之日此普天相同者

也另有一種曆書隨地而異不惟一國各有一國之曆且一國之中每郡邑自有一郡邑之曆也蓋北極出地度數不同或東西里道有異則晝夜長短日月食之時候先後非可執一論矣即貴邦二京十三省亦當各自一算豈可同哉此種曆書所載預定每日晴雨風露霜雪與夫每月所當栽種以合天氣而得茂盛蓋先知某星宿所主晴雨冷熱則以隱見出入預定其期耳若論人之進止會友納口婚葬等事則各從其便隨時而行仰賴主

佑日無不吉不必拘拘揀擇也

星宿

問貴邦亦數三垣二十八宿否曰敝邦古來分渾天諸星共成四十八象其分法與其名目與中國多異近來西客遠遊得察南極諸星復增十二相予曾刻有渾天星球之圖可查其名與形也

問敝邦論列宿各有所主之地謂之分野不知貴邦亦然否曰貴邦已盡分諸宿以主中國則似他國無復可分者矣其實萬國共戴一天日月列宿

自東徂西先炤東邦後炤西土繇西復轉東原無停住日月無私炤列星無私顧何分彼此乎分野之說雖他邦亦有以理論之似乎自私其天寸未大見其所據也

問如是則列宿皆無所主耶曰造物主化生星宿各與本德本效但其效止在寒熱燥濕與夫風雨等凡草木之生植與諸形氣之物爲其所感且人身安康疾病亦多係焉西邦曆法一家亦論至此可占年歲豐歉人身康疾等事故醫家農家行

海者。俱候星宿。以得其時之宜。西土古有名賢。家貧自樂。議者笑之。以爲其學無益。賢者觀星。知當年油菓一種。必當茂盛。春時包攬一方之油樹。至秋收油甚多。而憑其發價。立以致富。向其友云。非吾學無益。惟嗜理不嗜財耳。若論人之得失功罪。進止窮達。則係乎其心志德慝。寧可以星宿先定也哉。試觀中國所謂貫索。以爲主牢。凶星也。敝邦謂之晃旒。則吉意也。立名隨人。曾有何關于吉凶者耶

年月

問。貴邦一歲亦算十二箇月。而三年一閏。與中國同否。曰。彼此年月稍異。蓋年歲有二算。一爲太陽歲。一爲太陰歲。太陽歲以太陽行度一周天爲算。如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三百六十五日。爲太陽一歲。是也。太陰歲。則以月朔望爲算。復求晦朔合于太陽一歲之日。則十二箇晦朔。于太陽歲三百六十五日。尚缺十有一日矣。故有虧盈之數。虧盈推算。則三年一閏。五年又閏也。敝邦喜太陽行

度有準。故以太陽歲爲日用之算。與貴邦節候可相合。而于月日自不同。太陽一周天有三百六十五日。另四分之一。此四分之一。卽三時也。故敝處先以三百六十五日。分爲十二箇月。每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爲一月。以合太陽之度。自不必另閏月矣。只每四年。以所餘贏之時刻。積滿一日。故每四年。又閏一日。如此則有閏日之月。未有閏月之年也。貴邦以太陰歲爲日用之算。而太陽之行度。分爲節氣。記于曆書。敝邦饒以太陽行度爲日用算。

則太陰之朔望。另記曆書中。以備考焉。總之彼此對算不難。故用西法脩中曆。但改其度數之差。仍用中國之年月可也。

歲首

問。貴邦歲首在何時。曰。在冬至後十數日。天主降生收世。而立聖名之期。是日始見太陽轉就吾方。故為歲首。爾時親戚亦相拜賀。相祝願一年之安慶焉。

年號

問歲首則與敝邦周之建子同意也不知年號何如曰泰西與天下奉教諸國以天主降世莫大之恩爲年號至今崇禎十年一千六百三十七年不改年號已往如此未來亦然只順算天主降生幾百幾千至世界之窮盡亦無二也若乃各國史記亦未嘗不記其本國之王在位幾祀但不以此爲年號耳

西七

問曰貴邦諸賢遠來行教既不受朝廷官職又

不受弟子贄禮。且交際物儀。多薄來而厚往。無有產業貿易之利。乃用費數十年間未嘗缺乏。不知何從議者曰。必有點化妙法。故久而不竭也。是果然否。答曰。黃白之術從來何曾有效。故好利之徒。百端圖之。常見其窮。謂我輩有此法者。皆未相識之猜。實則不然。所用日需。原皆出于敝邦寄來者也。

問。貴邦離中華九萬里不爲近也。三年路程不爲不久也。何能歷年如是。曰。敝地每年有海舶過小

西交易。小西每年復有西商交粵東。因便相寄。此中敝會諸友居不一處。相接相送于各省會間。若海舶不至。不免向知已借貸。舟至仍補償之。此同志者所共知也。

問曰。如此錢糧。亦貴邦國王給發以當俸金乎。曰。吾輩十數人到貴邦。皆同一耶穌會。乃百年前大聖人所立。會中自有公費。或爲教化宗主所贈。或諸國王與大臣所給。或會中原有者。會中宗長在大西京都。知某國有會友興教。自不相忘。故命會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所司順寄日用之需既到宁國復有一敝會長用部批旅資執炤核之總收而分之各省諸友焉。

問曰此日用需每位各分幾許曰吾輩一心于道安飽非所重也是故不求多得亦不敢多得以藏不過足一身與二三從者日用之糧而止。

問曰先生刻書誨人費亦不廉若所分無多何能如是曰凡有著述大率貴邦同志恊力刋行或用諸士紳所間贈之金成之非盡出吾輩私費也。

問曰貴友遠來傳道不知他國亦有去者否曰有

學有守之士來易多得但是吾輩以愛天主愛人爲務既用功自脩則并用功勸衆使之離邪歸正寧惟文義名邦所樂證嚮即云蠻夷之地如食人掠人等國亦無不屆葢凡西客交易所在便有脩士勸化于其間一到彼方則學其語言習其文字順其服食安其風土殫心啓廸其人觀其在茲者如此則凡居他國者類可推矣

問貴邦會士入中國者始于何年分居何處曰敝友到貴邦傳道各有先後也九十年前即嘉靖某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年。敝會中有大聖德沙方濟谷者。曾在粵東。未入內地而謝世。萬曆九年辛巳。西泰利先生瑪竇。同二三會友復至貴邦。越十數年庚子。始見　朝。進天主聖像。及西琴自鳴鐘等物于大內神宗皇帝賜之餼廩。居京師。方數年乃以庚戌歲逝。

神宗皇帝柔遠甚厚。寵賜葬地。厥後敝會友繼至。分行各省典教。今京師有龍羅湯三位。奉聖旨脩曆譯。譔西書焉。

問。敬聞貴邦東來諸賢。皆屬有品職。不知與我中國品職同否。曰。西來敝會諸先生。俱係考選者大都年幼皆已先進文科復進格物窮理之學畢。又進天學道科。每科考取。然道科之中。復有品級。敝鄉從下一品起算至于八品。而諸先生乃第七品稱爲鐸德者。有此職任。方可承受大祭之權。而爲教化宗主所命四方敷教者也。

論堪輿

遠西　艾儒畧　著
晉江　蔣德璟　閱

有客枉顧。自述數年來爲葬親擇地。心力既殫。未獲卜吉。因問曰。貴邦皆以窮理爲學。而孝敬父母又聖教所重其窀穸也亦擇地乎。余曰。敝邦固貴窮理。且于送葬之禮。未嘗不備。然正因窮理。明知堪輿爲謬。乃不擇山地以葬親。而皆葬于城中主堂內外。未有重堪輿葬山林者。客曰。葬墳俱在城

中不求龍脉風水毋乃薄其先人而遺禍于子孫乎曰擇城中地以葬不忍置之山野誠爲親親葬之聖堂左右愛吾親以　天主爲依歸此心甚安於禮正合耳夫論親骸安厝必求其地之潔淨無水無蟻不致浸壞棺柩此在西國固未嘗有禁也即隨人財力堅麗塋域精勒碑表香木鉛石爲棺要亦尊崇先人之意孝子所宜然者必云子孫之窮達貧富壽夭皆係于此則亦悖理之甚矣父母在世有目能察其子弟動止有口能訓諭之有耳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能聞其言語而裁正之。又有喜怒勸懲焉。畢世面命。尚不能皆使其科第榮富脩德改愆。豈有既亡朽骨。無五官可聞見。號諭勸懲。反能使其子弟通顯而安樂乎。既無此能。則彼一撮之土。有何關涉。有何力量。可以動人讀書開人聰慧。而致其榮膴如此也。且又祖先葬地。與其子孫常有相離數百里者。彼此氣脉不相及。又安能遙制而感動之。譬東方之水。不能溉北方之苗。北方之風。不能偃西方之草。此理甚明。

問者曰。吾見發科第者。多出于世家。其祖先擇有吉地。則子孫科第不乏人也。曰。吾見科第亦多出於貧乏之貧乏之葬地。何暇選擇。不過從便即埋。彼世家子弟。多方營求。而凌替者可勝數哉。即其所發。繇其天資聰慧。舉業家傳。復擇名師教之。故易中焉耳。若只論地。吾見溫陵東嶽塚纍纍也。總一塊土。一方向。而貧賤富貴。每每相反。是奚擇奚否乎。

客曰。敝地相塚。必以高山乾地爲上吉。若平地水濕。則以爲不吉。而不敢葬也。曰。噫。天下大矣。閩越

多山擇之可也乃中州以上四望皆平原何龍脉吉穴可擇乎將北方士民盡當罹凶而無賢達名流共享世福者乎若云高一寸便是山則何地無高下而不可爲山乎斯亦理窮而强爲之說云耳且論水濕閩越極避焉余嘗寓維楊通州見其土俗不但不避水以葬且無水不敢葬也惟貧民不得水葬而葬之山地則有水無水曾何據耶況中國而外天下萬國俱有富貴而俱未嘗求堪輿有水葬者有火葬者有氣葬者寧獨中國有顯達而

他國盡無之乎。

客曰。堪輿之難信亦似矣。然特論陰宅。未及陽居也。每見一二名區。科第輩出。外此則寥寥焉。又何說乎。曰。陽居陰宅。理豈有二。凡生人所居。多欲形勢處便。但擇其爽塏向南。斯爲美耳。若論山水乎。愚聞宋末明初。閩之延建汀邵。科第頗盛。今則泉漳轉盛矣。夫延建山川。非有變于昔也。而泉漳非有增於今也。推之他省。莫不皆然。

客曰。人生富貴顯達。既不繇堪輿。敢問誰繇乎。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凡人通達顯貴。皆繇天主賜祐。及朝廷錫命。而藉其父師訓誨焉。噫。信堪輿者。欲奪造物主禍福人世之權。而且滅君父師長之恩。功成名就。則歸于風水。不歸于造物主之賜。父師之訓。與君上之權用。其大謬爲何如哉。

客曰。吾聞無善心。善地不可得也。風水非可謀也。余曰。既云善心爲要。則宜自家作善矣。何必復謀之他家。且既地不可謀而得。又何庸亟求爲。故莫若積德積功。則於世福必獲加。世禍必獲免耳。嗚

呼。世人求福避禍之心。夫亦太切。乃又不識禍福從何而來。徒妄聽堪輿家言。夫堪輿家乘世人之貪迷。說未來之福利。令人被其愚而因以網其財。何不思彼術若果信然。豈其不自選擇。以免于奔走衣食。而乃代人擇吉乎。人情乎。

客曰。世間禍福之權。既繇造物主矣。然造物主生物以養人。因物而降之福也。如生太陽以焰。火以熱。五穀以養。則生山水以吉凶人。于理甚合。何爲不然。曰。造物大主。生天地以覆載人。日月以焰人。

五穀以養人。此乃天主公賜。善人惡人可共享也。若論格外之福表彰異德。非常之禍降災罪人。此其權未嘗托之山水者。若必以山水司吉凶。則惡者或官。將用財以得吉地。且避天主之刑。而善者或貧無力擇地。災害必逮。夫身矣。如是則權不繇主。秖繇山水。且繇人也。於理不甚悖乎。

客曰。古來帝王立都邑。皆必察山川之形以定。而相地之法。無不推郭璞爲最精。後世共祖之。則夫堪輿之理。其來亦久矣。曰。先王古哲。凡建都造城。

必因山川形勢之險。與夫舟車相通之利。爲便于固守。可享貢賦安坐而制也。且夫背山以避風寒。懷水以適觀覽。而又必烟火湊集。成一都會。此自人情之所宜者。若謂得此美地。可以永存無敗。胡爲治亂盛衰。每每相仍。其都邑代有變更而不克長享乎。至論郭璞既自精此術矣。當必自擇最上吉地。使其子孫久安矣。何乃先被刑戮。而子孫泯泯無聞也耶。甚矣人之易欺也哉

客曰明論入耳透心。可破世俗之見。然爲人子不

求堪輿。則人反指爲不孝。奈何。曰。惜夫世人之迷。多有欲圖風水得福。福未得而先得害。爭鬬傷殘致死者弗獲安土。或暴露。或慘罹水火之患。是欲借孝之名以自求福。不知其先陷于不孝。而自取大禍也悲夫

問者曰。以理論之。堪輿之妄。亦甚明著也。然亦有可証者。有地不吉。其棺或反覆傾側。又或樹葉滿壙。其家或遭禍傷財喪命。得吉地便富足科第。此又何也。曰。人世艱難災患。皆造物主所降。或以儆

戒不善者。使之遷改。或以煆煉善人之德。使之純一無疵。永享天福。其安逸富貴。亦皆造物主用以感化人心。現賞其功德而勉勸之。令其感仰大恩而堅奉之。不但以死後報也。彼不知天有主宰降祥降殃。而濛濛歸其權于地。地有何靈。能知人之功罪而賞罰之乎。若論棺穴有變。此或地震風動偶致。或亦邪魔所施。迷人心目。不足爲據也。

余嘗聞一老農。見人登山汲汲求地。則笑之曰。枉費心力也。吾今八十餘歲矣。多見戴紗帽來尋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少見戴紗帽上墳也。又先年浙西一孝廉擇地葬親。自負必得狀頭。卽諸堪輿家觀者無不以狀頭期之。孝廉益自負。比會試首場。以悞字貼出。大失所望。竟抱鬱以死。夫過惑于風水。究以性命徇之。夫人之妄一至此哉。

嗚呼。人之所具者二。一爲形軀。一爲神靈。神形之貴賤。夫亦懸絕矣。世人追逐只求安形之地。獨不慮其神之無安處也。與其求地以藏枯形。毋寧求天國以躋靈神。更爲大快且永福乎。神獲天上眞

福其形葬埋何地不爲吉耶

客曰敝邦古典有云富貴在天未嘗言富貴在地

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吉凶之加禍

福之來明從天降非從地出也承明論與此正符

今而後宜求之心地不敢求之山地求之天理不

可妄求之地理矣

論堪輿終

畫答・睡答

〔意〕畢方濟撰

提要

《畫答》、《睡答》，意大利畢方濟撰。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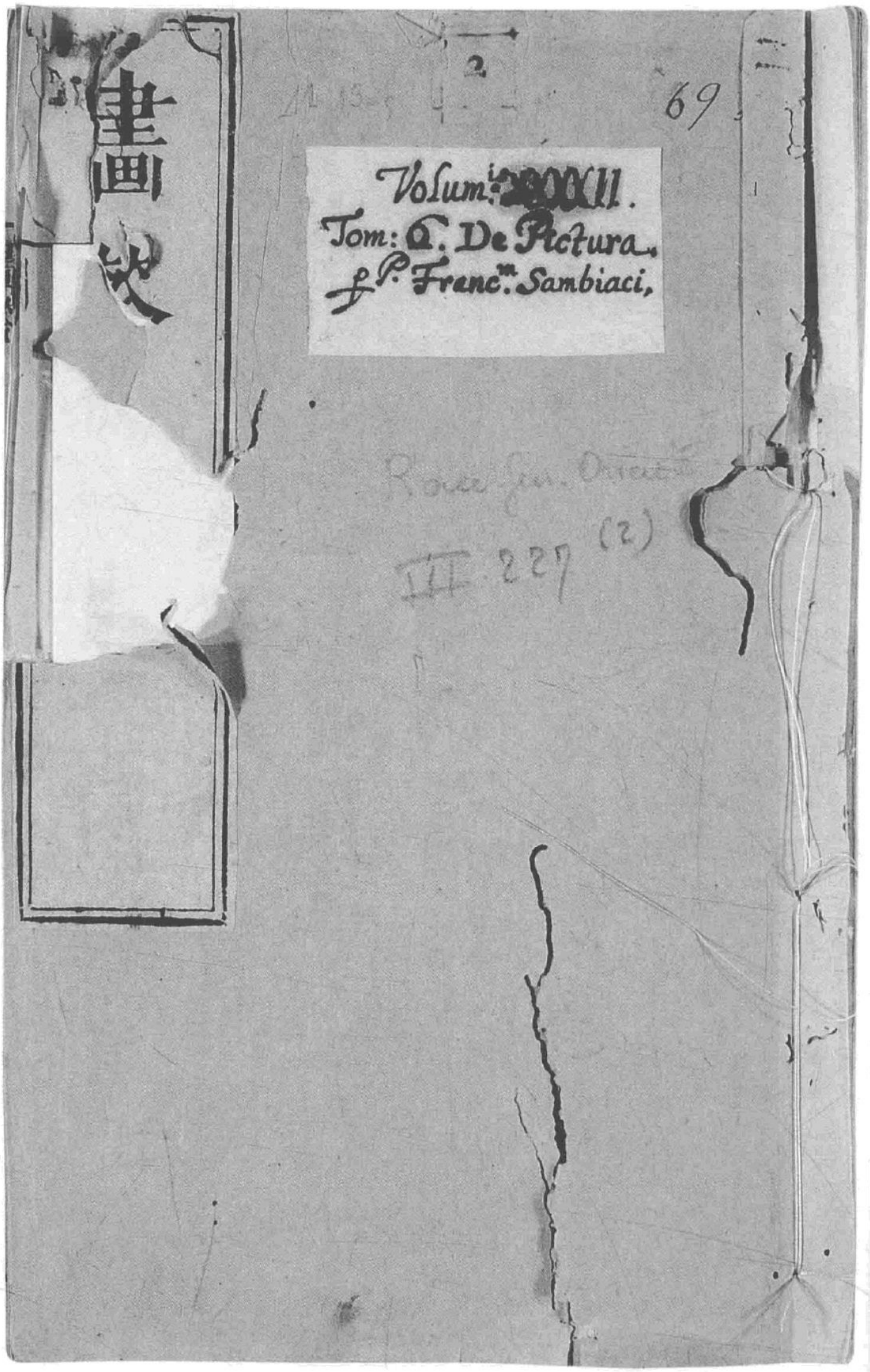
此二書均為天主教宣教類著作。書中以繪畫和日常生活為喻進行闡述，其中《畫答》採用對話體，名義上是闡述西洋繪畫中的畫人之法，但實際上『以予舌為毛穎，以子心為絹素，以至理為五采』，真正的主旨在於借畫論人之德行，於具體的繪畫技法並未涉及。其所論者包括人之形體、髮、顙、眼、耳、鼻、口、鬚、手、足、心等部分，於各部分均指明其所宜所忌，以使人『師善省惡』，達到『人可合道』的目的。如其論心曰：『畫必上寬而下窄，顯諸空竅，中而勿偏。上寬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於世間事僅存一點無可奈何耳。庸人嗇於求上，奢於殉世，念常下餘而上塞；聖人但知上達，不肯下達，心常上廣而下微。諸空竅者，所以闢情魔而迎百善也。』此即是說人當追求上天之美善，而不當溺於世俗之樂；當闢除情欲之魔，而開諸善之門。由此可見，本書顯然是一部『榜之座間，以為身律』的道德修養類著作。《睡答》據沈青松《亞里士多德靈魂理論的『遷徙』和其早期的中國式闡釋》，是在亞里士多德《論夢》與《論睡眠》的基礎上『以對話體展開的中國式改寫』。其對話體較一般習見者略有變化，每一問後先作簡明回答，再摘取回答中疑難之處分別進行闡釋。如首問

『問睡』，畢氏即先答之曰：『未知醒，烏聆睡？醒外司闢，則睡諸司之扃也，為生之體安而且養焉。睡，小死哉！』其後又分別作《釋知醒聆睡》、《釋醒闢睡扃》、《釋生體安養》、《釋小死》四篇專論，對其回答作進一步詳述。其所論者主要集中在睡眠之定義、原因、功用、幫助或阻礙睡眠的各種因素，以及保證良好睡眠的方法等。然其用意亦並非僅論睡眠，而是認為此睡眠之論『為德用之，為學用之，為養亦用之』，仍寓有道德教化的目的。總的來看，二書的共同特點是『以自然之學問而興起超越之意念』（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黃興濤教授更明確指出，其特色在於『以西方之科學知識來解答中國士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進而揭示出神學思想，即寓傳教於人倫日用之中』，所論極為精當。

本書開本26.3釐米×16.7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3.5釐米。《畫答》半頁六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睡答》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全書卷前有明崇禎二年李之藻《睡畫二答引》，《畫答》與《睡答》卷端均題有『西海畢方濟譔（著），雲間孫元化訂』，《睡答》卷末題『己巳冬仲尚論叁校梓』。從二者行款不一的情況來看，可能《畫答》與《睡答》原本各自單行，至此本方彙而刻之。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二本，從其著錄來看，與此本大致相同，僅開本有所差異，且第二本《畫答》與《睡答》次序前後顛倒。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四本，亦與此本無明顯區別。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藏有紅格寫本，為徐家匯藏書樓舊藏，行款為半頁九行，行十九字。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即

據輔仁大學藏本點校，而云『此書初刻本已佚』，則尚有未審之處。（謝輝）

畫答・睡答


畫論
Volum: [redacted] II.
Tom: C. De Pictura.
f. P. Franc. Sambiaci,
69
Rose fin. Direct
III. 227 (2)

睡晝二答引

人自有生迄沒齒自省皆是一夢他人從旁看之則皆一晝從古人至今人皆夢皆晝也則從小事至大事從一事至億萬事愉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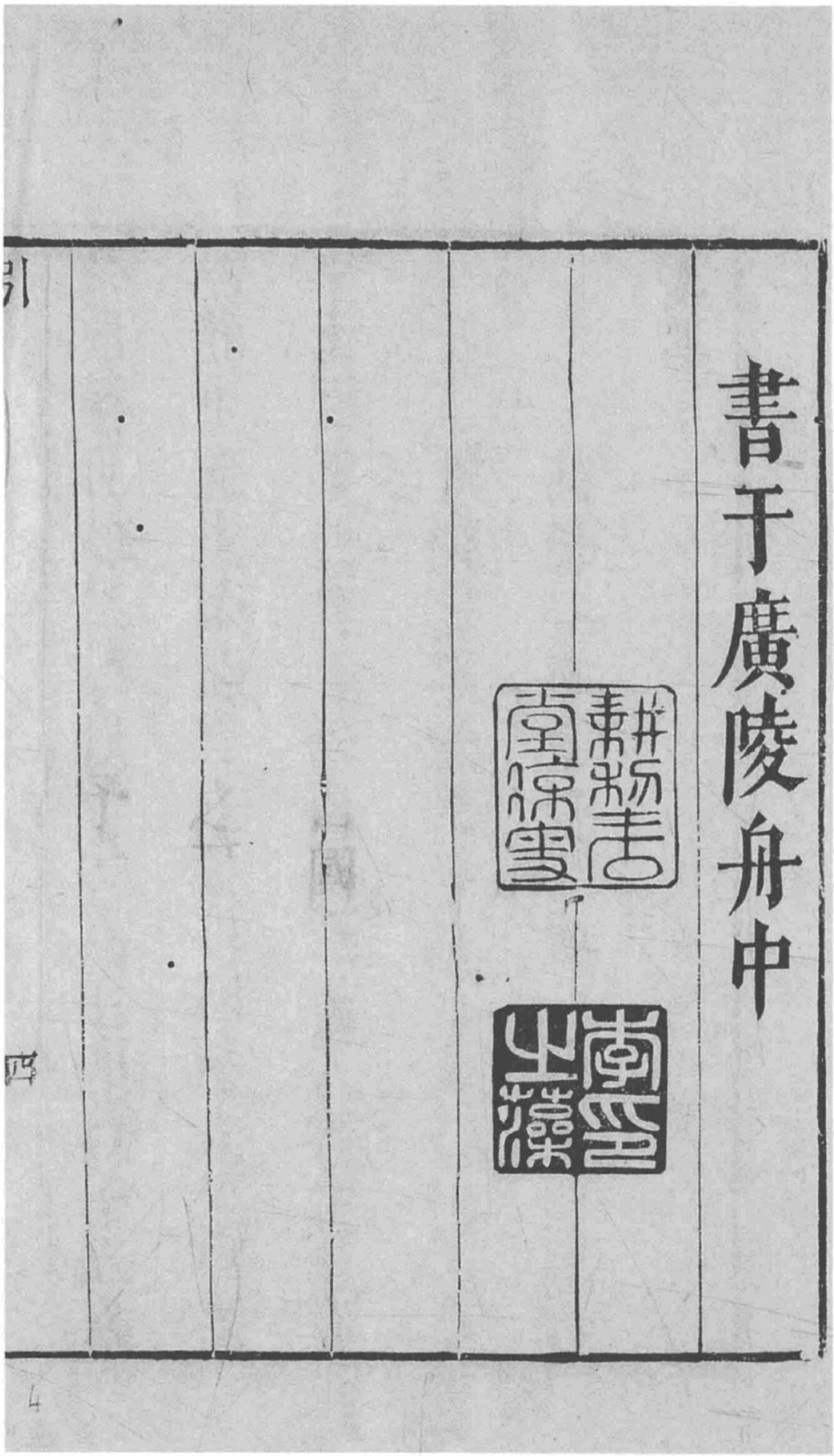
姊戀得喪攷生以至征誅
揖讓無不夢無不畫也夢
無畱迹畫有畱迹而迹虛
非實試夢中說夢畫後評
畫夢從何起從何滅何以
不自覺不自主鑄鼎象物

辨神奸垂法戒旣以身入
畫矣當作檮杌垂戒畫抑
作聖喆垂範畫夫夢緣習
生人不夢推車入鼠穴非
所習也根性本超合眼栩
栩機神已逗醒來秋駕師

傳情就輒生寤不自主何
況于夢所以練性怠情以
寤寐卜所學之淺深也若
乃舉心動念便妨描畫有
人十目十手倍益警策方
且視潛伏爲龍見雷聲誰

甘備諸醜於蠅營狗苟此
今梁子睡晝二答之旨痛
論則隨事省克精論則通
晝夜爲大覺徹宇宙爲繪
觀無非道無非學也如以
睡與晝而已矣則蕉鹿柯

蝗世方長迷不醒提喚實難而辯士吾文士筆盈耳充棟絕勝丹青之用不聞矇瞍有省奚以之解衣盤礴而咀黑甜之味爲崇禎巳巳日在斗李之藻


書于廣陵舟中

畫答

西海　畢方濟　譔
雲間　孫元化　訂

中士問于西先生曰西國之畫人也靈氣燁然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聞乎先生曰畫余弗解也雖然請以予舌爲毛穎以予心爲

絹素以至理爲五采當之可乎中士曰人有善者有惡者有庸庸者先生奚畫先生曰畫惡鑒也畫善法也師善省惡畫一得二踐形肖貌人可合道中士曰幸先生終命之先生曰夫人與物異形靈與蠢異狀縱貴橫賤須畫立形諸橫首俯須畫上向蓋禽獸全體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地皆有久戀之狀吾徒二足履地首向天獨抱升騰之志此其俛仰之故不可不審也畫髮者勿若草蔓勿若絲垂總束而維繫之夫髮有念象焉念多而細髮亦如之人舉念必上不欲雜亂如櫛髮者去其糾結髼鬆使聚而歸向于上也人之髮如地之樹皆有根焉

樹根居下受下脂而茂葉人根居上受上澤而茂智不爽也畫額必廣而勿文廣以比量量不欲窄人怒則額蹙無文所以屏怒也凡額橫文不名額質名曰忿火火炎不撲身其燼矣畫眼勿大惡其傲勿小惡其窄而暗勿歆勿矇勿出眼汁物如蟆蟆貪故眼出勿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眼內眵如猿猿私故眼縮勿畫妬眼妬者見善必憎夜蝙見日光必憎猶病目者畏日光也勿畫岐視眼一視彼一視此是懷二念也勿畫碍眼碍眼者星碍其中止見一偏不見一偏見有所阻便不能普徧不能分別也夫眼者心之牖也眼上啟閉者護牕之闔也牕

勿常啟惟以納光烟雨風塵閉勿使入惟吾之所欲視善眼不生于後生于前爲矚未到之程非戀已成之美教人進也人廢眼無復前塗是等廢人人廢傷哉畫耳維何中空高郭左右具空者欲其入郭者不欲其混入具者無單聽也中士曰眼位耳位相比無高乎

下乎曰耳證諸眼眼證諸耳如錘稱物必求其平戒偏任也畫鼻孔大以函德聲畫口小而扃扃勿令舌出出形鋭刃也利刃胡勿藏舌性毒猛獸也猛獸胡勿檻唇齒重關猶虞其破也中士曰耳目口鼻扃不扃異奚故曰鼻聞香臭未嘗爲香臭欺也故不扃聲欺我益

我故郭而不扃眼口皆我自心出宜制之故
或重堤或設戶又異也鬚之壽減于髮二十
年許中年乃生以表人智也故畫鬚黑與白
必肖其眞防僞也不厭長以手掀之可使過
面而踰髮之根若有鬚而無智媿當削之矣
鬚日長日下垂如人日老日無上進之門智

者當知鬚之下垂所以儆予也嗣此日衰可傷嗣此趨下曷返及鬚之未垂而修省焉視其鬚日下視其德日上始稱全人耳畫肩不欲聳惡不持重也後不欲仰惡其避重也前不欲俯慮爲重壓也不欲左低而右昂惡其任易而卸難也平爲貴畫胷貴寬畫腹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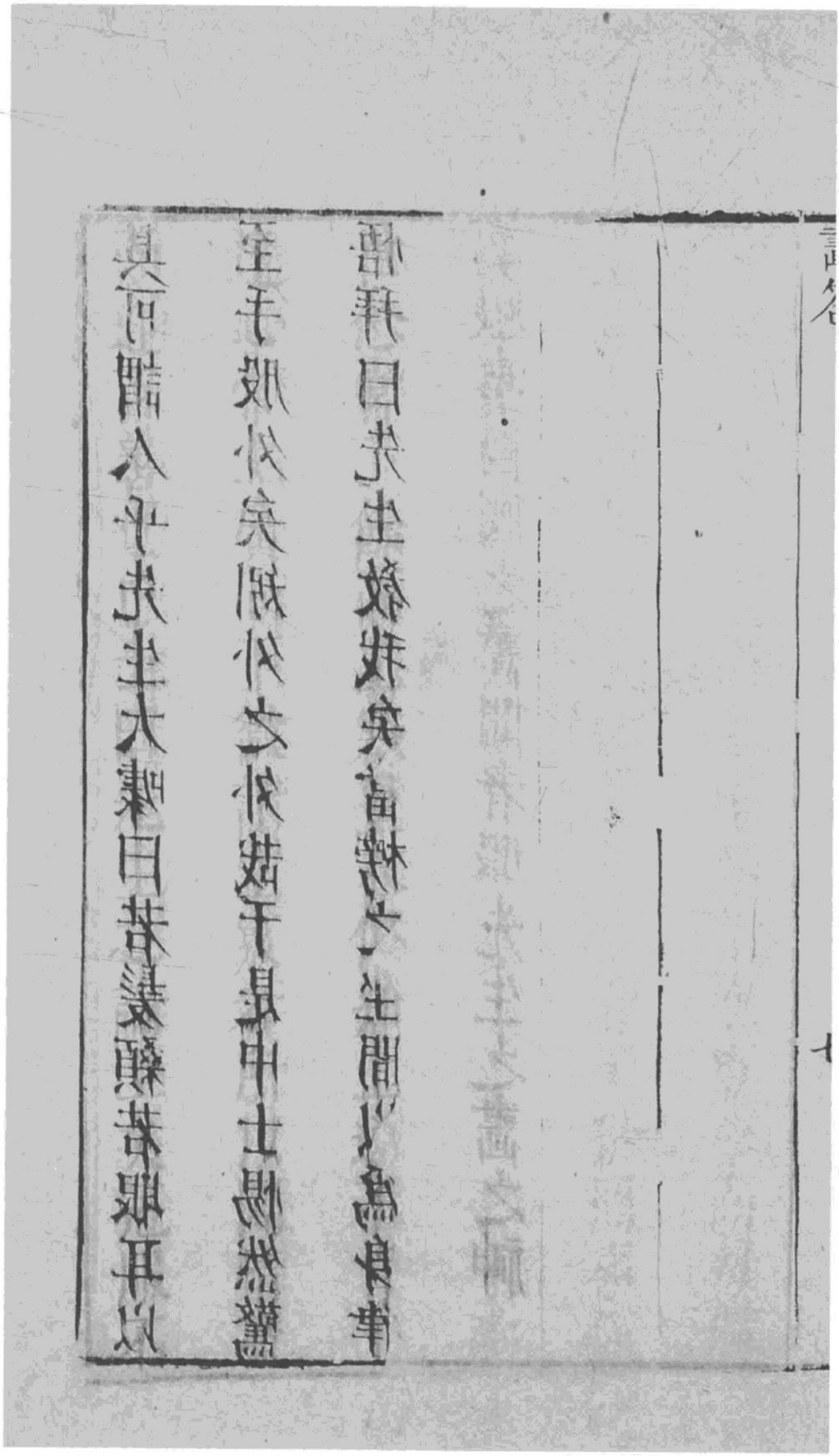
營營于利欲胷必隘戀戀于肉食者腹必大也中士曰手豈有善惡乎曰手中不可著一物故不容一毛孔宜伸勿拳宜淨勿染拳似狠蹄象取物染似豕躅皆憎其穢矣指有甲畫勿太長長則墮事勿畫太短短則多事若夫膝者直躬者也勿使之太曲曲則卑股者

隨眼者也眼之所至足必至焉所見者中而行邊所見者直而行紆是名解蟹足畫須端勿稍邪也中士曰人心難畫欲畫好心若何先生躍起曰善哉斯問殿乃最矣但好心超于無形其體至靈其通至廣其用至神不可以摹畫求也無已請以肉體心言之其百骸之

官乎畫必上寬而下窄顯諸空竅中而勿偏上寬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于世間事僅存一點無可奈何耳庸人嗇于求上奢于殉世念常下餘而上塞聖人但知上達不肯下達心常上廣而下微諸空竅者所以闢情魔而迎百善也中士曰先生之論至矣冠服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可謂人乎先生大噱曰若髣髴若眼耳以至手股外矣矧外之外哉于是中士惕然驚悟拜曰先生敎我矣當榜之坐間以爲身律矣暇事西國之畫聞者服先生之畫之神



睡答

西海　畢方濟　著
雲間　孫元化　訂

問睡答曰未知醒烏聆睡醒外司闢則睡諸司之扃也爲生之體安而且養焉睡小死哉

釋知醒聆睡

睡非他無醒是也何言乎未知醒烏聆睡凡論物之有無不知失有之原不足以論無如暗者光之無欲知暗先論光知光乃知失光失光暗

存矣死者無命不知命安知死瞽者無明不知明安知瞽故論睡先論醒也

釋醒闢睡扃

外司者耳目口鼻肢體共五司也醒乃外司之開不與內涉若內司開亦能睡故夢中靈夫外司有五不言諸外司何一司開醒矣睡非諸扃不至未有一司尚開而睡者

釋生體安養

病人昏睡是病非睡不能安且養之睡者凡物

公性以息其勞補其乏言生不言人禽獸同生亦同有睡也

釋小死

人死絕無能矣睡暫無能故似之小死哉可歎可畏哉睡爲死相卽吾人日日不免死也未生之前無醒耳旣死之後醒無矣故睡以令人知死試死入室登榻猶詣墓焉吾寤際安如何乃縱心哉且而孰不惡死賢者克睡其生實多

日睡奚而成答曰總司門塞上下神不交卽外司

之功止矣魂復神而息焉睡哉所以塞由飲食氣發齷比也若塞甚密豈睡乃病

釋總司門塞

人有外司內別有總知司外司所收聞者見者嗅者嘗者觸者各物各象俱至總司所謂識也各司各有路以達于總司總司塞俱塞矣

釋上下神不交

神非靈魂即精神思神情之神也人之命根或在心或在腦惟此二體人身寂重試如破腦

刺心必不生矣今未暇辯二體命根孰是第就論之在腦者上神在心者下神各佑乎外司以行其功上神下交下神上交俱經乎總司者總司門塞何以交何以佑外司曷行乎

釋魂復神

魂管身之神醒時魂命神以發行既倦亦收而復之以息其力既收斯睡矣

釋飲食氣發

人之腹譬如釜飲食至則煎調焉煎必發氣氣

烝必有結焉比之露甑濕氣上升結而爲水飲食之氣烝至于腦無結乎總司在腦是以塞

釋塞密乃病

烝者過濁則其結必醲其塞亦密故醉之睡難醒倍至終日昏睡如醉耶病矣此數見者謂之病睡絕危

曰力倦美樂黑暗清涼皆媒睡焉且夫飲食睡或多飲食不睡安氣安發乎答曰酒屬何引睡乎老人癯人何難乳子肥人何易乎眞餓誰能睡甚飽

莫發之或隔之彼四疑俱魂能如驚懼者體戰慄僵色變然

釋酒屬至易乎

用力倦聽美樂黑暗及清涼之境易睡也此無飲食之氣似可疑然睡終因于氣何以故物有引人睡有不引人睡者人有易睡有難睡者或氣爲之酒睡物也甘者葷者肥者膩者睡物也惟氣重也若辛者鹹者苦者酸者反之氣清故也老人難睡癯人有膽多愁善想亦難睡氣乾

不發也小兒飲乳肥人多痰俱易睡氣濕多發也豈非爲氣乎則飲食之氣不有關乎

釋餓睡飽醒

腹枵果無毫物此爲眞餓吾懼其久醒不堪也誰能睡餓尚能睡尚有物耳若旣飽不睡非氣旣發乃未發氣未發必有滯之矣

釋魂能

睡有二故飲食氣發一靈魂復神二力倦等四者魂復神也蓋四者能使神不外散力倦避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聽美樂甘浸黑暗淸凉之境靜伏魂復之尤便而順焉若非此故睡爲強人當其睡不能如是樂

釋驚懼

何以魂能復神心有生神腦有魂神心腦各有二能曰去能曰取能凡神發動悉去能事神收斂悉取能事此去能取能渾身無不有之試如心以去能散神于外忽有急難取能卽收神以歸神旣歸四體絕無主張力量與土灰木石不

異體戰色變甚而顛僵矣則腦有取能亦復如是

曰睡何爲答曰補神安體消糧睡之工妙哉過殆愚焉亞利斯多以銅丸習學鴈以石守更刺股焉丸熊焉使睡時耳

釋補神三者

睡有三爲一補神勞于日苦于日宜夜補之二安體五司有勞應有歇四時歇夏一日歇夜三消糧人醒則陽火外散睡之後內收矣故飲

食易消

釋睡醒之妙

人之醒後睡睡復醒妙在循環相間是以可常如色以各色相雜音以各音相和故不厭耳他功作亦然既爲此次爲彼有節焉其神閒其力亦裕

釋過殆愚

醒與睡俱有過過醒殆焉過睡愚焉何居久醒不睡爲無法之醒久睡不醒爲無法之睡無法

之醒耗液竭神人不堪色黃飲食滯作事衰憊
腦髓枯且風甚者殞豈不殆哉若無法之睡肢
輭頭重神蠢易忘多怠爲淫材此凡人皆不可
况學士乎故曰安簞之中道不存孔子曰朽木
不可雕著乎其爲愚矣人命苦短睡又死相睡
多命逾短焉死何惡之睡何喜之

釋銅丸石

亞利斯多賢人也績學自惡睡然不可已譬睡
于藥無奈乃用之讀書常手持銅丸以鉦承之

讀倦困丸墮于鉦瞿然醒矣鴈夜宿番一鴈爲守更守更者銜一小石睡必失之乃致罰皆克睡者吾人當上師高賢即下何至不如一微鳥醒哉

釋刺股丸熊

見中國記載蘇秦夜讀引錐自刺柳仲郢令熊膽丸以助勤克睡令人以佳醪適口以柔衾安體爲媒睡焉可歎哉

釋睡時

睡有法不可多不可少寂急者論時何時夜是矣不必他觀盍觀乎天日沈星見物靜如令人睡夜氣凉內陽斂睡尤安焉彼日睡之人吾謂之夜人

曰睡諸覺生同與抑有數與答曰故公豈數耶水生亦睡

釋故公

向所言睡故乃覺生公者則睡亦公者誰無形體誰無飲食誰無魂神而安之消之補之顧有

數耶

釋水生

他覺生之睡可信惟水生可疑故標言水生也論理彼有勞必有息有乏必有補有食必有消雖不可見且問決然矣且魚翅常動其不動必睡也口噞喁不止猶人呼吸不謂醒人亦有張目而睡者魚目不閉亦不謂醒又海中多異魚原有喜睡于海邊者又海舟人有聞罷肋那鼾聲者罷肋那意即鱷魚也又有聞特耳費諾鼾

聲者此魚寂喜人愛人人墮水或負以登見網魚者或引魚入網偶網得人亦不傷縱之其性寂動不動即死欲睡輒之深處反身向上恣令自沈至底驚醒復升又反身自沈此睡仍不靜也

曰人始生從醒與抑睡與答曰非睡非醒沌者哉釋非睡非醒

睡乃活不活之間人既活應有活不活之間在其先如太陽既大明應有昧爽在其先昧爽者

明不明之間也所以疑爲睡者甚善但能醒者謂之睡若不能醒者不謂睡矣人在胎中雖既活然絕不能醒不能醒即不得謂之睡既不能醒又不得謂睡則非睡非醒吾第謂之渾沌焉而已人身何來渾沌焉而已可歎哉

問醒答曰生之醒或自或強消功終内熱出既分清濁自開也夫神稍宰乎司能覺大感去多神施諸司總知開必強醒矣惟路狹者難之

釋自強

有生之類其醒不一有自醒有強醒自醒者眞醒也強醒誠醒非醒之應

釋消功終

此自醒之故也人之睡以飲食氣飲食消盡則氣盡氣盡則醒矣蓋消飲食者陽熱也飲食後氣凉熱愈斂結于內漸而熱勝凉乃始散出此散出有定候當胃化之時分爲二血清者往上濁者往下皆熱之能熱既分此清濁然後散出若未分熱未能出未能醒也既分之後濁氣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去如釋重然乃輕而醒矣各司之路通矣

釋神宰司

此強醒之故也既總司閉既各司塞呼之曷聞擊之曷覺而醒乎乃強醒非聞且覺不可若聞且覺是又不閉不塞然則如何上下神雖不交然靈神亦畧宰乎外司故有大聲亦能聞大觸亦能覺但仍在睡中不能分別何聲何觸耳既聞既覺以漸分明乃用去能散神使出遂施于外司總知門強開各司路強通矣若有各司路

太狹者通之亦難於故強之不醒者多有

曰凡生之睡雞哉奇哉答曰雞鳴益哉惰人敏矣

農商爲利況爲道不聽哉丑鳴何多射矣未鵠也

消功終也餘何弗然或雞屬陽近則喜之然先後

多有鳴焉曰每有其偏雞熱又速化庶丑而醒拊

翼而鳴他弗鳴此故也又曰令罪人避如夜鳥兮

釋益哉

性理之論故多奇亦數及鳥性而雞尤常所論

者此造物者特賦此性以醒人如生自鳴鐘焉

農人耕旅人行諸人作背賴之至爲學士策惰尤可歎美矣農商爲利猶聽從之況學人乎

釋丑鳴

鷄論多未有定者如射多未有中鵠者或謂丑時消功既終故醒則他鳥何以不然或謂其性屬陽丑時太陽且近喜而拊羽遂鳴也則先丑與後何以亦鳴蓋凡物各有其偏喜陽而鳴是其偏也又太熱則消功易終既消安醒庶乎在丑故鳴他鳥未必速化速化未必同其偏喜耳

釋罪人避

嗟乎罪人可羞哉太陽將來罪人可見之乎官升堂則隸前呼雞太陽之前呼者也驅罪人使藏之藏之有夜鳥見日則避罪人似之嗟乎可羞也哉

曰動勞散熱于外何招睡乎答曰先散之外是勞也則退之內政靜息焉

散熱在先乃勞時勞過而息乃熱斂時非方散熱即睡也

曰動勞便身出汗而乾之何招睡乎答曰動勞弁化使發烟何不招耶若無大醒矣

濕氣者睡材也汗出體乾似無睡材然動勞不止于出汗弁能化內凝之氣焉氣化則散而發氣發即睡材矣若勞時無凝氣其大醒也何疑

曰飽食及食多品者何概難睡乎答曰食如薪多則氣不直上焉易睡乎

食之良熱如火飲食如薪薪多加則燒遲燒遲則煎遲煎遲則發氣遲氣遲睡遲矣多品逾然

蓋多品即其性不齊或化遲或化速良熱之力不能并鑄夾雜于中安得即成液汁胃且生酸氣不順發鋭發故不直上噯焉張焉皆爲是既氣不直升睡難矣

曰初睡何深答曰初多發故重漸消則輕乳子由熱濕睡深也乳母可酒耶

初時氣之發方盛塞方密故睡深而重漸以消輕醒矣胞生之子本熱體復嫩濕熱濕之氣莫盛故醒倍難凡五月皆恒睡也既如是則乳母

尚可酒耶酒助熱濕睡且過矣

曰憂何去睡睡何消憂答曰憂引人想一久讀者久慮者慨然不如流水之故焉憂逆身之活動睡輔之亡憂之思改憂之氣滅憂之故憂必消矣

釋引人想一

想是良熱所爲熱作想功不作消功則氣散不直上矣故想沮氣發必也憂使人想一想之專者莫此甚沮氣去睡何疑焉久讀者或不讀而慮者神俱向注于是氣亦隨之故亦難睡也乃

亦有讀且慮反睡者氣發在先將有結焉讀際方靜尤易塞也且此必初讀不爲久讀亦必聊讀不爲眞讀眞讀之久想勝氣安得睡若初讀時想未勝氣氣反勝之至于聊讀無此一想非惟不去睡抑招焉如流水潺湲思微力緩引睡而已

釋逆身活動

人本活動惟憂能逆之若死然倘有能輔此活動者必能滅憂者也睡政輔之何哉睡能補身

身固活動故憂之思睡則怠焉鬱氣在內睡則變改爲他焉旣如是則憂之故俱滅矣而安得憂

日睡何汗答曰消便而氣洶至肌無阻速飛遏則結汗矣以睡際無動也毛竅狹也若其睡初熱進止能無力緘氣出焉

睡時消功尤便氣發尤洶直至于肌若無沮滯卽便散飛一有所遏氣散乃遲遲則結而汗然

睡時何以多有阻滯睡方靜氣乃屯結不散毛

孔動則開靜則狹氣尤難散也然初睡何以多有汗熱俱進內魂止能而無力不得持氣使留故內緘者出焉愈益洶矣

曰樂何媒睡請更詳之答曰一魂在此他俱無神且聚于耳司耳氣化發

魂聽一俱注一去能不遺他神故他司俱無神也不特不遺且以取能收諸神而聚之耳司此神者至精之血熱異甚聚于耳便能化耳氣而散之所以發烟塞其總司也別司既無神耳司

又發氣聊睡耶更適矣

曰願更詳睡時答曰丑睡美哉太陽近觀天尤黑焉餔時勿睡日別增害于害焉

丑睡何以美曰轉而升漸近萬物又發氣此時天尤黑焉觀此知人身氣發也睡美矣太陽攝人之良熱申時日將別熱宗去良熱亦衰所以各害愈增其害如病者至此愈重憂者至此愈悶焉

病枵腹勿睡

此最要切也凡病者各病之氣俱在內睡則艮熱內收至五臟焉若枵腹無飲食之氣以供其消且攝病氣聚蠹心矣死近矣

曰睡勢宜何答曰右睡尤安初右次左又右得哉消功必成矣以鐺譬之

釋右安

右乃萬動之根醒之勞右爲多故右睡安又胃口在左口宜仰若左睡口厭于下睡多間斷醫家與人瀉藥戒左睡心氣嘔逆者亦然皆徵

口開受耳

釋初右

右睡胃仰飲食墜下易消故初宜右肝在左少時轉而左則肝覆于胃肝乃純血熱甚如熨物焉尤助消也後乃復轉而右則飲食在中流轉調合無不動變者如以鐺傍火初以此半彼半更之有不悉化其中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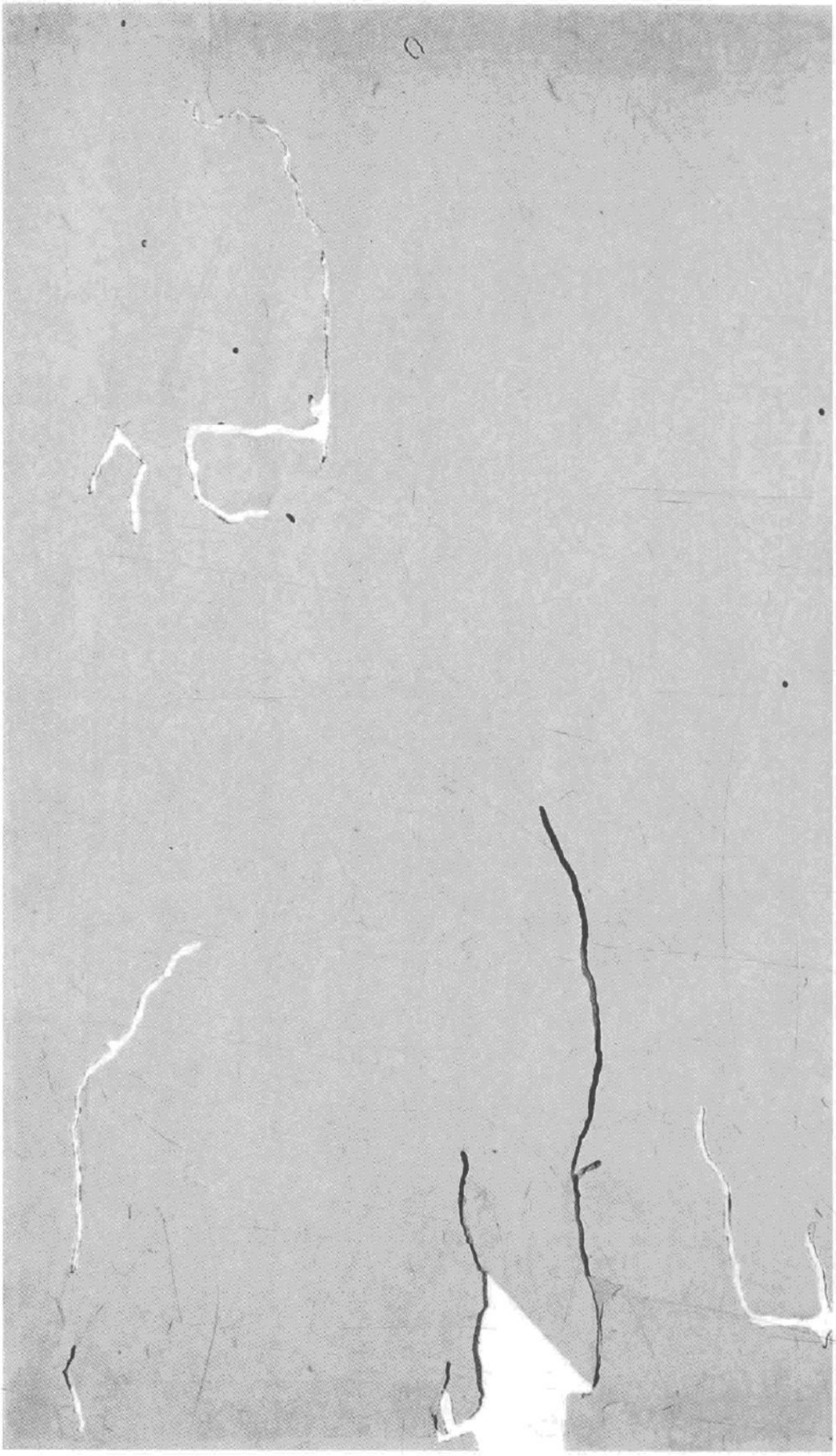
曰通聆此論爲德用之爲學用之爲養亦用之美哉富哉省此其知睡乎其克睡乎否者昏耳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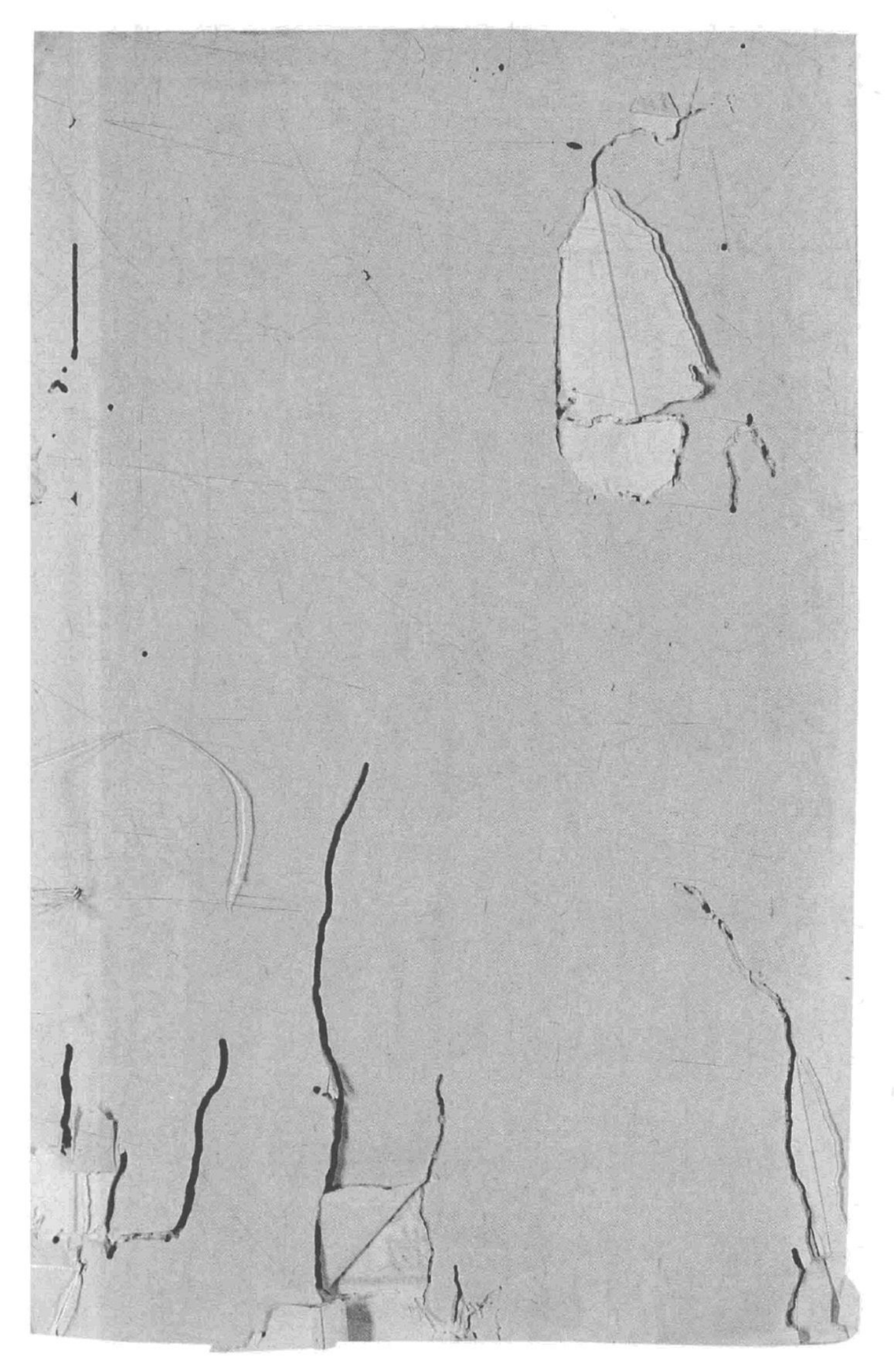
今而後聞命矣學醒固難學睡亦不易

巳巳冬仲尚論叟校梓

樂初本

日聞受耳





斐文錄答彙

二卷

〔意〕高一志譯授，〔明〕畢拱辰删潤

提要

《斐錄答彙》二卷，意大利高一志譯授，明畢拱辰刪潤。明末絳州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3。

本書為以神哲學立場解釋自然、人生現象的宣教類著作。『斐錄』者，即斐錄所費亞（哲學）。據書前畢拱辰《斐錄答彙序》言，高一志原書為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三人在京與畢拱辰晤談時，因談及『格物』之學與西方相應之『斐錄』學而贈予畢拱辰者。其中內容係高一志應對中國士人就『格物』事問難時所作之答語。之後該書經畢拱辰刪潤，『大約芟其煩複者什之一，潤其稚俚者什之二，區別類分，寧質勿文』，並得三位教士首肯其修改，遂刊刻行世。又據卷上末尾梁雲搆《斐錄答彙跋》所云，畢拱辰刪潤該書，『又名以斐錄，例其大凡，別以義類』，則署名『珠船生』的《斐錄答彙凡例》亦為畢拱辰所撰，並且書中分類亦畢拱辰所為。本書正文分卷上、卷下兩部分。卷上又分天象、風雨、下火、水行、身體五類，卷下又分性情、聲音、飲食、疾病、物理、動物、植物七類。書中對自然以及人生現象的若干問題予以解釋，傳播了相關的自然知識。而《斐錄答彙凡例》分十條，闡述書中分類緣由，進一步解釋相關西方知識，並將西方以土水氣火四行會合而成人體的學說與印度（書中用『乾竺』）學說相較，以為二者『頗同』，且分事物為自立與依賴兩類，以人體為自立者，

聲音等為依賴者，借用中國古代名家公孫龍『白馬非馬』一題，認為自立者先於依賴者。而『物』為自立者，『理』為依賴者，無物則無理，以為中國先儒『太極之理，能生兩儀四象』之說，若理斷，則亦『不能以己之所無，施於物以為有』，並且說明利瑪竇有相關論述等。這些都反映了畢拱辰作為明末士人接受耶穌會士等傳播的西方知識，融合中國原有文化傳統的嘗試。該書除在中國刊佈流傳外，還傳至朝鮮半島。

本書開本 26.3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22.1 釐米，寬 15.8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全書分卷上、卷下兩部分。卷前有崇禎乙亥年杪冬畢拱辰《斐錄答彙凡例》及校訂刊刻人名單。其中校訂者為『耶穌會中同學極西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共訂』，並題『星源程廷瑞、古絳楊文章重梓』。之後為《斐錄答彙目次》一頁，為卷上、卷下各類的簡目。正文卷上、卷下首頁均題『極西高一志譯授，東萊畢拱辰刪潤，雲間陳于階、古鄂楊之華同較』。並且卷上末附崇禎丙子年（1636）正月中州梁雲搆《斐錄答彙跋》。梵蒂岡圖書館藏《曆法格物窮理書目》著錄此書為『《斐錄彙答》二卷』。梵蒂岡圖書館之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亦有收藏。其中，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一部，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記載，題為『斐錄彙答』，且無『古絳楊文章重梓』等字，梁雲搆跋置於卷前畢拱辰序之後，與此本不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與本書版本相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共兩冊，為向達抄本，係據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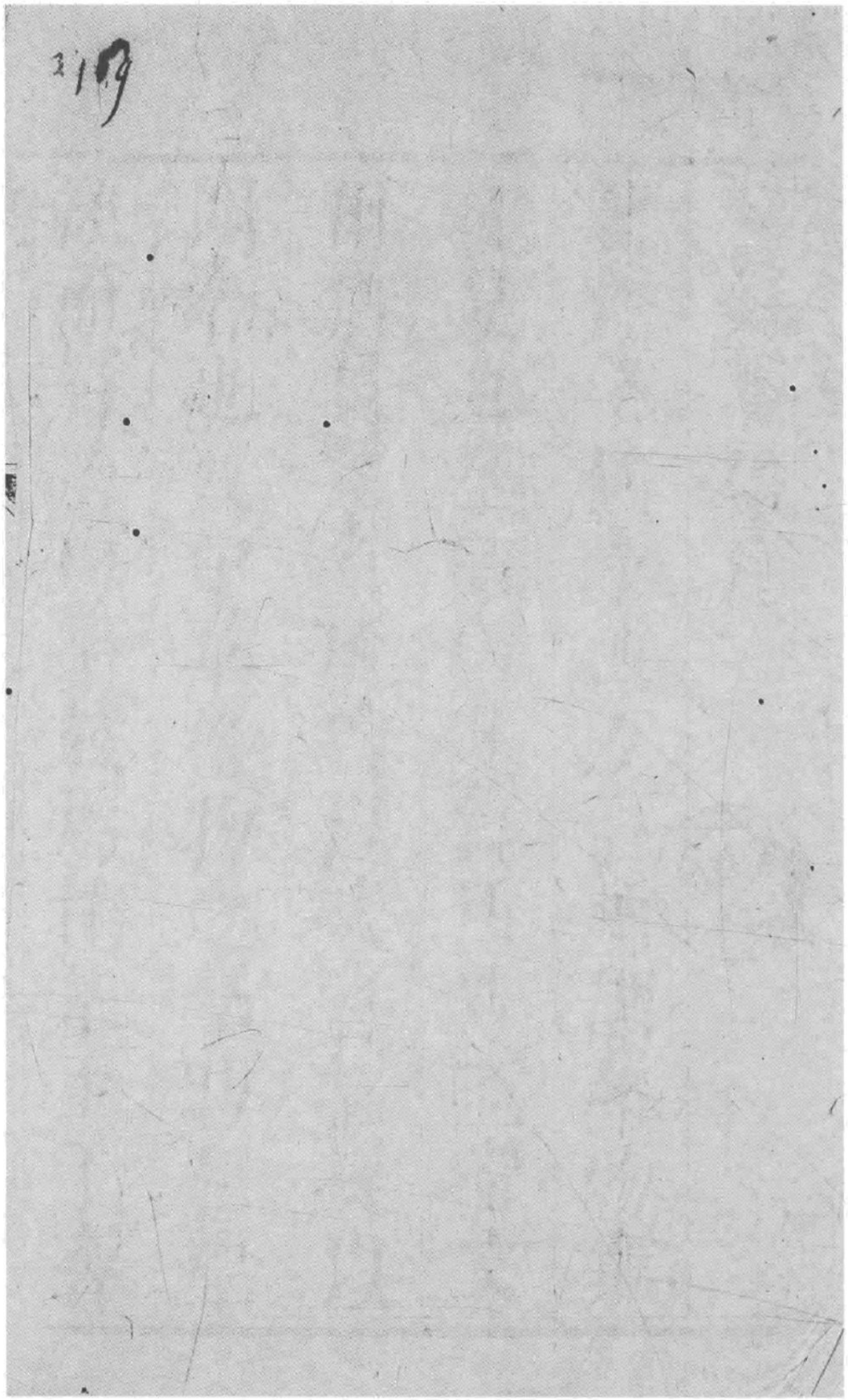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本抄錄。黃興濤、王國榮家圖書館藏本點校。（毛瑞方）

《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與法國國

斐錄答彙

上卷

Vol. 25
De Philosophia per
P. Alphonsum Vagno=
num.
III 227 (3)



斐錄答彙序

斐錄者何泰西方言所謂格物窮理是也全語曰斐錄所費亞省文爾猶貝葉省琉璃以吠省招提以閩奢也攷中華格物之學昉自聖經而齊治均平茲焉托基至于齊

之商羊楚之萍實肅愼之矢防風之骨孔尼父實千古格物鼻祖曼乎不可尚已若實沈臺駘之綜博駁識諫珂之精核更生智窮貳負茂先學辨癡龍雖代不乏人然指固不堪多屈也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造物主生人洪恩亦綦渥矣既賦之以靈才並畀之以明悟所以超越庶物而巍然首出者固欲其聲力於格致之實詣不負此推通推靈之殊稟耳無如人日狗肉體之便甘自褻越者何學成面墻譏遺

視肉竟不知馬之幾足而駝之腫
背也斯爲下矣次之而欵啓寡聞
謬承師說童而習之白首不變又
執盤盂以當日而摸一體以名象
於格致奚當焉上焉者逖稽旁覽
不甘一事不知之耻而師心自用

復昧無知妄作之戒窺天于管而
硬謂管外無天畫地以錐而妄意
錐中盡地使聞者疑信相半從違
安憑是又與於不格物之甚者矣
余家食數載前已耳西士之名讀
西士之書見其所論著數種精思

玅解實有書契來所未發之秘每
擊節嘆服謂西士何以該博若是
客歲銓補京轂薰沐肅
大主後即晉謁龍精華湯道未羅
味韶諸先生見其循循雅度口無
衞是言居然名士風流不覺心愈折

而膝愈前也偶道及格物一端謂
極西諸邦課士之典分爲六科理
科其一斐錄所費亞是已其制不
限觧額之多少不假風簷之墨楮
但萃集多士質以疑義數條覼縷
辨証或能折朱雲之角而奪戴憑

之席者悉入穀中以故望的而趨人思精進譬之燕粵非無鏄函夫人而能爲鏄函也語次手出一帙相示曰此予西友高先生荅貴邦士人問難語雖不足以當斐錄之滴縷而全味一齋或盡于此然以

西士之語意假中土之手筆彼此
譯受間不無乖隔李先生訂正之
成一家言余歸而卒業上迄象緯
下至坤輿以及人物庶類語語勃
窣理窟千古疑端洗然了徹真明
鏡不疲屢照而清流不憚惠風矣

乃知薄海寤髮之表不乏異人而
以方隅自封者隘也典墳丘索之
外別有秘笈而以見聞自錮者陋
也時余承乏餉務拮据易水宣德
間泚筆弗遑今歲夏勉爾從事訂
正之役始竣夫約束其頻複者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一潤其稚俚者什之二區別類
分寧質勿文至作者精意斷不敢
代斲以貽血指羞甫脫稿即走使
郵致都門請正三先生咸報曰可
遂登之梨棗盖天下之奇珍異寶
自當與天下共之疇昔曾一探諸

序

先生鄴架與藏凡數千卷擬丐其
旁通切要者若干種譯以華言布
之通邑大都傳之其人於以鼓吹
昭代同文之盛治而破吾輩拘攣
之積習庶不負西士航海九萬里
觀光

上國初意也昔阮光祿云非但能
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夫
解之一字談何容易如未遍涉泰
西兩儀玄覽暨四行幾何靈言等
書乍覩是編不免氷海相疑雲霧
是墮未終卷將高閣置之夫觧與

序

不解存乎其人落落八區定有獨
契竊拭目以俟若沉湎濡首始卒
無斁則余小子何敢讓焉

崇禎乙亥杪冬東萊後學畢拱辰
題於宣德粉署

梵蒂岡圖書館藏

斐錄答彙凡例

一天象類、日月五星列宿、其最章著者、在昔持論咸謂共麗一天、無各重圜包之異、果爾、則諸象隨天左旋、終古無東行之本動、不知二曜何以有朔望薄蝕、五緯何以有遲留伏逆也、又以天爲積氣、七政經星、悉在氣內、如鳥翔空際、魚潛水中、果爾、則遊移莫定、往來衝突、次舍乖錯、不知從來象緯家推測安憑、輙歷歷不爽、差也、宋儒又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譬之人無體、以耳目口鼻爲體、夫

體之不存、諸外司將虛懸無着耶、學者一破承訛、襲舛之說、始可與言天象、

一風雨類、原編混列天象中、按各天穹窿無極、高者數百萬里、下者亦數十萬里、風雨乃地氣上騰而成、高不過數十里耳、每見山下陰霖、山上晴霽、山巔積雪、久凝不散、足驗風雨去天倍蓰無筭矣、茲特分之、又風雨末附雪電等、以雪即雨之凍結、電亦地之燥氣所發、各從其類故也、

一火類、原編附見物理諸條、按火爲四元行之最貴

者、切附月天之下、凡厚四十萬餘里、甚烈而無光、隨天環動、其本所也、今人所見之火、乃太陽照射於地、暨地中燥熱之氣、用以生養萬物者、必藉料質始得相傳不熄、然性恒炎上、以還其原、非火之本所、故曰下火、別爲一類、

一水爲四元行之一、附居地上、合成圓球、適得本所、滙爲溟渤、派爲江河、旁通潛導、掘取即得、復能上騰作雨露霜雪、以潤澤滋養水之功用居多、然海於水行中爲特巨、以視江河、則稊米之于太倉也、

觀者尚勿蠡測之、

一身體全藉土水氣火四元行會合而成與乾竺氏四大之說頗同原屬自立之體而聲音等皆依賴者所謂雖無其自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自也則自立之于依賴貴賤先後昭昭矣故首身體而聲音等次之、

一性情類性乃人之內體模與肉身合并爲一曰靈性又名靈魂其記明愛三司西國名亞尼瑪人兼生覺二魂而異于禽獸草木者是已情則喜怒

哀樂羞懼愛惡等、全憑人身血分發揚顯著者、然靈魂全在全體、亦分在各體、如七情無性、爲之運用、情亦稿而不靈矣、又人歿後、肉體既化、七情無依、咸歸消滅、獨此靈性烱然獨存、倘死者復生、則此肉身仍與靈性復合、與未死同、別有專書備論、

聲音之作、繇氣而生、如兩物相擊、或相激、中間無氣、必不能成聲、蒙莊論地人諸籟歸之噫氣、可證已、惟諸天層累相包、氣無容處、亦無緣成聲矣、人開肺以受氣、閉肺以出氣、道經喉管、如笙中之簧、

聲音出焉、亦有專論、

一飲食乃生人所必需、上分精華、用以滋益骨髓、長養肌膚、其爲利益、眞須臾離之不得者、若三化失宜、饜飫無節、則益之而反以損、不與疾病期而自至焉、故次疾病于飲食後、以明生人之患、中于陰陽者猶少、中于人道者反多、則口腹嗜慾間宜何如調拌矣、

一物理諸類、不便條分、故總彙爲一、夫物亦屬自立、理亦屬依賴者、天下有一物始有一物之理、物之

不存理將安附先儒謂太極之理能生兩儀四象恐理斷不能以已之所無施于物以爲有也利西泰著論數千言極辯之茲不具載

一動植二物從來類書者多先植而後動殊失倫次按人于天地間爲最貴全其生覺靈三魂動物得生覺二分植物不過分生魂之一是得二貴于得一也故先動而後植焉人慎無自失其貴甘與動植等同類而共稱也于格物思過半矣

珠船生述言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僉鐫訂閱姓氏于後

極西龍華民
湯若望
羅雅谷
共訂

耶蘇會中同學

星源程廷瑞
古絳楊文章
重梓

斐錄答彙目次

卷上

天象類 計十四條

風雨類 計十三條

下火類 計十六條

水行類 計二十六條

身體類 計三十六條

卷下

性情類 計三十條

聲音類 計十九條

飲食類 計九條

疾病類 計二十一條

物理類 計八條

動物類 計十七條

植物類 計八條

斐錄答彙卷上

極西高一志譯授

東萊畢拱辰刪潤

雲間陳子階

古鄂楊之華同較

天象類

問天體凝晶無色、視之如實有青色者何、

答、天體無際、距人目極遠、中間所包諸天、遍透之體、叢累不一、以故所見之色、如黑黯然、又乞政諸光

可透天體、輝映其中、其色如青、又空中濕氣蒙氣、能擊人目、濕氣水類、水色爲青、人之視天、非能見天體也、見空中物像、如在水中、亦成青色、然而實非真色、乃人目之見界所成也、

問、人從天頂上觀天、覺近、從旁觀之、覺遠者何、

答、人目直視天頂、空中無物障隔、天盡在目中、故似近、四旁觀之、則目從地面平過、有物隔絶、故似遠、其實平等如一、無遠近也、

問、日始出影甚長、升愈高影愈短者何、

答、日出時、光輝照射無碍、恒與地面平行、以至于無窮盡、故影長、若升漸高、必漸遇碍、而與地平爲角、故升愈高、碍愈增、其角愈直、影因之短、至天頂則悉無影矣、

問、日月星宿光影、望之似顫動者何、

答、空中多有微塵及濕氣、上下左右飛動不定、以致光影有顫動像、遠傳目界、而實非也、

問、日月爲渾圓形、人見之如平面者何、

答、日月距人甚遠、目司不能分其勢、故不覺其渾與

平也、如繪物者、于平板上點染異色、則或見圓或見高低深淺、種種不一、如將不平物加之一色、置於遠處、無不見平矣、

問、日直下時、不能生火、退光時反生火者何、

荅、退光必用火鏡等器對日、而其退光聚于一點中、蓋日直照、則光力偏散、退聚時、其力必專而大、故火易然也、

問、地居天中、止如一點、四方距天寧有近遠、今日星在地平、見大、在天頂見小者何、

答、近地氣濁、天頂氣清、人就地平視日星、多爲濁氣所掩映、光反覺大、若直視天頂、雖有地上之氣、然氣薄而光閃爍、故日星覺小矣、如置物水中、視之必大、水雖清徹、因其厚密、亦有隔礙、致物傳像時倍覺開大、故見之尤大於常也、又如眼鏡照物、物必差大、眼鏡厚則物更大耳、蓋物體傳至吾目、若中間有物、必因物之勢以成像、而吾目中所見亦因之、

問、人晝居井底、能見星宿、在井上反不見者何、

答、日之大光、克塞空際、目力爲光所奪、故不能見星之小光、入井底、則目不受日光之映射、視頂上諸星之光、與夜時無異矣、

問、雨雪晴後、視諸星更明而大者何、

答、雨雪後、空際餘有濕氣或濛氣、其形如水、水中觀物、倍于尋常、故星像入目更大而亮也、試觀日星晨出昏入、更大于在天頂時、亦爲濛濕之氣所映故也、

問、熱冷着物、作者雖去而猶存、光則不然、如太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照生光生熱甘隱光滅而所生之熱猶存者何

答熱冷等情入物之體光不過在物之皮而已入物體者作者雖去實未去其所入之情故冷熱尚存光之在物原未透入其體故作者既去而其情亦與之俱去也

問日曬蠟變白曬人變黑者何

答人經日曬其血爲炎氣所薰炙漸就乾結斯愈黑矣日曬蠟蠟中所藏蜜液漸歸融化蠟愈純色愈白矣

問日照泥則硬照蝸則軟者何

荅日之熱力透入泥內必抽其液而化之泥無液必乾故硬蝸中所懷之液如油蜜而甚粘非日力所能化惟從其內體召之于外四散潤發漸致于軟也

問月望時魚虫及卉木甚盛異于他時者何

荅月主陰氣望時光盈則其所生之陰氣必盛魚虫樹木等屬陰物從其類月望時不能不盈盛也西國智者於治疾及栽植稼穡等事無不察月之勢

以施其功焉、

問冬時日出比深夜更寒者何、

答冬時日出之寒其故有三、一則因日入地平已久、止照地下面故陵晨地寒比深夜爲甚、二因晨早多降霜露其氣凜冽、亦致地及地上之氣作寒、三因日出時恒多起風、風氣亦能生寒也、

風雨類

問日出時風或息或長者何、

答風乃土水濁氣所噓而成、如氣分寡、則日能起而化之、故風或息、氣分多、則反受日之力、風因之更發揚矣、

問風雨當交作時、雨下而風忽息者何、

答土水之氣、上騰成風、理之常也、如氣多濕分、又爲日所蒸晒、遂變而爲雨、此時風已失其相挾之情、故雨施而風息也、

問雨時見泡起必爲雨兆者何

答水中之泡繇重濁之氣而成蓋雨下注時水必退開意含所着外氣遂成泡形如先下之雨重濁則驗空中濕氣猶多後必大雨若雨無泡則知所降輕清空中濕氣無幾不足致大雨矣

問空中無風人意行時或變風而逆人者何

答氣塡塞空際人當趨走時必衝動周圍之氣而强闢之氣被撞逐必思動而反其原所似覺變風逆人耳

問、南風吹時、獵犬不能嗅禽獸之跡者何、

答、風從南來者必濕而重、吹拂地面、因而掃散禽獸所留之跡、若他方之風、既乾而輕、即更高掃空際獵犬嗅迹追逐、百不失一矣、詳動物類

問、夏雨後、日照熱氣甚於雨前者何、

答、空中之氣、因雨而加濕濁、復受日光薰炙、則更深更固、熱氣奮烈、必甚于雨前時、

問、每日子午二時、空際槩靜者何、

答、日初出時、地上水土之氣亦起、故空際之氣無不

動焉、日至午、陽光直射、熱力更大、土水之氣、悉就
晞化、而空際之氣消矣、至子時亦然、日落時、所發
風氣、至半夜遂息、空際仍靜不動、是子午槩靜之
故也、

問、南風吹時、人體痿弱、北風反更强者何、

答、南風煖而濕、能召散人體內之熱、或塡塞血氣所
流脉道、故力多倦弱、北風乾冷、逼圍人體內之火
不使渙散、故脉道開張、血氣流通、其力不能不强
健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北風時人易饑而喜食、南風則反是者何、

答、人以脾健受食、南風主熱、熱則脾倦、多不喜食、北風既冷、人之内火收斂更强、食物在脾速於消化、故易饑而喜食也、

問、日熱於風、不如風乾物之速者何、

答、物之不乾、緣有濕氣、風質乾熱、能攝物周圍之濕氣、濕去則乾矣、日雖熱、止灼物一面、不能一時消其濕氣、反遜風乾物之速也、

問、迅雷能致人死、或聾狂者何、

20

荅雷聲發作凡耳邊周圍之氣無不震動耳司雖細未有不緣之動者腦府本靜遽爾震動遂致神亂而狂或神脫而死耳

問雪必成六角形者何

荅雪體即雨雨遇寒氣結而成雪雨點體圓變雪豈易其體但當變結時從周圍趨斂於中心周圍既薄遂平開六角形用以自存故也體圓中心必厚故更聚不裂爲六角之根耳此論亘古已然近世之士以爲未確云雪開六角形是雪性所原自取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者、如樹木花卉等各具有定形、難容想議也 詳水法或問

問、冬時晴更寒、陰更煖者何、

答、熱繇濕生、寒繇乾生、天晴則乾、故能生寒、陰則空際悉成濕雲、濕則不甚寒矣、又曰、風生寒、天陰則無風、蓋風質變爲雲也、

21

斐錄答彙　卷

典

下火類

問、火炎上時、其首尖微、其體寬厚者何、

答、凡料質所燃之火本濁、當焰發時、體之清者必居其上、稍濁者次之、更濁者又次之、故致成尖微寬厚之形也、

問、取火於石、必擊其角、而不擊中體者何、

答、角上之氣微薄、一擊之易熱而燃、又角有一定之處可擊、中體則反是矣、

問、火性炎上、擊石取火、火多垂下者何、

荅凡人持鐮擊石取火必强逐之使下又其火不純多帶濁氣或帶石內微埃故光必垂下而不上冲非失其炎上之常也

問火熛焚爇其焰不如炭火炭火又不如鐵火者何

荅火因其所著之料質以施其力料質凝結堅確則火透之雖遲而附之甚久其施力更速且烈也若料質彖脆輕薄者火入之雖速出之亦甚易燃物之勢反爲劣弱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火在陽不若在陰之久存者何

答陰氣本涼能圍火性之內熱不使四散陽氣既熱反能引熱氣外散散則火自不能久存矣

問炭熾時洒以水更烈者何

答炭中之火微灑涼水以敵其氣火氣畧退隨出而敵水其力必倍故更覺其烈如人病熱時沃以冷水發熱反甚其理同也

問二燈上下並然下者忽滅烟近于上旋即然著者何

荅、滅燈之烟、亦爲濁氣、其內原有養火之質、一遇所然之火、未有不速著者矣、

問、火藥在銃、始着卽震烈發響者何、

荅、火藥中有黃炭硝三種、硝性甚冷、黃得炭着火、火反其性、冷甚實火甚虛、一分硝能變火廣闊爲百分、銃管不能容而迸出、必速招外氣、因力猛而爆聲大也、

問、鹽投火中、作響者何、

荅、鹽性雖熱、中含濕氣、投入火中、火攻其濕、變而爲

風風不能含藏必强破其圍而出因之致響也

問微鹽投大火中不炸者何

答幾何之鹽不能當大火之猛力遂速滅而無暇爆烈若遇小火力微所含濕氣猶可暫敵因炸而作聲矣

問人向大火汗寡小火汗多者何

答火雖能召濕氣然過于猛烈反致內濕乾結皮遂塞其汗流之孔若小火則漸漸啓開皮孔引其濕氣而汗流必多也

問、地潑膏油、遇火燃烈、以水沃之、未滅以沙石及布衣等撲之、乃滅者何、

苔、膏油甚濃肥、且甚熱而結黏、一經火燃、沃之以水、反藉爲薪、而熱更猛烈、惟撲以硬滯乾實之物、乃可息其上炎之勢也、

問、銅器燃着傷物、輕而易瘳、鐵器則反是者何、

苔、銅質鬆而軟、燃時火力不深不烈、或著體膚、其傷不深、故易瘳、鐵質面密而硬、燃時深受火力、所致之傷深而難瘳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高山之頂、恒古爲雪所掩、而山腰及脚、多噴火星火烟者何、

答、高山遠於氣下域之煖、而入于中域之寒、故恒有積雪也、又高山腹内多巨洞、容受熱燥之氣、是氣爲頂雪之寒氣所逼、鬱易至燃着、而噴火星濁烟等物也、

問、焚香灰中、則久而遠聞、焚之火、則易滅、而氣反劣者何、

答、灰力不甚燥烈、焚香時、其力漸透于香、清氣徐徐

噴出因能从存而遠傳若火力巨猛香質微弱勢不相敵香必速爍不能久存遠聞之香氣反遜也

問凡物或動或相擊易熱且燃者何

答物相撞擊中間氣被迫逼遂成清薄薄則易熱熱則易燃併燃及左右諸物也是知物愈堅硬者愈易熱而速生火如鋼速於鐵鐵速於石石遠於竹木是已

水行類

問、水泉有新湧者、有舊涸者何、

答、泉或在林中、爲木所抱、以受其滋、故淺者竭而深者出、或值地震山崩築則舊時泉脈淤塞或他水適至而成新泉焉、

問、湯泉恒苦或鹹者何、

答、湯泉發源、多近硫黃及硝礬諸物之地、因沾其熱氣、及其原味、故苦與鹹、湯泉不能不受變也、

問、水泡上面必圓者何、

苔泡形半球也、萬形之性本圓、故水含氣於內亦必成圓形、政所以順其性而固其體也、試洒水灰塵中點滴悉成圓象、足爲水圓之証矣、

問地有潛泉、以法驗之而得者何、

苔、欲驗地有潛泉、其法有三、一、樹木必茂密蓊鬱、其於他處、二、掘一地窖、日出時入其中、視地上一縷薄氣直冲而上、水脉之氣也、三、城市中氣不能見、或掘地三尺、用木搘銅盤、其中覆以草、越日視盤底有水、欲滴、或晚夕置乾綿于地面、以盆覆之、晨

見濕氣沁入、此泉脉也、詳水法或問

問、水氣欝閉既久、或乍出地竅、及深室中能害人物者何、

荅、氣與水久閉不動、必致朽敗、釀毒最深、始出時人物染之多疫、故地震山崩、緣地内欝結之氣、衝突而出、震後每多疫疾也、又有地竅恒發毒氣者、所經過鳥獸多死、但其中或止毒鳥獸而不毒人、或毒人不毒鳥獸、蹂人物氣禀各異故也、

問、海中河邊石形、槩圓者何、

苔河海中石豈有槩圓之理但諸石面被浪衝激徧磨去其稜角多成圓狀然遠望之似圓切視之蓋有千萬其形者

問海發浪時上反無風或海浪與上風相逆者何

苔海水四面接連其一面被風擊鼓自能遞傳漸動相接之水以至于遠若空中之風多有阻碍因其輕細易進易退左右分散不能遍行至遠海水濶厚粗重一受大風之動洪濤排激遍至風反不能至也久漂洋者每見海浪與上吹之風相逆預推

將來之風爲趨避之防焉、

問海水粗厚于江河之水人見之更明于他水者何、

荅海水多肥濁如油油性視諸水倍亮況海水耶海水既厚偏得容受諸光之照而退入人目更見其亮矣試取玻璃水晶等可驗也若他水之清細者不然且江河之水多帶土泥恒見渾濁不若海水之亮也、

問海水較江河之水更煖者何、

荅海本巨浸終古爲日光所曬多生乾熱之氣因鹹而厚濁如油是氣既流通于水體故水常覺煖不若江河水清易受寒氣也夫江河之水易凍結而海水不然浴于海水者易乾而他水不然豈非以乾熱故乎

問海水靜時近視之色白動時視之更青者何荅海水靜時爲日光所照射而目力因透之透光者必如白色若動時日光與人目不能透照因見青黑色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掘井海岸、先湧必甘、後湧必鹹者何、

答、先湧之水、因流於近地石沙之間、必磨滌而爲清甘、既乏之竭、地孔已開、其繼流者乃是海水、必鹹而不能變爲甘矣、

問、凡江河皆入海、而不能改海水之鹹者何、

答、天下江河雖衆、一入海、僅涓滴耳、涓滴何力之有、更爲日所暄蒸、不惟不能改海之鹹、且受變于海、夫潤下作鹹、物性之常、如人飲淡水而溺、其味成鹹、海爲衆水歸墟、鹹乃性使然也、

問海水甚鹹而海氣成雨恒多甘霖者何、

答海水濁雜多懷燥氣全繇鹹鹵日照射時惟挹水之清微蒸之成氣氣冲空際結雲施雨夫海雲既繇海水之清而生其所施雨亦無不清且甘矣以此知日止挹海水之清者其所遺之水無不濁雜因鹹鹵也、

問海面之水多鹹于海底之水者何、

答海面終古爲日所薰蒸則清氣渙散濁氣凝聚因致其鹵鹹且煖也海底之水近取土氣遠避日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故甘而且涼、井水亦然、

問、海水不可飲、甑之取露即可飲者何、

答、海水鹹鹵、自不堪飲、以甑取其露者、蓋其重濁下潤則鹹輕清上升則淡也、且中含土分乾氣、以火力攻之、或散落于底、因清甘可飲矣、

問、海水滅火、不若他水之易者何、

答、海水多懷乾黏濁氣、如膏油然、此氣近火尤易燃而撲滅也、夫炎上流下、自是互制之理、今撒鹽火着、而反保存之、若泉水更冷且清、故易于透火體

中、輙助其燄、因潤下之勢弱、炎上之勢盛、不能相敵、而反其常耳、

問、鹽投海水、其化速於甘水者何、

答、鹽煑海而成、其性味相近、如母子然、以鹹化鹹、故易而速、若甘水則於鹽性相逆、以淡化鹹、故視海水爲遲也、

問、近海岸之水、更甘者何、

答、近岸之水恒動、而演流滌蕩于沙石中、必更清洌、因失其原味之鹹矣、試觀溪水、更清於井水、因其

恒流動激故也、

問、水值石灰朽木等物、能自下潤上者何、

答、水性雖就下、而能旁潤、遇乾鬆之物、尤易滲入、石灰朽木等、乾而且鬆、易吸水致上行也、凡物有相拇相從之性、日月拇氣、北辰拇磁石、磁石拇鐵、琥珀拇芥、腐木能拇水、性使然也、

問、器貯冷水潑地、比熱水更響者何、

答、水之冷者、未失其潤下之性、故一潑即趨下、響乃大也、熱水經火烹煎、已感炎上之情、逆其就下之

性故潑地遲下、作嚮亦微耳、

問冷水滴地而跳、遠於熱水者何、

答冷水濁厚且重、滴落時爲地所敵、因愈退而更遠跳、熱水清細且輕、滴時地與之爲敵、雖跳亦不能遠也、

問濃液沸時必濺、水獨不濺者何、

答濃液如膏油等物、遇火煎烹、必爭敵而不容熱之通透、則熱遲而久聚、若强攻之、熱性上行而散、必發而爲濺也、水之體薄而清稀、火畧攻、燃易於通

透熱性易入易出何濺之有

問湯之熱者置之陽處易涼置之陰處則不然者何

答陽處既煖能招物內熱氣而引之外散若陰處多爲涼氣所搏圍逼乎物而不使其熱氣外散矣孫是知冬月人之內火甚於夏月故克化之功更清更速而體更健壯也

問水方熱撥動則涼火方熱撥動更烈者何

答水動必開而薄易受外氣之攻因失其熱而復其

冷性、若火、其所生濁煩、或多鬱塞、一經撥動、體鬆氣透、外風入之、因更燃烈矣、然火或動或煽、太急過宜、又未免熄滅、一因其動悉遂成薄微、一因外氣凉濕、密換密攻、竟至熄滅已、

問、將黃蠟作空毬、或土器、封其口、浸海水、久之中得水必淡者何、

答、黃蠟、土器、必有微細孔竅、海水之清而細者、漸滲入之、器中之水既清、濁者無繇可入、故味淡而不鹹也、

問冬日之水煎以大火少沸夏日之水煎以小火輙大沸者何、

答、水之滚沸全受火力、始能發泡、水於冬時外氣嚴寒能攻敵火力而使之舒故少見沸、夏時外氣炎熱愈能添助火力、故水易成泡也

身體類

問小兒七月而生能存八月反不能者何

答兒在母腹每月有相應之星主之首月主星二月木星三月火星四月太陽五月金星六月水星七月太陰八月復應土星九月復應木星土星之情主令乃不順之氣故生於八月者因土星施毒多致殀傷在七月反能育也其八月生而存者惟西國厄日多國屢見之

問人胎生必一生二三者寡即有多孩而不育他

類不然者何、

答人性清貴難成故一祇生一、他類性體卑濁結胎甚易所生必多又人所度精氣清則必寡不能生多生多者精氣旁分所生必蕃多致殀傷他類所度精氣豐而且泛生恒多且能久存也又人壽長故生一、他類壽短故生多以補其數之不足若象馬牛之類壽亦長以生惟一故、

問凡人呼吸之氣必均者何、

答呼以出內之熱氣、一出無可再出、必吸外之凉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入方可復呼吸乃納外之凉氣入內外氣始入不能再進他氣必待內氣呼出方可復吸此所以無疾遲而必均也

問人髮前多早落後反遲落者何

荅頭頂之骨軟薄於前而厚硬於後故髮生于前者淺而乏滋液因易落頂後之髮根深而牢故未易落也又頂前有眼耳鼻舌諸司恒多濕氣視後爲熱人過壯年濕氣消乏故前髮易落若頂後則濕氣不消恒見遲落矣

問、人毛髮老則變白、腋毛獨不變者何、

答、腋處甚熱、其毛竅視諸體爲稍寬、內之濕氣與血液、惟此處易達、恒化成汗而陰潤之、故未易變黑爲白耳、

問、人有年未老鬚髮頓白者何、

答、人偶值憂患驚怖則其熱氣與血趨拔其心、遂棄外歸內、濕氣散失、而熱與血之和遂敗、以致鬚髮易白也、

問、人髮受擊易傷、或致死、與他體異者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答髮骨脆軟其大筋與腦相通受擊則痛徹於腦腦爲一身之主其體最弱受傷則主動蓋血氣結聚處率易致死耳

問人面被擊其發火光倍捷於他體者何

答面爲五司之總屬血氣悉凝聚於此如火之炎上者然被擊時諸血氣盡奔救乎面相挾逆燃加兩石相擊其火光易灼爍也

問人引食之道異於引氣之道乃多食則氣道滯塞者何

荅二道雖殊而甚切近人過飽則塡塞食道而氣道受其逼狹斯併阻其呼吸之常矣

問氣從口出纔分大小而冷熱頓異者何

荅凡氣必熱隨口所發原無二情但小口吹之則衝開周圍之氣而成冷大口發出則勢旺而他氣不能敵阻故覺其熱

問外司各專其業易於困倦必借寐以補之若養育之內司晝夜習業而竟不倦者何養育者人身資精血以滋養也

荅諸外司之務業期各成功必賴此血氣乃血氣之

體質微薄易散故外司用力過勞每借寢寐得新氣以復元力若養育內司其所須血氣自能生生不已不必取給於外來之血氣故無疲倦而不假寢寐以息之也

問近視人能書小字讀細書目力似大而反不能遠視者何

答目乾則見物小目濕則見物大故能寫小字讀細書試觀物在水中水多則見大水少則見小目汁如水近視之目見大其汁多也又目有水晶小球

常在睛前故能遠視若不在前而近於睛之中心則不能遠視矣

問耳目左右强弱不異而手足右必强於左者何

荅人具雙耳雙目不待教習初生時便習聞習視左右無分强弱若手足運動多係於習始有左弱右强之殊又凡具魂者之動自右而起緣肝在右邊其血甚熱故筋脉强健運動較左爲便耳

問人流淚後更能細切視物者何

荅人内濕甚濁其流液能鈍目力而蔽目明今既啓

其涕洟之路則濁液乘之而出塞者闢目司必倍加明也

問矇瞽人至老髮落必遲者何

答腦府性濕濕氣多繇目竅流出瞽者孔道塞而不通其餘濕多凝注而徧散於頭之圍皮能滋潤其髮因不易落蓋髮之落繇於頭之乏濕而乾故耳

問人牙齒密多壽牙齒踈多夭者何

答凡項骨厚其牙齒必寡而踈蓋骨厚則腦府所生濕氣無繇可出腦因之速腐并致一身易壞也頂

骨薄其牙齒必縣而密蓋骨薄則腦府濕氣得便路透出腦體保固必致全體久存而壽者居多矣、

試觀濕物不迎風不交外氣者必壞其明驗也、

問噴嚏多爲神爽之驗者何、

答人體中有濕冷之氣或處其盛必不服內火之攻則停注乎內而生疾若不盛而受內火之力則化而發散時致噴嚏精神爲之爽暢矣、

問凡噴嚏不一而止者何、

答噴嚏乃濁氣閉塞腦府呼吸之孔內有積熱逆逼

欲出、遂奮力作聲、一次濁氣未能盡洩、故重噴之、

方止也、

問人仰觀日光、即噴嚏者何、

荅人目對日光、則內之熱氣溢而急出、必招升噴嚏、

如人搖撼鼻孔、使內氣發洩於外、遂迸出作嚮聲

矣、

問凡人呃逆時、一聞奇詫事輒止者何、

荅呃逆因氣不順也、逆中得逆事、必致驚詫、則擊動

其心、而四體之血氣急趨內挾、故逆反得順、呃逆

39

頤止也、

問人物之皮受傷毛落或不復生或生而更自更細者何、

答毛不復生因肉受傷時已失血寢及滋潤之液故毛無繇達其受傷之肉不復原色者因失其和養潤液倘復生毛必不如前其肉不復得原性故也、

又受傷之皮復合必結而硬其毛自細軟不能通寢復生他類毛硬猶可復生視人爲異耳、

問人寒凍漸就小炙則煖逾近大火則痛者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荅、人體寒凍、冷氣必深入其中、若以微火徐勝其冷、不覺旋温、若逼以大火、急欲勝之、則寒熱兩相敵而成變、焉得不痛乎、

問、人物溺水、厥初沉後浮者何、

荅、人物初溺時、水盡滅其身中之熱、故體重而沉、其後水透入內體而脹、醞成空氣、水不能藏氣、故體輕而上浮也、

問、椒芥辛氣觸人鼻、即嚏者何、

荅、鼻內恒多細脈、脈內多藏清氣、芥椒等物性甚辛

辣氣入鼻內其氣便熱熱則透其竅而逛出不能不致嗅矣

問人浴冷水則先寒後熱浴熱水則先熱後寒者何

答人浴冷水必結澁其身之外膚使內熱鬱屈不出及冷水去而內熱湧發故致身熱浴於熱水則能開通體之孔竅招出內熱內熱既發散於外身體自覺清涼也

問人居暑地多弱居寒地多强者何

荅、凡人性熱者、自強、居煖地、則勇敢之氣、因外熱招散人之內熱、而使之乾、故內力乏滋、身多脆弱、居寒地者、原有勇敢之氣、因外寒圍逼人之內熱聚而自養、故其力反倍也、試觀人在夏日多弱、冬日多強、可爲一証、

問、人行走時、腿之中分更覺倦勞者何、

荅、凡物之長者、其中分遠離兩端、乃兩端之力、必併於中分、人大腿中分、平離於兩端間、行走時、一體之動、總擔於此、故更見倦勞矣、試以長木荷重、力

在兩端、倘木斷、則必在中分、亦因兩端之力畢聚于此故耳、

問、人搖動空手、苦於不空之手者何、

荅、手空則無所憑據、搖運時費力居多、易於倦倦若手握持一物、有所據以用其力、乃久運而不知倦矣、

問、冬月諸體畏寒、而面獨否者何、

荅、人面恒露於外、習慣迎風、即值嚴寒、不覺甚苦、況面又五外司之座、爲周身血氣所會聚、血能招集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衆熱之氣故能敵外寒之侵異於各體也、

問人冬日手背與足底更寒者何、

荅手足在人一則因離隔於心血之火二則因筋皮多而肉寡故二處更覺其寒又手背寒於手掌者亦因掌多肉而背多筋故肉熱而筋冷也若足底之寒繇底皮屬土且切近於土侵之以極冷之氣也試觀夏日之足底甚熱因所踵之土亦熱故耳

問人居赤道極北者毛髮軟細而赤道下之人反粗硬者何、

苔赤道下之地太陽直射炎熱爲甚着人身體則攻侵其內汁汁之清細者化散乎外而粗濁者不能發散被熱蒸炙成汗故皮多乾燥不潤毛髮因之硬粗矣近北之地風氣嚴寒身之汗與血從內漸布於皮膚以潤澤之故所生之毛髮潤且細也凡各方之顏色亦然

問人甚寒時色必青黑者何

苔人感寒則血必凝結不能榮養肌膚因而色變青黑然老年人亦有之以血不能華色故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腋脅之間他人偶觸之必痒而驚自觸之則否者何

答腋脅乃肢體隱僻處竅脉內通膚理細薄他人出不意觸之自生驚痒若已則心手相應輕重自知不覺其痒且驚也

問人之毛髮年久變白禽獸不變者何

答禽獸年年毳毛其生世多不永故罕見其毛之變人之毛髮不常毳落且閱世長久故恒見其變黑爲白與禽獸異耳

問、人撫摩四體、能使肌膚筋力倍長者何、

答、肌膚撫摩、則能生熱、熱則毛孔悉開、血氣充滿、并先藏之邪俱出矣、邪出氣充、則肉自豐潤、力自強勝也、

問、人居高山亢地、多遲老、居卑濕、多速老者何、

答、人具四行以成體、老則身已腐敗矣、凡物動者必難腐敗、靜者反是、故水與氣恒動者必清而不朽、恒靜者必濁而易敗、高亢之地、氣水常變而清、人居之食之、偏得其清、故其老遲、卑濕之地、氣水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靜而濁人居之食之無不被染故其老也速、

斐錄荅漢上卷終

斐錄答彙跋

古有所謂照世杯者凡寓形之物雖大如崙彌細如葶藶多如恒沙無不悉攝日林國有所謂石鏡者舉其光輪可照數大部

洲人之智等千百而層纍上下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是亦不病不知也然格物者在致其知又曰知至至之是亦不病全知也總此天地人之理耳盲

者鑰之盤之卽知者亦管之蠡之烏足以盡其致而槩其凡也

而泰西方之學如天如水可謂測無剩巧筭無遺數

中國聖人亦旣乘而用之卜屢

纏餘襄我授時之政即姬遠鏡

諸諸畢

禁籞中亦復取驗不遺餉郎畢

君湖目故具夙惠向堅臥東山

時好讀世所不見書秘笈累累

食寢其下鑒度以後固所厭聞
而精於天學嘗叅以西士之說
咲炙輙之謬誃燕署牙籌之暇即
與龍精華輩往復劇談或塵影
與燈花俱落復得高君所爲荅

問諸欵凡所舉似無不切理近
情以爲聞所未聞秘之巾箱及
較宣膚士馬凡十二萬有奇仰
秣待哺復值屯匱運遭之時筭
鞭不釋手唱籌不離耳玉照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姿爲之臛削漸致飽騰起色小
有暇日夏木圍署流水鳴堦輒
取荅問舊譯爲之竄其鄙僿析
其疑義釐其陰陶帝虎之失而
又名以斐錄例其大凡別以義

序

類無非欲人之疾讀而遄觧之也夫喻指非馬非不辨也然不免我自作觧更索觧人不得斐錄之問皆俚近非隱僻以爲索荅皆切實非潭奥以待悟是亦

布帛菽粟之義而有資乎身心性命之理故貝葉西毒其說可廢而此眼前學問豈異端惑人者之所爲也小可以闢拓乎聰明而傳物以深務大可以洗伐

乎泥滯而達知以行仁高君今
何處當爲問腦中濕幾何其見
物輒印如是如是
嘗
崇禎丙子春王正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州梁雲搆匠先甫題於宣德小麒麟閣

斐錄答彙卷下

極西高一志譯授

東萊畢拱辰𤓰潤

雲間陳于階

古鄂楊之華同較

性情類

問小兒脫母腹即哭者何

答人移易居處未即寧貼況兒在母腹胞胎甚煖始脫時迎外氣之冷必覺變常而不順因而啼哭試

畧之使煖輒安然無聲矣、

問孩早智其命多夭者何

答、孩之稟氣甚濕濕氣既重、心充滿腦府、而塞血氣之道故諸内司不能明其事、即明亦遲、孩之智遲、理當然也、早智者、必聰其腦府濕寡乾多、濕日消、乾益日長、未多年而稟質失和、因而隕命、或敗明德之功、故少時智者後反愚也、

問老年與孩幼記憶益難久存者何、

答、記憶之善、係於腦質之平和、老者之腦甚乾、物像

難入即印之難於久存故難記易忘孩年之腦甚濕如水物像雖易入一印又易於漏散故亦不能久存也、

問司覺與司記金居腦中而共一全存其一毀敗又一易覺一難記或一易記一難覺者何、

答覺記二司雖并屬於人物之腦然其所居之室各得腦中一隅覺居腦前記居腦後覺所居之室乾寧欲多濕以受物像記所居之室濕寧欲多乾以存物像其質勢不等則其或毀或存或難或易自

有不侔者矣、

問、聰頴人其記緊弱而速、記人反遲於明者何、

答、人之聰明係於內覺聰頴人內覺所坐之質清濕、物像入而不堅、故司記反遜也、是質惟乾方能存像永久、因資含記之功、然又以乾而碍速明之靈、倘使內覺之司得其質之少濕、含記之司得其質之少乾、於是司明司記之功、可兼而有之矣

問、人見聞日繁而含記所存反寡者何、

答、凡人所見聞之事、物必生其像、而像或不受含於

記府、或受含時未深獲其相應之質、故物像輕觸於耳目、其印於記府者淺而不真、易於散忘也、

問、人於晨所記易存、至午或晚不然者何、

答、凌晨時、人之血氣正清、未交接於物、故物像猶寡、所記易存、至午及晚時、所交接已受之物像、衆多而溷雜、則其所記者易漏泄而忘矣、是知孩童腦質雖濕、因接物像猶寡、亦有記含之善資也、

問、凡人有所愛及所憂多記憶不忘者何、

答、凡人所愛、必內情與外物相愜、故眷戀注想、易於

永記所不愛者未免易忘耳多憂之人其用心必周密圖維籌畫因而含容物像深入眞切亦多記不忘也

問人寐時自然無主見無心權而辯論酧荅不爽者何

荅人寐時雖瞑然罔覺然記含司內所新收之物像浮動而外出故有辯論等情然與明悟之司不相涉也豈有主見與心權哉

問人夜不成寐其記憶更弱者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答、夜寐所以息晝之勞、既息、則內司不疲而神清、故能記憶、如醒而不寐、則內司困憊、外司煩亂、神不清而所記安得不翳乎、

問、聰明之人、多忿懥者何、

答、人而聰穎明達、物理及所宜行之事、一值人物不如已、或不明物理、或不勤於所事、自無不忿懥者、反倍於不聰穎之人也、

問、人怒則面紅、如火上炎者何、

答、怒情以黃液爲根、黃液一發、卽火動而圍心之血

氣若燃火奮烈直冲首上其清者從目之亮體發出遂致騰上爲炎火之勢焉

闘人羞赧耳紅怒則目紅者何

答羞自外至必現於面人羞時內血必趨拂夫面之惡惟目不忍恥故閉塞而不視目中血氣遂急退後而注於近值之耳位矣怒則情從內發血氣直冲乎上而繇所值之明門倍先顯著是目之所繇紅也

問凡人怒時體不覺寒者何

答、怒情從心發血、而布散於外體、故面多發紅、血爲熱氣之廉、外體既熱、易禦外寒、故不見寒矣、凡怒人、以冷水潑之、其怒頓息、因外血遇冷、其熱必退而潛藏也、

問、人當恐怖時、多顫、而手與膝更甚者何、

答、恐怖之時、必揮血及熱氣於內、則外體無壯力可恃、而顫動形焉、若手膝益須血氣以爲運動之主血氣缺乏之、不能不倍爲顫動矣、

問、恐怖時、血與熱氣歸內、是矣、乃心亦緣之顫動

者何、

答、心者盛血之庫也、凡人懼時、血忽趨內而入心之庫多入則不能容、故心容動以還之、而顫動所不免焉、

問、人羞則面紅、懼則面青者何、

答、羞情必呈於面、人羞時、或掩面、或避面、乃面被羞攻迫、而血忽抹之、故易紅也、若懼情則惕于心、懼發心迫、血氣忽往護之、因捨諸體而使其搥顫色青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人勞疲後睡必甘熟者何、

答、人物之力、悉憑血氣而生、過勞則血氣耗散、諸內外司無力運動、必須靜以息之、使諸血氣各補完足、故酣睡異於常也、

問、人臥睡多發汗者何、

答、人當寐時、內火更甚、克化之功善於寤時、濕氣之多、從內表外、故致多汗、若表外時無所滯阻、即散而不汗、一滯阻則汗生矣、

問、凡人寢寐、多喜鞠身者何、

答人之五內無不欲相親相挨者鞠身而寐適順其相親相挨之性而全體得其養也、

問凡人寢壓右脅則安左脅則不安者何、

答心府居左人寢時左脅向下心必見壓所發血氣不能流通以澤四體故寢而易醒右脅向下則心府及諸繇心之脉絡皆寬舒而血氣徧發四體潤澤自得安眠也、

問人以手撫摩四體易致酣睡者何、

答撫摩久則易動熱能引血氣上升流於腦府腦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多氣、反致諸司道寒而生睡也、又人經撫摩、必生暢悅、悅則諸司咸置其本務而內息、睡之酣職是故耳、

問人夢中所見聞、醒後多不記憶者何、

答、人當睡時、外司皆因外物之像、輕擊內覺司、而淺印其中、則易於漏泄、或爲日來之他像所覆蔽、故寤時多忘也、

問、犬光與外竅能使人欲寢者何、

苔犬光照映與羣聲喧囂時諸外司專務於外觸動內司一槩發揚而諸竅俱開雖胃發濕氣冲至腦府不能遏塞故多竊若深黑與靜默之時反是其致竅特易也

問人見他人痛傷泣下已亦隨之者何

苔人之性情相應感而隨通故他人所遭無異已遭見人痛傷不期而泪自墮是性情所必至也下至異類亦然況人乎

問人無不欲自全其生命今有甘非命以至死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何、

答、貪生惡死、人情也、或事值拂逆、情窮勢迫、無可逃避、鬱迫之極、智昏氣餒、不暇審究可否、則命雖重於諸物、反以所遭之患爲更重、其趨死更樂於生也、

問、凡人有果敢膽略、其身體必堅壯者何、

答、果敢膽略、皆從血氣之盛得之、懼怖萎懦、血氣之乏也、血氣盛則體必堅壯、而果敢膽略裕如矣、故男堅於女、子長壯于孩穉、並是理也、

問、靈司記憶人各殊稟、或通國人皆善忘、如得辣齊亞者何、

答、水土之氣清濁異地、星辰施德又各不同、遂致諸方之民善惡巧愚捷鈍種種殊狀、有聰穎善記者有遺忘特甚者、非記含之司有別、皆因其氣之清濁差殊、而人性因之、不特得辣齊亞國人已也、

問、智者多生於暑地、而寡於寒地者何、

答、寒地之氣、密理而厚、人之飲啖又復粗薄、體內之熱被外寒圍逼結轖不出、故其血甚豐、氣粗且濁、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因而遲鈍者多、敏慧者少也、若暑地則盡相反戾

智巧爲多、古語曰、寒地主力、暑地主智、惟中帶之

地、寒暑適均、故兼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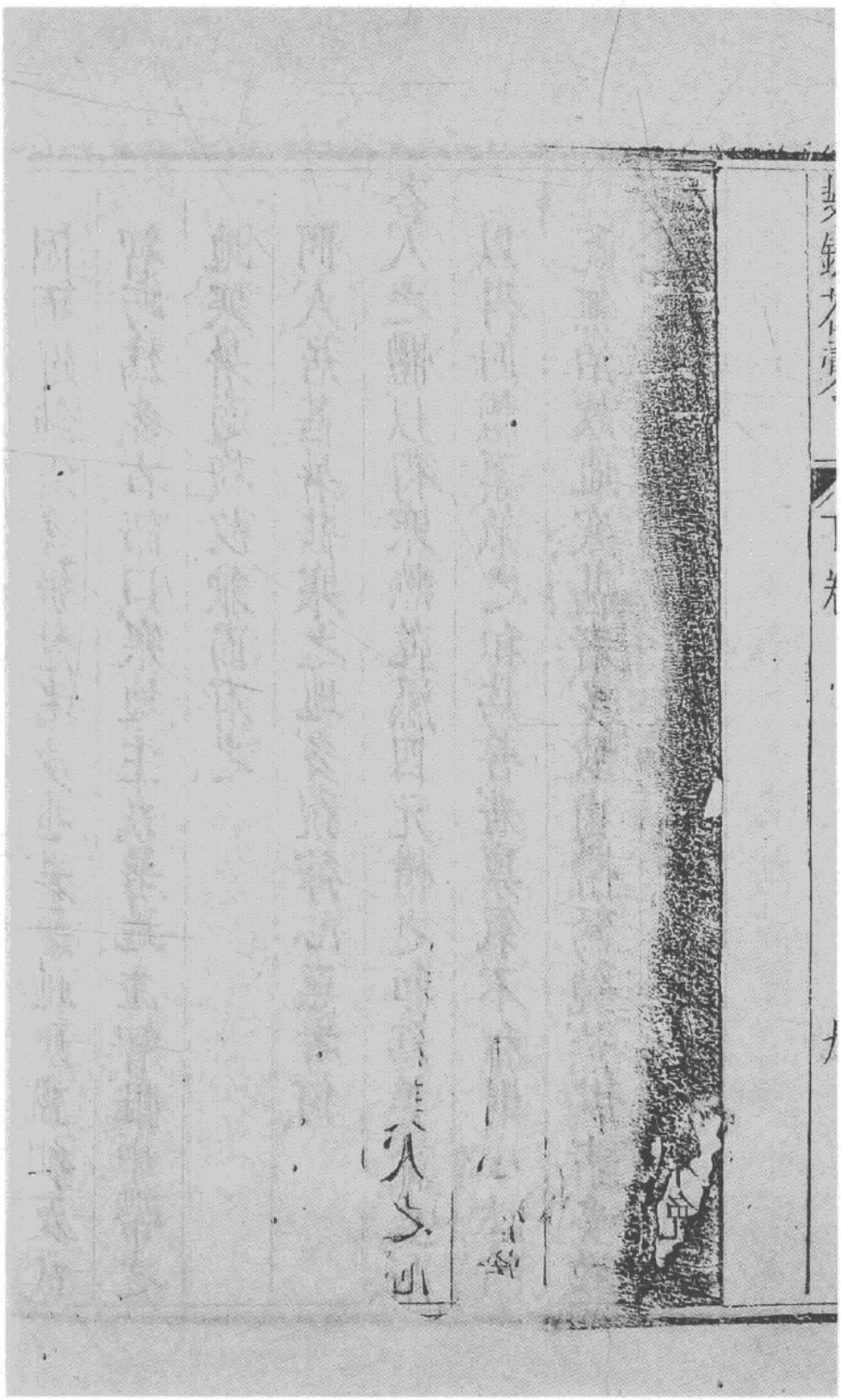
問、人居甚暑甚寒之地、多貌獰心惡者何、

荅、人之體、以得寒熱乾濕四元情之和爲美、人之心、

以得四體稟氣之和爲善、若稟氣不和、則心性淆

亂無治、故地寒甚者、多致鹵懵駑鈍、熱甚者多致

悉躁狂愚、身與心並難得其治、而乖戾所不免矣、



聲音類

問孩聲清細至十四歲後聲漸洪大者何、

荅人生之年、每七歲爲一級、孩年十四、則倍之矣、自此已後陽漸勝、血氣初旺、從濕變熱、多熱能開咽喚之孔、故聲必變爲洪大也、

問孩童與女子病者之聲、多微細者何、

荅此三者皆因體弱、故所發之內氣並微、微則輕而不能鼓暢外氣、發聲亦漸微細也、又音之粗細、繇於喉道之寬窄、如簫笛之管、細則音亦細、大則音

亦大孩童女子之喉管微狹故音亦因之、

問老年有病多懼之人語恒期期者何、

答語言不順多繇舌結舌以氣血旺而便於出聲老病懼者之口吃皆緣力弱故蓋主動之力必以血且以熱氣爲主三者皆乏血氣餒而力不足故語自期期不明也、

問凡人性熱烈發聲必大者何、

答性熱烈者多吸外氣凡聲從內外相鼓之氣勢而出性烈者之力更大以大力鼓擊多氣嚮尚未有不

大者、又聲出之勢、亦繇喉道之寬狹順逆、性熱則能鑠諸壅塞、以得喉道之寬、故聲自大也、

問、哭之音多清細、笑之音多粗大者何、

答、凡哭者之情、戚戚、主收斂、笑者之懷暢暢、主發揚、故其聲清細與粗大自異耳、

問、人怒大叫則失聲者何、

答、怒時大叫、必動內火、血氣躁發、上衝喉管、以致壅塞內氣、逆阻不能順出、遂喑啞、不能發聲、或發而亦粗濁者也、

問人竟夜過勞不寐次早聲必濁而嘶者何、

荅、凡人血氣運動必欲靜以節之則氣調而聲清竟夜不寐內外各司過於疲倦氣分淆亂所出之聲多濁而嘶矣、

問人嘔後醉後出聲皆粗濁者何、

荅、凡人吐嘔與過飲多招濕液從腦流下一沾滯於喉吻一膠澁於舌端內氣被阻塞而不得外傳氣既阻則發必遲因致聲音粗濁也又曰嘔時觸動一身之熱氣醉時薰爍五臟之元神其聲焉得不

異於平時乎、

問、急迫之聲粗、畏懼之聲細者何、

答、人值忙迫、血氣從內急發於外、急則不暇調揖、聲因之粗濁、懼時血氣收斂於內、斂則潛藏出而成聲自輕細矣、此理之常也、

問、從上發聲、下聞最明、從下發聲、上聞則不明者何、

答、聲從口出、必帶濕氣、濕氣重滯、難上易下、故從上而來者易徹于下、從下而上者不然、蓋在上時氣

散于空而無所滯、在下、則氣聚於地、未免有阻澁也、

問、深夜聞聲遠而猶明者何、

答、夜時羣動俱息、境極寧靜、空中之氣亦靜、其聲易傳、無阻、人聞之更覺明矣、且此時各外司俱安其位、耳無雜聞、各司之氣內斂而集於虛、耳竅更徹、聲一入耳、則聽專而且捷、若有以益其聰也、

問、人在新粉之墻所、聆音聲、比未粉墻更明、嚮者何、

答、聲以闢氣而成、必前無阻塞、嚮乃外達、新粉之墻、平潤無裂、聲音無有阻匿、故倍覺明嚮、若墻之坎坷者、聲音自不同矣、

問、人於谷洞曲屋中、發聲必應者何、

答、聲音所發、惟氣爲流通、值弯曲處爲阻、不能徧散、遂聚於一角而退回、因致應聲、人每于洞谷邃宇、曲折廻環之處、以聲傳聲、致有多聲之應、是其驗也、

問、人呼呵時、聞諸外來之聲不明者何、

荅人當呼呵、逐出內氣、必多濕而且厚、撞激外氣、混淆衝突于耳內、又內氣多上而充滿耳孔、聽外聲自不能明矣、人欲明聞外聲、必提拽其氣、勿使呼吸可也、試觀呼呵時耳鼓必鬱、繇于內氣之冲突故耳、

問人之聲各有限止、惟人多同聲、覺踰限更遠聞者何、

荅聲乃由喉之氣、氣大則衝動週圍之氣、所聞必遠、若一人少力、能併衆人大力、則衝開之氣亦多、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一人之聲有限而合以衆聲所聞自遠也如推重者一人之力有限能合衆力而推之便可踰限而致遠矣

問凡人聞鋸磨石聲必拂而不樂者何

答兩物相戛擊之聲皆以逆而成人性無不喜順惡逆者耳爲性司聽之官凡遇戛擊之聲必傷其性而不樂聞也

問人聽樂與人物美音多酣睡者何

答美音能揮人之精力不使流散於外務使胃更得

專於內化、食不積滯、以致氣易發生、蓋脾氣充則
恩睡也、不寐之疾多因傷脾、脾喜樂而惡愁、人聞
樂則喜喜則宿食消、脾氣暢、暢斯安眠矣、古人以
樂侑食、王日舉三樂、亦此意、

問、室內之聲傳於外、不甚大明、外來之聲傳於室
內、更大明者何、

荅、室內之聲響發而外出、則分散於四處、故不能大
明、外來之聲響入于室內、則萃聚于一處、合激耳
司、故必大而明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光神於音、廼光不能通透實體、而音反能者何、

答光之本勢惟直線可以傳通、值旁曲阻塞、則不能透而過焉、音聲則異、是遇直線固可傳通、即旁曲阻塞亦莫不然、人視亦如光、非因直線不成故亦不能通透實體內也、

飲食類

問饑苦於渴而渴更難忍者何、

荅饑惟食之乏渴乃飲與食之乏是二乏更苦于一乏也故人一飲能減饑渴之欲而一食不能減渴之欲又人內火之熱貪濕而切於乾乃渴爲濕之乏而饑爲乾之乏故渴視饑爲甚耳、

問人食薑芥葱等臭嗅之輒動泪者何、

荅薑芥等氣最辛熱而濕滲旣熱而辛則孔竅易通旣濕而滲則動泪最易諸他類性稍緩食之或能

動汨而喫之未必然也、

問水與油易凍惟燒酒不凍者何、

荅水性至冷易凍不待言矣油稍熱值冷氣太甚力不能敵斯失其熱性不免結凍燒酒乃蒸炙而成炎烈之極其熱氣足以敵闢冷氣即嚴寒時亦難凍結矣、

問人渴時多飲而渴愈不解者何、

荅渴者因其內熱太甚飲水過多則愈長其熱久未遽滋潤其榮衛故尸愈乾而渴未解試觀人食過

飽仍見虛憊無力因榮衛未沾諸食之滋潤故耳

問渴時漸飲水則解速啜反不解者何

答如地乾旱時得細雨則滋潤而卉木生意勃然雨大則四散橫流反不濡澤矣

問五味中惟甘易厭酸與辛皆不然且人于惡食時反能開胃者何

答人胃內多藏酸汁如麴能發物故酸味食之相合易化辛味主發散亦能化食惟甘味與胃情相敵難化故食易致厭也

問女子孕時多嗜邪味及無益之物者何、

荅受孕時中多懷敗血毒液因血與液之勢必動相應之味試驗其生病之敗血毒液或乾或濕或冷或熱而嗜味因之各異也、

問醉者視外物如運動者何、

荅被酒之人神不守舍血氣因之浮動不寧故視外物亦運旋不息也、

問合水之麪必輕於未合水時者何、

荅麪乾而性最熱合以水則消其熱性而變之於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氣以致其體反輕故合水之麪當水已乾時秤驗之自然輕于未着水之麪矣

疾病類

問、下濕之地、首上瘡瘍易療、足下反難療者何、

答、人居濕地、所感濕氣必多、濕氣重而下注、故首上之瘡乾而易愈、足下之瘡反濕而難治也、燥地則異是矣、

問、人身痒以熱水沃之則解者何、

答、身痒繇風痰塞閉毛孔、痰性本冷、得熱則解、故周身舒暢而痒自止也、

問、凡人病時、多渴少饑、愈則多饑少渴者何、

69

答人病則邪火內盛滯塞胃氣胃熱極致乾故時發燥渴不覺其饑及愈則邪火退息渴止而思食以養其胃自然之理也

問病狂者多力愈則頓衰者何

答內熱甚必發狂狂則邪氣充滿於四體竅脉絡及諸筋因而强壯倍常愈時邪退狂止力復其舊不復加壯也

問人患一目必甚於兩目者何

答人一目病則未病之目恒專動以應諸務因使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目隨之而動動則不能不倍重矣、

問寒時流汗身多生疾者何、

荅人流汗時其熱氣亦隨之而出毛孔既開外來寒氣必乘虛而入故體多受傷易於生疾也、

問齒必落於老年亦有幼年先落者何、

荅其故有三一者因血氣乾枯如木液竭而葉隕墮也二者因外至之濕痰甚衆易敗內熱齒之筋絡解散而自落也三者緣寒氣甚酷攻逼齒筋使其厥縮而捨齒也人幼年時以濕熱二氣不和故率

致朽落不特衰暮爲然矣

問老人多懼多顫者何

荅內火之熱可以益人之志與膽力身自挺立不萎矣老者熱火缺乏血力消竭膽志因之何怪其多顫懼哉

問人芽時易病易愈壯者難病難愈者何

荅芽者微有所逆即傷傷既輕治亦甚易壯者非大逆不能傷傷既深弗易治也故壯夫罕病病則多危

問人腹泄則口渴者何、

答凡患泄者其四體之濕液必下流胃之濕而乾故多致渴也、

問人泛舟江海多致吐嘔者何、

答江海風氣異於地上人居舟中呼吸之氣無不因之浮動其胃氣弱者又易失其安和因潰亂不定、不能克化其所受之食遂致嘔吐耳、

問人患病痛入夜更甚者何、

答夜間陰氣劇盛病必加痛一日夜時人之外可槩

息氣凝於內、因覺其痛、蓋晝時外司各施其用、而內司從之、氣多浮游於外、夜則內體稍舒、因微覺其痛耳、非痛實有大小之異也、

問人胎中即有跛生畜則少者何、

答人之體直在母腹時偶值母存曲折、則其肢體或致傷壞、若畜獸之類、體皆橫生而出、雖轉動亦不傷壞、是爲別耳、

問諸類中獨人目易病且壞者何、

答諸類中惟人腦大而甚濕、恒借內火以治腦中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寒濕、其濕必外流、而二目爲其發洩最近之便路、因致多病、且易壞也、若他類則無是病矣、

問、耳響時、以指探之稍止者何、

答、耳之鳴響、因內氣欲出而有阻礙之勢、用指探之、則闢通其竅、引氣透出而外散、故稍安而不覺其響也、

問、人轉旋久、必眩暈顛仆者何、

答、人轉旋時、四面物像遞觸擊目、不寧不息、內覺司應接不暇、爲力甚勞、因而外目昏眩、內覺倦倦、竟

致巔仆也、試觀牲畜轉磨、必掩其目、然後流轉無碍、人驅馳及流舟、目多眩者、與此理同、

問人鼻血流紅、酒以冷水即止者何、

荅血以氣動、若水之冷氣迫逼熱氣潛退於舍、因塞血外溢之孔也、一云萬血沸于心府、人不意中爲冷水所激、必驚其心、心驚則歛而內縮、故血之外沸者必止也、

問大人傾跌于地、多致大損、孩幼則否者何、

荅孩體軟而且輕、仆時順地之堅性而不相敵、恒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受損、即損亦不多、大人體硬且重、什時與堅地爲距而不相讓、其受損必大也、

問春秋人多感疾而秋更多於春者何、

答、熱寒之變易損生人之和、秋時熱變爲寒、寒本逆人之生命、復值人暑後體虛、必攻其隙而入之深故感疾更多、

問、冬乾春濕、人多生疾於夏者何、

答、物之腐敗、蘇熱與濕生、人體多濕於春、及冒夏時之熱、則氣不均和、遂致生疾、故凡物之敗於夏者

多敗於冬者少也、

問天與風變時人物多染疾者何、

答人之精神完固在於內氣中和若值天與風變或從熱變寒或從乾變濕或從寒濕變乾熱則易汨內氣之和恒多生疾故智者於風變時尤預防焉、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物理類

問、五金得土分、故重、今金銀等更重於土者何、

答、人物所踵之土、原非純土、中多帶氣水諸行之雜、其重亦非至重、故見勝於金銀等類、若近地心之土、純而無雜、則爲至重、而勝他物之重矣、又曰、五金內得土之非純土也、因生金之力多、土消約爲小體、而內能容、故五金比純土爲重、試觀革毬、實氣爲圓、吹之文容新氣、再吹再容、土之容金也亦然、

問、黃金一鉤較於白金一鉤、必白輕於黃者何、

苍、黄金内懷土多、白金懷土少、故黄白雖同爲一鈎、然銀質之幾何、必大於金質之幾何也、西國古一名王、以純金命匠製器、匠潛雜以銀、王欲兼其弊弗得、亞機默得多士、久思而悟、謂金與銀分兩等而體段之大小異、金重而小、銀輕而大、遂取一器半注以水、先以精金如前製器分兩投其中、驗水上溢之痕、刻誌之、復取前金器投水、驗其痕高於精金若干、金與銀其弊立辨、匠遂服罪

問、物性愛圓、如四行人物肢體花卉泡雹等、無不

皆圓者何、

答、物性無有不欲自存而避外害者、惟得圓形、則能合聚不散、遇碍易避、遇攻侵難損、可以自爲保全故四行以及人物之性無不愛圓、而體質因之焉

問、方形物從遠視之、如圓者何、

答、方物必有四角、角體既微、傳像時愈遠愈微、漸失原形、以至於不見、則其來目之體、竟如無角、而視之成圓矣

問、皮袋實以氣、必重於虛袋、今虛者沉而實反浮

者何、

苔袋雖虛、其質本重濁、故沉、氣無形、吹入袋中、則爲有形者所包、重濁之鞠不能減其輕清之真、故入水必浮、即强抑之、亦不肯下也、

閒凡箭標鐵端重羽端輕、輕易動、重難動、今舍矢時重端前行、而輕端反後者何、

苔重端難動、人加力故輕、輕端不然、故重者之動更速、而輕者反遲、是以重前行而輕居後也、倘强欲先發輕端、則輕者必藉重而轉其位、直行不可、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必旋行而重者居外輕者居內在重端必速旋成大圈形輕端必遲旋成小圈形也、

問萬國筭法必始於一止於十而不止於他數者何、

答上古未有筭子毫楮惟以撚指爲筭人一手之指爲十故至十而止復從一加之又十爲諸數之全非特兼包諸碎數且自乘而不失其位蓋十乘爲百百以十乘爲千千以十乘爲萬以至倍萬無窮諸數之中十數仍存不亂若他數悉不能如是也、

故曰、十是諸小數之終而實爲諸大數之始、

陶香焚時之氣不妙於近而妙於遠者何、

蒼凡香多帶土水雜濁之氣、一經然着、濁氣先觧、清氣始騰、起而傳送、故從遠嗅之更妙於近也、

動物類

問、獸虫之類、生必從母教、亦有不從者何、

答、獸虫之性、其類不一、有生而禀質健、知覺全者、能然知就利避害、不必其母教導也、或生而禀質羸知覺昏、必從母教導、乃能養育而全活矣、又獸虫諸類、至長成時、必與母不相親、甚至不相認、此所以稱有覺竟、無靈竟也、

問、戴角之獸、上齒不全者何、

答、與齒則去角、與角則去齒、造化無兼授之理、且角

之體能分奪養齒之氣故齒乏可生之質也然常見駱駝無角亦乏前齒似未可一律論矣

問禽獸有晝不能視夜反能視者何

答是類目力最微不能當太陽之照遂蔽其光如病目人無異必夜時星光甚微乃與其目力相稱而視物較晝特明也

問獅子與牛牯怒必以尾擊背者何

答人物之情一也怒萌於內遂發於外不能即快其仇必先振憤於已試觀人大怒時或擊案或擬胸

或指掌總欲抒其憤而消其怒也、獅子牛猫等類以尾爲拳爲掌自擊其背亦悉欲發洩其震怒之意耳

問猫狗見舊人必搖尾相向者何、

答人物值順利如意事喜乎內必表乎外如窮途久客乍逢故人必欣然握手相接猫狗無他肢之便恒以尾爲手見故主舊人亦喜而媚愛之蓋其馴服之性然也、

問蠅屢逐之復來天將雨更喜叢集者何、

蒼蠅性貪而蠢遇羶便戀而不捨即受傷亦不顧至
密雲騰合時空際有濕濁之氣蠅原濁物以類相
聚故多紛集也

問凡馴擾之獸好羣行者惟猛烈多單行者何

蒼馴善者同類易和不相噬奪所須之食易足或力
弱不足禦外患每羣聚而相保若猛烈者則以爭
奪爲事羣行不肯相容又爪牙猛利不懼外患且
單行所食易得其育生又不藉羣力故與馴擾者
異矣

問、犬逐鹿兎、遇岐路必嗅、如不得、便從他路逐之、與人推論無異者何、

答、犬無推論之能、然所稟覺性之巧、與人靈明近似故角逐時、遇岐路必嗅其跡、不得之此、趨而之彼、不待推論、從逐無空行也、

問、犬於夏月、多狂瘈傷人者何、

答、犬性本熱且躁、加以夏日炎蒸、其性愈熱、而乾燥爲甚、外風及水之涼不能相制、故狂噬倍於他時、人內熱甚、多變狂瘈、其理一耳、

問獸類罕病病即難愈人則反是者何

蓋獸畜禀氣最厚體健而大恒難染疾一染即知其疾深重難愈矣人則氣薄體弱且多自求致病之因故易病亦易治也

問中夜雞鳴不爽其期者何

蓋雞乃陽禽夜半子正太陽從地平下復上而東雞內有所感若喜而鳴爲來日日光之預兆者故日愈升而愈鳴不止二三度也

問人手提雞卵兩端不能破提中間易破者何

答、卵兩端成角、角之居處雖微、而其力大、能敵外力、故揑雖緊而不受傷、若卵之中間、寬而無角、無力以敵外攻、微握之即易破也、

問、雞卵全善者必沉、腐敗者必浮者何、

答、卵之全善者、其本質完固、內無虛氣、故重而沉、腐敗者、其本質朽壞、內多虛氣、故輕而浮矣、

問、禽卵生、獸種生、各繇一道、至魚虫蛾鼠之類、有繇卵生、或泥土而生、各繇二道者何、

答、禽獸之性、原清且高、因清可以久存、其生恒難、故

生有定道諸他類之性原陋其生甚易且因賤難得保存故以生之多補其類之缺因無定道也、

問海中生長獸虫比地土更大且强者何、

答地上之氣時刻變遷易染於邪海中之氣不然地上之物恒爲大寒大暑所攻侵海中之物又不然況一得所用之外氣更和且厚一得所需之飲食更善且便故其大且强倍於地上所生長也又海於宇内爲最大弋罟諸械不能遽及故獸虫得縱其自如之性視地上之物爲特巨矣、

問、諸獸冬必落毛、猪獨不落者何、

答、猪性甚熱、其皮肥厚、毛根深而植之堅、不畏外寒、故不落、他畜遇冬時、其熱不足以敵凜肅之氣、漸成退縮、且毛根不固、故易於落也、

問、馬犬等、值所經岐路、雖昏夜亦不惑、而人反不若者何、

答、獸畜行路時、一心無他、其內司與諸外司、各併在是、故外物之像、觸目入內、內司受之深、故忘之難、人心多飛揚洩越、一舉足而蹊徑紛如、反不及異

類也、試觀山野牧豎輩、岐徑長途、一涉歷之、永世不忘、因其耑愚無襍慮故、

植物類

問、樹木多高長於上、而少潤大於旁者何、

答、植物生長、類以熱氣爲主、熱氣必噓上而後旁及、故初長必高聳、而始潤大於旁、高必數倍於潤矣、

又、植物根雖在地、必得雨露以滋養之、資始之道在天、烏得不長向上乎、如人生鞠育於母、而父恩更大、是爲造我身之主也、

問、草卉之氣、有鮮臭乾臭香不同者何、

答、鮮者氣臭、因其內液必熱而多濕、乾時則濕去而

82

熟故香也、其鮮氣香者、因先得其乾熟之和、故香既乾則失其和矣必致臭無疑也、

問、瓜類始長時置之深坑、或地窖中、其巨特異於常者何、

答、凡菓瓜之類、生於高地者、多爲風摧日爍、故不能多長、若植於深谷、或置之卑地、埋之窖中、其大反倍之、因其不經風日、有以培葆其生機故耳、

問、樹菓有辛味香氣、其子更香更美、而葉反遜者何、

荅樹木之德、約藏於子、而從子得質、并得其德之力焉、故其辛味香氣皆先鍾苞於子、而後遞傳於體、不然、樹木之味與氣何繇得之、若葉爲樹之餘氣、又安能與子并例論也、

問、菜菓中有近根苦、近末甘、如黄瓜等或近根甘、近末苦、如雀粟等者何、

荅、近根苦者、因所取之液甚濕、猶生而未熟也、近末苦者、因其性本乾、又被日風摧爍、更乾以至苦也、近根近末兼甘者、則因内液已熟、而又得其和故

耳、

問、菓類中有生鮮可茹者、有非亨調則不可茹者何、

答、菓之種類體質不一、其有性冷且濕者、必資外熱以致其熟、非亨調之以補其內熱之缺、必無味而不可食、若性熱者、易得其汁之熟、因滋味在焉、則鮮即可茹也、

問、菜菓等、貯之空罌、緊窒其口、則不壞者何、

答、物之易於朽敗、多緣外氣之侵其性也、惟密藏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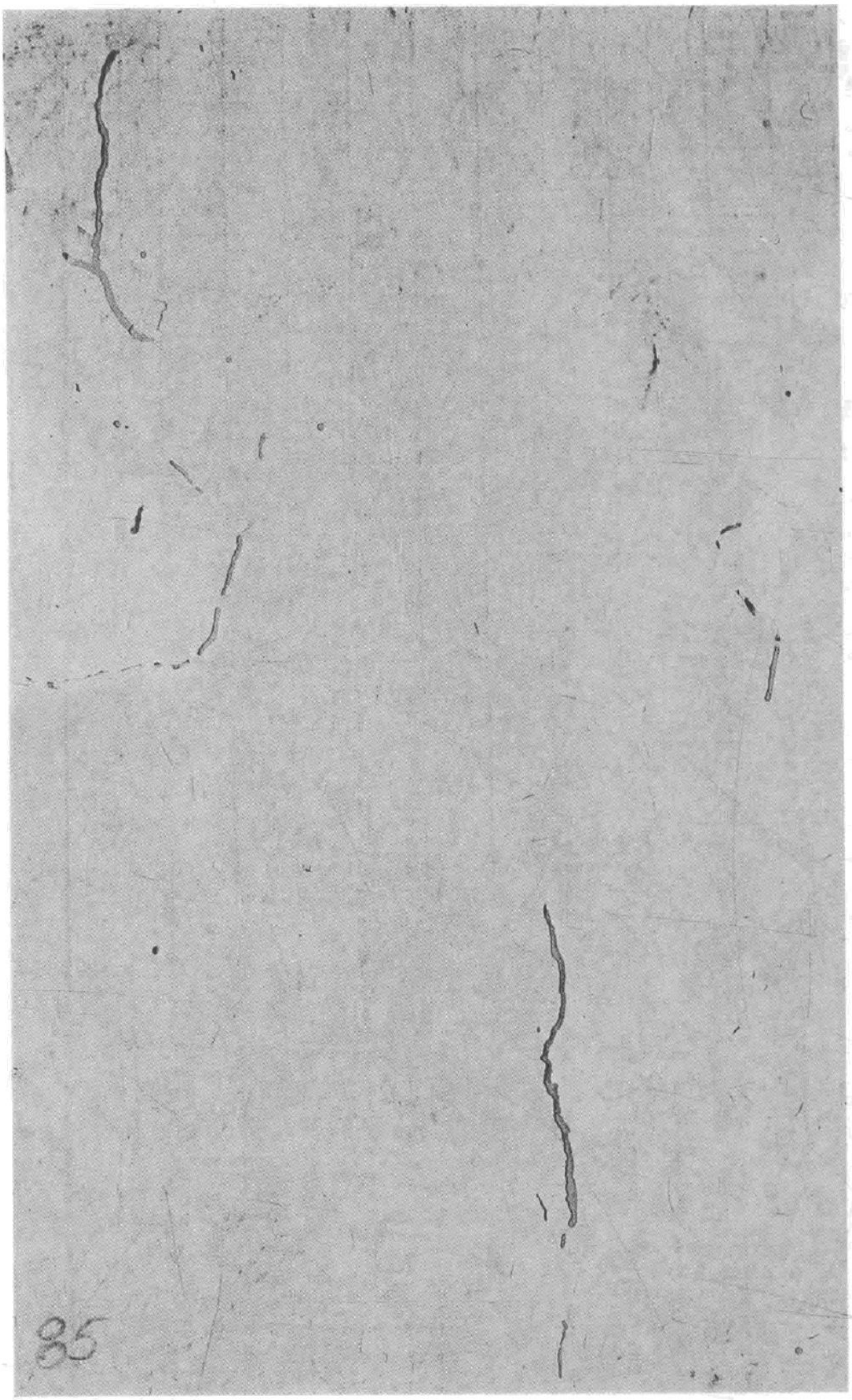
斯外氣無從而入固其內性味可久存不至速敗矣、

問卉菓中有離地尚能發生者何、

荅葱蒜栗蕷之類內液繁多易存雖去于地而得空中濕氣猶足滋其生機而萌芽但雖萌芽不能久於自養因其內液發之既竭無復取滋於天地之氣也、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斐文錄荅彙下卷終


85

天問略

〔葡〕陽瑪諾條答

提要

《天問略》，葡萄牙陽瑪諾條答。明刻《天學初函》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4。

本書為西方曆算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王應熊、孔貞時序及陽氏自序，當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全書以問答體撰成，共分四篇。第一篇《天有幾重及七政本位》，介紹十二重天球的同心水晶球宇宙體系。第二篇《日天本動及日距赤道度分》，介紹太陽周年視運動的論題，包括日行黃道、黃赤交角、節氣等基本天文概念，日食成因，不同地理緯度處見日食情況各異的原因，以及金星之所以不掩蝕太陽的原因，太陽出入時與中天時太陽視面大小變化的原因等。第三篇《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論述東西地方時差與地理經度的關係，晝夜長短隨節氣和地理緯度不同而變化的原因與規律，並列出了中國主要地區二十四節氣日出入時刻、晝夜長短及晨昏朦朧影刻分。第四篇《月天為第一重天及月本動》，介紹月亮運動的論題，包括月相的成因，月食原理，日月同處於地平上時何以得見月食，每次月食見食時間各異的原因。由於其採用的推驗方法較為科學精密，故《四庫全書總目》在對其進行評價時，亦不得不稱其『考驗天象，則實較古法為善』。在全書卷末，陽瑪諾還提及了當時西方天文學的重大進展，包括星相位的變化、不明確的土星光環、木星的四顆衛星、

肉眼所看不見的眾多恒星，以及銀河乃由眾多的恒星組成等現象，這些都是伽利略於1609年至1610年間先後用望遠鏡觀測而得的重大發現，僅時過五年便通過陽瑪諾將其介紹到中國。此外，本書還有較為濃重的借學術以傳教的色彩，如在卷前自序中，陽氏即明確指出，天學之主旨即是『使人識事真主，輕世界而重天堂者也』，亦即《四庫全書總目》所說『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這也是本書有別於同時期其他西方天文著作的顯著特色。

本書開本26.3釐米×16.7釐米，版框高21.6釐米，寬15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有周希令《題天問略》，萬曆四十三年三月王應熊《刻天問略題詞》，萬曆四十三年四月孔貞時《天問略小序》，以及萬曆四十三年八月陽瑪諾《天問略自序》。周序首頁版心下題『旌德劉光暘刊』。卷端題『豫章周希令、秣陵孔貞時、巴國王應熊仝閱』。卷末附目錄一紙。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二部，其中館藏號為BARBERINI ORIENTAL 143.8者，亦為《天學初函》本。此本之館藏號，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著錄為BARBERINI ORIENTAL 143.9，今據該本封面所題之館藏號著錄。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4.25者，版式、行款與此本皆同，而卷前序文次序改為孔貞時《天問略小序》、王應熊《刻天問略題詞》、周希令《題天問略》，無刻工題名，卷端校閱人題名作『會士羅儒望、黎寧石參定，友人周希令、孔貞時、王應熊、熊明遇、李之藻、許樂善、楊廷筠、徐光啓、卓爾康仝閱』，別為一本，或較為早出。本書流傳較廣，《天學初函》本之外，以《四庫全書》本、《藝海珠塵》本及據其影印的《叢書

集成初編》本較為常見，《古今圖書集成》亦予收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本，與梵蒂岡所藏別本大致相同。許潔、石雲里《龐迪我、孫元化〈日晷圖法〉初探》著錄一部牛津大學藏本，除卷端題名同於梵蒂岡藏別本之外，序文與正文之間尚多出四頁圖式。臺灣輔仁大學藏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秦保祿抄本，有清雍正元年（1723）吳法必序。據《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山左伯多祿抄本，南京圖書館與山東圖書館藏有明萬曆間刻本。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據《天學初函》本點校。（謝輝）

天問畧

4

四

Vol. 27

Tom. 1. De sphera
de D. Emanuel Diaz.

III. 227 (4)

題天問略

吾所聚大者道也道用莫如天始造天者茅物之理畢具學士罕言之泰西物以服習精雜薄餘旋變表占杪忽之差悉能見於方圜之規一髮之綿其他稱是世人學義前有畫禹前有葛孔子前有官周子前有極者皆經千

雄德劉光暎刊

載始出示不盡傷興中國非神物司
之時事起不脛而走天且弗違乎語云
賢者識其大今日之大安在哉歲差之
於曆也測量之於漕也水法之於西北地
利也蓄經占極之於海運倭防也通此者
爲事而不必命以事可以紀遠子儀
又識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刻天問略題詞

談天家有二患一曰淪而不專一曰執而難通

班固之后曰星事茲悍非湛密者弗張

由也貴專也易曰窮變化者其紀乎張之

為也收斂通也夫不專不通曰紀昌之蠶

安所大於車輪公孫之劍亦何嚮於波

礫即以奏為投不可為而況商天地之綱

紀擅神明之制作乎蓋學者惟無獨守之主故多拘方之見至於不恠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恠且舉方圓自然之故而惑之已余攬西士之為家緒家之他家乎紫月精力能喜夢用地讀者中國書悉以通之乎乎些色而凡為與樂哭為哭為為曲展因水利諸政喜小以此道通之非天下之至

林其孰與焉而或驚以為奇又或疑以為
玄虛乎中國矣何也蓋亂治軌諸書一紀
律之又配法象主是爾生表泻之西人
玄說乃区自古豈而未始出五軌圖之內
則夫至性明至誠變化而引鬼神方人
學示剖白特承習者自崇毛未雖火齊
而翻謂如伦爲邪猴見布而疑麋

見罰刻而驚毛髓亦可嗟已嗟乎古芭亦明
海軌諸書僅流為占候推測之用占候
推洞又失其本而家弗家妃言以蒙
之時拙未矣然則學者寧毋煮焉
蒙曆乙卯季春
於寶書齋中

天問略小序

昔者宗睹僊檀論議因嘆絕奇以爲五經之外別晃之表爲自有人不必藁宗夏士亦不必索九立旨哉形言世固有奇文沙理發于隱閟之外步方內安睹所爲奇人而稱之予西泰書初習之奇及達而求之乃知天地習預

看法理西士裴之東士睹之泝西士之孤
高而晉東士之未嘗究心也天問册特生
一端生言黃道泝沈夢溟辨九道之說
甚言日蝕由月泝至克太陰太陽之說
生言月借日光似張衡靈憲所什星曜
生明之說生言孛彗似有出法儒見解
之外而又泝佛氏三十三天之說去嗟乎

注代天官書唐史志精以乎自成于李
淳風之手專門校著視他書楊藻撰
天文志愈地今西土以乎畢世聚以求之
于天而通以中國之書使攷測之乘
之不大者裨助乎夫精如淳風而麟
德之曆不能不爲太衍乎羲殘積暗
所繇於矣今之積差漸久緹穀不應

而接時度予亦漸以不符正之宜蓋則
看冥于三辰四游考古書皆宜讀求
乾書又不止攷測之助已也于徒說中
奇者何者時
萬曆乙卯夏四月中甫孔貞時記

天問略自序

造物主者生人則賜之形軀及靈神而又特使好知又生天地列象萬物種種完備妙巧如肆大筵陳異品置人其間令形軀享厥用而靈神窮厥理且愈窮愈細愈細愈眇以引其好知之心而樂之故從古即至聖極聰惟窮理是務身心之餘間及事物物理愈微其求悟亦愈殷幸而悟亦愈樂嘗辟知心於財心增一知彌增知渴益一財彌益財貪也吾西格物之學門臚而府藏枝屬而源脩於天論則尤所詳慎故其說能剖決心疑使人不得不是之如以手指物示人舉

目即得名爲指論吾西欲證一切講辨最確無疑最寔無虛者即曰天文指論也論天文者約有二端一則測天重之多寡厚薄日月星之運旋遲速大小上下去地之遠近及出入朔望弦食晝夜寒暑斯類者雖有寔理第不急於日用謂之測學一則定節候以便稼穡以令種植察行度以知時刻以程作事算躔會以識禀受以治疾病量極宿以度地里以便行海斯類者有益於日用謂之用學乃其本旨則又有說焉夫學以道德爲本而道德之學又以識 天主事 天主爲本有爲於此學之學爲寔學益學永學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爲于此學之學爲虛學廢學暫學而已天論者所以使人識事真主輕世界而重天堂者也譬如入一巨宮崇而且麗布置安美職司勤勤雖不見其主必意此室中有主居之治之且必大富大智大德矣嗟乎宮之崇麗孰如圓穹布置之安美孰如七政列宿職司之勤勤孰如四時之乘除萬物之生息誠孰思之不可謂天地萬物無主以造之治之也經云肉目不能視　天主觀其所造即能識之既識之容不愛敬乎故使人識事　天主者此也人情非彼大不知此小非視彼妍不悟此媸苟能思天之大且美則必謂

此所立所居所爭所分之地乃天中一點耳其間福樂以天之福樂視之不可爲真乃福樂之景耳色搖加曰習于天者忽于地故使人輕世界而重天堂者此也夫天象甚廣且多難以彈悟日月附在人目亦用切人身特撮大畧數端使同志者稍嘗而喜焉敢曰天論之入門天堂之引路乎然寔所私祝矣

萬曆乙卯仲秋月泰西陽瑪諾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問畧

泰西陽瑪諾條荅

豫章周希令

秣陵孔貞時

巴國王應熊仝閱

天有幾重及七政本位

問貴邦多習曆法敢問太陽太陰之說何居且天有幾重

太陽太陰位置安屬曰敝國曆家詳論此理設十二重

焉最高者即第十二重爲天主上帝諸神聖處永靜不

動廣大無比即天堂也其內第十一重爲宗動天其第

十、第九動絕微僅可推算而甚微妙故先論九重未及十二也十二重天其形皆圓各安本所各層相包如裹葱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動而動焉

問人居地上依其目力所及獨見一重自東而西一日一週耳今設十二重何徵曰萬物或靜或動靜者獨有一靜是靜無動動者獨有一動是動無靜終古以來未有一息之內能動靜互現者也未有二動並出能此動東去彼動西行者也于其運動相反可知其體有同異矣今恒見日月五星列宿其運動各各相反便知所麗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原非一重日月相反遲動于朔望見之朔日月共躔一度望日月相遠半周月每日自西而東行十三度有奇日每日約行一度五星所離日月列宿每日各異其相近相遠亦各時刻不同因知各有其本重所麗之天可證五星之有五重天也列宿諸星相近相遠終古恒同因知其所麗天終古恒同而可證其有第八重天也夫日月諸星本動之天皆自西而東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貴國先儒亦已晰之矣今舉目而視之日生于東沒于西月與諸星隨之以旋其自東而西者又昭昭然此必有一天焉爲之主宰爲之牽屬而日月諸星之

天因之、則九重天是也、故自東而西者、宗動天也、自西而東者、日月諸星之天也、自西而東者、日月諸星之本動也、自東而西者、日月諸星之帶動也、明乎二動、得天體也、第九第十重天其說甚長、宜有專書備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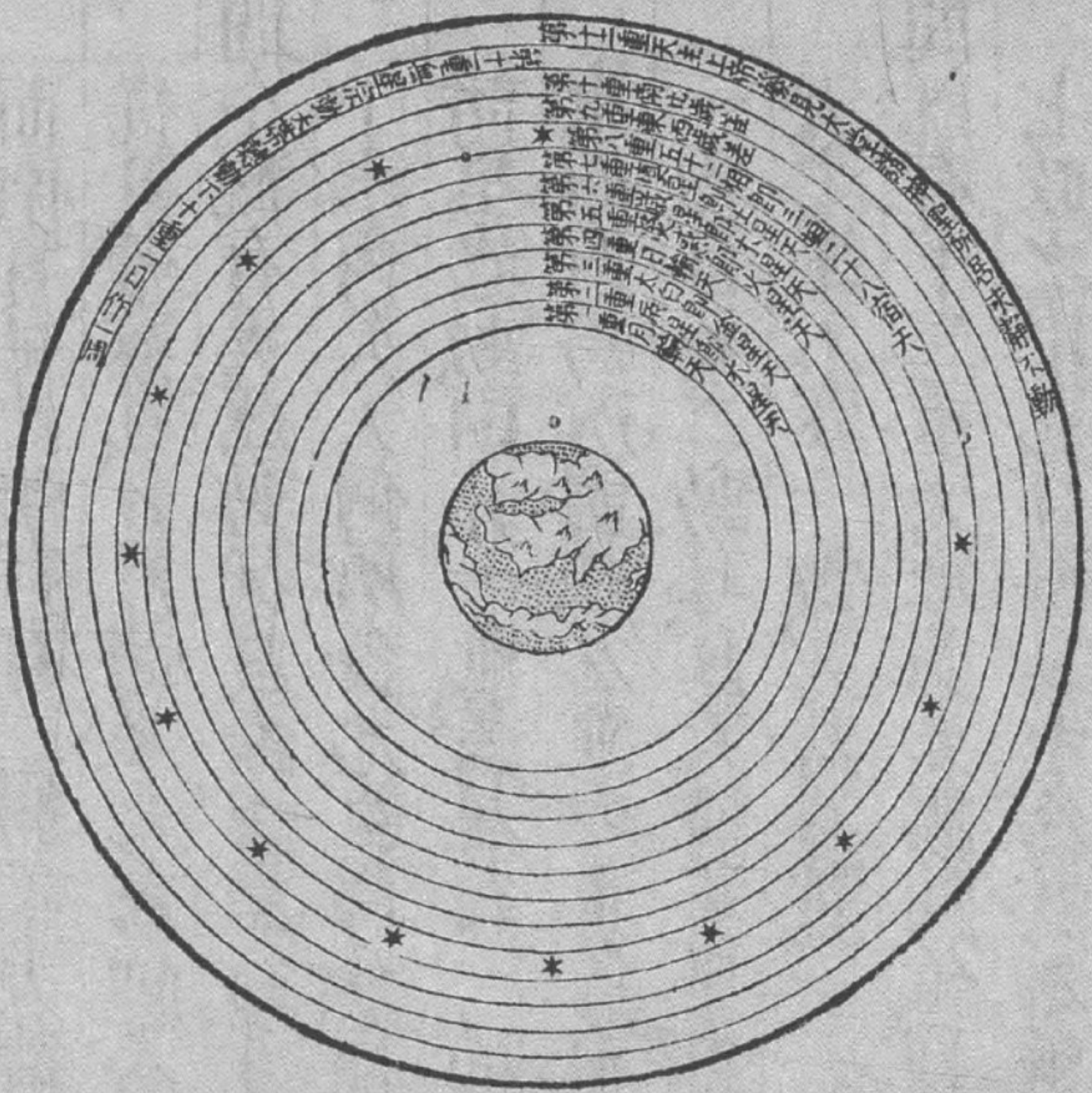
問自東而西、自西而東二動既相反矣、今宗動天自東而西日月諸星之天自西而東、何不爲相反運動哉、曰、所謂相反運動、是一物自發二動、非有自外轉動、如一人在船中、船順風自東而西、人逆行自西而東、則自西而東人之動也、自東而西人之因船帶動也、雖有二動、非相反動、又如車輪上有蟻、行自南而北、其輪之轉自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南、實見此蟻行有二動、而非相反何也、一從自動一從外帶故也、日月諸星之動何不其然

問今觀有異運動從星而出、星行于天如鳥于空中、如魚于水內矣、天何所沓九重焉分、曰魚鳥一時獨有一動諸星之動則非一也、蓋星行一時之際自西而東、亦自東而西焉所謂相反運動也、特有九重天以幹之故非一物自發二動耳、且天體甚堅非水可比、胡能穿之兩天之連不容一物、又焉分哉

問既有十二重天敢問太陽何位、曰自下往上在第四位七政之中也、日得其中爲其本所光及餘政暄及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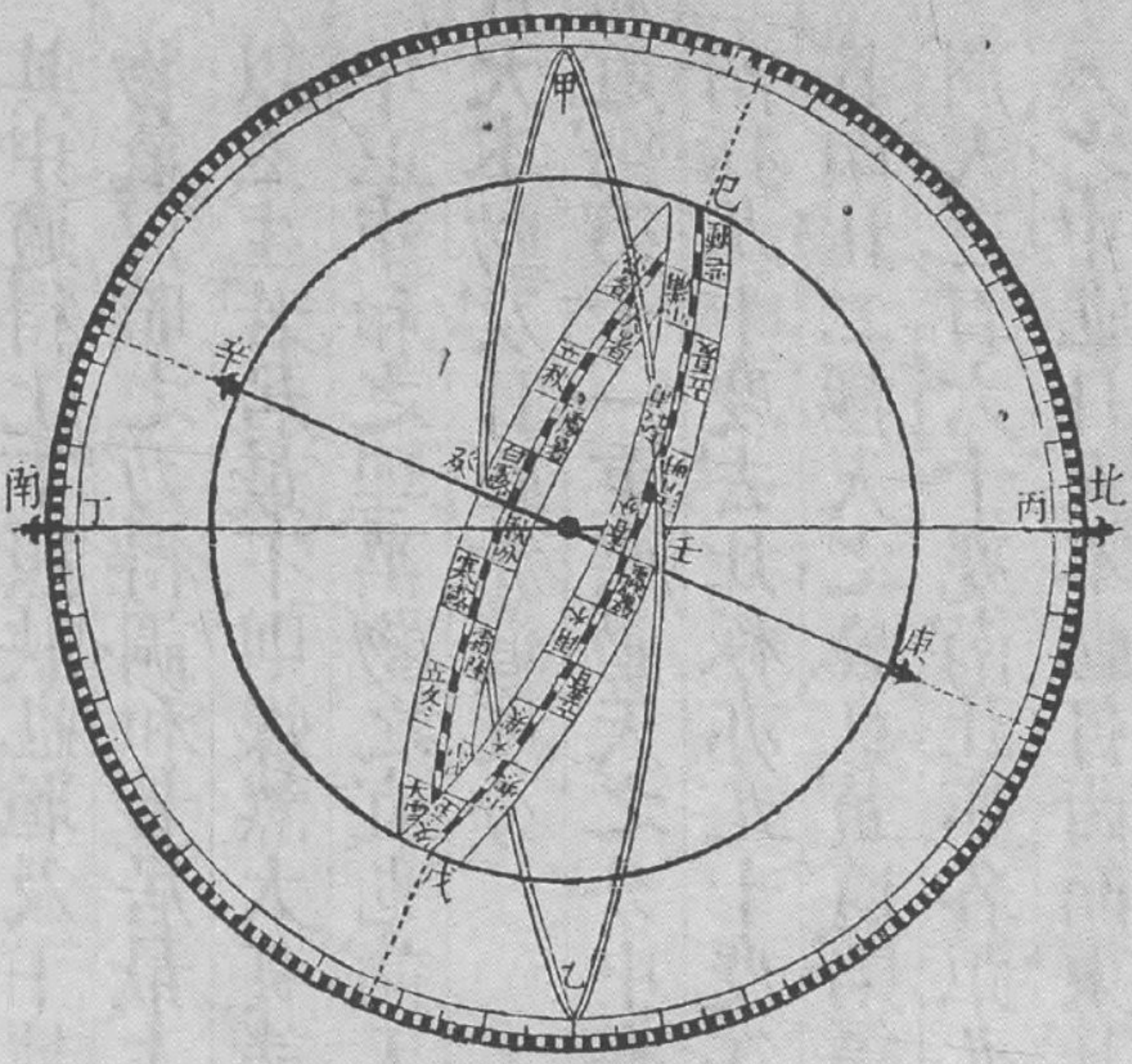
故也爲其本所者七政之中日最貴尊貴尊之物得其中位一定之勢也光及餘政者星月無光恒借日之光以爲光試觀月之于日合則魄遠則弦對則望隨其近遠以爲明闇焉五星列宿亦復如是蓋日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其中適得上下照映也暄及下地者日光在中下濟萬物氣以暄之乃得調和若居最上則溫煖不及諸物難以滋生若居最下則燥熱太甚諸物受其曠損故日得中正中和之理萬物之宜也諸天本位可視右圖

日天本動及日距赤道度分

赤道則第十一重宗動天之分中也周天三百六十度去南極九十度去北極亦九十度爲赤道所謂天之中而其南北二極天之極也黃道則第四重日天之分中也周天三百六十度南北亦各距九十度爲黃道所謂日天之中也日天本動自西而東其南北二極離宗動天



赤道之極二十三度半黃道以南以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夏至黃道以東以西與赤道相交爲春秋分

如上圖甲乙爲赤道宗動天之中丙丁爲赤道南北二極巳戊爲黃道日天之中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辛爲黃道南北二極、日天庚辛二極離宗動天丙丁二極各二十三度半、日天已戊黃道離宗動天甲乙赤道二十三度半、而爲冬夏至、黃道赤道相交于壬癸、而爲春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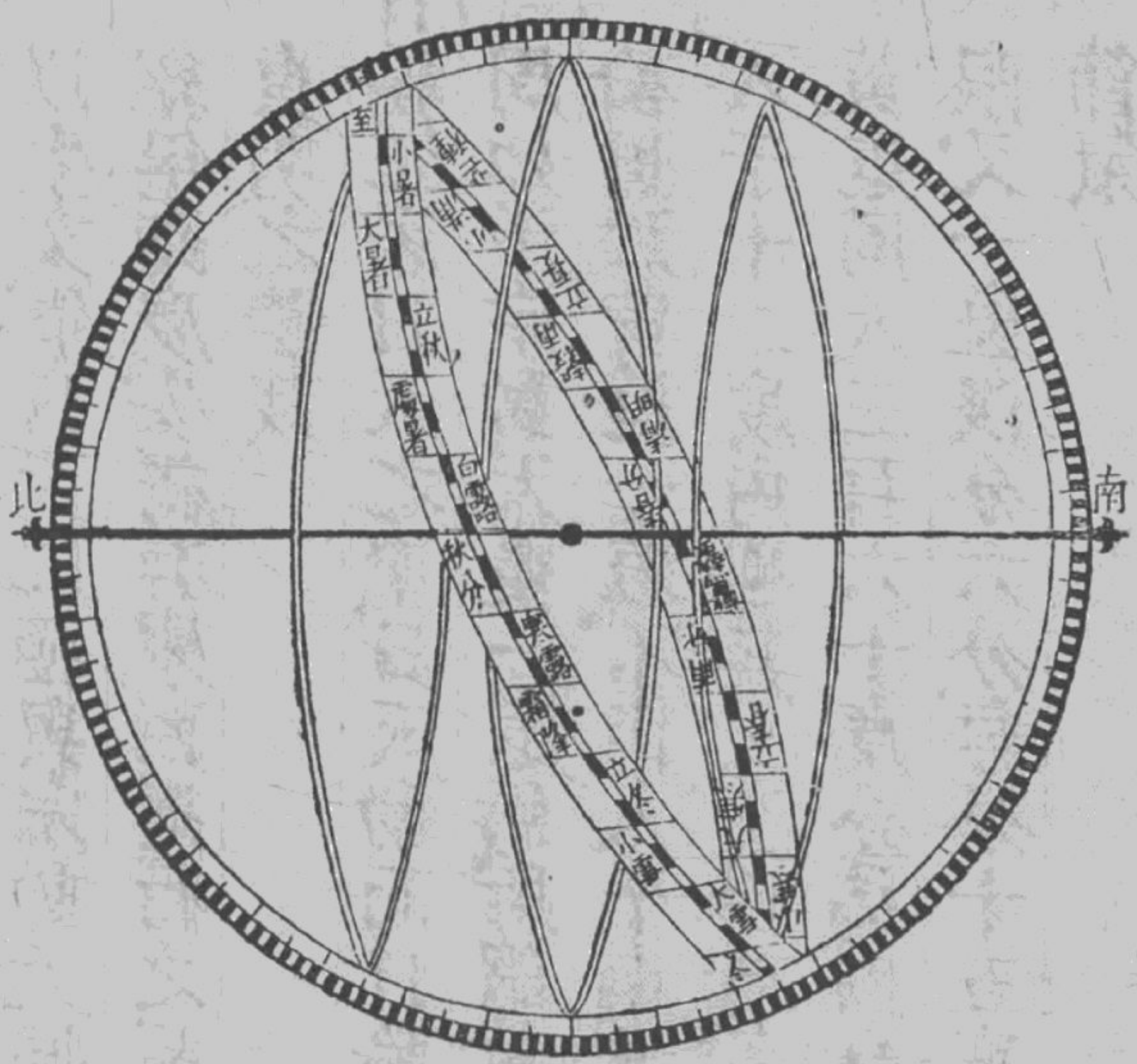
宗動天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因而帶動其下十重諸天亦自東而西、一日一周、日一日約行一度、一歲一周、故自戊冬至、至壬春分爲九十度、九十日、自壬春分、至巳夏至自巳夏至、至癸秋分、自癸秋分、至戊冬至、亦然、畧論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周天也、宗動天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卽此周日之間、日之自西而東自行一度、人只見

其自東而西左旋而已初不見其右行者何也以其外動之自東而西者甚疾內動之自西而東者甚遲故也然而因其近遠天項可以證之春分以後日過赤道北而上秋分以後日過赤道南而下其上其下非日有偏行緣與宗動天不同極耳試看上圖庚辛爲日天之極若日輪在戊冬至以至春分漸上以至巳夏至亦上過巳夏至至癸秋分即下至戊冬至亦下上下由于本天之極原離赤道之極二十三度半故日輪居本天之中亦離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春秋分必相交乃知氣不參差無以成化時不寒暑無以合序物不錯雜無

以生文儻日天二極與宗動天同則日動恒在赤道下絕無距度安得有東西運行之異以行變化而稱貞觀貞明之體哉

日輪正居日天之中日天動而日輪亦動日天運行之一周如于宗動天畫一道焉所謂黃道也終古如是故日輪恒躔黃道一道不出入于南北界非如月五星之出入于十二度內也其上下四時各有定度不稍前後也

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四分每分九十度爲四象限又一象限分六分每分十五度爲一節氣共二十四節氣



如上圖、自冬至至春分、則周天象限也、分得九十度、每節氣十五度、則六節氣也、自春分至夏至、自夏至至秋分、自秋分至冬至亦然、日輪躔冬至初度、至九十度在赤道外、而最遠于天頂、故自立冬至立春、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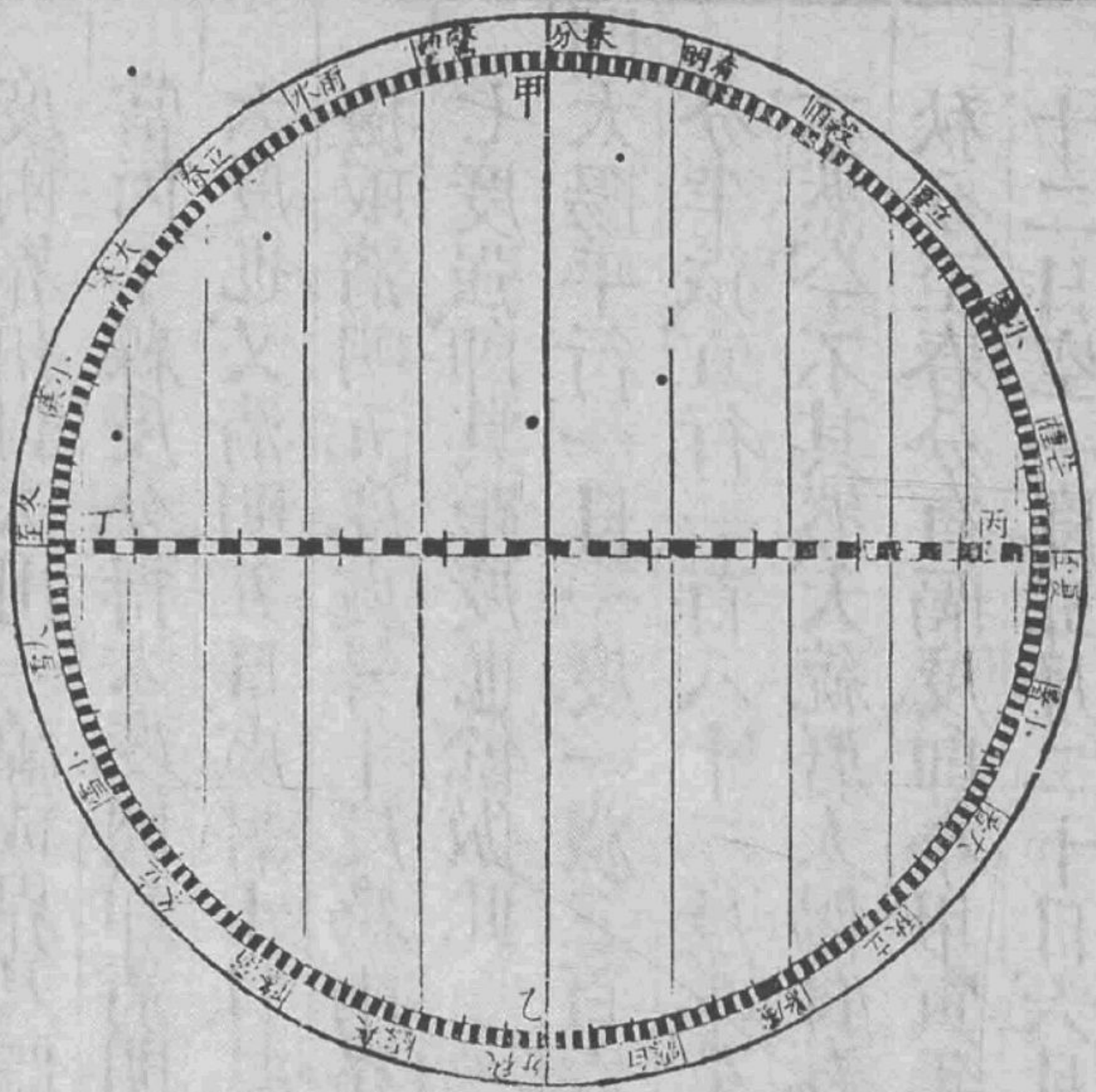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寒而冬至在其九十度之中故其寒尤甚自立春至立夏因日漸近赤道而稍近于天頂故其時暖于冬至涼于夏至正交赤道謂春分也自立夏至立秋因日在赤道上而夏至則最近于天頂故其時甚熱自立秋至立冬日漸下而離天頂其時稍冷于夏至甚煖于春分亦交赤道所謂秋分也夫春秋分皆躔二道之交其離天頂同則其成寒暑宜亦同緣春日陰氣塞滿大地日光雖照難成溫熱秋月陽氣焦灼無所不暴日輪雖下難成寒氣故春秋二季日離天頂並同而寒暑不同也

日自春分至夏至行九十度爲六節氣自夏至至秋分亦

然四象限雖各行九十度而其距赤道之緯度則非九十度游移不出二十三度半也故九十度爲黃道自東而西之度數而二十三度半爲黃道距赤道南北之度數也蓋春秋分日日躔二道之交過春分日離赤道向夏至而漸遠赤道過此則又漸近赤道矣自秋分至冬至自冬至至春分亦然

如左圖甲乙爲赤道丙丁爲冬夏二至距赤道二十三度半假如日輪在春分則于赤道無距度自春分至清明則日行十五度而其距度非十五度乃六度十九分也自立夏至小滿此十五日之間其遠非六度而爲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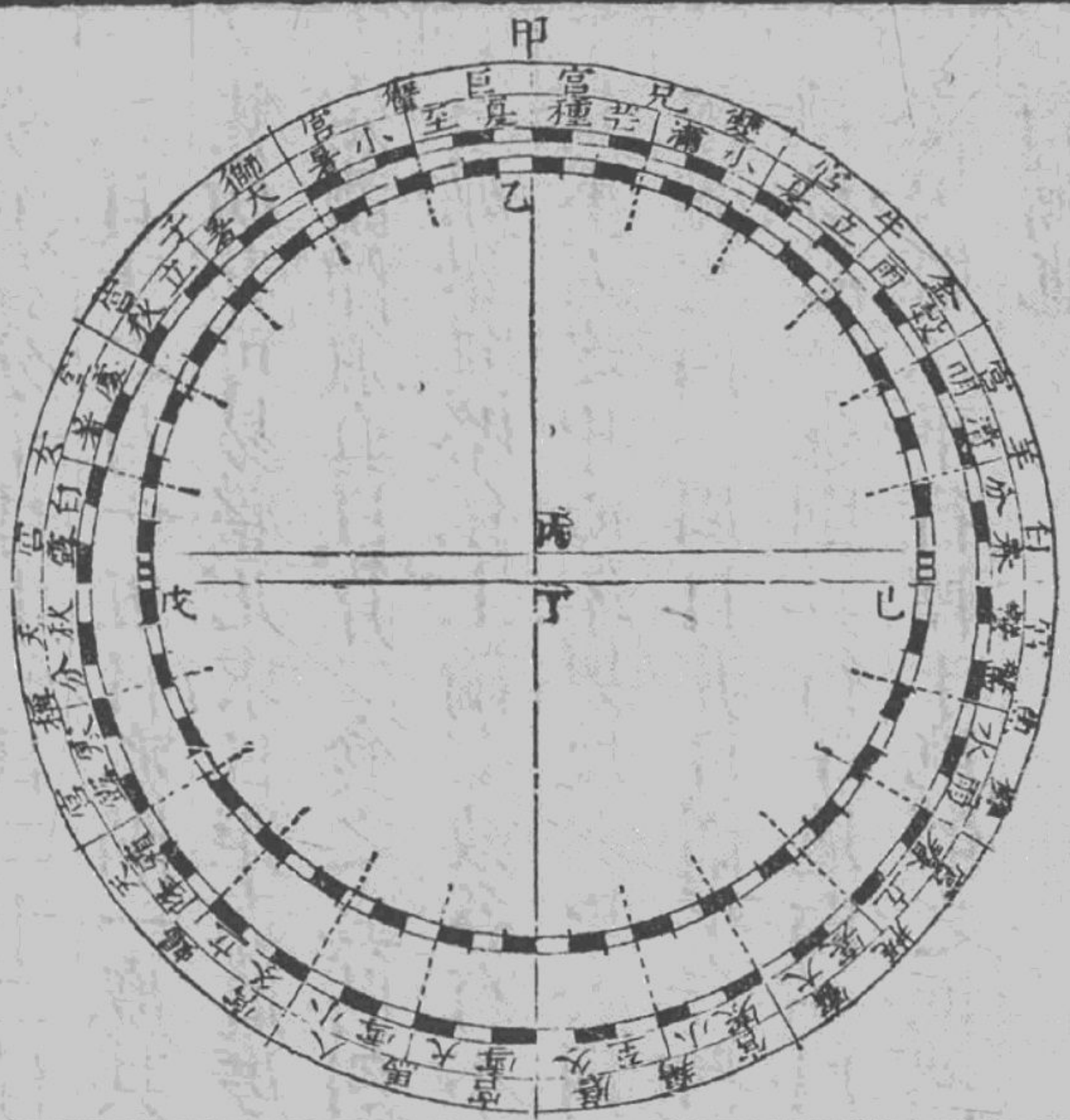


也自芒種至夏至亦非四度而爲一度弱也故近交差多近至差少而其差非同也欲知每節氣及每日日躔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依上圖可得焉假如清明初日日距赤道度分上是清明初度下是白露初

度兩界相對次用一線或界尺隱取兩界循直線視所當丙丁線度分得六度因知清明白露初日日距赤道六度也又清明五日處暑十日其離甲乙赤道亦同故撿取清明五度處暑十度爲兩界次依法視于丙丁得七度强即其距度也餘倣此

問太陽平行一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不其然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即今甲寅年春分至秋分四月二十二日空一度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四日亦有空度秋

分至春分十月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隔一度、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亦隔一度、其非平行何也、曰此理甚廣、非可易罄、凡求日距赤道度分、測北極出地多寡定諸節氣真日、算二食之真時刻、皆以此理爲最急也、今姑舉其略、依上論七政各有本天所麗、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也、故其行轉于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宗動天之黃道心與地球心一也、則其行于地面一周、恒爲平行矣、則七政之天雖不平行轉于地體之面、然于其本天之中心平行轉也



如上圖甲爲宗動天之黃道乙爲太陽之天丙爲太陽天之中心丁爲地及宗動天之中心則視宗動天與地球同心其上半天于其下半天實爲平分故其行轉于地面必亦平行也曰天中心乃與地中心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同一處、其上半天與其下半天亦非平分、故其行轉于地面必非平行、蓋日行從戌過乙至巳、在地球止行其半周分、在太陽本天、則巳行大半周矣、此以上之黃道亦然、故自春分至秋分、太陽之天大分在上、自秋分至春分、其在下之分不及半也、自春分至秋分行十二節氣半周天、而多八度、自秋分至春分以黃道論、亦行十二節氣而于本天則其行不及半周也、因知日行半黃道、自春分至秋分必遲、而自秋分至春分必速、此非日天平行、以與宗動天黃道非同心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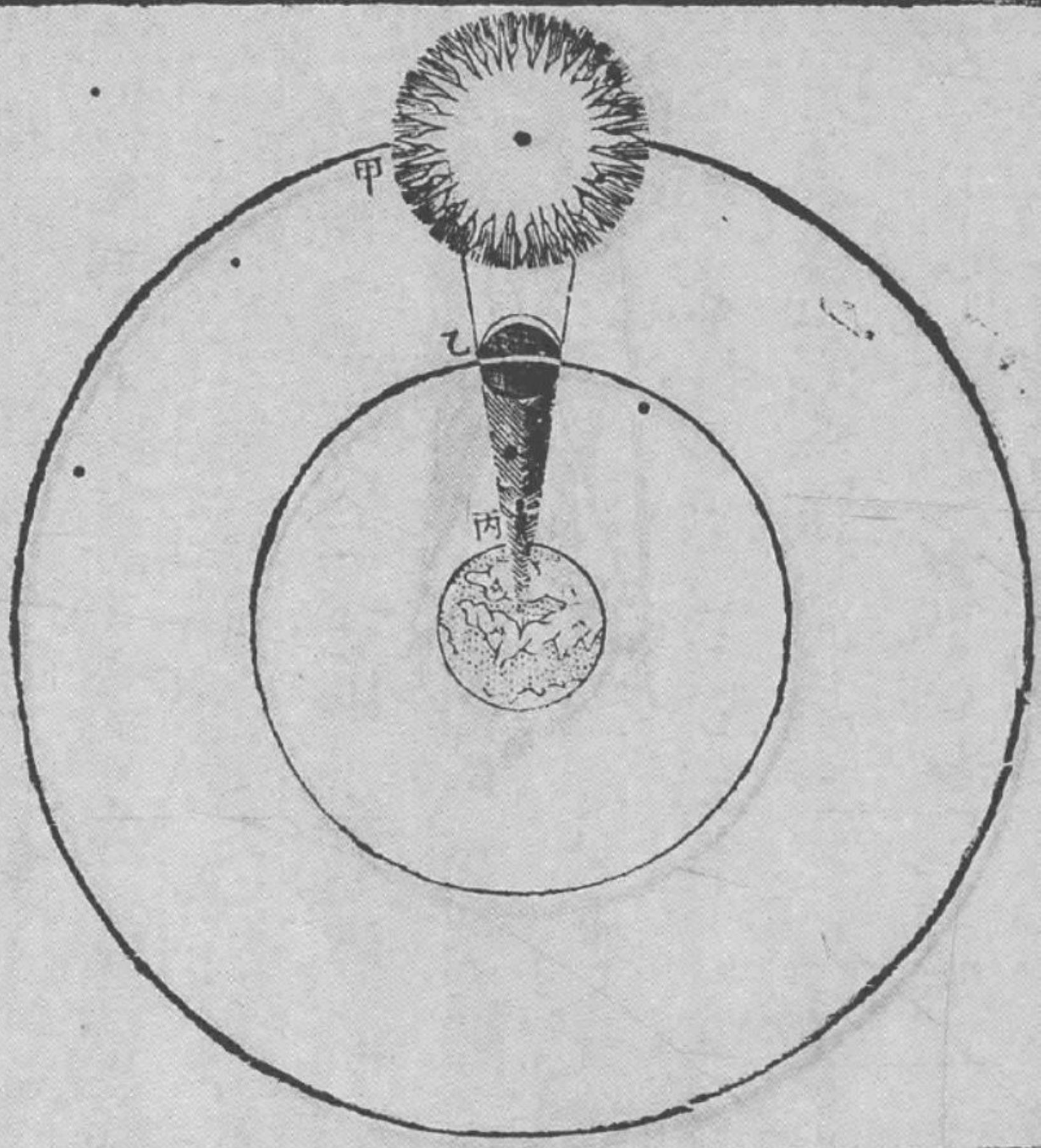
問日天此理何以徵乎、曰、其所以然自有別論、今獨徵定

節氣之日也、西國曆家測驗節氣、測得太陽自春分至秋分、必須一百八十七日、自秋分至春分止須一百八十八日、大統曆半周共有一百八十二度、故太陽行夏至節氣、以其本天每日一度、一百八十七日、則行一百八十七度、而黃道半周原當行一百八十二度、以每日一度算之、爲有餘、故于夏至節氣有空度、日行冬至節氣黃道自秋分至春分、亦當行一百八十二度、而本天止行一百七十八日、乃依每日一度之算、而不足、故有隔日、乃知春分至秋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行一百八十七日、日多度寡、必須空日、可以合之、秋分至春

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一百七十八日度多日寡必須隔日可以合之因此冬夏節氣于周天度數亦不平分蓋節氣太陽行黃道之十五度也日行夏節氣其所行十五日而于黃道非行十五度故不可以十五日定其一節也冬節氣亦然欲得其眞確須依上法而定其限焉故于夏有以十六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于冬有以十四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

問大統曆自春分至秋分恒算得一百八十二日非一百八十七日也如甲寅年春分日爲二月十四日秋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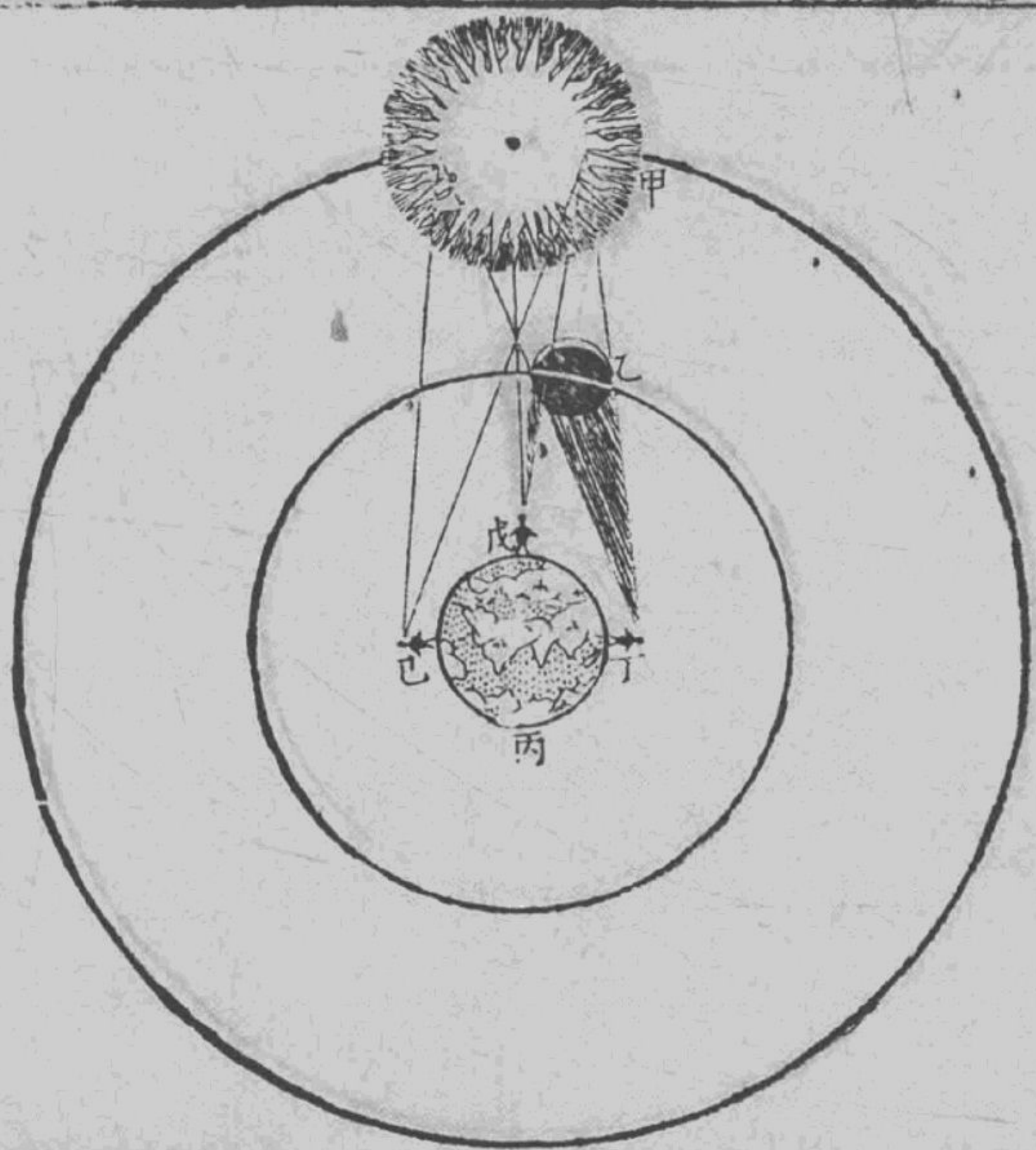
爲八月十八日乃扣至一百八十二日是者自秋分至春分亦然其皆爲平分何也曰定節氣法有二其一以太陽所行于本天度分其一以所行黃道度分大統曆定節氣非依黃道度分乃以日行本天度分定之若論黃道度則所謂春秋分必在日躔二道之交今大統曆恒前三日而得春分後三日而得秋分日輪于本天已行至一百八十二日然實未躔二道之交故諸節氣俱因此有前後西洋曆家則依太陽所行黃道度分而定諸節氣矣此法以得眞確本日甚便蓋測驗以得日輪高下爲急而日輪高下由于其所躔黃道度分也



日蝕

問日蝕所以、日、日蝕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月之天在日天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故揜其光若有失之耳

如上圖、甲爲日、乙爲月、丙爲人居地面、月



輪隔在其中、使日光不能照地面、而人目不能見日輪也、因知日食非各處共有之、或一處見食、別處見光、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皆目隨地異也、聞貴國先時一年日食、司天言當幾分、草澤言當幾分、後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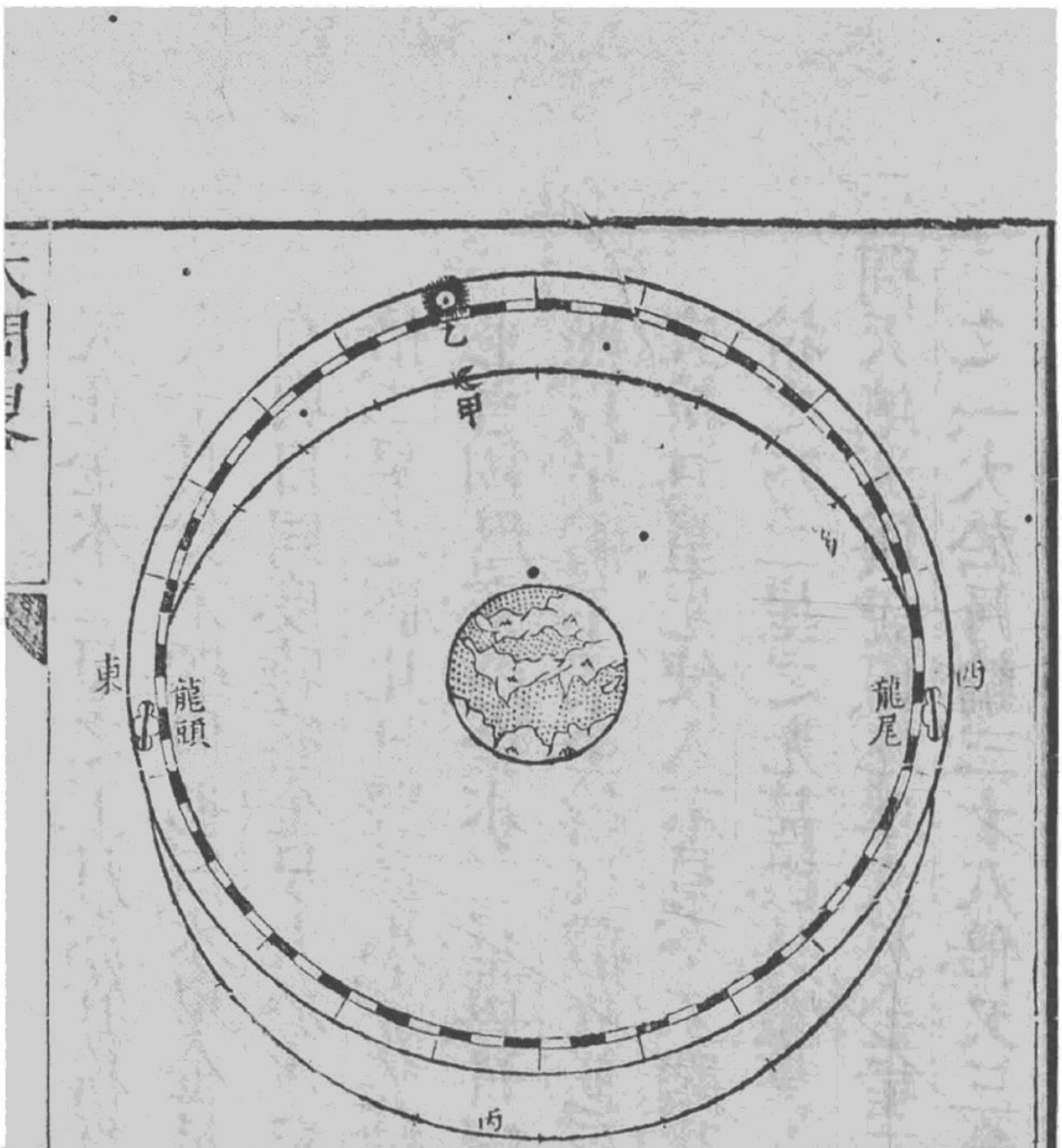
草澤言說者以爲算法疎密使然實不爾也如右圖丙地面乙月輪甲日輪居丁者正見月于日故見全食居戊者斜見月于日故見半日食居巳者不見月于日故全不見食如欲得日食時刻最準先須得七政經緯度及正斜視法不然即交食分數測驗躔度悉不可算悉不可定故吾國曆家窮究此理以爲曆準別有備論今特畧言食理也試觀居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者得光也各方如是如滅其光則居諸方內者四方見燭無光矣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食全缺分

秋萬人萬目共作是觀別無同異與日不同

問日蝕由于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同度又正過其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曰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于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爲南北二交吾國所謂龍頭龍尾是也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如左圖月道交黃道于龍頭龍尾甲爲月道在黃道南丙在北試使月朔時在龍頭則經緯同度月正過日輪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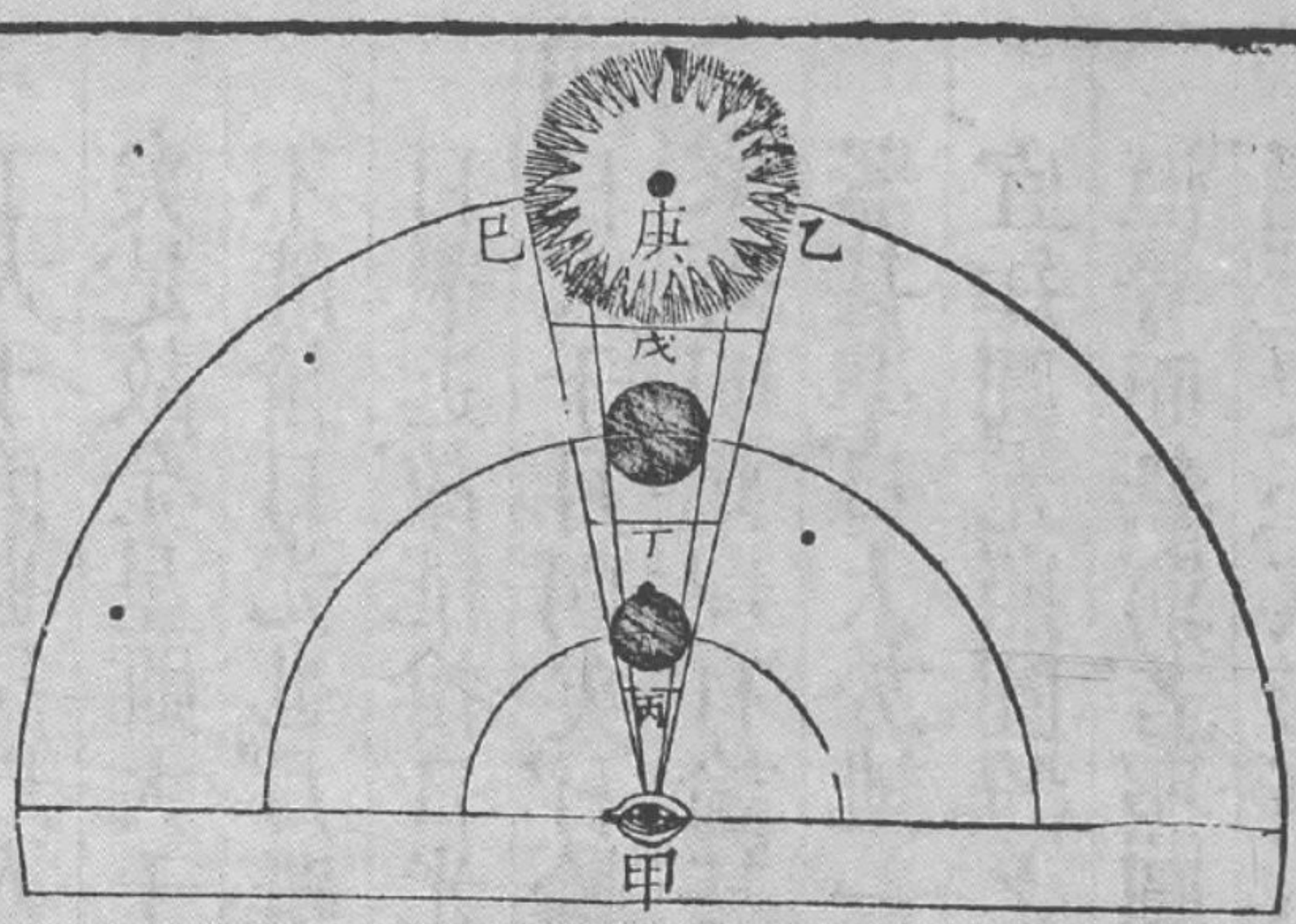
下、揜其光而食焉、如朔時月在甲黃道之南、日乃在乙黃道之上、而緯不同度、則日在北、月在南矣、故不食也

問曰食若因月天在日天之下、則水星金星天亦在日天之下、而不見揜其光、且月

天在金水二星之下、月亦宜揜其光、而金水有食如日矣、今其食不顯何也、曰、水星金星雖正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度、時然金星大於水星、而日大於金星一百倍、二星之體比日體甚小、豈能揜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吾國曆家過金水二星與日同度、恒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揜日體故也、月輪正過二星之下、亦宜揜其星光、使人不見、今不顯其食、如日者、非月不能揜之、乃二星之光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問天地渾儀說曰、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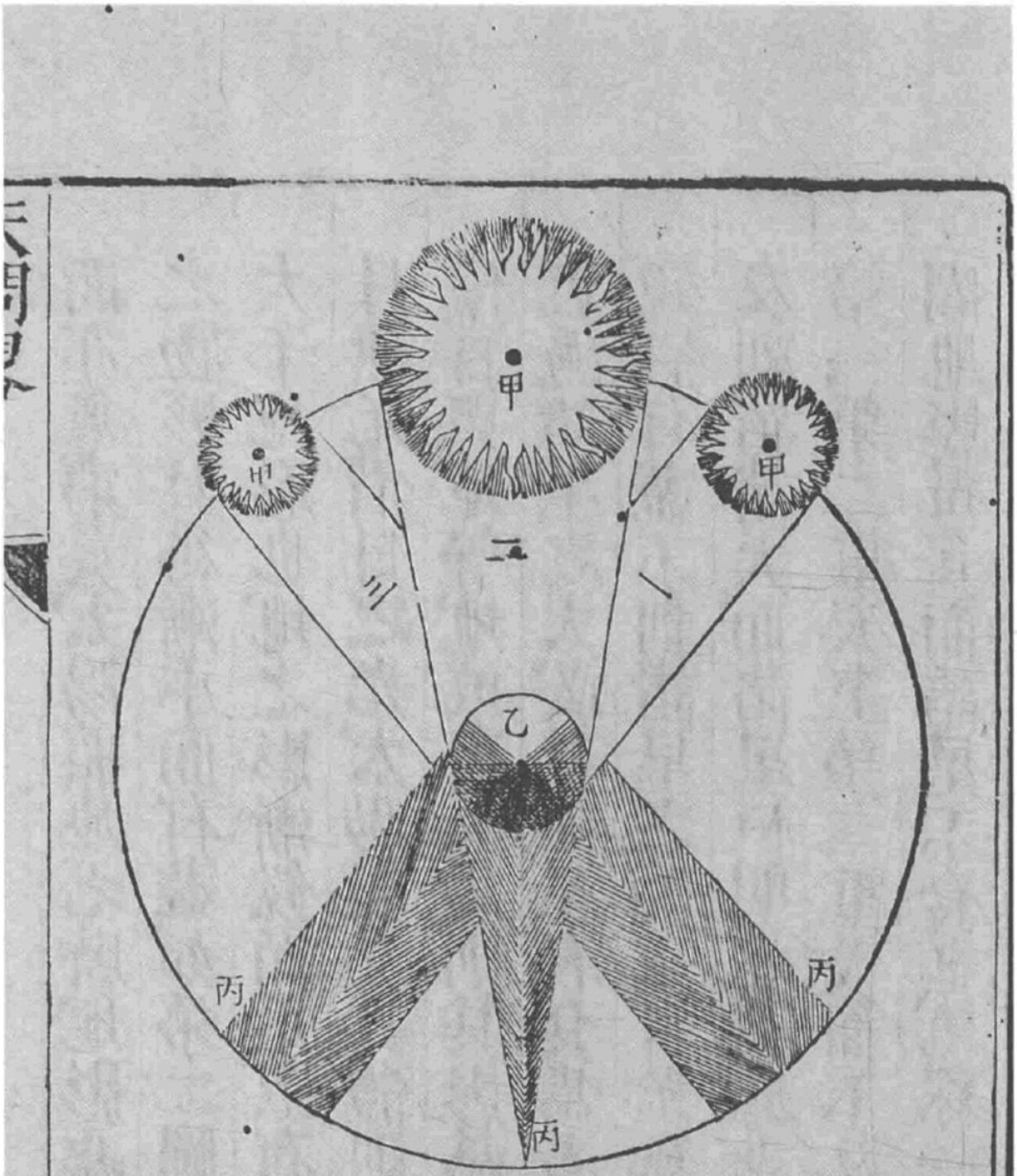
輪也、夫月球能揜日光、則金星更大、亦何不揜日光乎、曰凡物以形相揜、非惟論其大小、又當計其遠近、蓋人目視物之時、自目至物之體射兩直線爲直角形、故愈近于目其物雖小而徑愈大、愈遠于目其物雖大而徑愈小、

如上圖、甲爲人目、庚爲物體、甲乙甲巳爲人目所射兩直線、則徑愈近愈小、愈遠愈大、故戊大于丁而

丁大于丙也試以人手隔目手愈近于目則愈揜物體矣是故金星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揜日光也月雖小于金星乃在金星天之下去人目最近故能揜日光也此其理也

問日大于月固矣日輪較地球不知其大有幾只吾國曆家著明此理有論甚廣測七政高下及大小之度分有器甚準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欲徵之宜知圓光照圓體之影也圓光若照圓體同大其影廣恒等而無窮若照圓體更大其影漸大而亦無窮若照圓體更小其影漸小而有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試觀上圖甲爲圓光乙爲圓體丙爲體影第一圖甲圓與乙圓體相等丙影亦等無窮盡矣第二圖甲圓光大于乙圓體丙影漸小而有盡矣第三圖甲圓光小于乙圓體丙影漸寬大

而亦無窮矣太陽照地之時地影非恒等亦非漸大譬之物影其爲漸小而有盡如第二圖也則以日輪圓光大于地形也地之影漸銳而小至有盡焉甚明也凡星月無光借日之光太陽照及其體則光生焉不然則否儻曰與地等地或更大焉則其影爲無窮之影宜射蔭直過諸星之天必見諸星有食焉者矣今惟地體甚小銳影有盡不到諸星之天故日光無碍照及木火土以及列宿諸天而諸星恒明光無朦也其地影之盡可過第一第二重天至第三重天而不及第四重天所以月因地影得食而諸星不食也地球一周三百六十度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度二百五十里、日天一周亦三百六十度、其每一度有數萬餘里焉、吾國曆家有器量得日天之度每半度爲日一全徑、因知其圓形亦得數萬餘里、而非地形可比譬如山高二十餘里上有人焉、居下者視之如小鳥也日天之高自地面至太陽中心、相隔一千六百萬餘里、今視日輪如小車輪、猶之二十里高山視人如鳥矣

問太陽早晚出入時、近于地平見大、午時近于天頂見小何也、曰地球懸於空際居中無著、其四際離天諸方同一無近遠也、以理論之其在東西出入方也、太陽離地凡一千六百萬餘里矣、而人立地面、或自東視西、或自

西視東半徑幾一萬五千里焉以一千六百萬餘里又加以一萬五千里人之視日宜小也日在午方從下視上止一千六百萬餘里人之視日宜大也今宜小而反大宜大而反小者此非由于地之遠近也濕氣使然也蓋夜中水氣恒上騰氣行空中悉成濕性濕以太陽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晃漾焉蓬勃焉人望之以爲如是其大耳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無所映隔眞體明淨較之旦暮爲小凡月與諸星見于地平必有濕氣障隔爾時所見亦必大于午時試觀水中所見或石或木必大于水外者皆濕性之勢也

問人在地面視東視西者半徑各得一萬五千里豈以人之所立恰在地中乎曰地是圓體人之所立無論遠近中邊從其所立分之各得一半

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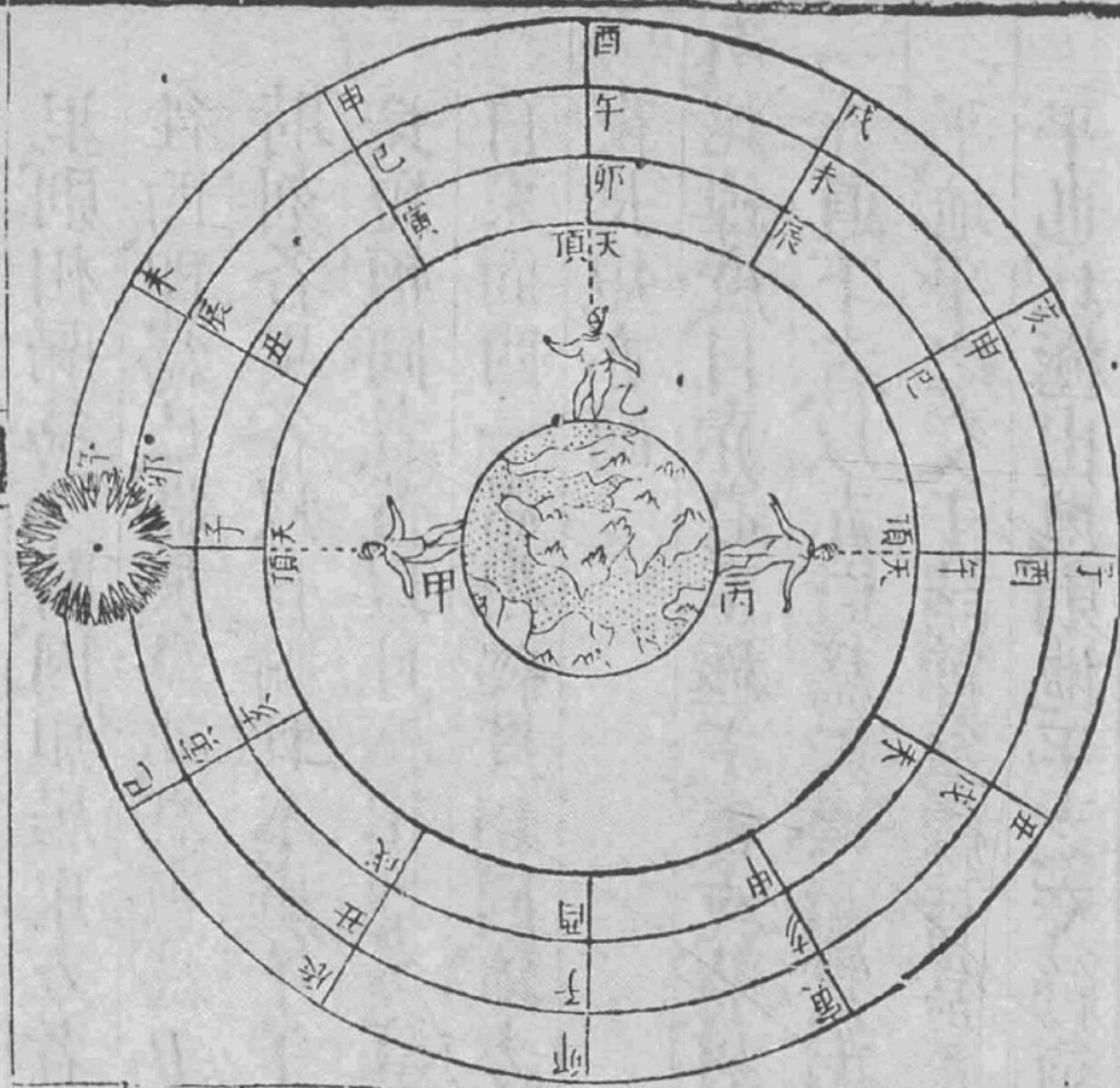
問晝夜長短不一時刻亦異何也曰晝夜長短由于太陽及南北極出入地平也北極出地即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南極出地反是其時勢異也爲此夏至爲彼冬至故晝短夜長爲此冬至爲彼夏至故晝長夜短

南北二極與地平則其地晝夜恒平故晝夜長短由于太陽及極出入地也南北爲緯度東西爲經度各一周

三百六十度人在地面凡居經度一帶之內者其晝夜長短恒同其日出入及晝夜時刻則異蓋經度之自東而西者人之所居或東或西雖各不同而緯度之三十度者皆爲三十度四十度者皆爲四十度也此同緯度者也若緯度之異者自赤道以至極下其晝夜長短各異矣

如左圖地爲圓體懸于空際上下四旁皆有人居四方之人各以所居子午線爲午時太陽在東方甲居東方者爲午時日輪在其天頂故也乙居西方者即爲夘時日輪至天頂須三時故也丙亦居西方者即爲子時日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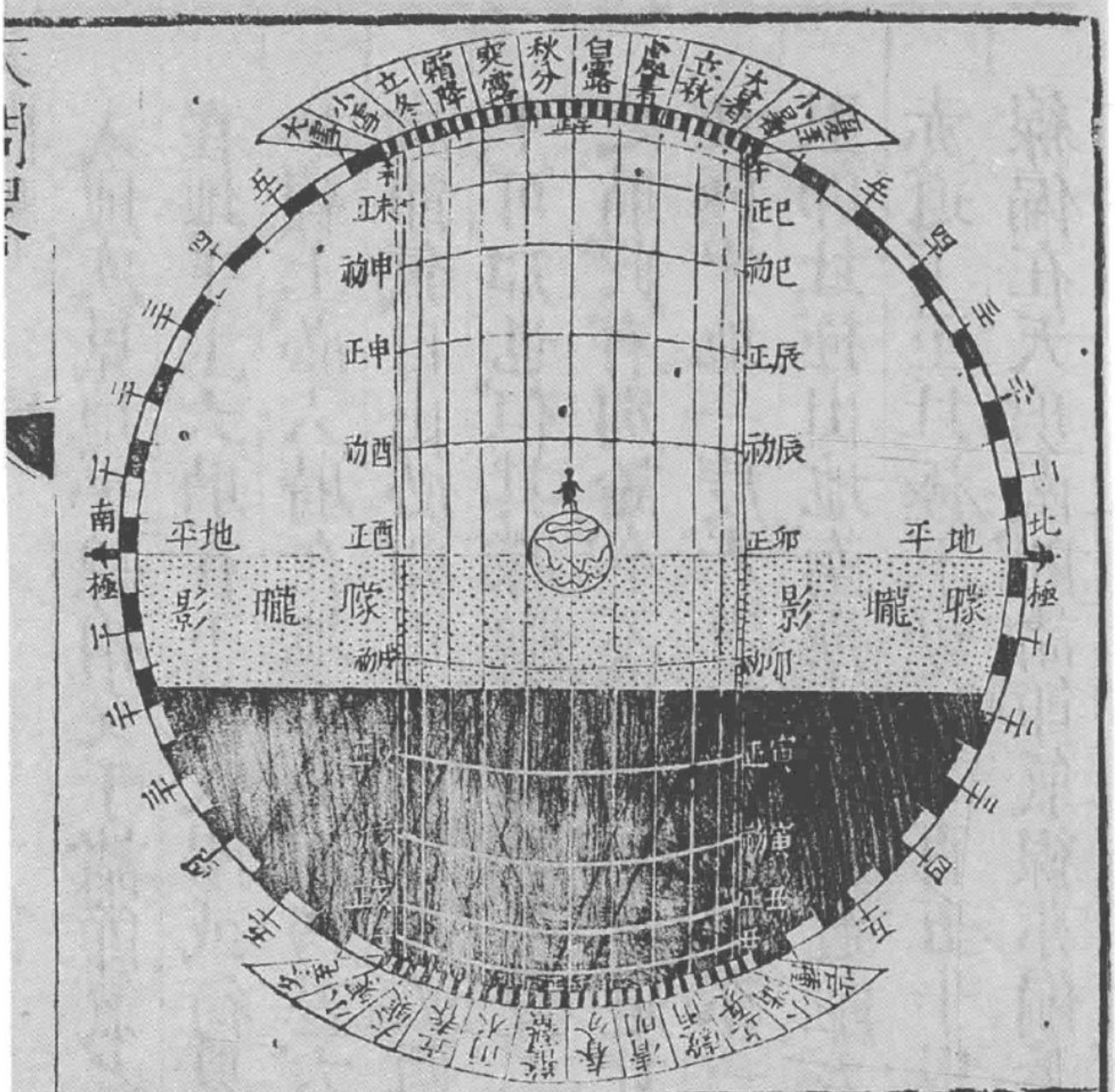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至天頂須六時故也諸地相去自東而西莫不皆然地球自南而北三百六十度一周每一度二百五十里日輪每刻平行天度三度四十五分如兩地相去九百三十七里半則相隔爲一刻相去七千五百

里則相隔爲一時因知居東方者若得午時自此逐漸
往西即爲巳爲辰爲郊爲寅爲丑爲子天下自東而西
時刻各異各以日輪到本處子午線爲午正初刻晝夜
長短恒同者蓋以北極出地多寡定爲時刻多少所以
自東而西一帶但經度相同地方其離北極皆同則晝
夜長短亦同

南北緯度自赤道至極下晝夜時刻隨地各有長短蓋居
赤道下者以赤道爲天頂而其南北二極正與地面相
平地平之交于諸節氣線皆當正中故其晝夜長短恒
平也北極出地則地平之交節氣非其正中矣故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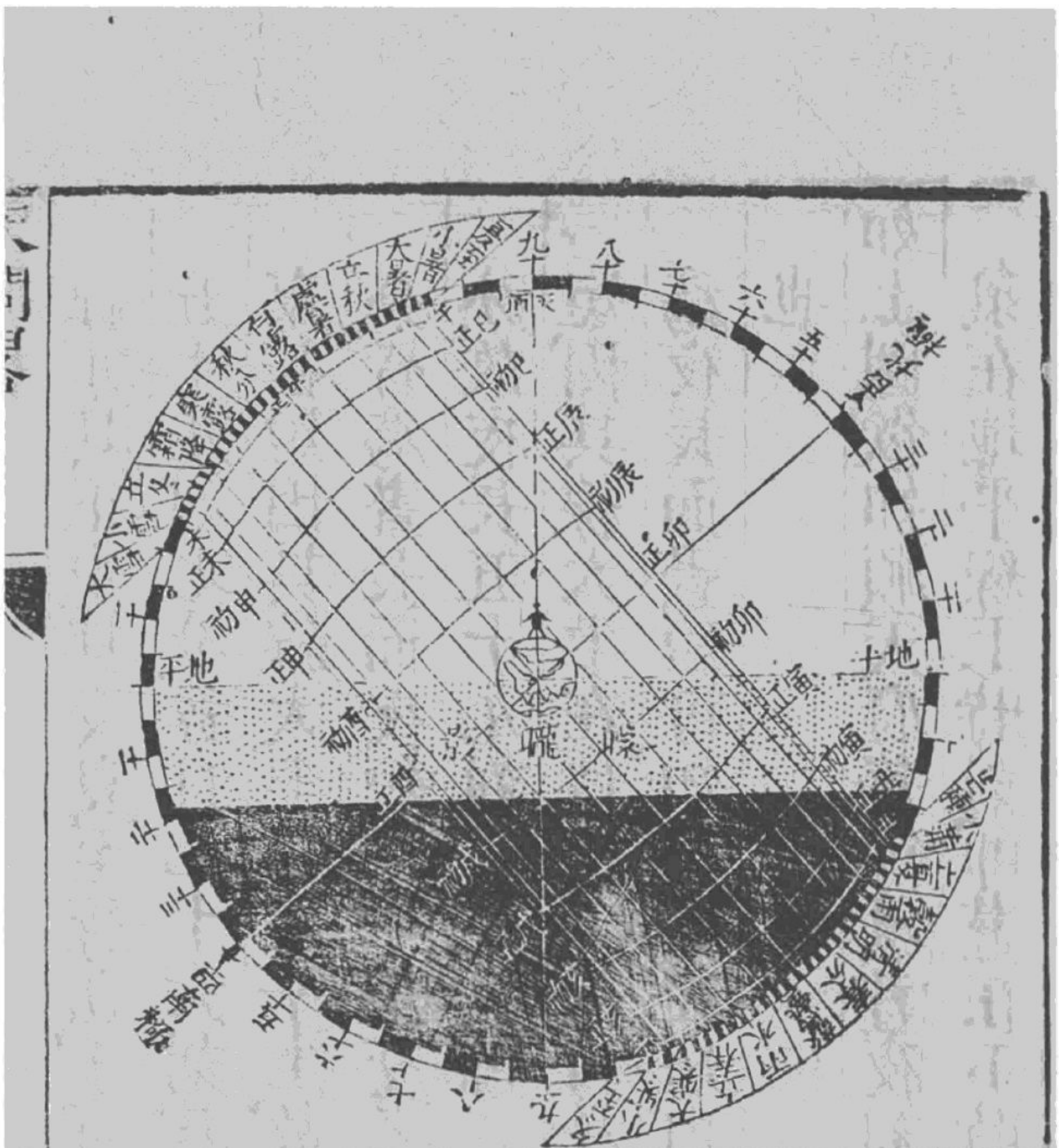


上下亦非平分夏至則其線大分在上而晝長夜短冬至則其線小分在上而晝短夜長今欲知赤道之下晝夜常平

如上圖即見人居此地以赤道爲天頂又南北極不出

入地次見地平線相交于諸節氣之線正當中、而六時在地平上、六時在下、故太陽或行夏至、或冬至、或春秋分線上、必六時在地面上、而爲晝、六時在下、而爲夜、其諸節氣日出必卯正初刻、日入必酉正初刻、即晝夜常平、可知也、但其曚曨影稍異、冬夏二至略長于春秋分之時、此有別論、今不詳之、自赤道北行二百五十里、見北極出地一度、赤道離天頂南亦一度、若行二千五百里、即北極出地、南極入地、赤道離天頂南俱差十度、自赤道下至北極下、每行二百五十里、皆差一度、其赤道線偏在天頂南、即諸節氣線亦偏于南、不與地平線相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交于正中以爲平分故晝夜時刻各有長短焉晝夜長短皆從北極出地而生今以北極出地四十度作法餘可推焉如上圖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四十度赤道在天頂南亦四十度地平線交于諸節氣

線非其正中其交夏至線也于寅正二刻四分故晝長五十九刻七分每日九十六刻其餘三十六刻八分爲夜甚短因其線大半在地平上故自春分經夏至至秋分皆爲晝長而夜短地平線交冬至在辰初一刻十一分故夜長五十九刻七分其餘三十六刻八分爲晝甚短因其線大半在地平下故自秋分歷冬至至春分皆爲夜長而晝短可知晝夜長短由于南北二極出入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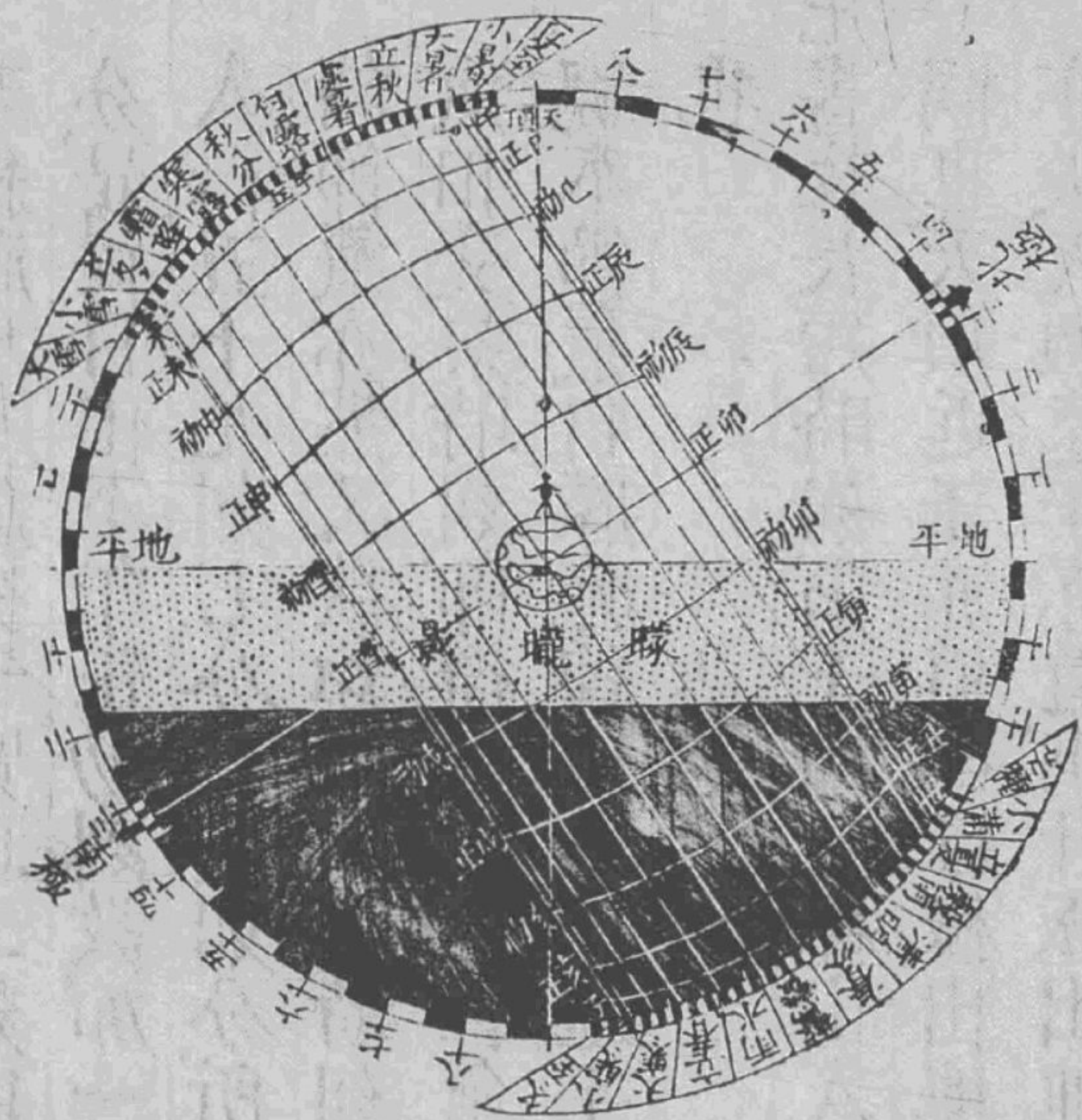
如上圖欲知順天府每節氣晝夜刻各幾何則視本日節氣在地平線上時刻即晝在下時刻即夜也假如于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至線視地平線交于寅正二刻以上得二十九刻十一分是從日出至午正初刻數加一倍即從午正初至日入得五十九刻七分爲晝刻分所餘刻分即夜刻分也

諸節氣亦然又欲知日出入時刻即視地平線于本節氣相交某時刻即得欲知隨節氣朦朧影刻各幾何亦視本節氣自朦朧線以上至地平線皆黃昏昧爽刻分也

凡晝夜長短時刻由于南北極出入地與所居緯度之不同也天頂近于赤道則北極出地度數少即晝夜長短亦少天頂遠于赤道則北極出地度分多即晝夜長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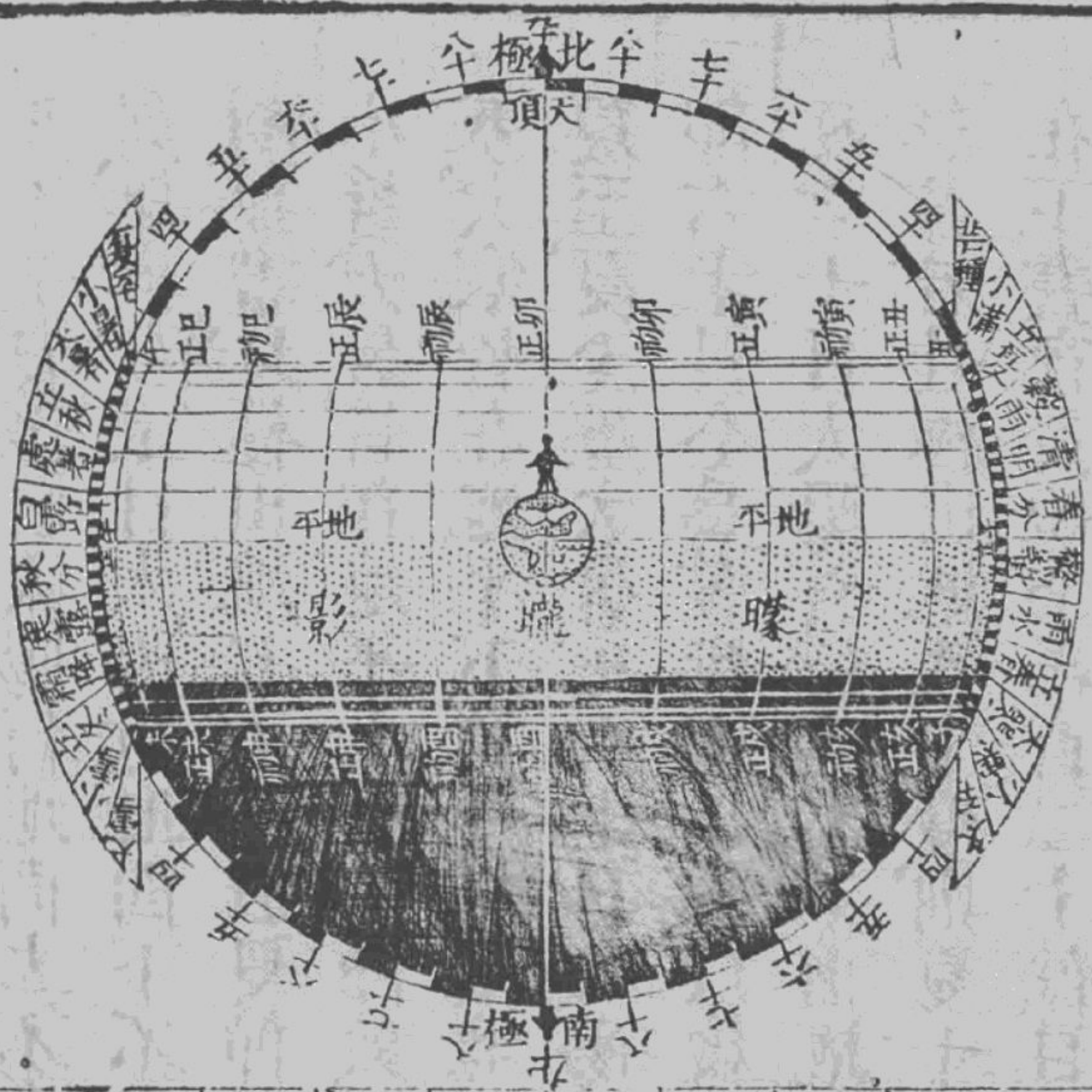
亦多故應天府廿極出地三十二度半順天府四十度强卽多七度半其晝夜長短亦自不同欲知所差幾何試觀廿極出地四十度强圖地平線交夏至線于寅正二刻四分故順天府夏至晝

長五十九刻七分、觀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圖地平線
交夏至線于寅正三刻十二分、故應天府夏至晝長五
十六刻六分、計差三刻、其餘節氣以法對之亦然、又欲
知日出入及曚曨影時刻各異、如上法可求

因上三圖、即知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北極不
出地因赤道爲天頂、左右節氣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故
晝夜必恒平也、北極或二十度、其赤道在天頂南
二十度、左右節氣皆偏于南二十度、故晝夜必有長短
也、蓋人居赤道下者恒見半天、若北極出地二十度、南
極必入地二十度、人居赤道北二十度者、其所見天北

方必多二十度而能見赤道下者之所不見南方必少二十度而不見赤道下者之所得見人恒得見半天故也夏至節氣在赤道北其二十度之分現在地面上故得晝長冬至在赤道南其二十度之分隱在地面下故得晝短其北極出地三十四十五十度者其理並同獨至出地六十七度半則不同也試觀渾儀若北極出地十度夏至晝長二刻若出二十度長五刻出三十度長八刻出四十度長十二刻出五十度長十八刻出六十度長二十六刻出六十七度長四十八刻其長四十八刻者夏至線不交地平而全見在地平上冬至全在地

平下故夏至日太陽行地面上不入地平晝長九十六刻無夜冬至日太陽行地面下不出地平夜長九十六刻無晝北極出地七十度五夏節氣線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皆在地平上五冬節氣線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皆在地平下其北極出地七十度者從小滿歷夏至夏至歷大暑凡六十日大陽斜行地上不入地下即六十日全爲晝無夜小雪以後歷冬至冬至歷大寒凡六十日太陽斜行地下不出地上即六十日全爲夜無晝若北極出地八十度則夏十節氣皆在地平上冬在下晝夜長短全爲百二十餘日若北極出地九十度



則此地以北極爲天頂以赤道爲地平赤道北諸節氣全在地平上赤道南諸節氣全在地平下而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

試觀上圖北極在天頂赤道爲地平從春分歷夏至迄秋分諸節氣在地平上從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分歷冬至迄春分、諸節氣在地平下、即見此地日躔赤道、春分以後出地、日輪漸高至夏至二十三度半、以後漸下至秋分、故半年恒周行于地平之上、而全爲一晝、秋分以後入地、日輪漸下至冬至二十三度半、以後漸高至春分、故半年恒周行于地平之下、而全爲一夜、日出入地平十八度內、皆爲朦朧影時刻、故此地春分以前月半爲昧爽、秋分以後月半爲黃昏也

或曰、一年半爲晝、半爲夜、何以証之、曰、吾西國人親所經歷、其愈近北極者、夏至日晝愈長、夜愈短、夏至日有全十二時爲晝、有全三十日爲晝、全六十日爲晝、全六月

爲晝、歷歷身涉不可疑也、依渾天儀論之其理不得不然也、試于中國亦可見焉、中國本境自南十八度起至北四十二度止、人從最南北行每二百五十里必更一度、漸北漸移夏至日晝長夜短、而京師北之夏至日長于廣東南北之夏至、廣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夏至日五十三刻十一分爲晝、餘四十二刻四分爲夜、又以江西較之、南昌府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夏至日五十五刻七分爲晝、餘四十刻八分爲夜、視廣東晝夜長短差二刻、南京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夏至日五十六刻六分爲晝、餘三十九刻九分爲夜、視廣東晝夜長短差

三刻、視江西差一刻、山東濟南府北極出地三十七度、晝長五十八刻四分、餘爲夜、即晝長于廣東五刻、于江西三刻、于南京二刻、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其晝夜長短所差愈多、從此可推、自十八度以至四十二度各處不同、又推知自四十二度至九十度晝夜漸長漸短、以至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足徵矣

晝夜長短、日出入時刻、朦朧影刻分、皆以北極出地多寡及所交節氣之日爲準、宜隨地隨氣立算、不可執一處以槩他方也、故爲列圖如左、圖中最上橫書一行爲諸節氣本日、從冬至至夏至、次第一直行爲各省所宜用

本圖及其地北極出地多寡次得日出一行此行橫書作二行一爲日出刻數一爲日出分數次日入一行及晝夜長短朦朧影其行各橫書作二行一爲刻數一爲分數假如欲知順天府立冬或立春日日出入時刻晝夜長短朦朧影刻分則視左各圖而例得第一圖爲其本圖次檢取圖中立冬本行及右日出行相對得卯正三刻十三分其餘相對如是而得日入申正四刻二分晝長短四十刻四分夜長短五十五刻十一分朦朧影六刻七分其餘節氣亦然餘圖視法亦然依西曆每日九十六刻每時八刻算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北京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四十度

	日出	日入	晝長	夜長	曚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辰 初一十二	申 正二四三十六八	五十九七	六十二	六十二
小寒	大雪 初二七	正二八三十七二	五十八十四	六十二	
大寒	小雪 正四十二	正三三三十八六	五十七九二	六十	
立春	立冬 正三十三	申 正四二	四十四	五十五十一	六十七
雨水	霜降 正二八	酉 初一七	四十二十四	五十三一	六六
驚蟄	寒露 正一五	酉 初二	四十五十五	五十十	六四
春分	秋分 卯初四〇	酉初四〇	四十八〇	四十八〇	六五
清明	白露 初二十	正一五十一	十四十五	十四十五	六十
穀雨	處暑 卯初一六	酉 正二九	五十三三	四十二一	六十四
立夏	立秋 正四二	正三三五十五十一	四十四		七五
小滿	大暑 寅正三三	酉 正四十二五十七九	三十八六		八〇
芒種	小暑 寅正二八	戌 初一七五十八十四三十七一			八十一
夏至	寅正二四	戌 初一十一五十九七三十六八			八十二

南京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矇矓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矇矓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小寒	卯	正四	三	申	正三	十二	十二	三十九	九	十二	五十六	六	六	七	六
大寒		正四	〇		正四	〇		四十	〇		五十六	〇		五	十四
立春	卯	正三	八	申	正四	七	十	四十	十四	十	五十五	一	五	十四	五
立冬		正二	十三		酉初一	二		四十二	四		五十三	十一		十四	五
雨水		正二	〇		酉初二	〇		四十四	〇		五十二	〇		十三	五
驚蟄	卯	正一	〇	酉	初三	〇		四十六	〇		五十	〇		十一	五
春分		卯初四	〇		酉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十一	五
清明	白露	卯初三	〇		酉正一	〇		四十六	〇		五十	〇		十三	五
穀雨	處暑	卯初二	〇		酉正二	〇		四十四	〇		五十二	〇		二	六
立夏		立秋卯初一	二		正二	十三	五十三	十二	四		四十四	〇		五	六
小滿	大暑	寅正四	七		酉正三	八	五十五	一	四十		十四	六		九	六
芒種	小暑	寅正四	〇		酉正四	〇	五十六	〇	四十		十二	六		十三	六
夏至		寅正三	十二		酉正四	三	五十六	六	三十九		九	六		十三	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山東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七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辰	初一	二	申	正二	二十三	三十七	五十八	四	六	十	八	六	八	八
小寒	大雪	卯	正四	十三	申	正三	二	三十八	四	五十七	十一	六	六	六	六
大寒	小雪	卯	正四	四	申	正三	十一	三十九	七	五十六	八	六	六	六	六
立春	立冬	卯	正三	六	申	正四	九	四十一	三	五十四	十二	六	六	六	三
雨水	霜降	卯	正二	五	酉	初一	十	四十三	五	五十二	十	六	六	二	二
驚蟄	寒露	卯	正一	三	酉	初二	十二	四十五	九	五十	六	六	六	一	一
春分	秋分	卯	初四	〇	酉	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六	六	一	一
清明	白露	卯	初二	十二	酉	正一	三	五十	六	四十五	九	六	七	七	七
穀雨	處暑	卯	初一	十	酉	正二	五	五十二	十	四十三	五	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立夏	立秋	寅	正四	九	酉	正三	六	五十四	十二	四十一	三	六	十三	十三	十三
小滿	大暑	寅	正三	十一	酉	正四	四	五十六	八	三十九	七	七	五	五	五
芒種	小暑	寅	正三	二	酉	正四	十三	五十七	十一	三十八	四	七	八	八	八
夏至		寅	正二	十三	戌	初一	二	五十八	四	三十七	十一	七	九	九	九

山西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冬至	辰初一四	申正二十一三十七九五十八六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一
小寒大雪	辰初一一	申正二十四三十七三五十八二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大寒小雪	卯正四七	申正三八三十九一五十六十四	六七	六四	六一
立春立冬	卯正三八	申正四七四十十四五十五一	六四	六一	六一
雨水霜降	卯正二七正一四	酉初一八四十三一五十二十四	六一	六一	六一
驚蟄寒露	卯正二七正一四	酉初二十一四十五七五十八	六一	六一	六一
春分秋分	卯初四〇	酉初四〇四十八〇四十八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清明白露	卯初二十一	酉正一四五十八四十五七	六四	六四	六四
穀雨處暑	卯初一八	酉正二七五十二十四四十三一	六九	六九	六九
立夏立秋	寅正四七	酉正三八五十五一四十十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小滿大暑	寅正三八	酉正四七五十六十四三十九一	七七	七七	七七
芒種小暑	寅正二十四	戌初一一九十八二三十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一	七十一
夏至	寅正二十一	戌初二四五十八六三十七九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陝西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朦朧影刻分

主比極出地三十六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朦朧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卯正四十四	三十八	酉正三	二十七	三十八	五十七	三十八	二	六十六	八
小寒	卯正四十一	三十四	酉正三	三十八	五十七	七	五十六	六	六十六	六
大寒	卯正四十二	三十三	酉正三	三十九	十一	五十六	四十六	四	六十一	一
立春	卯正三	四	酉正四	十一	四十一	七	五十四	八	六十六	六
雨水	卯正二	四十三	酉初一	十一	四十三	九	五十二	八	六十六	〇
驚蟄	卯正一	二十三	酉初二	十三	四十五	十一	五十	四	六十六	〇
春分	卯初四	〇	酉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六十	〇
清明	卯初二	十三	酉正一	二	四十五	十一	四十五	十	六十四	〇
穀雨	卯初一	十一	酉正二	四	五十二	八	四十三	七	六十七	七
立夏	卯正四	十二	酉正三	二	五十四	八	四十一	七	六十七	十一
小滿	卯正三	十三	酉正四	二	五十六	四	三十九	十一	六十七	二
芒種	卯正四	十一	酉正四	十四	五十七	七	三十八	八	六十七	七
夏至	卯正三	十四	酉正四	十五	五十七	三	三十八	二	六十七	八

河南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朦朧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朦朧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卯正四十一		申正三	四	三十八	五十七	六	一	六	七
小寒	卯正四	八	申正三	七	三十八	十四	五十七	一	六	七
大寒	卯正四	〇	申正四	〇	四十	〇	五十六	〇	六	三
立春	卯正三	三	申正四十二		四十一	九	五十四	六	六	〇
雨水	卯正二	二	酉初一	十三	四十三	四	五十二	四	五十	四
驚蟄	卯正一	一	酉初二	十四	四十五	十三	五十	二	五十	十三
春分	卯初四	〇	酉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五	〇
清明	卯初二	十四	酉正一	一	五十	二	四十五	十三	六	十二
穀雨	卯初一	十三	酉正二	二	五十二	四	四十三	十一	六	六
立夏	卯正四	十二	酉正三	一	五十四	六	四十一	九	六	十
小滿	卯正四	〇	酉正四	〇	五十六	〇	四十	〇	六	四
芒種	卯正三	七	酉正四	八	五十七	一	三十八	四	七	五
夏至	卯正三	四	酉正四	十一	五十七	七	三十八	八	七	六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浙江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曛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曛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正三十三	二	正四	四十四	五十五十一	六	六	一	六	〇
小寒大雪	卯 正三十	四十五	申 正四	五十五	十	五十五	十	五	六	〇
大寒小雪	卯 正三	四十一	申 正四	十一	四十七	五十四	五十	八	五十三	
立春立冬	卯 正二	九	酉 初一	六	四十二	二十二	五十三	三	五十一	
雨水霜降	卯 正一十二	三	酉 初二	三	四十四	六	五十一	九	五	八
驚蟄寒露	卯 初四十四	一	酉 初三	二	四十六	二	四十九十三		五	六
春分秋分	卯 初四	〇	酉 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五	七
清明白露	卯 初三	一	酉 初四	十四	四十九十三	四十六	二		五	八
穀雨處暑	卯 初二	三	酉 正一	十二	五十一	九	四十四	六	六	〇
立夏立秋	卯 初一	六	酉 正二	九	五十三	三	四十二十二		六	三
小滿大暑	寅 正四十一		酉 正三	四	五十四	八	四十一	七	六	六
芒種小暑	寅 正四	五	酉 正三	十	五十五	五	四十	十	六	七
夏至	寅 正四	二	酉 正三	十三	五十五十一		四十	四	六	九

江西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北極出地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二十九度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卯正三十一		申正四	四十一	八	五十五	七	六	二	
小寒大雪	卯正三八		申正四	七	四十	十四五十五	一	六	一	
大寒小雪	卯正三二		申正四	十三四十一	十一	五十四	四	五	十三	
立春立冬	卯正二七		酉初一	八	四十三	五十二	十四	五	十	
雨水霜降	卯正一十一		酉初二	一四	四十四	八	五十一	七	五	九
驚蟄寒露	卯初四十三		酉初三	二	四十六	四	四十九	十一	五	八
春分秋分	卯初四	〇	酉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五	十
清明白露	卯初三	二	酉初四	十三四十九	十一	四十六	四	五	十	
穀雨處暑	卯初二	四	酉正一	十一五十一	七	四十四	八	六	〇	
立夏立秋	卯初一	八	酉正二	一七	五十二	四十三	一	六	三	
小滿大暑	寅正四十三		酉正三	二	五十四	四十一	十一	六	六	
芒種小暑	寅正四	七	酉正三	八	五十五	一	四十四	六	七	
夏至	寅正四	四	酉正三	十一五十五	七	四十	八	六	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湖廣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矇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日出	刻分	日入	刻分	晝長短	刻分	夜長短	刻分	矇曨影	刻分
冬至	卯正四刻一分		申正三刻十四分		二十三刻四十九分		六十五刻十一分		六刻三分	
小寒	卯正三刻十三分		申正四刻二分		二十四刻一分		六十五刻十分		六刻三分	
大寒	卯正三刻六分		申正四刻九分		二十四刻十一分		六十五刻十四分		六刻十二分	
立春	卯正二刻十一分		酉初一刻四分		二十四刻十二分		六十五刻十二分		六刻十一分	
雨水	卯正一刻十四分		酉初一刻二分		二十四刻十一分		六十五刻十分		六刻十一分	
驚蟄	卯初四刻十四分		酉初三刻二分		二十四刻十六分		六十五刻十分		六刻十一分	
春分	卯初四刻〇分		酉初四刻〇分		二十四刻〇分		六十五刻九分		六刻十一分	
清明	卯初三刻一分		酉初四刻十四分		二十四刻十九分		六十五刻十二分		六刻十一分	
穀雨	卯初二刻一分		酉正一刻十四分		二十四刻十三分		六十五刻十一分		六刻十一分	
立夏	卯初一刻四分		酉正二刻十一分		二十五刻十三分		六十五刻十二分		六刻八分	
小滿	卯正四刻九分		酉正三刻六分		二十五刻十四分		六十五刻八分		六刻八分	
芒種	卯正四刻二分		酉正三刻十三分		二十五刻十五分		六十五刻十一分		六刻十一分	
夏至	卯正三刻十四分		酉正四刻一分		二十五刻十六分		六十五刻十一分		六刻十一分	

四川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北極出地	日出	日入	晝長	短	夜長	短	曚曨影
二十九度半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卯 正三十一	申 正四 四十 八	五十五 七	六 二	六 一	五十三	五十
小寒	大雪 卯 正三 八	申 正四 七 四十 十四	五十五 一	六 一	五十三	五十	
大寒	小雪 卯 正三 二	申 正四十三 四十一 十一	五十四 四	五十三	五十		
立春	立冬 卯 正二 七	酉 初一 八 四十三	五十二 十四	五十			
雨水	霜降 卯 正一十一	酉 初二 四 四十四 八	五十一 七	五九			
驚蟄	寒露 卯 初四十三	酉 初三 二 四十六 四	四十九 十一	五八			
春分	秋分 卯 初四 〇	酉 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五十			
清明	白露 卯 初三 二	酉 初四十三 四十九 十一	四十六 四	五十一			
穀雨	處暑 卯 初二 四	酉 正一十一 五十一 七	四十四 八	六〇			
立夏	立秋 卯 初一 八	酉 正二 七 五十二 四十三	一	六三			
小滿	大暑 寅 正四十三	酉 正三 二 五十四 四	四十一	六六			
芒種	小暑 寅 正四 七	酉 正三 八 五十五 一	四十十四	六七			
夏至	寅 正四 四	酉 正三十一 五十五 七	四十 八	六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福建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北極出地二十六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冬至	正三四	正四十一四十一七	五十四八	五十四	壬二
小寒 大雪	正三二	正四十三四十一一	十四四	壬二	
大寒 小雪	正二十一	四十二八	五十二七	五九	
立春 立冬	卯正二三	酉初一十二四十三	九五十二六	五七	
雨水 霜降	正一八	七四十四十四五十一一		五七	
驚蟄 寒露	卯初四十二	酉初二三四十六六四十九九		五六	
春分 秋分	卯初四〇	酉初四〇四十八〇四十八〇		五五	
清明 白露	卯初三三	酉初四十二四十九九四十六六		五六	
穀雨 處暑	卯初二七	酉正一八五十一一四十四		五十	
立夏 立秋	正一十二	正二三五十二六四十三九		五十四	
小滿 大暑	初一四	正二十二五十三七四十二八		六二	
芒種 小暑	正四十三	正三二五十四四四十一十一		六五	
夏至	正四十一	正三二四五十四八四十一七		六六	

廣東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正二十三	二	酉初一	四十二	五十三	十一	五	十一	五	十
小寒大雪	正二十一	四	酉初一	四十二	八	五十三	七		五	十
大寒小雪	正二	六	酉初一	九	四十三	五十二	十二		五	八
立春立冬	正一十四	一	酉初二	四十四	二	五十一	十三		五	六
雨水霜降	正一	五	酉初二	十四十五	五	五十	十		五	六
驚蟄寒露	卯初四	十	酉初三	二五	四十六	十	四十九		五	五
春分秋分	卯初四	〇	酉初四	〇	四十八	〇	四十八	〇	五	三
清明穀雨	白露 初三	五	酉初四	十四十九	五	四十六	十		五	五
立夏小滿	卯初二	十	酉正一	五	五十	十	四十五	五	五	八
芒種	小暑 卯初一	九	酉正二	十四五十一	十三四十四	二	五十二	十二	五	十一
夏至	卯初一	四	酉正二	十一五十三	七	四十二	八	六	六	〇
	卯初一	二	酉正二	十三五十三	十一	四十二	四	六	〇	〇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廣西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主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日出	日入	晝長	夜長	短	曚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卯正三二	申正四十三	五十四四	五十四四	五十	五十三
小寒	卯正三〇	酉初四十二	五十四〇	五十四〇	五十	
大寒	卯正二九	酉初一六	四十二二	五十三三	五八	
立春	卯正二二	酉初一十三	四十三二	五十二四	五六	
雨水	卯正一七	酉初二八	四十五一	五十十四	五五	
驚蟄	卯初四十一	酉初三四	四十六八	四十九七	五七	
春分	卯初四〇	酉初四〇	四十八〇	四十八〇	五五	
清明	卯初三四	酉初四十一	四十九七	四十六八	五五	
穀雨	卯初二八	酉正一七	五十五四	五十十四	五九	
立夏	卯初一十三	酉正二五	十十二四	四十三十一	五十二	
小滿	卯初二六	酉正二九	五十三三	四十二十二	六一	
芒種	卯初〇	酉正三〇	五十四〇	四十二〇	六二	
夏至	寅正四十三	酉正三二	五十四四	四十一十一	六二	

雲南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曚曨影刻分

生北極出地二十四度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刻	分	
冬至	正三	〇		初一	〇		五十	四十二		〇	五十		五十	五十一	
小寒	正二	十二		初一	三		五十	三		九	五十		五十	一	
大寒	正二	七		初一	八		四十	三		一	五十		五十	九	
立春	正一	十四		初二	一		四十	四		二	五十		五十	五	
雨水	正一	四		初二	十一		四十	五		七	五十		五十	四	
驚蟄	正一	九		初三	六		四十	六		十二	四十		五十	三	
春分	初四	〇		初四	〇		四十	八		〇	四十		五十	一	
清明	初三	四		初四	十一		四十	九		七	四十		五十	四	
穀雨	初二	九		正一	六		五十	十二		四十	五十		五十	五	
立夏	初二	〇		正一	〇		五十二	〇		四十	四十		五十	九	
小滿	初一	七		正二	八		五十三	一		四十	一十		五十	十	
大暑	初一	二		正二	十三		五十三	十一		四十	十二		六十	〇	
小暑	初一	二		正二	十三		五十三	十一		四十	十二		六十	〇	
夏至	初一	〇		正三	〇		五十三	〇		四十	十二		六十	〇	

貴州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口出口入曚曨影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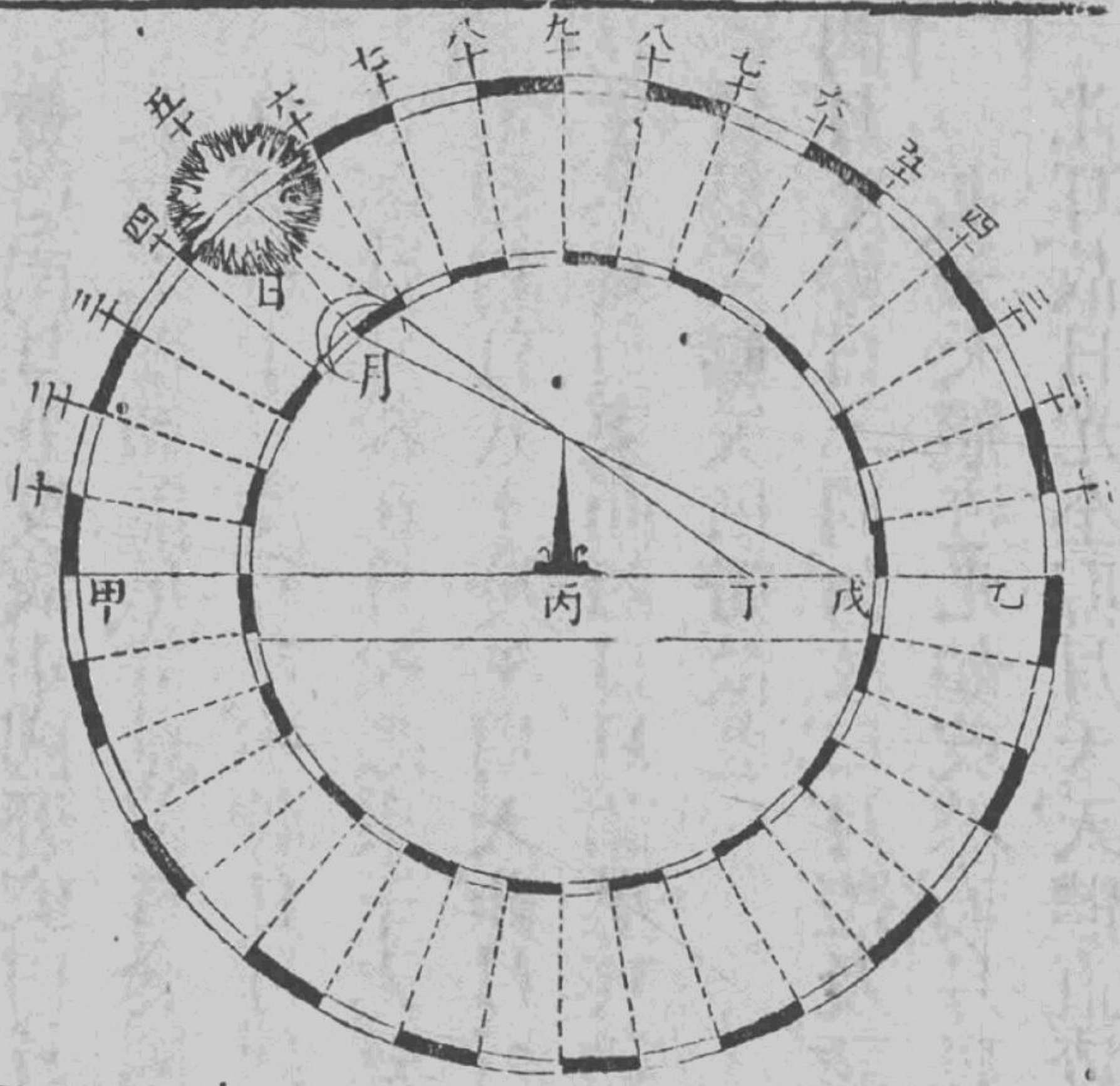
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	日出	日入	晝長短	夜長短	曚曨影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刻分
冬至	卯正三刻〇分	酉初一刻〇分	五十四刻〇分	五十三刻〇分	
小寒	卯正二十三刻二分	酉初一刻四分	五十三刻一分	五十刻一分	
大寒	卯正二刻八分	酉初一刻七分	五十二刻四分	五十刻八分	
立春	卯正二刻〇分	酉初二刻〇分	五十刻四分	五十刻六分	
雨水	卯正一十二刻九分	酉初二刻五分	五十刻三分	五十刻五分	
驚蟄	卯初四刻七分	酉初三刻四分	五十刻二分	五十刻七分	
春分	卯初四刻〇分	酉初四刻〇分	五十刻〇分	五十刻五分	
清明	卯初三刻四分	酉初四刻七分	五十刻八分	五十刻五分	
穀雨	卯初二刻九分	酉正一刻十二分	五十刻三分	五十刻九分	
立夏	卯初二刻〇分	酉正二刻〇分	五十刻二分	五十刻十二分	
小滿	卯初二刻七分	酉正二刻八分	五十刻一分	五十刻六分	
芒種	卯初一刻二分	酉正二刻十三分	五十刻四分	五十刻六分	
夏至	卯初〇刻〇分	酉正三刻〇分	五十刻〇分	五十刻二分	

月天爲第一重天、及月本動

問太陰在何重天、曰、第一重天最近于地者、是也、吾徵之日食由于月掩其光、且恒見月體、能揜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矣、依表影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影、影光體遠于地面、得景短、光體近于地面、得景長、今西國曆家以表景測驗日月高下、日輪高于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于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光表景則短、月光表景則長也

如左圖、甲乙爲地平、丙爲表、視日輪高于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五十度、即日光從表端至丁、月光從表端至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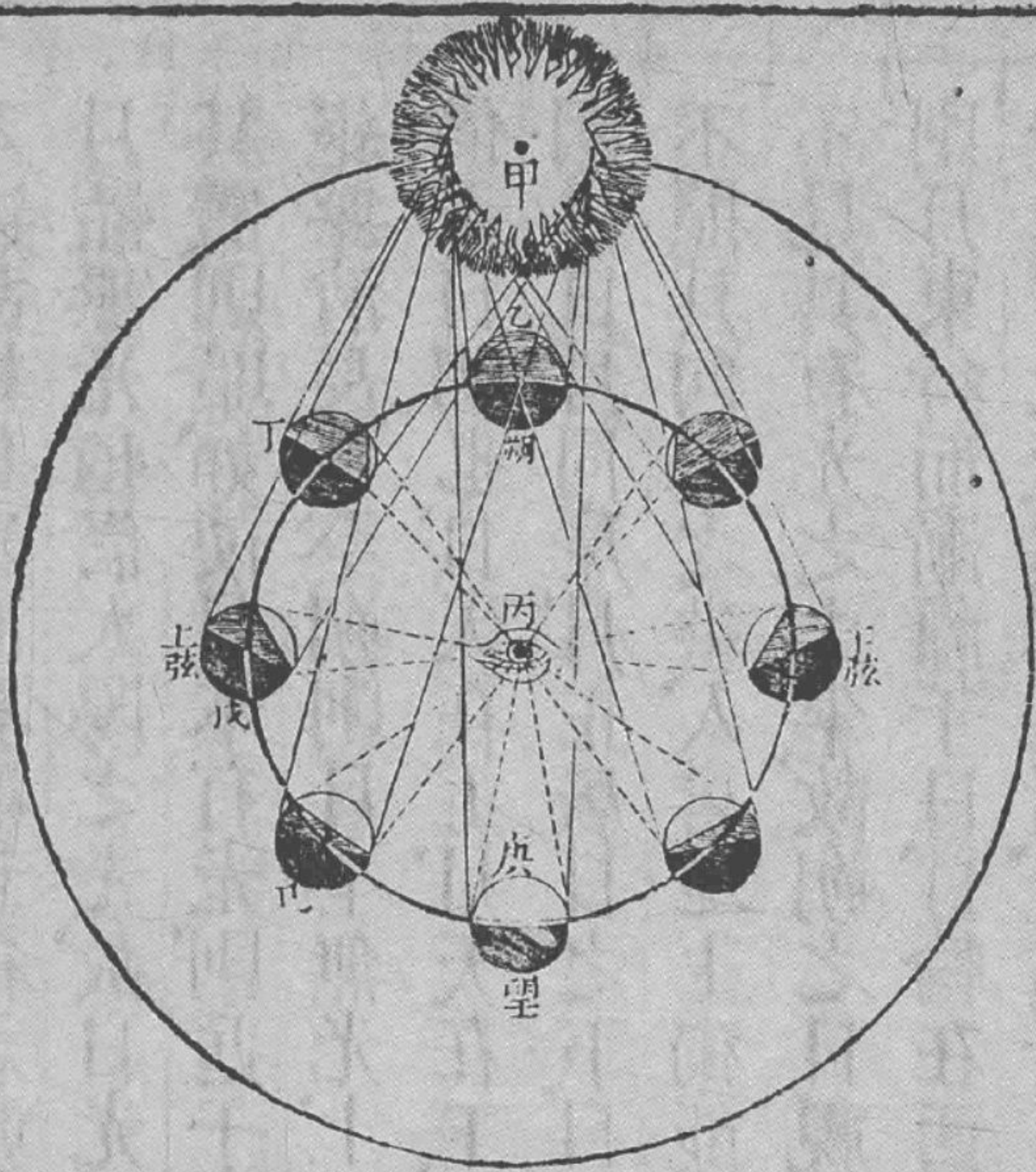
戊影長于丁影明也
是知月天必在其下
而近于地面也
月天南北二極各離
宗動天之極二十三
度半與日天同故月
行亦交黃道而其躔
黃道非如日輪也日
輪恒行黃道一路月
輪之路非一乃出入

黃道南北五度故中國曆家曰月有九道其出入相交處謂之龍頭龍尾詳見前日食圖月本動自西而東每日約行十三度有奇朔時日月同度至第三日及第四日即見月輪在日輪之東至上弦離太陽九十度望日正相對百八十度半周天非月行最疾何能離日如是乎然其自東而西日月諸星其動並同無有疾遲以其皆爲宗動天所帶故也

問月光每日不同何故曰月體及諸星之體與本天之體一也第天體透光如玻璃而月與星之體堅凝不能透光耳故日光全照月天天體直透不能發光月星堅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不透故耀日光而發照焉徵之朔日及上下弦可知也月體無光恒借太陽之光故日光照及其體則明不及其體則暗如使月本有光則近于日遠于日其光恒一絕無消長矣今朔則月全無光上弦漸長下弦漸消必借于日明也日天在上月天在下日光在月恒照半體朔日日月同度月正居日之下日光獨照其向上之半不照其向下之半人居地上獨能見其無光之下半而不見其有光之上半故朔之日視月全無光也過朔日則月東行而漸離于日輪在西月亦受光于西愈近于日日光愈照其上面愈遠于日日光愈照其下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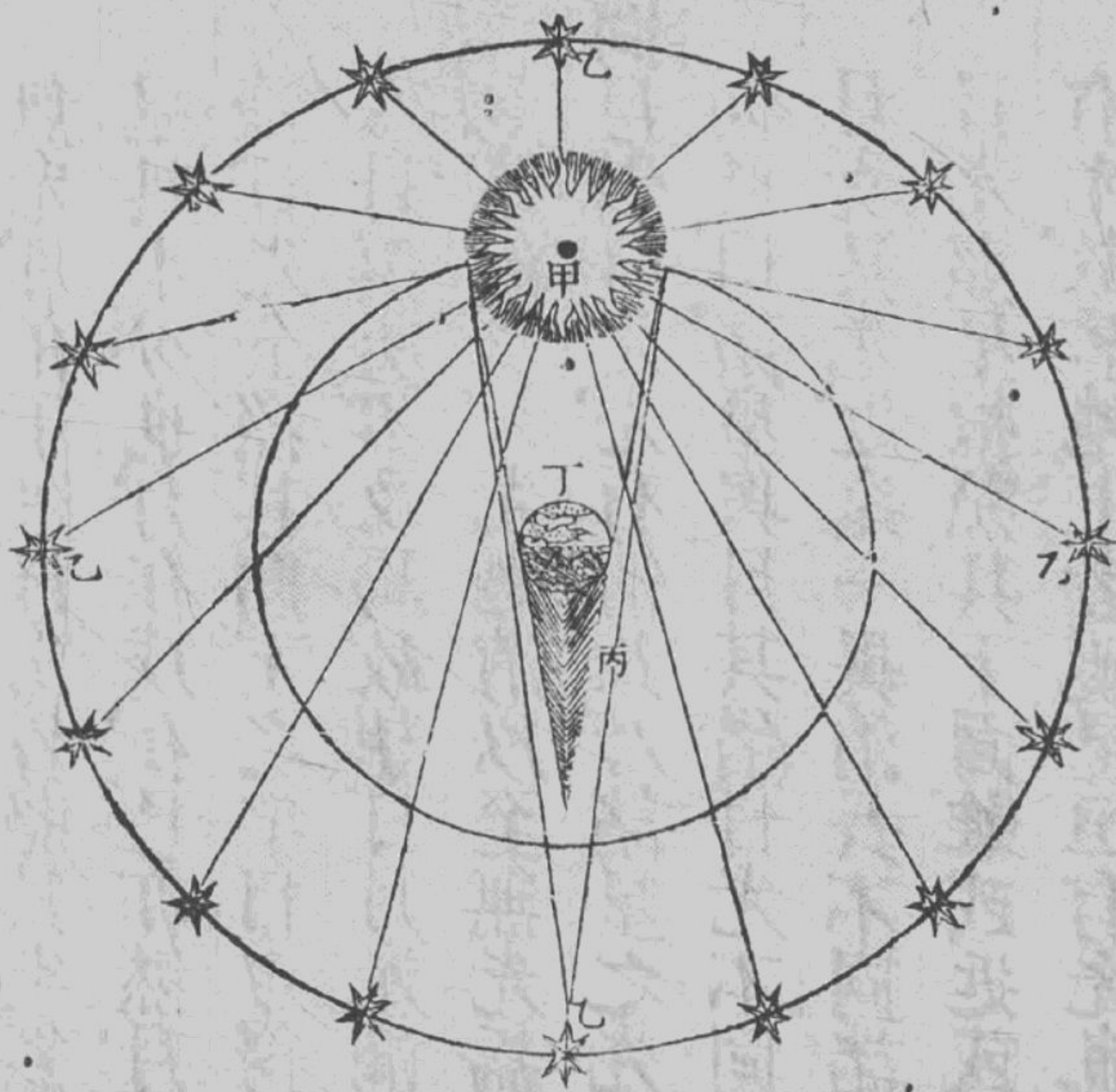
離太陽有遠近故其光無時不消長也

如上圖甲爲日輪在上乙爲月輪在下丙爲地上目力所及以視月光見月輪在乙正居日下日光全照向上半體而向下半體日所不及者絕無光焉故朔日則月全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無光、月在丁雖日光皆照其半、然大半居天內、目力獨見其小分也、月在戊、在巳亦然、月在庚乃正相對于日輪、日光全照其向下之半、目力得見、而其向上者無光人目俱所不及焉、故望日月光滿全也、過望日後目力漸不能及、月光漸消以至無光焉

問月借日光、光有消長、乃諸星之光恒見滿圓、而無消長何也、曰、諸星與月其借日光不同也、月天在日天之下、月受其光、近遠一異、消長不同、諸星之天居日天之上、日光照星恒照其下面、雖或近或遠于日、而其下面恒有光、故居地上者視星恒有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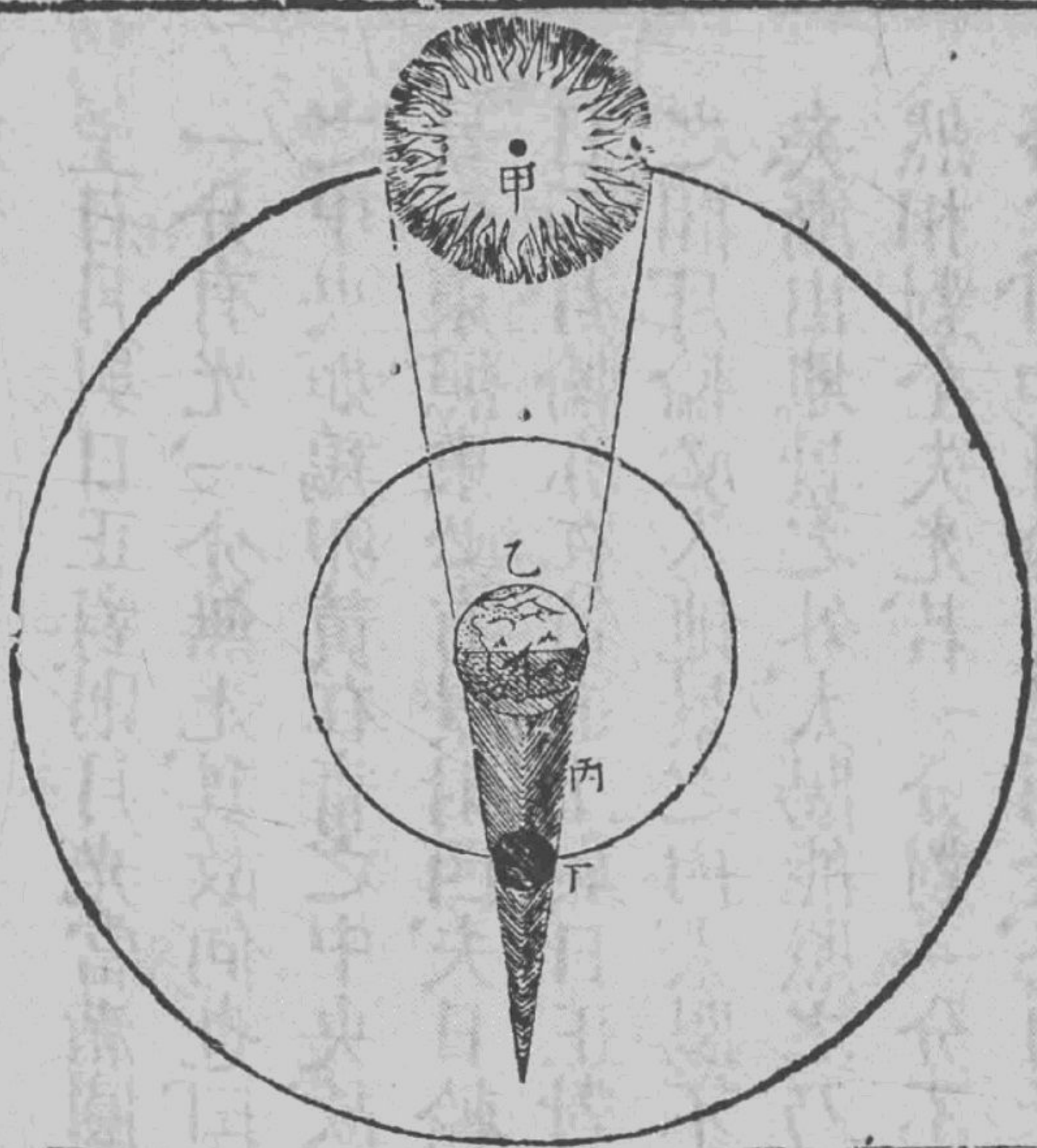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爲日輪、乙爲諸星之天、居日天之上、丁爲地形、丙爲地影、卽見日光恒照諸星下面、而居地上者恒見其下面有光、且月食由于地影、地影之銳有盡不及諸星之天、故諸星之光不朦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月食

問望日月與日正對則月光當滿圓矣然而或全無光或一分有光一分無光其故何也曰地毬懸于十二重天之中央如鷄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地必有景射東照東必有景射西夫日輪恒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毬隱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景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景之外太陽能照之乃漸復得原光也若渾然相對全失光若一分對一分不對對者失光不對者否矣因知月輪失光而食悉由于地景也



如上圖、甲爲日輪、乙爲地毬、丙爲地影、丁爲月輪、卽見日月正對、故月輪全居地影之內、而居地上者視月無光、月無光則食也

問曰、輪值望必與月正相對、相對月必過地影、過影必當每望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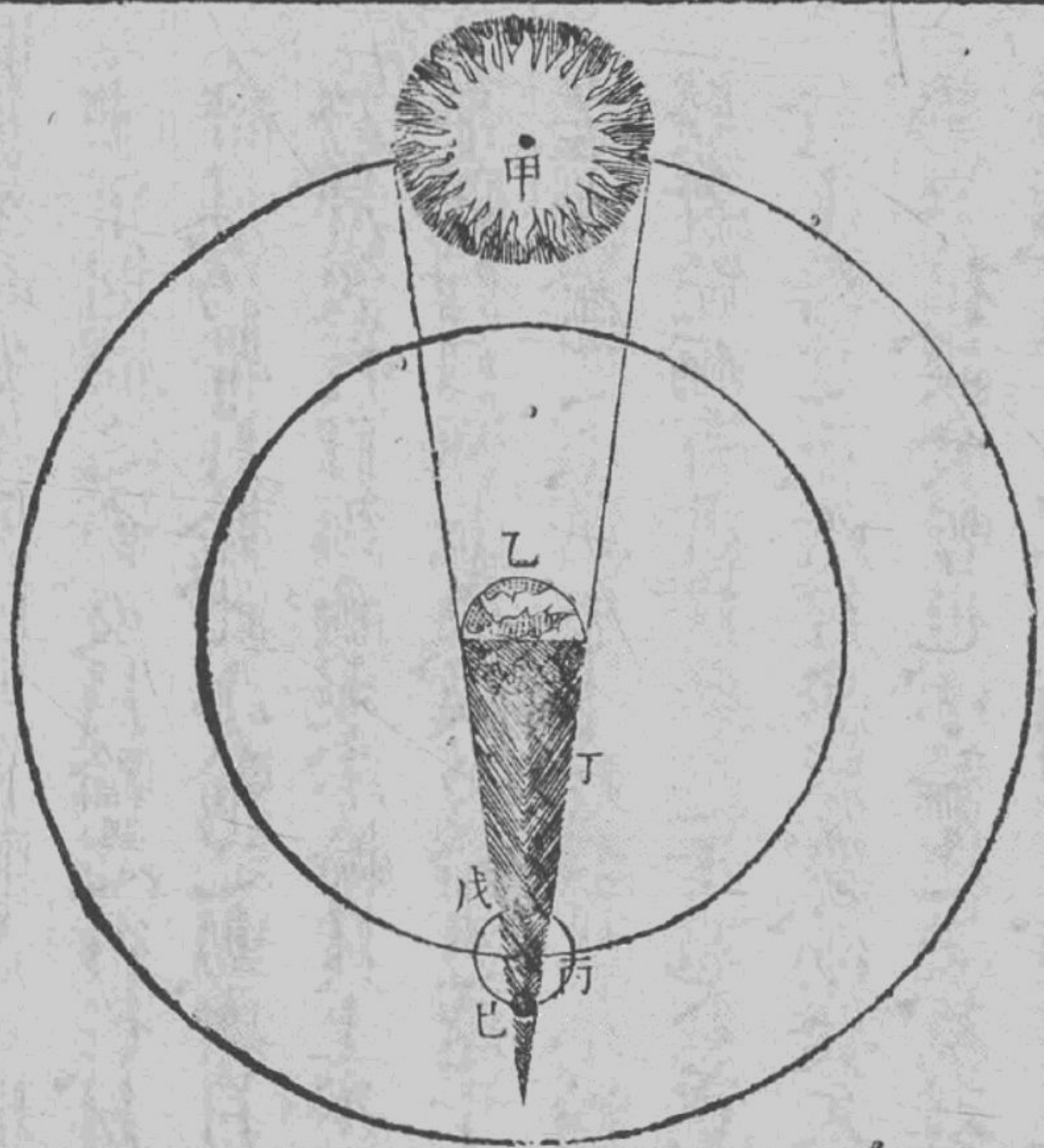
食矣今月之遇食不過一焉地影之說毋乃碍乎曰日輪恒行黃道上不出入內外池體之影正對于月亦必在黃道上不出入內外焉月輪惟行龍頭龍尾之上得行黃道故望時月輪適當龍頭龍尾適過地影之內則食若出黃道內外或南或北地影不便不能食即食亦分秒不同此望日日月雖對而亦不能常食也

問日月正對則相遠必百八十度半周天也故月在地平上日必居其下日在地平上月必居其下然有月食而日月皆在地平上則月食非由地影矣何也曰從古至今凡月食皆以望日爲限其相遠必半周天不然不食

也月食時日月俱在地平上者或日在西以將入月在東以始出或月入而日出也夫月將出而日將入其視月在地平者非月全出也則海水或濕氣所影映也蓋地平傍近恒有濕氣清微如煙或空中對月輪偶有輕薄白雲或值當海水皆能令月影映于其內而目力所成究一月焉此視法之理也固有別論今試于空盤若盤底內置一錢人漸遠于盤或八步或十餘步盤內之錢已不見矣令斟水滿盤即仍八步或十餘步而錢忽見之何也所視非錢體也錢影也然則地平之見月非月體也月影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問月食時刻不同或所食時長或時短何也曰月食長短由于地體之影及月輪之行也月天之內別有小輪以帶月爲帶月輪此小輪之動與月天之本動非同一也乃月天行自西而東小輪其上半周行自東而西其下半周行自西而東故月輪近遠于地心恒異也月輪若居小輪之下必近于地若居小輪之上必遠于地也地景漸銳而有盡其愈近于地愈寬愈至于銳愈狹若月行小輪之下所經影界寬故食久若行小輪之上所經影界狹故食暫也小輪之說及其上半周何得行自東而西其下半周自西而東別有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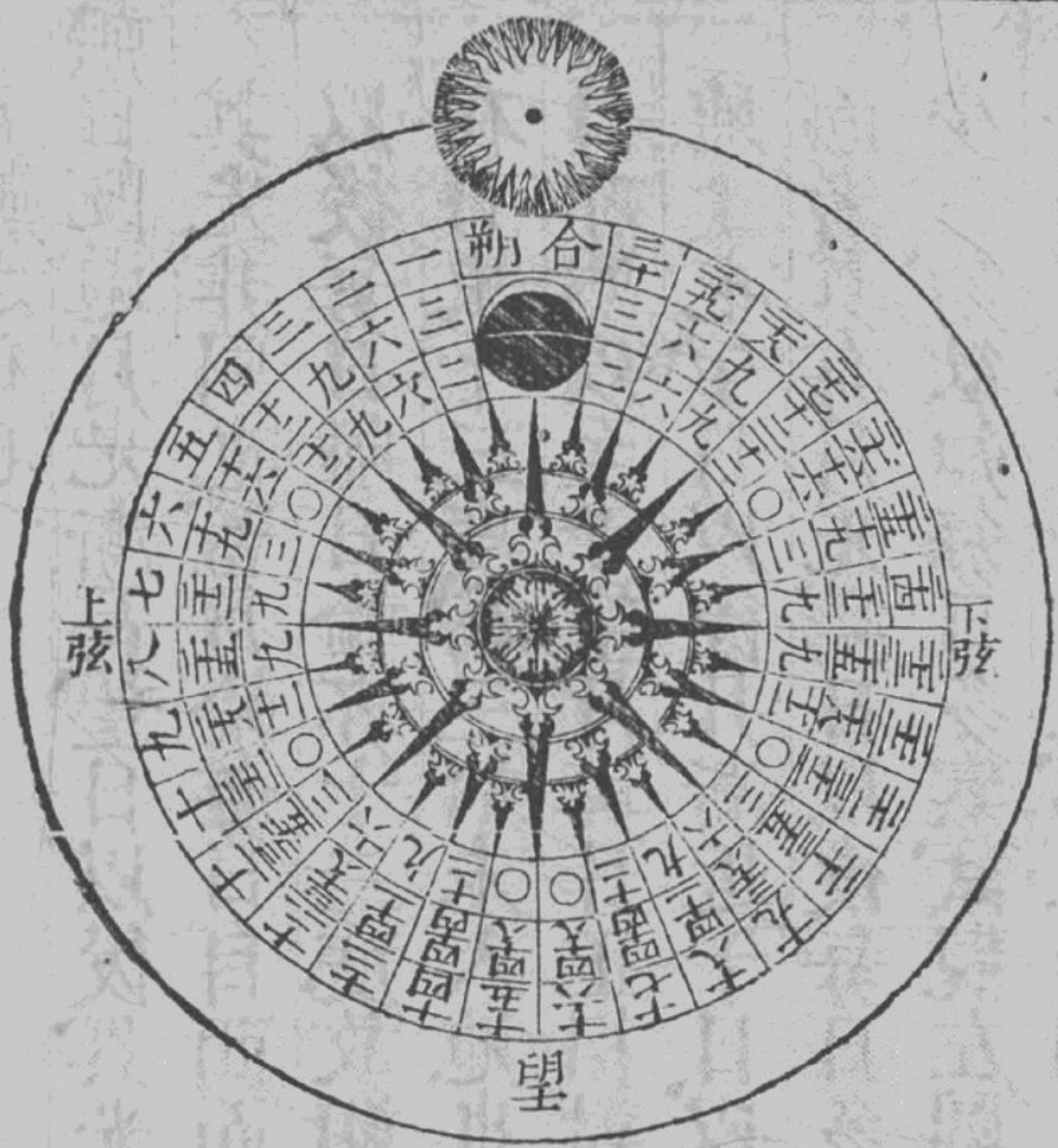


如上圖甲爲日輪乙爲地形丙爲小輪丁爲地影漸銳故影寬于戊而狹于巳月行地影之內在戊小輪之下必久于在巳在巳小輪之上必速于在戊故其時刻長短異也因知二食之時刻長短由于地影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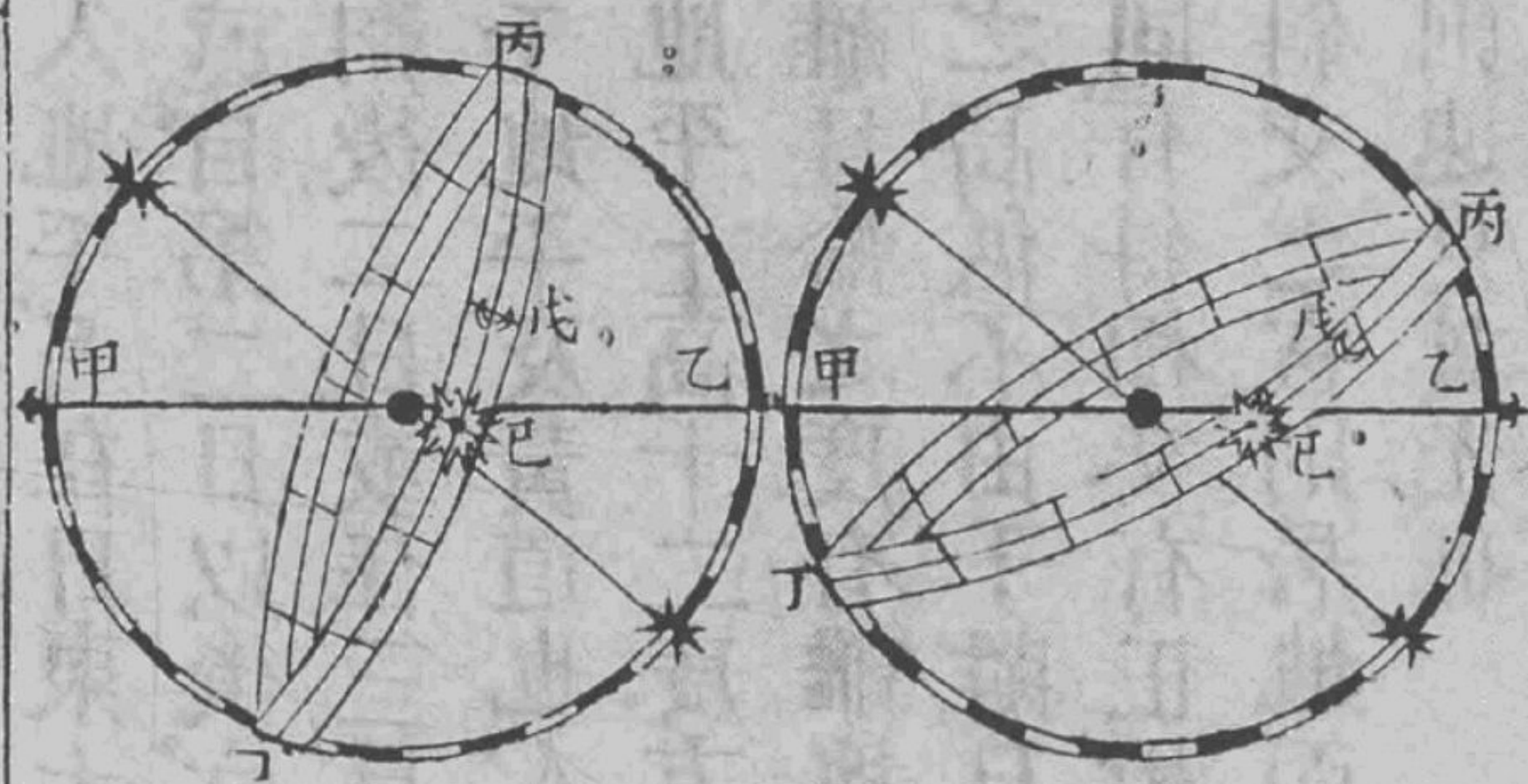
月輪之行也

朔日既過月光漸長望日以後其光漸消則月行地平上其光非同也蓋月輪每日自西而東約行十三度朔日以後每日離日輪亦十三度故朔日日輪入地平而月在日東十三度爲三刻未入地也次日又離十三度次日亦然以至于望月與日正相對故日入地下而月出地上也望日以後月漸近于日以至合璧焉因知居地面者其有月光朔日以後每日多三刻望日以後每日少三刻欲知每日多寡試觀左圖第一上圈月日自初一日至第二十日也第二中圈月在地上每日有光幾



刻也、第三內圈一刻之分也、假如初六日欲知日入以後月光照地幾何刻分、視上圈第六日即得、第二圈六日正下十九刻與三圈三分問既朔日以後月光漸長、又每日離日輪十三度、則第二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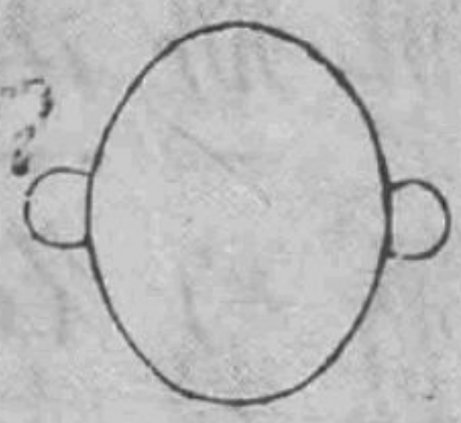
入地平、月在日東十三度遠、則月高于地平亦十三度遠自第二日以後、宜無不見月光者、乃今之見光、或在朔後二日、或在三日、或在四日、其不同何也、曰、其故由于地平、及黃道也、人居地面、而以見月光者、必月輪在地平上高十二度、方可得見、不然、則否、蓋月之度數、有離日輪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于離地平之高低、不由于離日輪之遠近也、故黃道交于地平、不同、有斜相交、有正相交、朔時日月同度、若其同度在于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也、若在于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



視上二圖、甲乙爲地平、丙丁爲黃道、戊爲月輪在地平上、巳爲日輪、將入地平、第一圖、乃甲乙地平斜相交于丙丁黃道、戊月輪雖離巳日輪十三度、或十五度、乃其高于地平非十二度、故合朔之次日、其月雖離日輪十三餘度、因未至地平十二度、高故居地面者、第二日不能見其光、或在第三第四日之間也、第

二圖甲乙地平乃正相交于黃道戊月輪之離日輪及地平並同也故均爲行十三度而其第二日已高于地平十二度故得即見月光云又月因有逆順行亦有離太陽遲速逆行時必遲離太陽順行時必速離太陽此其故也

凡右諸論大約則據肉目所及測而已矣第肉目之力劣短曷能窮盡天上微妙理之萬一耶近世西洋精于曆法名士務測日月星辰與理而衰其目力冠羸則造剏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觀六十里遠一尺大之物明視之無異在目前也持之觀月則千倍大于常觀金星



大似月、其光亦或消或長、無異于月輪也、觀土星則其形如上圖、圓似鷄卵、兩側繼有兩小星、其或與本星聯體、否、不可明測也、觀木星、其四圍恒有四小星、周行甚疾、或此東而彼西、或此西而彼東、或俱東俱西、但其行動與二十八宿甚異、此星必居七政之內、別一星也、觀列宿之天、則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體光顯、相連若白練然、即今所謂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其妙用也

第四套

天問畧一本

泰西水法一本

斐錄答彙一本

驗氣說二本

畫答一本

西方答問一本

幾何要法三本

職方外記二本

藏原本

達道紀言

二卷

〔意〕高一志手授，〔明〕韓雲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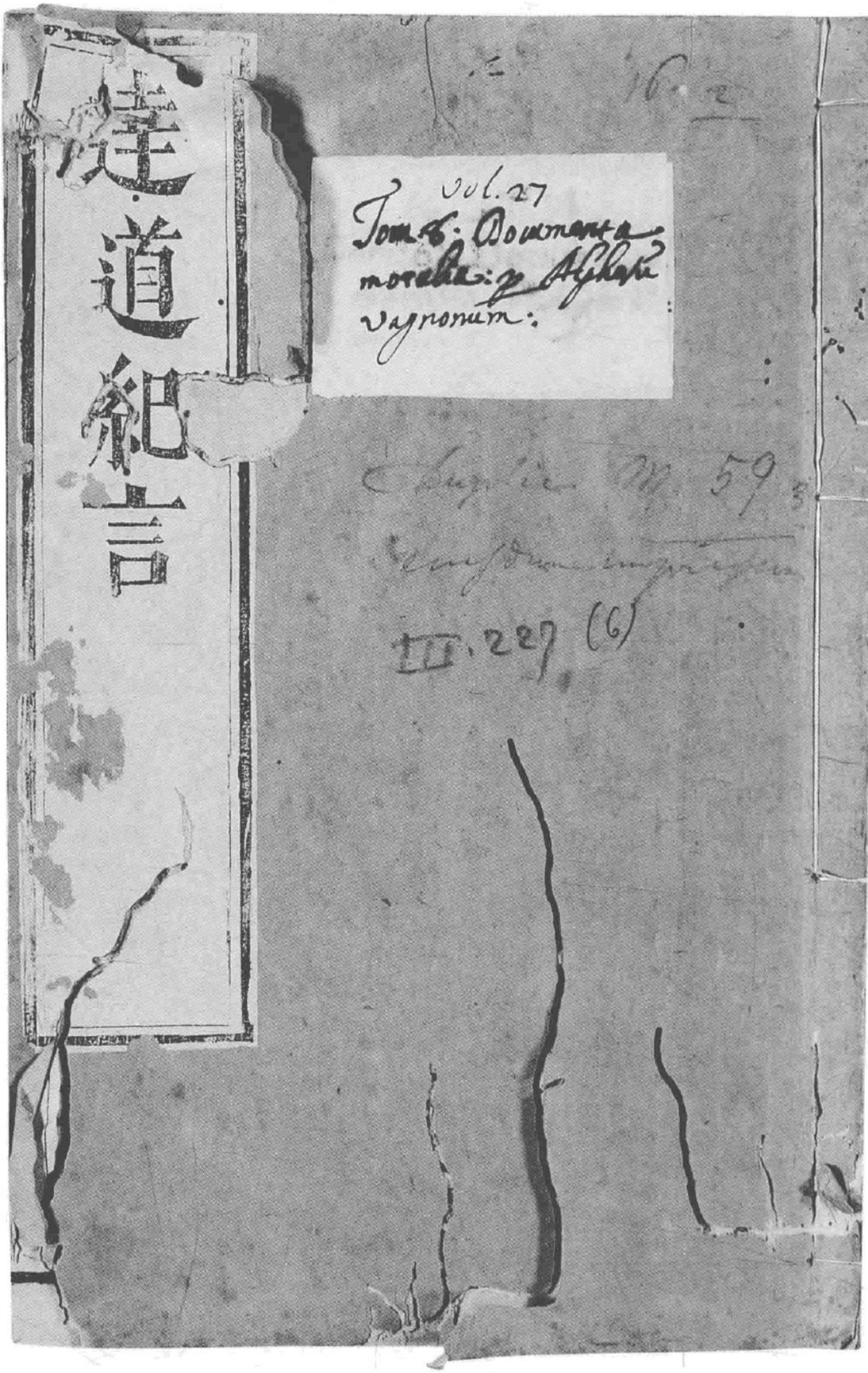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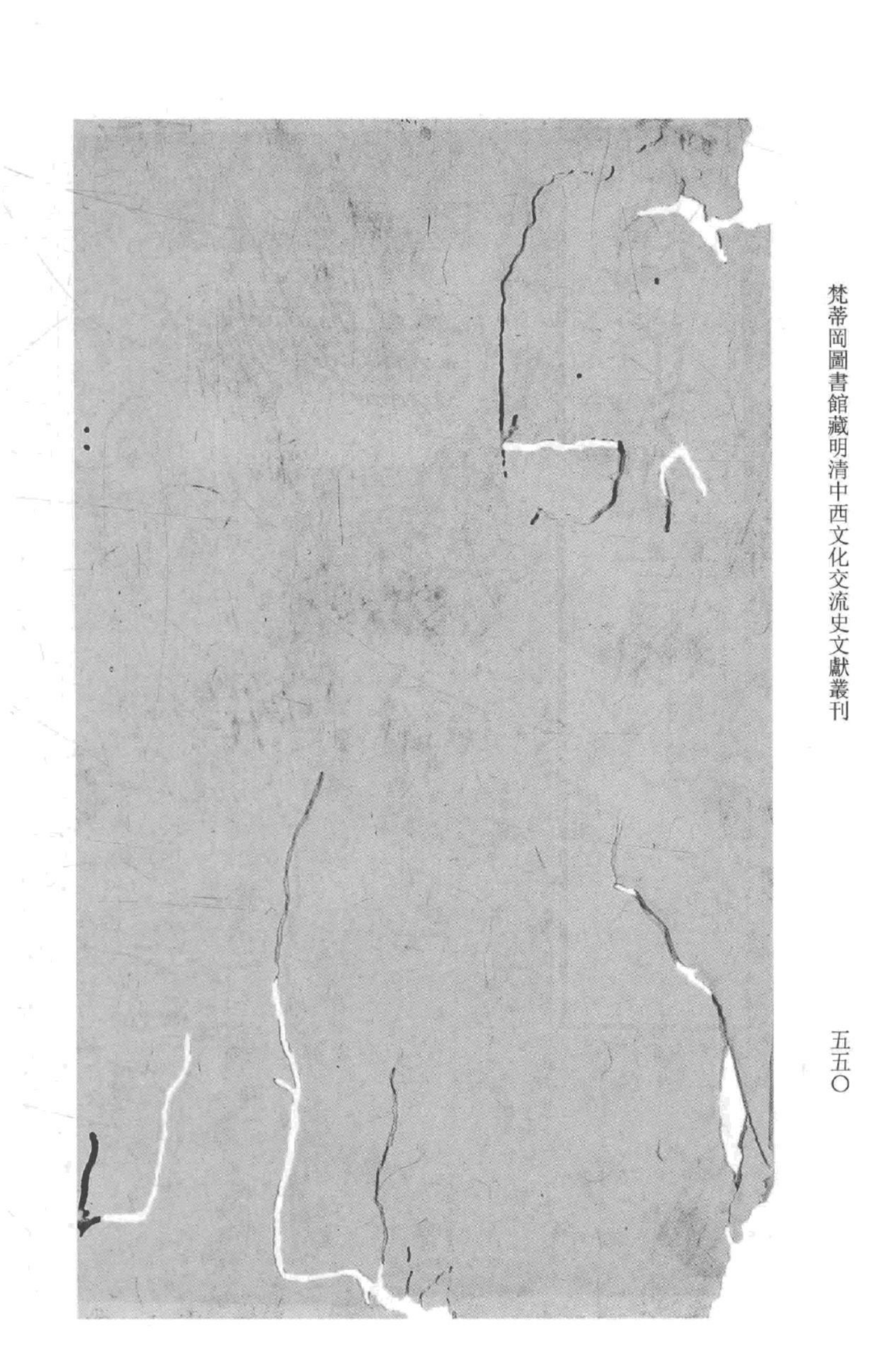
《達道紀言》二卷，意大利高一志手授，明韓雲纂述。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6。

本書為西方倫理學類著作。書名『達道』，典出《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據卷首韓雲《達道紀言序》，其書初刻於明崇禎九年十月，為『則聖高先生時以語余，余手紀之』，亦即高氏口授，韓氏記錄而成，故可視為二人共同的成果。據法國學者梅謙立（Thierry Meynard）之研究，本書主要『取自古希臘和古拉丁文學』，而尤其側重於斯多葛學派的普魯塔克、塞涅卡、西塞羅等人之著作。全書分上下二卷，共收錄西方著作中有關人倫之語錄三百五十五條，以中國傳統的『五倫』分類編排。其中君臣一百五十九條，父子二十一條，昆弟（附老幼）三十一條，夫婦二十三條，朋友（附諂諛、恩施、諫責）一百二十一條，以君臣、朋友二類最為詳盡。其材料亦多見於高氏所撰《修身西學》、《齊家西學》、《西學治平》、《童幼教育》等同類著作，黃興濤教授即將本書與《西學治平》中的《民治西學》對讀，而發現《民治西學》中『與君臣相關的格言約有十四條，其中就有十二條修改潤色後收錄於《達道紀言》中』。收錄材料的過程中，或根據具體情況作一定程度的改編。如梅謙立曾舉君臣類『斐禮伯王跌

諸途』一條，謂在原始文獻中，腓力王（即斐禮伯王）是在摔跤時摔倒的，因皇帝摔跤不符合儒家傳統，故對此情節加以改編。由於其書的目的在於傳播西方倫理道德，以規範中國士人的言行，而非直接用於傳教，故其中對天主教教義很少涉及，甚至有意識地加以回避。但這並不意味著該書與天主教毫無關係。梅謙立即指出，此書與利瑪竇的《交友論》類似，可視為一種『智慧文學』，其在傳教中的作用在於『對耶穌會士來說，文化對話是一種必要的預備階段，目的是將來運用一種對話性的語言和思想來宣傳福音真理』。

本書開本 25.5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20.5 釐米，寬 14.2 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明崇禎九年韓雲《達道紀言序》。卷端題『太西高一志則聖手授，晉中韓雲子伯纂述，關中和鼎子新參閱』。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二本，館藏號分別為 BORGIA CINESE 364.6 與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88.1，與此本大致為同一版本。此書流傳較少，目前所知除梵蒂岡藏本外，僅法國國家圖書館與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等處有收藏。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向達先生手抄文獻目錄》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向達抄本一部，乃抄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據梵蒂岡藏本中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64.6 者影印，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亦據此本點校。（謝輝）


達道紀言
Vol. 27
Tom. 6: Dominica
morelia: 2 Agilatu
vagnomum:
III. 227 (6)



達道紀言序

西先生來賓如大樽置衢過者酌焉始於吾師徐文定公迄吾輩末艾也大約西學規範嚴一字之差斥爲異端書三經審定始敢傳布此書則則聖高先生

時以語余余手紀之者先生曰
子欲急行則以子行之然余敢
忘所自哉余嘗謂西先生無青
牛白馬之風無騷人墨客之套
無道學先生峨冠博帶高視闊
步之氣象教人以身以手以口

律已于言于行于念周泰以上
人也聞之吾師曰先生貴人也
其長兄侯國絶先生當得國不
反顧惓惓以小心昭事流行萬
國爲弘願余問之先生先生曰
神貧者乃真福爲其得天上國

也人間世事無復言

崇禎九年十月望日晉中韓雲

景伯甫書於蓮勺官舍

彭城堂

韓國山人

達道紀言上卷

太西　高一志　則聖手授

晉中　韓　雲　景伯纂述

關中　和　鼎　子新參閱

君臣一百五十九條

或問王者西日蒙多日使民愛如冬日之日善耶使民畏如夏日之日善耶王曰二者不可相無愛而弗畏則易瀆畏而弗愛則易怨故王者在上夷于小臣如日之遠而賙人而人自就嚴於大臣如日

之近而射人而人自歛

仁主勿使民懼之惟致民為之懼不虞

亞弟里亞諾名王也喜親聽民訴或以為不尊因諫

止之王不悅荅曰汝有所訴者非欲吾聽從之乎

乃彼小民汝非同情乎何見自重而彼輕如是也

耶

色勿樂為王最寵忠臣而厚錫之凡有不敢求王者

王召之責以不求終以惠加之曰厚旌爾忠非爾

益也乃我榮也何妬我榮不敢求耶

王之名有二為人為位人有正氣不能任為其所不可為位有義禮不能以已所欲定為可不可之規矣

安弟我諸古士甚智且賢民立之為王初奉其冕諸嘆曰此乃外尊而內至苦之冠

王或信衆或疑衆者其謬等

王之率衆者亦須為衆所率者也

斐禮伯王跌諸途既立覩其所遺形跡于塵嘆曰遺跡甚微而心貪天下之廣乃猶不足何哉

色勿樂西之總王有疾令臣取其柩置之榻前曰宇宙之大所未足容汝將客之因知王有宇宙不足多也

色搦加諫王曰王欲民衆服聽其命先須自聽理命理主于王而王不主于衆者未之有

王者國中更無所上倘欲更上須謙而下之

一王問于學士亞玻羅你阿曰國從何安對曰惠衆而信寡盖惠衆則無不感信寡則無謟諛

智王濟樂曰王絶暫時邪樂豈無樂耶自克其私樂

之一順禮合義樂之二立表于民樂之三

弟伯畧王不欲易官譬之蠅久坐于病人之癰已飽不致痛刺若逐其舊飽者而餓者至豈不新傷而愈痛乎

昔一府感王恩立祠祀之有美樹生于祠民媚王以為祥王智不納其媚曰是樹之生我祠非益我之祥也惟爾輩不踵是地之明効

手所王聞諛逐之曰阿諛正如豺狼也初遇驢喜而探之後按而吞之吾固非驢

歷山王得最實匱即用以藏名士之詩曰書至實宜以實匱珍之

先王之賢胄窮耕田供朝夕歷山王舉之使權小國賢胄曰斯手足供斯身心未見其動若居于富貴恐未能安靜于居貧時也

共斯當仁君也優于惠民而不急于聚斂或諫之以國庫不足給國用荅曰惠民而使其富是非聚斂而富國庫乎

亞機禮巴曰臣得王重須有二道焉欲斂于職不使

王躬若于政欲患于事功成不居而歸之王

是王初立所遇無益及諸不善之臣逐之曰國力不長而窮之以供無益者豈為政範所容何也溺國于王者莫若是臣

大拉訝諳王凡聞聚斂則曰正如膽附於身膽附愈盈百肢愈萎聚斂愈豐百姓愈窮

共斯當王嘗曰藏財于庫不若藏之於民庫所藏之財未得其用尚屬天人水火之災藏於民不能壞矣

王問於賢者治國使其寧安而永享福何孫對曰舉謙臣而已傲者自恃不好下問自愛不恤下民謙者反是而國之治民之安胥繇之

歷山為儲主時以小惠結民心父娶禮伯責曰小惠獲民望其後忠謬矣乾卓所生之火必恒以薪養之欲得民心執義禮而多恩澤而後可

手所王出無護衛或諫為險荅曰民愛敬乃吾之甲兵

斐禮伯未和于子子于后時鄰國使至王問汝國皆和

否使對曰王未和于已何暇問他國之和耶王服致和其內

斐禮消聞一府生事端怒而發師欲毀其城賢者聞之嘆曰是府逢王之怒一旦拆之而欲造之數年之久不能矣仁王如天好生不好殺好成不好毀好增不好損王納忠言而府幸存

斐禮伯大惠鄰府之民民未久也而忘之反為誹諷衆臣勸加以刑王曰以恩惠之尚不免其謗以刑加之豈不速其謗哉

歷山戰勝敵國終以王禮厚遇之君子曰歷山始以兵勝再以情勝勝而又勝矣

則撒耳王見首敵之石像圯于泥曰胡為乎泥中命植之賢者觀曰王復立其敵之像即立其功之像矣

色搦加問王之正邪曰正者恕人之謗邪者反是

或諫大辣雅諾王以怨民大寬王曰圖民盡忠盡孝可不若是之寬乎

德阿多削仁王也未嘗怒而處其仇臣每以諫王答

曰死者吾甚欲使其復生生者吾溺之於死乎哉

臣之不肖者每欲其君嚴於人而優於已乃王之智者以嚴待已以優待人

斐禮伯王覺傲心萌即抑遏之後計善法預為坊塞

辰寤自呼曰斐禮伯爾雖王勿忘尚為人

彼阿總王于政事無不議議無不從或異以為問王曰衆從一一從衆孰善耶一所見者猶淺衆所見者無訛

斐德里各大王訓其臣曰凡爾會議先戒偽默或問

二字之義王曰臣言多順王情即陳偽論固失義也即不至陳詼偽論但恐逆王之耳失王之寵緘默不言因失忠矣

古賢之書懲我短而無媚懼進我長而無娟

王者之愚以臣目視以臣耳聞以臣口言以臣心議而自不足視聞言議者謂之其臣之僕不謂之其臣之王

歷山王既服伯耳西亞國或請妃其女王辭曰吾幸以勇服三十萬男子之強茲乃被勝服于女子之

色乎

是王他日忽視國色之女甚以為奇婦臣曰是宜配王王責之曰王法重僇諸奸而汝反計溺我于奸耶

有謗我者益我不淺盖彼每使我悟吾短而改之

大臣宴責撤王僕損玻璃器主怒拔以飼魚王聞命全僕命而責臣曰視一人命如是輕器如是重乎吾耳猶不堪聞爾目寧忍坐視之因命毀器塞池以杜後端

瑪詩彌王凡有國賦未常藏于內惟發歸所司曰有司宜納而因用之于國急若王宜司人不宜司金是王每日於窮民中擇百二十人而厚給之至大瞻禮日即給二百四十人臣或諫其大修王曰吾于諸他事或至大修而無諫我者惟供苦民遂諫以為大修也乎吾以為益我國而築德基也

弟伯畧王聞臣聚歛責之曰羊時剪其毳可也剖剥其身不可

古賢諫王以勿信術數蓋王一忌諱必將心疑而誤

政事也

主所王曰王言宜爰於他人之定誓

德默得畧王曰王于逆事不能操持撿志至於順事

愈不能矣又曰人勢升愈高落必愈深至于太陽

登至天頂亦至天底

大畧大王嘗曰其多試以事幸積大智或罪其言曰

以試以事而積大智不如以學而積之也蓋彼多

損國力而甚險危此無危無損

斐禮伯王獲聞三幸事因自抑其志願一逆事雜其

中曰物不欲甚極極則覆敗

事之甚吉與甚凶必擇其一寧擇其凶乎何也凶之甚未嘗不備其所以慰之吉之甚未嘗不缺其所以撿之

王道從善聽命始而終以善施命耳

露多未初見褻于一臣既王矣或勸之復讐王曰以王而報其未王時所受之褻陋矣召是臣加以恩杜間者之口

一臣在斐德里各王前曰何而免遇詐哉王誚之曰

何隱而免遇巳哉意以巳詐無計倖免

濟樂王曰王者凡聞國中有不知益巳者必須約之事人意以人不能自主益巳身必使之事人而益之否則流蕩之徒日衆致亂國家矣

賓爾琵大王統百萬軍一日從高望之泣數行下王叔問故荅曰此衆不百年無一在矣乃王者反以其民之衆而傲之

人立奇功者是人之像何須本言之像以旌之

斐禮伯訓其子曰無事時寬和可得民心不然至有

事時雖欲得之難矣蓋王登尊位人妬之懲民惡人憾之

西日蒙王寂恨怠臣以為國之蠅蠅無益于人物尚損人物之益而汚其功焉

賢王祭樂曰王而非善非習于民奚足王之乎

諸多你諸王初立于有罪者恕而惠之曰政始于惠非始于罰

良大王曰善王者理之所在雖小臣所奏無不納而行之理之所不在雖大臣所奏無不審而却之

露多未聖王訓其子曰生王室而王非足尚惟積德

冠衆獨足貴之

安弟阿咎王預頒令曰凡有命令于國中苟與義與

律悖者必悞也且勿行之

賢師將行諫其王曰怒始萌且勿言勿動俟其息然

後言動庶無傷王聞而留之曰爾尚為我躬所須

斐禮伯王聽訟忽寐訟者曰欲復訴於他堂王怒曰

吾上尚有他堂乎臣曰然前訴於王寐之堂茲欲

改訴于王寤之堂王悟其失

歷山王聽訟聞告者又塞一耳或異而問故王曰留其一以聽訴者

阿篤總王以重刑大臣衆臣以為大嚴乞未減而優之王不允曰獄詞既合天理不可易也數易則政無定理

臣貪賄以非義求王王賜以金不允其求曰吾施爾金不能貪也允爾求不能義也

手所王曰義者王之質也除其質而王如狂矣每顛每蹟無所定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北大裁曰大國敗亡有四級先慾於味而飲次流于慾而淫次相加辱而慢終相殘虐而亡

或問于加多大賢孰善王荅曰善克其情欲者是

或以丰所王為大王之子大王之孫大王之兄稱譽之極王咲荅曰爾所稱者非我事乃外來之榮也

賢愚善不善者并可得之

善王之職無異于牧朝暮勤顧其所畜不恤其躬不

王心非衆所宜知也國政非愚所宜計也

干私益不圖私樂

歷山溥歛奸臣勸重之以足國用王曰圃之善者采菜之葉不拔其根

微玷已囿大顯矣而已不見微失君道大顯矣而君不知

樹既巨而根固者移之他方必殆國既治而民安者易新法必留

雷非硬不擊王政值臣之逆必抑而損之其順者必恤而存之

蜂有刺非用以蟄物主有權豈用以覆詈

智王諱弟峩諱病愈而衆臣猶慮之王曰子無憂雖減力于身多加益于心矣盖已啓我悟使知我為屬死人也即不使我自懷傲志而忘其終矣

布路大各曰鹿豎耳即聰墜耳即聾人君諫之以順無不聰諫之以逆無不聾

西亞國名王几席偶有柘榴露其房寵臣問曰王欲何實物如此榴子之多荅曰忠臣而已

或告斐德禮王謗者所宜究治王笑曰汝何多慮雷惟擊高樓峻山於隘廬無損耳

或曰人君正如界方界方不直加之於物焉能直之鐵雖重為磁石所召可懸而高民雖愚為仁王所引可立而孝忠

人之肢有瑕不以為醜也惟面即見其醜王者乃國之面偶有小過即顯而汚之若在諸臣不以為汚矣

或曰纏夏之日至微動如無動王既立極甚宜寧靜不為人欲與時變所動

舟師不敢以其舟大或載寶貨而因傲慢不慎也國

大臣衆王加心於治可失敬於心乎

王情易溺者有二遇仇之害易溺于怒而過于剛遇友之譽易溺於樂而過於柔二情之過宜約以仁義以仁道仇以義順友

王政之左右手乃賞罰也賞為右故察其臣功而遂酬之罰為左故察其臣惡而緩處之賞者屬慰臣安國之德不必待時罰者屬治病除惡之德故必待時

王如日目明者喜之目病者避之

手所王嘗訓其義士曰凡議國政將入公庭須置私情於門外

德彌斯多以賢聽國政或勸絶友以杜疑端荅曰政所忌友致非義友之忠正不必絶之

筭法有虛位依賴實數可應十百千萬而無窮臣之依賴王權者亦復如是若一失其權如筭法之虛位無能為矣

色福加曰臣之智廉者既得盡職而承王惠宜知止而思歸也否則一日失生平所積之榮

桂勒阿聞友者謂布政之臣宜和而公和致公致敬二缺其一或愛而瀆或敬而畏

加多曰凡有權者宜簡用之使可以久

人之所定欲行而可已者莫先于仕一出若俳優作戲衆耳目之一微失致人之非欲退不能矣

微藝必先習之始敢為之政事乃藝之難者人爭先擅權而不待習謂之何哉

或問于德默審事何善咨曰急於明而緩於斷士師當體原立律之意否則枉其律一誤人事一損

已名

富而長其理

聽訟如準惟以理之輕重或昂或低

司民者勿以人或愚或貧而抑其訴勿以人或智或

不加刑于犯罪者即長其罪而犯罪者褒是減善人之數也

亞知名士常曰宦義於此而無義於彼非真義乃先借義名以文其後無義者也

善仕者于義者不待人求而為之于非義者不畏人

強而寘之

軍幼者雖大聰明勿遽置之仕何也非為鹵莽必致

侈恣非傲於民必忽于已非溺于貪必染于淫

或問於束鑾國從何一治而永存乎荅曰民服于官

官服于律

官畏辱名甚于辱律者未有不致其力以修其治也

無制之國法如蛛網重之小者罹之大者破之

古畧為西賢將嘗立奇功于國衆感欲厚其俸益其

產賢者辭曰凡得其所須稱分而獨不足以衆所

為足者是非義人也

或將出仕先問于賢安弟思得當如何方可荅曰圖就國政當如就火勿太親以致焚然勿太踈以致寒冷

古諺曰職顯其人賢者厄巴彌加之曰人顯其職

仕有三思恒須懷之思其所治人與巴同類思治應遵之律不可自擅思職獨為時權不能久留

位在衆上德在衆下思之可媿

色勿樂王聞仕以賄得者怒而不恕曰有沽之者必

亦有市之後必亦將市屬附之職以補所損之金而足其貪乃政何得施耶

王立士以托之爵必不立爵以托之士

基鑾居仕其昆弟以懷大學未見舉乃訴于兄兄荅曰吾猶足忍民之百繁而負其虧若爾未能

朋伯阿曰吾向出仕非我意也乃民之強也後吾退非民意也乃吾之強也

斐禮伯王攻敵國至一甚固甚險之城臣諫曰是不可攻而服也王問曰小騾一頭可通而致數金否

荅曰然王曰金萬物之強城雖險不難得也
厄非亞耳仕而窮識者饋以多金辭曰茲受之後汝
必以非義求吾聽之辱職不聽害情
或以多金獻賢士弗齊玩不受又獻之于弗齊玩之
子亦不令受問故荅曰小子後幸成器即吾所遺
之資將足給其用倘為不肖即以汝所送之數必
亦不足給其修
歷山以重金賜名士實諾加德士僅拜少許餘返而
謝曰吾所須者寡即易育也大王所供者衆即其

所需者多矣

古畧名將也屬國遣使獻之金畧正薄飡即令使入乃辭曰凡居薄約者斯未必需多金也且受多金而為人役不如使人多金而為我之役

欲試試器斟之液欲試人使之仕

久仕而娟嫉後進如大樹以其影掩左右叢生者不使之長而茂也

歷山王于老驥蓄而逸之非陣不用國有老臣既用之久宜待之優而非大事不必勞之

民如海也官如風也風之順有大益而易行若逆者

大有損而難進

未學而仕如庸醫先多損人命而始治病

善醫者盡力以治人病非大不獲已不致燃炙善仕

者無不欲治人之病而不欲絕人之命

加都樂曰人一升上難復降下既得權人難服人權

幼者勿與之財將散之愚者勿與之政將亂之

未習聽命者何能命使人乎

矮人置之峻岑亦為矮矣巨人置之深谷亦為巨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愚者昇之高位不改其愚返顯之矣智者置之賤職不失其職返尊之矣

無資無事者多喜遊市而交外客或貧或閑即圖仕或以得所事或以得所益

禽獸移易如蠖顯露蟻藏匿則為天變之兆民中善者屈惡者伸無不為國亡之効

都畧曰仕之不善如遇險舟危則捨舵置舟而捄其命仕於國正如七政扵天其或稍差必致下民之亂

善仕者保諸貧不使患于富者之欺安諸富不使危于貧者之妬

善治者弗急于桁楊桎梏以僇之犯惟急于施善策以止人之犯而免其僇西諺曰死者衆必辱醫士刑者衆必辱士師

民受傷與受恩之情殊異其所受傷雖微恒記其所受恩雖大易忘故為政者用刑時戒過怒以傷民心

萬憶民中無二同面即無二同情者焉乃治民者執

一以圖治衆正如醫士一藥圖療萬病者也

或曰聽訟者宜慎於證之人其向所行不正者其向所言不信者非招自至者易變其色者易欺其語者皆可疑也

或曰習烈馬者先以手撫其背以上然後任意馳驅之圖治民者先用惠和之旣服以律引之於其所當爲方可矣

欲明閱遠物惟啓一目閉一目審判民事者惟張理目而闔利目

或曰熊之目甚利但遇光亮之盆即昏聽訟者雖智且靈第見金銀之光易昏而失其道

人目雖明但於物之切親者與其太遠者未能接視聽訟者於其親戚與仇讐者之事難得視其正

訟者多伺上之意與色以屈伸其說亞德納國士人閉目而聽之或閉牖而聽之令訟者止達其意以申其已之理不使巧其言以動已之情

深夜毒虫皆出而肆其害國無道諸不肖者皆出而傷善人

或曰善仕者正如琴瑟之師一絃不和漸調之使和非遂絕而去之

仕者無私友亦無私仇愛民者即其友害民者即其仇

仕者之病或輕信或執而不信二者由於察事不精及知人不明

或曰明目易辨萬色之殊而惟巳之面不能觀智者明斷萬民之訟只於巳之訟不能斷

或曰泉潔且永其水必潔而恒流或不流而流而不潔者非泉之病也乃溝洫之閉耳國典潔且永泉

也仕者溝洫也國典或不行或行而不潔是誰之罪也

或曰目居高者非以享其尊而冐其利惟以禦衆體之利害也仕居位者非以獨謀已益而避已損惟以備百姓之險而致百姓之安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達道紀言下卷

太西　高一志　則聖手授

晉中　韓　雲　景伯纂述

關中　和　鼎　子新參閱

父子二十一條

束格辣德曰凡勤于積金而怠于教子者如高厦而基托于虛

意所曰子也與貽之以多金之積寧貽之以羞惡之心

撒流各爲國立律好者抉其雙目其子已犯衆欲恕之父不准乃先抉已一目以全情又抉子一目以全法

貴室之胄訊訥東格辣德祖之賤賢者荅曰然吾加榮於吾祖使始貴若爾加辱於爾祖使始賤

彼里你阿日熊生子至醜多髓食之竟全成其形親生子雖愚第教誨之未有不補其生之缺而濁質以清

鶴爲人所愛者尤以善養其老親人靈不如癡禽乎

或曰醫之愚者以大恤不敢苦病者而加其病也親之無志者私之不敢責其子之惡而益其惡也

東格辣德曰美質之幼子多至不肖者何其親之罪也馴駒非治必烈穉樹非治必野

亞里斯弟玻設帳授業一人欲托以其子而問束修

嘗如之何荅曰百金父曰以是重金可得一善僕師曰然後將得二僕也

禮古耳裁大賢曰子之聰穎不在親也學以致其成親實司之

亞加西得幸從賢親而始生始學或勸之往拜名師荅曰從是受生從是善生賢親既生我也未有不全其功

古有慢其親強引至門闖親悟其幼之不孝謂子曰至斯即足矣昔吾強吾父至斯嗚嗟人以此稼豈不以此穡哉

是士觀默加拉府畜牲最急教子最惰曰吾寧欲為默加拉人之羊而不欲為其子也

安多你諾為西總王嚴于教子臨終謂衆臣曰朕至

斯時徧查一生功業以前則無所悔以後則無所
畏何也一子似可托國
布路大各曰魚遊海中其肉不鹹賢子由於惡親而
不沾其惡也
或曰無學之子正為愚親之證
西古法不孝至傷親命生置革囊投之于浪中不使
吸氣于天不使蒙洗于水不使安立于地何也凡
傷其所繇生之本生死不宜見憐于萬物者也
布路大各曰善習馬者先使應轡善育其子者先使

聽命

一幼出鄉多年從學而歸父問多年多費而學益何在子對曰在矣在矣父以為無益大詈加策子乘機告曰以無辜其忍怒親之詈策非實學之大益也乎

父責其子甚戒厲怒善言順入而益于病正如乳母欲藥赤子飴以引其苦

或曰鏡非外飾欲其朗照人像子非觀美望其克肖前賢

昆弟 附老幼三十一條

意東曰昆弟之勢欲均平如準勿使或登或降

布路大各曰筭有乘法以數之小加于數之大大者逾大而小者亦大昆弟以小事大非特見昆之尊亦見巳之不卑

又曰身中熱冷濕乾以勢相逆猶相讓相和以全其身室中昆弟之多秉質殊異但幸相讓相濟未有不致其家齊者

又曰一聲之美不如二聲之和而悅人耳一人之德

不如昆弟之和而悅人目

又曰衣初染穢遂浣之猶易潔既久即難昆弟始爭之時易可和愈久即愈難矣

又曰昆弟偶以事爭事畢而復和者則其初不和之故在事不在情也若事畢而不和如故則其不和之故在情不在事矣

或曰凡妬其昆弟之福者正如左手足之短妬右手足之長愚矣

二木一直一曲猶可也二曲未能和矣昆弟一善一

惡猶可也二惡未能睦矣

或曰穉樹植以木然後可以長幼童導以師然後可以成

曰樂你未聖人曰水注汪池洩以微竇幼靜自存敗以微端

色搦加曰物之速秀者亦速萎幼之早慧者鮮克終

又曰羨液之清者先出濁滓注係于餅底人才之清者洩於幼濁氣留滯於暮年

布路大各曰非其多文稱為儒惟通達萬理者謂之

儒也非其多年稱之老乃其在世懷德于身有功于國謂之老也

或曰樹之正邪由于初長人之榮辱根于幼時彼玩曰幼之無不欲延命及老矣何至多罪而怨者乎

布路大各曰駒踵馬踪而習驅馳犢踵牛跡而習耕田幼者獨不踐老者之踪而習美藝耶

格良德至老猶勤時自重責而詈友者聞之問責詈誰耶荅曰自見已老而猶未智自責詈耳

然多樂曰非其多疊年歲而善老惟其幸充諸善之數乃善老耳否則松栢等木鹿麋等獸烏鴉等禽不善老乎

歐里彼德古名詩士甚敬慕一賢而長者或問其故荅曰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惟老之秋多垂美果豈可不敬

歷山王偶視一老者染髮譏曰伸膝挺腿以使直行可也若染毛髮以假青年是不可致也

亞日西曰老者但憶其為幼之表儀則未有不謹於

其言并於其行而諸未有不致其敬而從其教者也

色搦加曰老者每于物多忘多惧正如將死者也然其貪欲正如常生者也

又曰嘗聞人云吾至老年必欲謝事而專改圖夫自期高年愚也推其改圖於老年之弱不仁也實其清力於無益而其力之餘滓留以養心而建實功者愚及不仁之甚者也

又曰生而修善業謂之生生而濟惡謂之死乃人而

推其改善于老者是非欲始生於始死時耶愚哉殆哉

或問于賢者生平勤修何業而為老榮咎曰未老吾常所計善生也已老吾常所思善死也

粤所你詩士曰老者猶存幼之清氣幼者早得老之明智并為美矣

基鑾曰老者猶懷幼之爽而無老年之瑣幼者已得老之智而無幼之浮

一大聖曰年已老智猶幼毛已白德猶童是何足敬

尚可耻之甚

叅彼里聖人曰樹無花于春亦無果于秋人無學于幼亦無敬于老

安弟法曰人年如酒至底將窮必酸

都畧曰老者以幼之敬愛樂而忘其苦幼而以老之賢智引而約其侈

夫婦二十三條

安弟斯德曰夫欲娶惟賢否則生子必從其不賢之半

里古峩時權國政或勸之出令使衆姻婚而違者重
究賢者荅曰是我所不敢也婦女乃禍之胎豈應
以強使人服之

或出其妻諸友責之曰是豈不潔豈不妍豈不生乎
荅曰我履豈不文豈不新豈不美乎然吾諸友猶
未知其從何虧吾足

禰勒里亞賢婦喪夫居節或勸之嫁荅曰夫雖已死
于人未死于我

比大我辣曰溺于火溺于婦等也

費樂為賢其妻儉約或問何獨不用瑜珈首飾耶荅曰吾以夫之名德為飾

或問于賢者夫婦何以和荅曰其夫不識他婦其婦不識他夫

東格辣德賢而妻不賢每嘲喧不可當一日多言多怨賢以忍德出妻愈激登樓以水灌之賢者咲曰雷後固知有雨

有問弟阿目擲者結婚何時而利荅曰幼者與老者未嘗利也

是士一日出門妻怒而扯其衣賢咲而不動左右激勸之以處分荅曰汝輩似欲夫婦明爭而因取呼乎

或請一友坐妻內囂客大不安且欲辭退主留謂之曰吾三十餘載忍之爾乃一時弗能忍乎客服妻咲後致改矣

里右耳我立制于國即令嫁而不備嫁資或問故荅曰吾不欲女之賢者因備重資而易出嫁也亦不欲女之賢者因無備資而不易出嫁也

布路大各曰婦之不賢者寧嫁愚夫以使之不欲嫁智夫以事之

或自誇無奸適一聖聞之曰醉于本室醉于他室非等乎哉

或曰海舶巨微寬窄不等惟掌之者以智量其勢而因載之宇宙女婦才能不均惟夫之智者量而因推之

上古凡婚必祭于神而于所祭之牲必先除膽然後焚之胆者乃忿怒之室意示夫婦既結甚戒忿怒

之端以致琴瑟之求和也

布路大各曰臣之表君妻之表夫夫之正邪而不通於妻者鮮矣

又曰月會于日時不見始離于日始見及正相對爾至光矣賢婦悉反是也惟其夫在時可見夫離愈遠其隱愈深

又曰月登極而圖掩日必失其光婦圖為主而隱其夫欲化其婦而齊其家者不若以和勸之以善先之

若托強勢未必成矣

巴西畧聖人曰猛風遇挐舟必翻而沉之狠婦值弱夫必擾而敗之

大賢既妻其子訓之曰爾於妻勿寄秘情勿言喜語勿使為主勿恃其愛女朝所愛至夕必恨

厄日多國有鰐魚人惧者更烈而逐之人不惧即驚而遁矣婦女之性悉然人畏而避發性更虐人迎而敵攻之即退而喪胆矣此所謂女者雌男之弱即為狼為豹值男之強即為雞為羊

朋友附諂諛恩施諫責一百二十一條

古賢曰汝欲知何如人即審其交為何如友真友之所好所惡無不同之

布路大各曰物多貴新而友甚貴舊

弟玩曰人獲善友若干是加目若干以益爾明加耳

若干以益爾聽加心若干以慮爾事

格羅曰友之忌與佞之計均宜防之

或曰水先熱後冷者其冷更甚人先友後佞者其佞更甚

布路大各曰友之真者愛而不欲取證自信而足偽者多揚其情而翹其美

二友相結而問一長者欲久其交當如之何荅曰一怒一讓一求一與不怒不讓不求不與

特抹曰凡先友後仇甚勿洩友時所聞密情不然非惟辱故人之躬亦且寒新友之心

斐里斯曰與善人結仇與惡人結友罪辱等矣

西彼阿曰友道多鮮終何也人情及其事勢恒變而友情隨之何幸而得恒乎

都畧曰羞心乃友之固城也一念去善則有求非義者即有將順之者彼此無所忌矣

又曰凡友不喜伏闇實言順吐訛語者其友偽矣

又曰求非義于友與夫為友行非義者其罪一也

或曰於目之吉真友與偽友皆至而賀目之凶真友獨至而偽友退西詩所謂天晴友不勝計天雨人獨立也

或曰智者於時之順多結善友以備多助於時之逆也

色搦加曰與友交時甚勿忘其後或為爾仇而洩爾私

弟阿曰搦曰凡欲脩身者非得真友以勸之必須一仇以儆之無彼無此而脩難立

又曰躰之健者食之粗惡反致養若弱不勝食膏粱益病故智者以仇取益愚者以狎成毒

或曰交友者雖遇大利甚勿欺友凡受友之欺者必先於欺友者焉

或曰結友勿及利交易之利始嗜交友之情即衰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或曰水晶甚確一碎不能復合友亦如之慎哉

或問于東格辣德曰真友奸友何擇荅曰奸者親人外容真者親人內心奸者圖取非義因辱友身真者圖善友心因益己躬

伯勒生色曰真友于貧者為資于旅者為鄉於弱者為力於病者為藥

亞里多德曰無友者正如無目者也古云除友於世與夫除日於天何異

古有言曰宇內水火猶可廢而友道不可一日廢

罷拉多大賢曰友者乃時之賊也意曰友者既幸相信無不欲密交以通其情周旋以悅其事交愈久纏連愈多而本分無不輟而漸荒矣

古幼者欲如邪友之席弟阿日搦為師而尼之曰若爾往迨其歸必非故爾矣幼者强往之歸而謂師曰猶然故吾耳師曰此乃已變之證豈有交惡而不變豈有變惡而自知之乎

古賢曰凡私其事而愛其身者難與交友何也凡如是者必窮力於一已而無餘力以及愛人夫友之

交非得彼此相愛未能結矣

或曰智友正為萬病之藥石萬藥之室人一入之則時可治其病慰其憂濟其急處其疑約其侈拯其難禦其敵釋其寃成其務安其心矣故往諸哲曰智友為實

或問於賢者曰病者親就於精強者易移其病而精強者親就於病者未能移其精強乃謂之何荅曰惡順而易傳若善極難一勺膽足苦一均之蜜而一均蜜不足飽一勺之膽也一微惡念惡言足敗

大德而大德或不足改小惡也

西海有微魚以其情善阻物遇大舟揚帆惟沾於舡底足止其速行或被魚者網羅恒通其毒于漁者之手使之麻木不仁友之惡雖微但近就之無不致其傷而獨遠之可免也

或曰擇友擇其智方可與立世道而禦萬務處萬難矣月星凡交於日者雖自無光未有不蒙其照至為甚光足照夜之黑凡交於智者雖為愚無不受其照之澤而又足照他人之矇矣

友者非如舟愈新愈善而穩即如醴愈老愈旨而力矣

偽交有三惡人結交以濟其惡謂之盜賊之盟凡人結交以取其利謂之貨財之易凡人以情以俗相類而因結交以取其樂謂之鳥獸之群若以德以義相應而結是乃真友之交是交非時所損非勞所煩非難所間始終一如順逆無二邇遐無異也

或問於德株氏友之真者由何可識答曰其遇難事不待請而至其遇吉事非請弗至

或曰友之真以行證其情多與寡言不許而惠既惠不欲人知不望友謝不圖他報以相知為真樂以相愛為善報若其偽者以利為難非求不動多許少與如夏月之雲多似致雨而克為風吹又譬之星家言將來吉福而終無福影又如偽銀人以不知庫之藏之自以為富然至用時見欺而貧之矣

古言曰友者于順時積之于逆時試之

意所格曰金以火試友以難試

或問于色斯多擇何友答曰其不足以托信之內情

外事者即勿友之

意所曰凡將擇人為友先察其於他友處者若何盖其與汝必將如與彼也

東鑾每戒其弟子曰擇友勿速既擇而欲拒之亦勿速

色擇加曰售馬者視其健試其力非貴其轡及鞍之飾也取友者勿重文貌惟取其內能德而已

或問真友何辨於諛佞答曰佞人圖悅人心真友圖益人心一也佞人悅人中必喻於利真友益人中

必喻于義二也佞人恒順人情無一敢逆真友宜順則順宜逆則逆三也佞人掩人之過而飾之真友提人之過而責之四也佞人以飾長人惡真友以責減人過五也佞人微善必揚微功必彰因翼人傲真友未怠必懲未傲必抑因養人謙六也佞人以大人功必小鄰人之德真友以補人短必提鄰人之長七也佞人心言行片畧無定真友始終一如八也佞人忌光隱潛其踪真友避陰肺肝可見九也佞人覿面欺人背則自得而嬉之真友既

得益人即猶自歎不求人知十也

弟滿嘗曰奴者沾其身以從主命媚者市其心以順人意故時有媚者欲見而辭之曰奴僕於君子何與有哉

布路大各目繪法以幻人目為貴低者見高邇者見遐平者見仄佞人致人物之情性皆反覆幻人心不第人目矣

或曰水從物之空入而久之敗物媚者從人之虛入久之損人

又曰水本無色從所流地而姑取色俟者無情惟從所交人性而時以為情

亞里弟坡賢者為友乞恩于王王不從賢者明微王情即婦而抱其膝復懇王允賢退而餙其說曰吾婦於王非我罪也緣王置耳於膝中故我不得不爾

諭諛者未見其老

亞納詩譬諛者於蟻遇穀庚來往弗間庚聲而路即斷矣又譬之虱人生則切身吸血人沒則虱自退

落

弟阿日搦于巧媧之言嘗蠶豆之柔索也順人頸而絞死之

是士嘲諛而善為諛故衆以犬稱之或問故荅曰凡有與者我媧之不與者我吠之不善者我亦齕之

亞里爾末曰薪養火因被火燼財招諛因被諛敗

青畧傳士于衆中設美論諛者黠首唯唯士視而厭之責曰汝以汝我為一耶二耶二則宜有異同何每唯唯諛者愧而去

伐窩曰古獵士亞格得喜犬竟死於犬之吻凡人樂諛終迷患於諛之舌

彼里你阿曰蛙鳴異常風雨將至之兆也人言多譽心志迷惑之囮也

又曰歇納為水中獸善效人聲因近而嗑之伎者每效真友之情以通於人使人就之必被嗑吞而不悟殆哉

又曰加瑪戀為小蛇之種每能變色獨自則不能諛者諸人之情皆能効之惟忠直則不能

又曰肴饌之輕浮者易招風痰未能益人諫者之言

浮虛生傲能也養德不能也

弟蕭曰人癩喜搔初雖快後必倍痛心病喜諛先受

小樂後受重毒

或曰豕貫其耳然後引之無不如意也佞者欲誘人

先透其耳

或曰漁者設餌非欲悅魚然惟圖利已諛者非欲尊人

特計益已乃可不防之耶

布路大各曰諛佞所忌者人之真友也盖恐較之必

顯其偽故無計不以諜間之

或曰海內敗舟者即海中藏之石也水內傷魚者即餌中藏之釣也野外羅禽納獸者即草中匿之罟也國中欺民者即耳目前之奸佞者也故曰世間險莫大於奸佞之人

又曰譽訾二字無不宜慎焉爾或訾善人是惟辱已爾或譽小人是為訾已

逆味德古之聖王曰吾寧欲善人以哀責我不欲惡人以譽揚我意曰善人責攻吾惡進我于善惡人

譽揚我善推我于惡

經曰凡設譽言慎之慎之其撥網于爾足前

又曰仇之拍肩不如友之刺傷

或曰哀哉人愚凡好聞佞者之諛而畜之者正以多

金售巳心之喪理之晦惡之積德之敗資之損也

可不哀哉

古富者聞佞者多陳其譽咲謂之曰汝非圖小資也

歟與其陰圖小資而設偽言無寧明呈其乏而求

濟之

或曰水銀歸于寅金惟就之火而釋離之也諛者見富遂親就之比襲之不捨惟至于患則無不遠矣

又曰凡有所許及所欲與者速與之勿推曰也蓋其所遠與者雖輕禦人望充人願若與之遲雖重勞人望負人願

或曰善人若于窮乏者乃其諸友之辱焉

斐里伯王未即位時多蒙恩于賢者乃圖謝報賢辭王曰我以恩報恩是我榮也乃不受是非我辱也乎

古富尊者召賢欲惠之賢者曰欲受爾惠必將思所以報之未免多慮之頻者不圖報未免似于無情之人請辭

色搦加曰善惠者視巳如為衆而生又視衆如為巳而生

彼里你阿曰金禰至堅以羔羊之血澤之可碎人之強傲以恩惠之情感之可服

或曰箭飛愈速傷之愈深惠人彌急感之彌切

歷山王寂重友道乃對其友曰至今與之爭以施恩

而未見勝於友

格辣得曰善者取惠於惡者是使邪惡養盲美德乃辱何甚

色搦加曰勿視惠恩之微巨惟是人情之厚薄

又曰善于施恩者或以敬善人或以化惡為善

安弟罷名將撒曰吾有密友二弗祭完者吾施恩不能使其受德瑪德者吾施恩不能使其足

丰所王大惠一臣臣忘恩每訾之或以告王王曰勿慮大恩非渴大無情者不顯顯正所報也

色搦加曰友受惠而不感之者有之又以惡行報之者有之然善施者亦不因而吝其恩正如赤子在襁褓或擊其母或詈其父未見仁親棄之又如水泉不以人之不謝不流目光不以人之不感不照

或曰恩惠之美有四級惠人于畴一不待人求而惠二既惠不望人報三不求人知四

或曰沐恩之復級有三始情動繼言謝終德報

又曰報恩者宜倍蓋報于恩等尚負恩矣

色搦加曰凡惠而益人是法造物之主凡惠而望取

于人是法質劑之行

節度乃無時不宜惟于施恩時不拘常節可也

或曾有二人焉一欲求惠於爾一欲獻珍於爾君子寧容彼而不容此何也此使我負二債愛其人而酬其琢彼乃使我為二債之主得彼之人愛及諸後日之榮名

又曰施恩勿止不施新恩者舊恩易忘

或曰智士無事時猶涵其智真友無施恩時尚存其情

或曰肉心居體之中而備一身之血乃隨各肢之巨微近遠卑尊引致其所當享之分善惠者無不量其力及其友之迫因惠之也心又雖居中然向于左側而多致之力因其弱故也善惠者雖公且義但遇弱者窮于勢者先趨而濟之

又曰無情者諸惡之蔕也

或曰無情者如滄海也受千萬江河之飾水而以鹹水復之又譬之水土之氣既恃日力登高遂隱日光而脫于人目矣無情者得友之力或至富足或

履高尊遂忘其富尊所繇之自亦有以其所得力圖害其恩之主者抑何甚乎故無情獨為天下之戮

粤斯丁聖人曰用和言者非遂謂之友用責言者非遂謂之仇與和其色而媚之寧嚴其色而責之

人憂時觀美花嗅異香可以舒懷而復愉喜人有過聞友之善言觀友之和已可以遷改而復于潔淨責出于愛情則言未有不和愛顯言和而責未有不通通則無不効矣

於仇者惟取其責爾之益勿思其恨爾之情

布路大各曰馬未馳驅之前人以銜轡御之可不至逸人未肆欲之前當以善言勸責約束之易為力

或諫友友怨之賢者聞而責之曰明鏡以指爾醜明醫以療爾疾可怨且拒之乎

布路大各曰治目之病不在手重治心之病不在口輕

又曰人怒與欲心甚時難容諫責其情少息方可以責人之譬之病發醫難奏効奏効須其發過時

西有地一區雨則成塵日則泥濘有人以善言責之即愈肆惡以厲言責之即服而改矣

玉珞或以醯或以蜜治之人之過或以順或以逆責之

目病不欽光照心昧不欽人責

身病畏微風心病畏微言

安弟德每責門弟或以為太嚴而諫之荅曰醫者以愛人割其腐肉而莫之怪

責人之時氣不可動也動則動疑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布路大各曰厲言責人之過不若和言何也和言順入而通乎內乃治其過譬之藥以餌引之以苦治之之

醫之愚者每值輕疾必重以攻之有不傷力乎友之愚者凡見小過重以責之有不傷情乎

善醫者先攻其重後療其輕治王者先去其粗後磨其細見友負衆過盡力攻之而無緩急輕重者拙矣

弟阿日搦曰所責于人先責于已則益可通而猶足

為已之師

又曰人或以善言聳人聽引其改圖而已不動不改

至如樂器好音悅人而已不知

色搦加日于狂者先去其狂之故然後責之否則其

狂愈引之長而汝為第二狂矣

或曰諫責貴時

詩士實諾每謗古詩名士而以已為大也一日對賢

訴其窮乏不能給二僕賢責之曰汝所謗阿嚮汝

死後猶足食二千人而汝猶未足供其二乃何以

大焉

譽音不正弟阿日搦欲責之反背行衆竊笑為愚賢者曰汝等以我反背前行為愚汝行反其所學愚何其甚

右君座中忽露其膝左右無一敢諫失儀者一僕視之即趨於前如有所奏乃恭蔽之王大悅而奬其慈曰此者獨捄吾失非僕也真友矣遂令贖放而以友禮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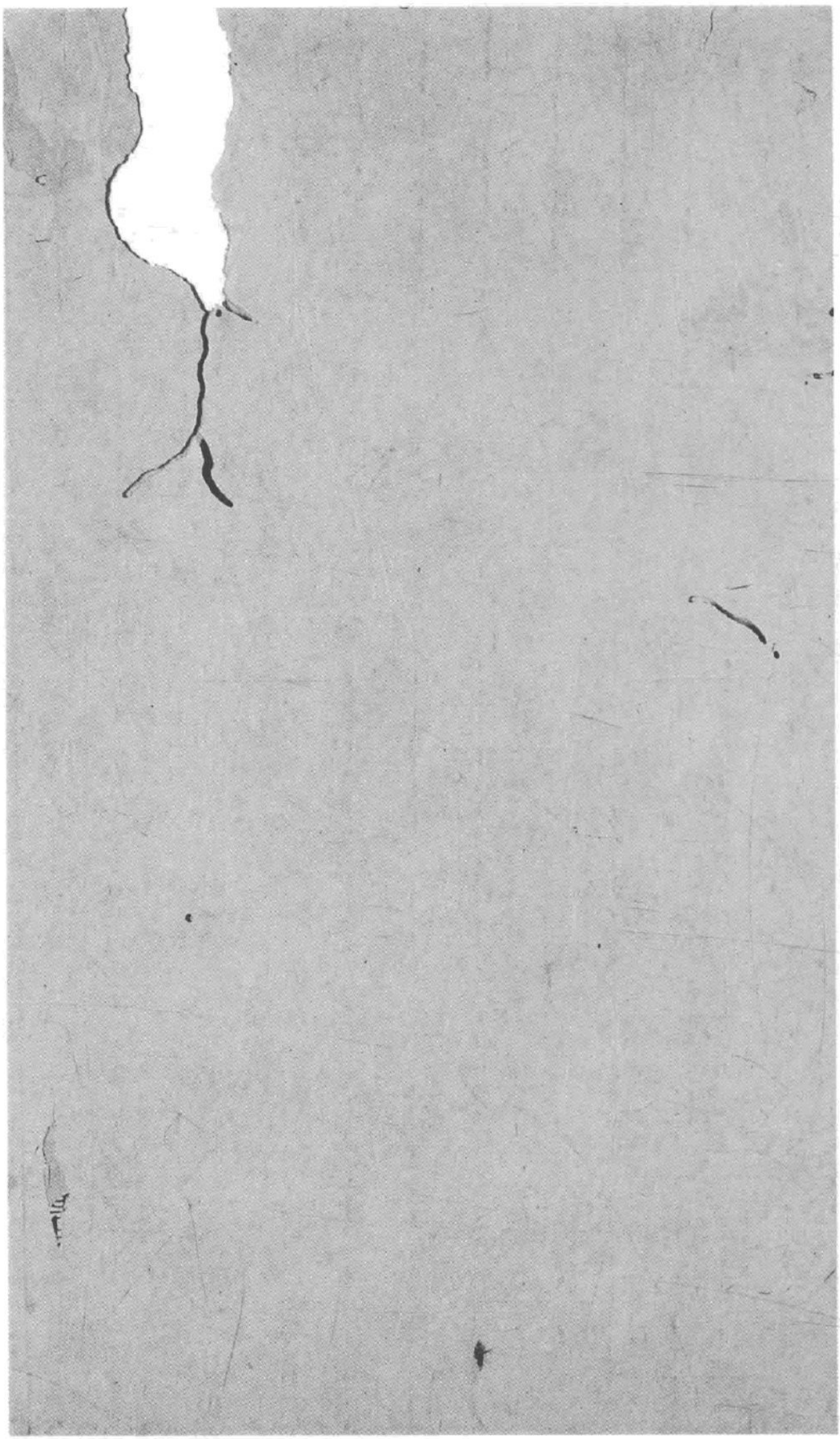
布路大各日蜜最其但遇人瘍無不痛苦而因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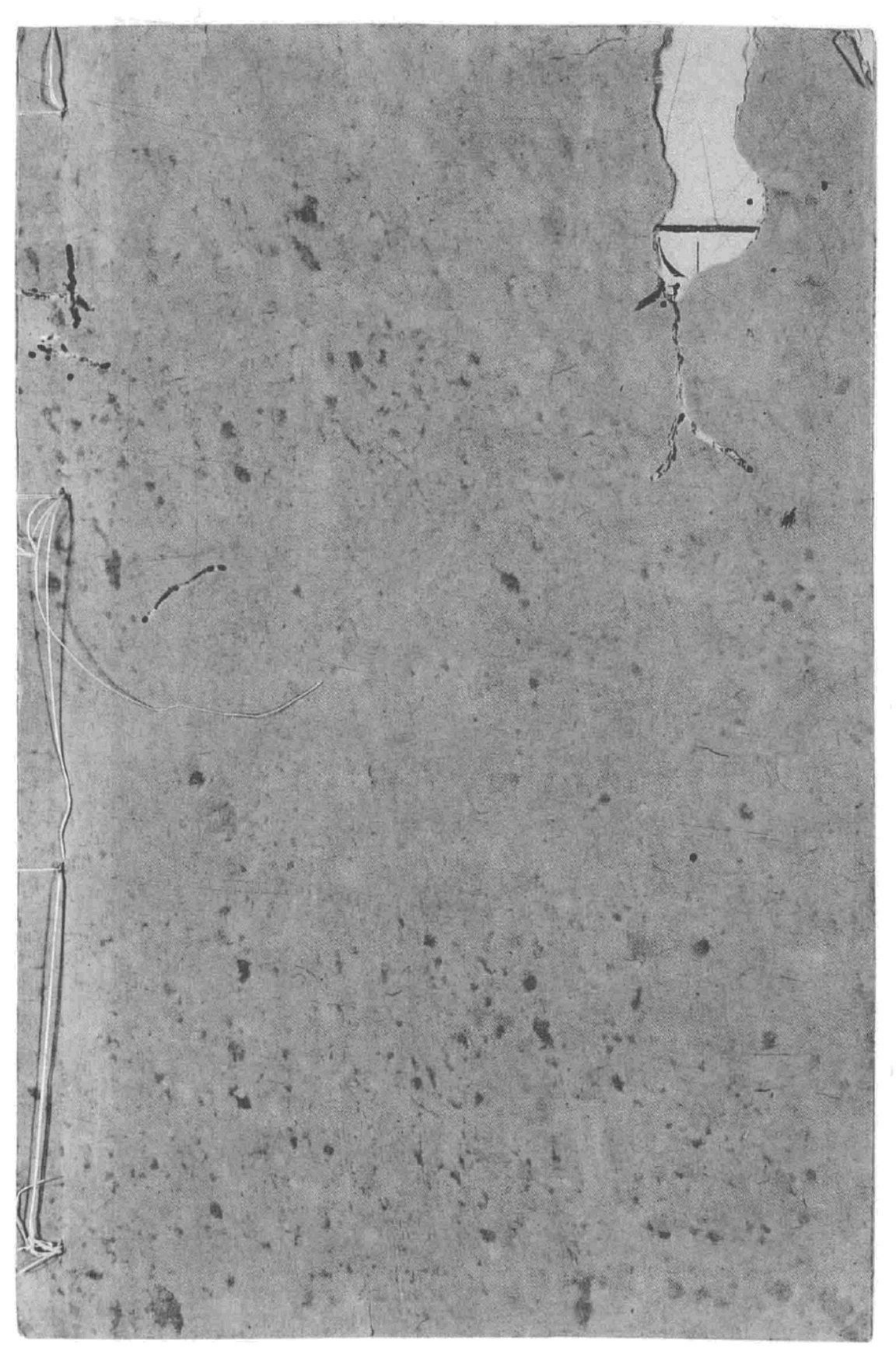
也友之真者心存乎愛第遇友過無不切責雖或致痛無不利也

人明於他事多昧於己事雖記萬章易忘自己非其聞於友以改圖其非必將聞傳播于仇以受其辱

鐵以火煉軟以水復之友有過先之以巽言後之以諫責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記法

〔意〕利瑪竇詮著

提要

《記法》，意大利利瑪竇詮著。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7.7。

本書為天主教神哲學類著作。其初撰時間約在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據《利瑪竇書信集》所收利氏1595年致孟三德、1596年致阿桂委瓦諸書信之記載，其時利氏居於南昌，在與當地士人的交往中，時常表演高超的記憶術，當地士人驚嘆不已，希望利氏能將此術加以傳授。在此種情況下，利氏即應時任江西巡撫陸萬垓之要求，著手編纂有關記憶術之書籍。利氏於1597年致信巴西奧乃伊神父，謂『我被迫將《記法》一書翻譯為中文』，似乎利氏此前曾有記憶術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至此又在其基礎上，根據記憶中文的需要加以翻譯改編而成此書。然據本書朱鼎滌《記法序》所言，其書乃利氏『偶爾草創，未易了了』，故高一志又加以刪潤，最後由朱鼎滌『參定』而成今本。高一志於明天啓四年（1624）至山西絳州，崇禎十三年（1640）去世。朱鼎滌則自署『晉絳』，清康熙九年（1670）《絳州志》卷二載其為崇禎十四年（1641）貢士。故此本很有可能成於明末絳州。方豪先生《影印西國記法序》引德禮賢說，謂此本當刻於明天啓五年（1625），可備一說。全書分為《原本篇》、《明用篇》、《設位篇》、《立象篇》、《定識篇》、《廣資篇》六篇，主要介紹西方記憶術中的『象記法』，亦即『以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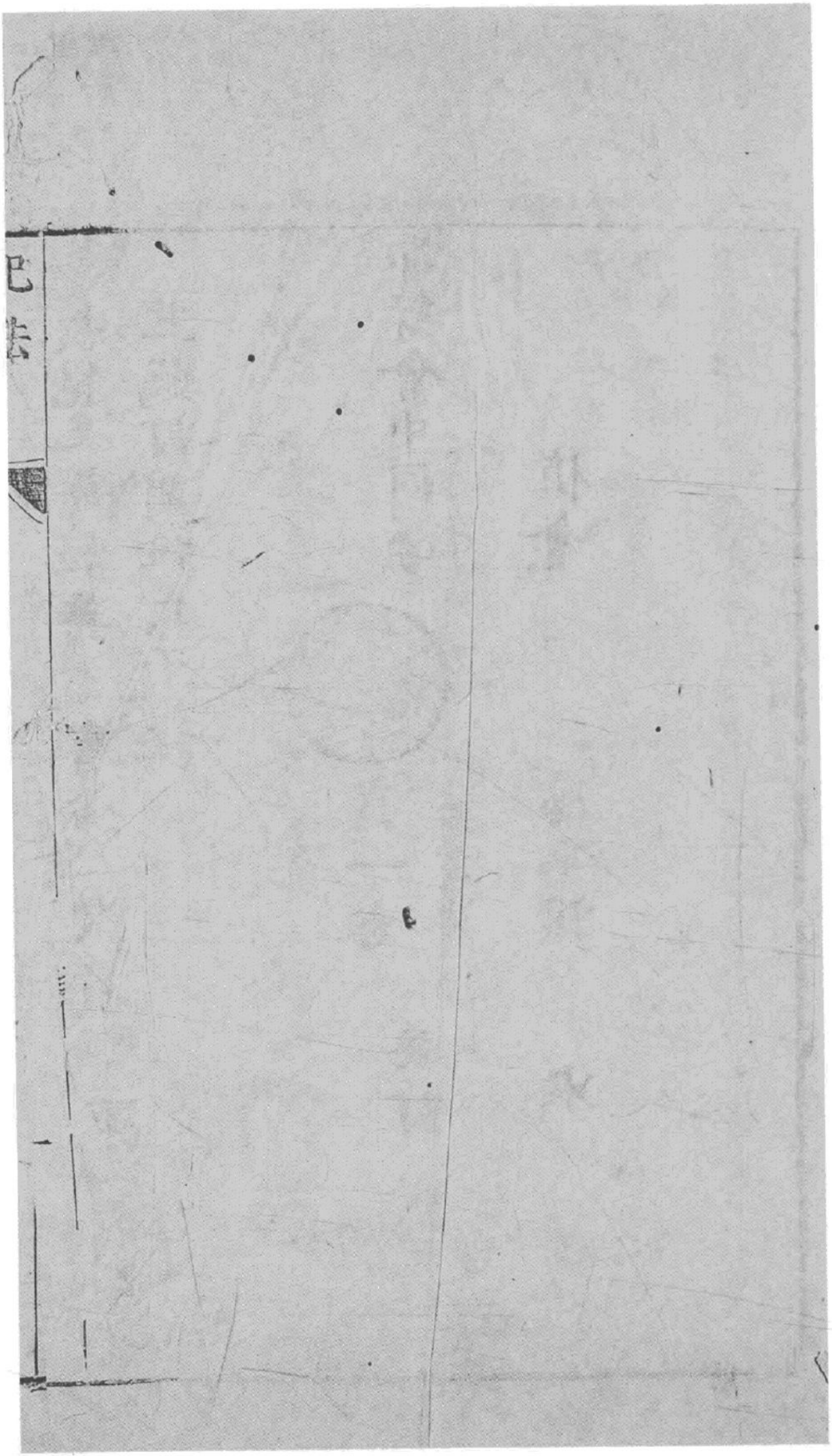
之象與本事之象，次第安頓於各處所』。其大致方法是先建立一個記憶空間，然後將需要記憶的文字轉化為形象，再將這些形象依次排入記憶空間的各個位置。通過形象和地點的結合，便可快速回憶起所需記憶的文字。如需記『武』、『要』、『利』、『好』四字，即可想象一室有東南、東北、西北、西南四隅，而以『武』字為勇士執戈欲鬥而為人扼腕止之之象，置於東南隅；『要』字為西夏回回女子之象，置於東北隅；『利』字為農夫執鐮割稻之象，置於西北隅；『好』字為女子抱嬰兒戲耍之象，置於西南隅。記憶時『默念其室，及各隅而尋之，自得其象，因象而憶其字矣』。據史景遷說，利氏撰述此書，並非僅僅為了傳播記憶術，其更深層的目的是希望中國士人掌握記憶術以通過科舉考試，而後『作為一種回報，利用他們新取得的功名，推進天主教傳教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然而，此書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傳播較廣，但利氏自己也承認，其方法『並非每人都能使用』。明末李玉庭《誅邪顯據錄》且極力詆毀之，謂『記函一件，其鄙夷不屑我輩，莫此為大』。但從東西方學術交流史的角度來看，此書不僅是西方心理學傳入中國的開端，同時其《原本篇》中提到的人腦構造的相關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方醫學知識的傳播，范行准《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即對其評價曰：『利瑪竇之《西國記法》一書為西洋傳入神經學之嚆矢，而亦為西洋傳入我國之第一部心理學書也。』其價值不容忽視。

本書開本26.2釐米×16釐米，版框高20.5釐米，寬14.2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簽題『西國記法』。卷前有朱鼎瀚《記法序》。卷端題『泰西利瑪竇詮著，

晉絳朱鼎瀠參定』。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有一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4.4，與此本大致為同一版本。方豪先生《影印西國記法序》言此書曾著錄於阿勒岡勃（Alegambe）神父所撰、於 1608 年出版之拉丁文耶穌會士書目中，又曾為天啓二年（1622）鄧玉函《泰西人身說概》及天啓四年艾儒略《性學觕述》所引用。又明代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子部『暑』字號『太西人著述』中有『《畸人論心記法》一本』，當亦是此書。其時代均在高一志前往絳州之前，可見所著錄及引用者當是利氏原本，而非高氏刪潤、朱氏參定者。但此原本今未見，可能已經散佚。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及古郎《中韓日文目錄》所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均為修訂後之本，與梵蒂岡藏本大體相同。《天主教東傳文獻》亦據朱鼎瀠參定本影印。（謝輝）

西國記法

Vol. 27
Tom: 10: Ars Memoriæ
fr. D. Matthæi Licinii.
R. G. Orient (7)
III. 227



薄遊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
並鐫訂閱姓氏于後

耶穌會中同學

值會

高一志　共訂
畢方濟
陽瑪諾　准

175

記法序

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叔有所范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

言底

目能假模顛倒背誦濂赤嘗

不酒於異之外父曰夫看以授之

也其重少在則重高元生蒙同中

於出利先生偶爾卅創赤易了之

高先生爲刪潤之高先生則
沒利先生清之孫子之外父
所父事者高先生嘗教濂曰童
性有三司匯宜記會而記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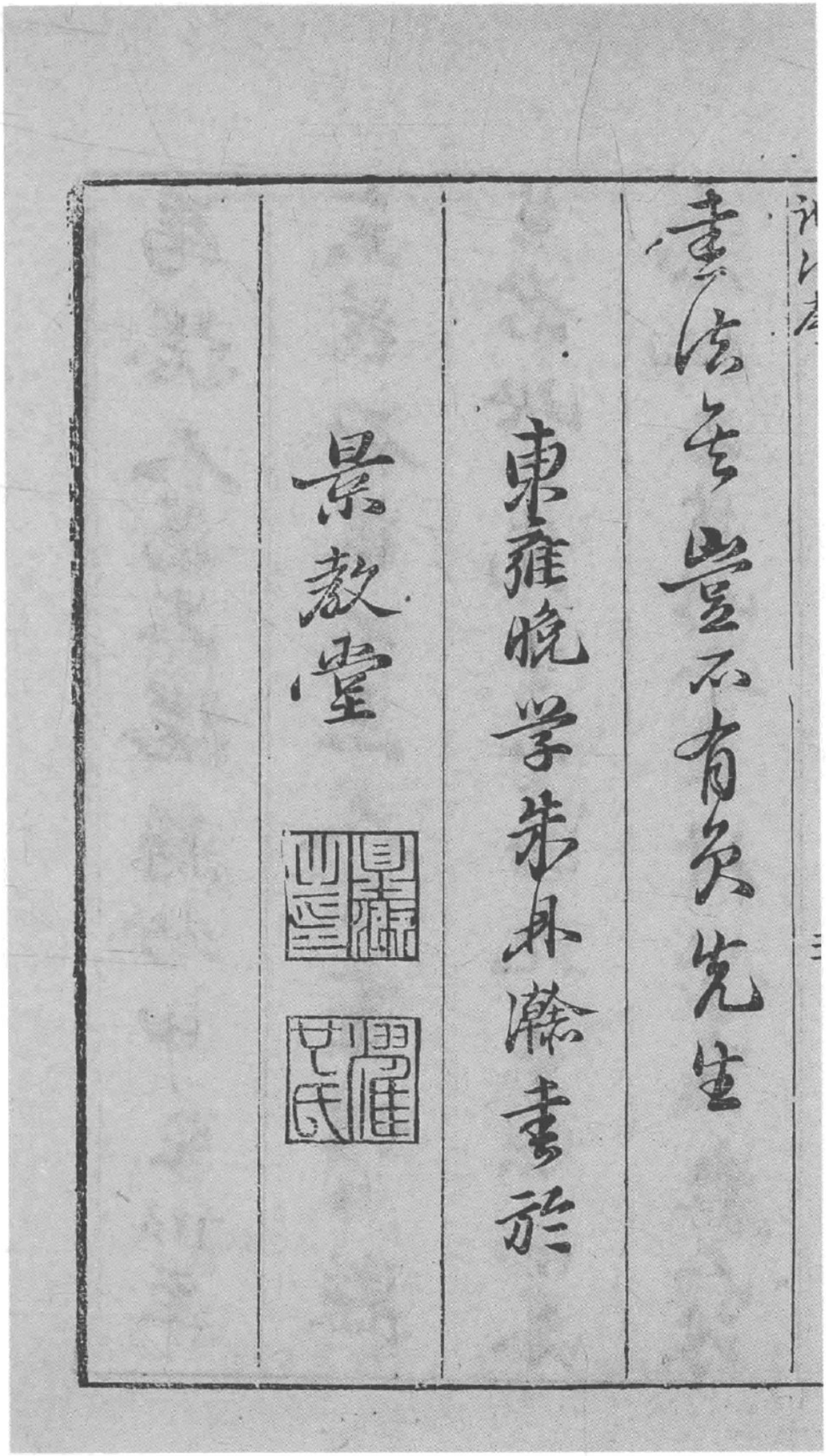
稱性靈之能　存能記有象發

無象如乙能記甲為兄丙為弟

又記甲丙指為同生子能任同生

言甲丙惟為人兄弟為專同生

為樵人為大樵縣崢嶸中立以至
山石為在嶺不忘人言畫惟縣
皆若此峰三先生石為遂九為至一四某
意也石生此畫之材學為教人像



書法有負先生豈不有負先生

東雍晚學朱滌書於

景教堂

記法

泰西　利瑪竇詮著
晉絳　朱鼎瀚叅定

原本篇第一

人受造物主所賦之神魂。視萬物最為靈悟。故遇萬類悉能記識。而區別以藏之。若庫藏之貯財貨。然。及欲用時。則萬類各隨機而出。條理井井。絕無混雜。然人知能記憶。而不知所以藏貯。所以區別者。從何而致。且翕受果在何處。其敷施之。孜卒莫

能諸人此則造物主顯露密秘運斡精蘊人烏得而測之乎吾西士間嘗論其槩矣茲再次第於左以求同理

記含有所在腦囊盦顱頤後枕骨下為記含之室故人追憶所記之事驟不可得其手不覺搔腦後若索物令之出者雖兒童亦如是或人腦後有患則多遺忘試觀人枕骨最堅硬最豐厚似乎造物主置重石以護記含之室令之嚴密猶庫藏之有扃鐍取封閉鞏固之義也

人之記含有難有易有多有寡有久有暫何故蓋凡記識必自目耳口鼻四躰而入當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印腦其腦劉柔得宜豐潤完足則受印深而明藏象多而久其腦反是者其記亦反是如幼穉其腦大柔譬若水印之無迹故難記如成童其腦稍劉譬若泥印之雖有迹不能常存故易記而亦易忘至壯年其腦充寔不劉不柔譬若褚帛印之易而跡完具故易記而難忘及衰老其腦乾硬大劉譬若金石印之

難入。入亦不深。故難記。即強記亦易忘。或少壯難於記憶者。若鐫金石。入雖難而久不滅。故記之難忘之亦不易。衰老易忘。猶圖畫在壁。其色久而闇脫。不能完固。且人賦質不齊。故記識亦有難易。大都兩間氣。鍾聚流行。處處不同。有清有濁。有輕有重。賦其清而輕者。其人多聰明睿哲。故善記。賦其濁而重者。其人多昏蒙鹵鈍。故善忘。賦其清而重者。其人多敏達。而端嚴凝固。亦善記。賦其濁而輕者。其人多譎詐而浮躁薄劣。亦善記。此又氣之使

然人能審其所賦之偏加修攝涵養則可造於中正而不為方隅所拘竟累吾心之靈明也學者勉旃

凡人晨旦記識最易者其腦清也若應接煩擾或心神勞瘁皆能致腦乾或邪寒酷炎冷熱過宜或醉飽過度又食物中有堅韌油膩難消者或果食未熟蔬菜腌肉及諸乳諸豆豆腐核桃河池魚凡浮脹之物俱能混濁調腦之氣滯塞通腦之脉故難記易忘觀此壞腦之故則所以調攝之法不可不

得其宜矣。

昔人善記者有若古昔般多國王。所屬之國。二十有二。其諸國語音文字各殊。國王悉能通達。不用譯譯。有若巴辣西國王。將兵數十萬。皆一一記其姓名。有若利未亞一國王。遣使至羅瑪。舍定。羅瑪諸臣千餘人。造館勞問。翼旦使者入朝。見諸臣。即一一詳其姓名答謝之。厄斯其諾生平多識廣記。不勝其煩。偶聞西末泥德創記法。乃云。何庸若所為哉。第以吾忘法教我。則惠我多矣。於戲。若厄斯

其謂者果得為通論歟。世不能盡如其善記。則記法亦不得不尚焉。爾。曩有博學強記之士。人以石擊破其頭。傷腦。後遂盡忘其所學。一字不復能記。又有墜樓者。遂忘其親知。不復能識。又人因病遂忘一切世故。雖已名亦不能記憶之矣。

養記之法。大畧時習而日用之。庶免生疎。但須先其難者。後其易者。蓋先之以難。遇易者則愈易易爾。譬學健步。初握兩鉄箠而行。及徒手而趍。不覺其為勞矣。養記之法甚多。書不悉載。亦有用藥物

者。醫家知而能之。今惟有象記法頗簡易便捷。而其用亦可謂廣大矣。

明用篇第二

凡學記法。須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次第安頓於各處所。故謂之象記法也。假如記武。要利。好。四字。乃默置一室。室有四隅。為安頓之所。却以東南隅為第一所。東北隅為第二所。西北隅為第三所。西南隅為第四所。即以武字。取勇士戎服。執戈。欲聞。而一人扼腕以止之。之象。合為武字。安頓於東

南隅。以要字。取西夏回回女子之象。合為要字。安頓於東北隅。以利字。取一農夫執鐮刀。向田間割禾之象。合為利字。安頓西北隅。以好字。取一丫髻女子抱一嬰兒戲耍之象。合為好字。安頓西南隅。四字既安頓四所。後欲記憶。則默念其室。及各隅而尋之。自得其象。因象而憶其字矣。此蓋心記法之大都也。古西詩伯西末泥德嘗與親友聚飲一室。賓主甚衆。忽出戶外。其堂隨為迅風摧崩。飲衆悉壓而死。其尸齎粉。家人莫能辨識。西末泥德因

憶親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記而別之。因悟記法遂創此遺世焉。

凡人亦有未經習法。自然能記者。如學者嘗憶念讀過經書。其某卷。某張。某行款。恍如在目。又如人遺物。追思其所經歷之處。細細研審。或勃然而記。探即得之矣。又如與人談論。已而忘失。乃默思其所談之人。之處。因而憶其事。其言矣。觀此則於象記法。思過半矣。

象記者。其象含意浩博。不止一端。其處錯綜聯絡。

綱舉條貫。初則似苦於繁難。不知安頓得法。井井不混。且取象既真。則記含益堅。布景既熟。則尋索亦易。是以初記似難。而追憶則易。何者。譬負重物用力必艱。若載物於車。引之而行。不因車之益繁而加重。祇覺力省而運捷。蓋有所賴也。

記法既熟。任其順逆探取。皆能熟誦。然後精練敏易。久存不忘。但此法非矜奇炫異。借以駭人用者。默藏不露可也。

凡日用尋常學問。不可槩用此法。恐所設之處輕

易用盡遇急用者卒無可用矣況設處廣多心易勞傷其聰明失所依賴如飲食過度其胃臟必致損傷耳惟切要事宜初無意義可據者如姓名爵里之類或暫記以便筆註或強記以備應對迺用此法庶為便當

設位篇第三

凡記法須預定處所以安頓所記之象處所分三等有大有中有小其大則廣宇大第若公府若寺觀若卽居若舍館自數區至數十百區多宮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多益善中則一堂一軒一齋一室小則室之一隅或一神龕或倉櫃座榻斯其處所之大槩也其處所又有實有虛有半實半虛亦分三等實則身目所親習虛則心念所假設亦自數區至數十百區着意想像俾其規模境界羅列目前而畫識胸中半實半虛則如比居相隔須虛闢門徑以通往來如樓屋背越可虛置階梯以便登陟如堂軒寬敞必虛安龕櫃座榻以妙分區障蔽是比屋樓屋堂軒皆實而闢門置梯安龕等項皆心念中所虛設

也。大都實有易。而虛設難。虛設非功夫熟練。不無差失。但其妙必虛設始能快心適意。而半實半虛尤妙之妙耳。若以虛設為難。可隨意圖畫。玩索印心。與實有者。可無殊焉。處所既定。爰自入門為始。循右而行。如臨書然。通前達後。魚貫鱗次。羅列胸中。以待記頓諸象也。用多。則廣宇千百間少。則一室可分方隅。要在臨時斟酌。不可拘執一轍。又不論虛實。序成行列。編成字號。如每至十所立一號。記一十字。總記幾十幾號。以便查考。以便聯絡應

用庶免紊亂。夫安象於處所。猶書字於漆板。其字有時洗去。而漆板用之無窮。故處所非象可比。最宜堅固穩妥。然後利終身之用。至小處所。有相宜及當忌者。十三款。備揭於後。其大者。中者。則可觸類。不必復舉。

一宜舒廣。蓋便於安置大象也。若狹隘窘促。象大者不能容矣。但不宜太廣。太廣。則象易走逸。假如安頓一人於處所。高則修長疎立。濶則伸臂橫衝。必取其盈滿而無餘隙。

二宜閒靜。蓋鑾喧囂記象易襍。故若官衙廳事。若闤闠。若市衢。若學堂。凡衆聚廣會之所。係多人來往者。槩不可用。然亦須習睹常履。時時存想。庶其處其象。隱躍目前。無所遺漏。

三宜整飭。若墻垣頽圮。器物狼藉。則人起厭心。象亦隨散。務以開朗心胸。使易記存。

四宜光明。蓋幽隱暗昧之所。臨用索象。多迷失不獲。但太明恐象又隨光而散。亦不可得。會須明而不露。密而不昏。在加意斟酌以定之。

五宜貴美凡人珎重寶異者心目恒自注存故處所若華屋若精舍器物若金若玉若玻璃若水晶若文石采木斑竹佳磁若錦綉段帛西絨火布顏色鮮奇金采燦灼者用之為玩

六宜潔塏凡汚穢溷濁湫湿畜水者皆不用恐心不容受而象被汚浥損壞故也

七宜覆蓋若敞露無蔽恐為雨露浸損其象

八宜平坦凡身所易到之處象亦易取若棟間梁上岑樓危閣取用大難心亦不能超達故易忘失

九宜定守凡各處所要安一物象永遠守定不更移易用此作號庶免淆亂假如一處定馬二處定牛三處定羊四處定鶴五處定孔雀其餘類推但不用此亦可

十宜勻適凡布置處所不宜太遠太遠則斷絕不繼不宜太近大近則混亂難分遠而五六尺之內近而三四尺之外亦不宜忽低忽高忽平忽深致意想難於周運惟聯綫貫串如編貝然

十一宜鎮定上守定以物守處所也此則以物之

自為處所者言矣若桌椅之類皆易移易動者恐至彼不見其物即忘其象故安置既定再不可遷徙別處

十二宜平穩上鎮定以物之處言也此則就物之体言矣凡定處置器皆要方稜平底取其穩定以便置象若形圓活轉則並象滚失矣故如轆轤轉輪渾儀圓球皆不用也

十三宜奇異相別凡處所相同則易混必虛加藻繪分采異飾或定置器物以別之其器物太則龕

榻倉櫃中則甕竈小則鼎盎若堂軒齋室之中布置器物先定行次其一金其一銀其一玉又如水晶玻璃文石采木以至銅鉄磁瓦等質種種各別毋得相同假如一區之中定置諸器首龕次甕又次鼎其龕一金飾二銀飾三文石四斑竹五紫檀六烏木七朱漆八金漆九黑漆十粉油其甕及鼎一金二銀三玉四水晶五玻璃六文石七銅八鉄九花磁十白磁器餘皆類此

蓋聞中國文字。祖於六書。古之六書。以象形為始。其次指事。次會意。次諧聲。次假借。終以轉注。皆以補象形之不足。然後事物之理備焉。但今之字。由大篆。而小篆。小篆而隸。隸而楷。且襍以俗書。去古愈遠。原形遞變。視昔日自然之文。反以為怪。而時俗所尚。在古所謂謬譌無取者。咸安用為無疑。故茲法取象。一以時尚習見之字為本。特畧及古書耳。

凡字實有其形者。則象以實有之物。但字之實有其物者甚少。無實物者。可借象。可作象。亦以虛象

記實字。蓋用象迺助記使易而不忘。然正象與借象作象在我活法以通之。如日。月。星斗。山川。岡阜。花果草木禽獸。昆虫。宮室。器用。衣服。飲食。等字均係實有形體之物。即其物之象而記之。是係本象。猶所謂象形者也。如本末二字皆以大木一枝直立有一人緣其根而坐。則為本之象。緣其顛而坐。則為末之象。是係作象。猶所謂指事者也。如明字以日月並耀。如众字。以三人同居。如聞字。以大耳正懸門中。如見字。以隻目豎生額上。炯炯四望。如

拜字。兩手齊下。着地恭敬作禮。亦係作象。猶所謂會意者也。如苟字。以狗。猫字。以猫。晏字。以鷄。醇字。以鷄取其同音。以記實象。是係借象。猶所謂假借諧聲之義也。如吏字。以一巾衫人。懷挾文卷。如兵字。以一甲冑人。起舞軍械。斯蓋用事而會意。因意而成字。猶六書之所謂轉注爾已。又如馬字。猶字。皆鳥獸之名。今人多不識其形狀。若記鷹。以一馬正面向外而立。記猶。以虜齒牽犬。其餘形倖之物。未曾見者。諸如是推之。

夫文字浩繁。動以萬計。既難悉陳。又不可無述。茲乃畧具假如。少達其義。如兩物俱有。則象以實記。或有事無物。則因實記虛。或體用相因。或源流相求。或假人而為用。或取譬況以成奇。大都活象為刻。故用人居多。如記圭璧冕旒以王侯。記高車儀從以卿相。記金鼓旗幟以將帥。記峩冠繡服以仕宦。記巾屨青衿以生儒。記甲冑干戈弓矢白刃以士卒。記珠冠金鳳翠鈿霞被以介婦。記穀以倉。記酒以罇。記金以囊。記錢以撲滿。

記衣服。以箱篚。記羞饌。以俎豆。是皆實之實者也。記農。以耜以耒。記漁。以竿以綸。記匠。以斧以鋸。記陶。以範以模。記書生。以筆墨。記傭工。以畚鍤。記庖丁。以刀案。記機杼剪尺鍼綫。以婦人。此以藝業與其器具。互相成實者也。記德。則以有德之人。記富則以聚財之人。記天文。則以精習玄象之人。記善則以樂善好施之人。記醉。則以躭酒之人。記走。則以健步之人。此借人之實而記事之虛也。記視。以目。記聽。以耳。記嗅。以鼻。記啖。以口。記言語。以舌。記

喜怒。以顏。記熒。以炬。記焚。以薪。記登陟。以階梯。記遊泳。以舟楫。記馳騁。以騏驥。記盤桓。以林壑。記燕樂。以壺觴簫鼓。記威武。以矛戟營壘。記春。以臼。記搗。以砧。記吹。以笙簧。記彈。以琴阮。記汲。以瓶索。記轉。以轆轤。記揉。以笮籠。記烹。以釜錡。記鑿。以缶筑。記拍。以串板。記治。以君。記化。以民。記忠。以臣。記孝。以子。記敬。以弟。記信。以友。記別。以夫婦。記貞烈。以婦女。此因體而識用者也。記目。以采色。記耳。以管絃。記鼻。以珍香。記口。以甘脆。記手。以扇。記足。以舄。

記燈燭。以光明。記几席。以凭坐。記君。以臨軒宣政。記臣。以朝謁奏對。記父。以立庭訓子。記子。以恭愉侍養。記夫。以其妻舉案而敬事。記妻。以其夫親迎而至門。記兄弟。以其友愛怡怡。承歡堂上。記朋友。以圖書筆硯。相與討論。記兒童。以幡鼓竹馬。記僕婢。以井竈箒箕。此因用而識體者也。記雪雨。以雲記江湖河澤。以泉雲泉。其源也。記動。以風風風。其本也。記果核笋乾。以茂林修竹。記穀種。以嘉禾。林竹。嘉禾。其委也。記撮土。以大地。記勺水。以滄海。以其

流放之極也此遡流窮源因源求委者也記官名如尚書侍郎都御史都督布政司按察使留守都指揮則以所知某人曾登是職記地名如府州縣驛則以所知某人曾任知府知州知縣驛丞記姓氏則以習知之人而人之姓名字號皆可取其一字或二字記之為象此因人而借用者也記父以子記子以父記伯叔以從子記從子以伯叔記祖以孫記孫以祖記兄以弟記弟以兄記夫以婦記婦以夫記師長以弟子記弟子以師長記主人以

僕隸。記僕隸。以主人。記男子。以女人。記女人。以男子。如求其異。則記長以短。記大以小。記纖以巨。記寡以多。記妍以媸。記惡以善。記素以采。記文以朴。此取錯綜對待以用之也。記聖人。以麟鳳。記君。以龍。記宰相。以鼎鼐。記執法。以鷹。記卿寺。以棘。記將士。以虎豹熊羆。記士大夫。以鵷鷺。記父。以椿。記母。以萱。記父子。以鶴。以喬梓。記兄弟。以鴻雁。以棠棣。記夫婦。以鴛鴦。以連理枝。記朋友。以黃鳥。記賢人君子。以美玉。以蘭蕙蕷蒈。記進士。以杏林。記舉人。以

丹柱。記隱逸。以鹿。以菊。記醫。以橘井。以杏林。記武夫。以雉。記山野之人。以小草。記婦女。以奇葩艷卉。此則取世之譬況而用之者也。至若因實具之物。兼形質以成象。或疊本象以成象。或合數象以成象。或參象意而成象。復有難於作象。乃因有形之物。稍損益之以成其象。則知天下無不可象之之字。亦在乎善權巧變也歟。有如毛衣為毳。皮箕為簸。木田為柤。木禽為檎。玉冊為珊。玉豕為琢。石鬼為魌。犬骨為猾。衣。箕。田。禽。冊。象。鬼。犬。形也。毛。皮。木。

石玉骨質也又老女為姥少女為妙金童為鐘長弓為張巨矢為矩斗米為料色絲為絶舟方為舫文木為枚大目為具偏人為偏七刀為切九首為馗老少金長巨斗色方文大偏七九形也女童弓矢米糸舟木目人刀首質也是皆以一物兼形質而成象者也有如兩木為林重山為出並月為朋疊火為炎三心為恣三木為森三口為品三耳為聶三目為晶三貝為賴三牛為犇三羊為羴三犬為猋三女為姦斯則以重疊本象而成象者也有

如人犬為伏。人牛為件。魚羊為鮮。魚禾為鮇。金帛為錦。木帛為棉。刀圭為刲。刀貝為則。耳舌為聒。矢豆為短。爪角為觧。犬馬為獸。口耳系為緝。竹門日為簡。斯則合△△△△△△成△△△△△△一象者也。及記休。以人倚木立。記楙。以寸豎林中。記輦。以二夫挽車。記惷。以杵臼舂心。記裹。以駿馬披衣。記輝。以露車載果。記龍。以龍蟠土阜。記翔。以羊生羽翼。記梟。以鳥棲古木。記蠱。以盂承巨皿。記雷。以方円受雨。記器。以犬張四口。記妒。以女當戶傍。記竄。以鼠窺垣穴。記麁

以鹿分兩段。記鬻以羔炙於鬲。記渥以屋臨水際。記鷁以鳥飲溪邊。記鳴以鳥舒其喙。記告以牛哆其口。記解以牛角掛刀。記闖以馬立門中。記矮以女戴禾而執矢。記萌以日月寖草而同光。斯又參象以意而成象者也。所謂難作象者。如記每字則以毋頭戴帽。災字則以火上張蓋。午字牛斷其頭。干字芊截其角。黿字龜縮其首。方字房橄其戶。什字老人手携藜杖。亞字惡人割去其心。斯又以形與意損益本体而成象者也

更有一法。乃以兩象合為一體。取其前半為音。後半為韻。以翻切字法。區而識之。如人首獸身。或虫首禽身。或人與禽獸昆蟲。凡一切動植有形物類。交互其體。而各半之。前段之象出切。後段之象行韻。依法翻切成字。記其象則憶其切。憶其切則憶其字矣。其記愈為簡便。其理愈為精妙。是以人首羊身。取人羊切㩦。鉄釘、雜鉄取雞切低。狗身馬頭。取馬狗切畎。魚首人身。取魚人。切閭。鷲頭龜體。取鷲龜切巍。人額上猴取額猴。切漚。飾錦於筆。取筆錦。切

禀貂後狐前取狐貂切薇玉質斧形取玉斧切禹蒲中居鰲取蒲鰲切炮豬困于釜取豬釜切旃獅而象牙取獅牙切撒烹羔于鼎取羔鼎切影野人殺麝殺切麝豹張兩翼殺麝豹翼切必麞生長尾麞尾切旨其妙難以形容此則取兩象之音韻合為一字之翻切其法固不可勝用第音韻多同雖切得其聲未審其字則於上下文義融會貫通以求之庶無差訛之患又有不可不知者凡預料諸象禀以人之活象為上其餘物之死象為次故字字

必求死活二象。咸倫目中。以應其用。如記裘先以所知姓裘之人為活。繼以毛裘為死。記算。先以所知善算曆法之人為活。繼以筭盤為死。記鳳。先以所知之人名鳳者為活。繼以丹鳳獨立為死。記劍先以所知之人好舞劍者為活。繼以實劍出匣為死。如記數目。則以先知竹一之人。竹二以至竹九竹十者當之。又以某百戶為百。某千戶為千。某萬戶為萬。戶即今指揮。或以所知姓萬之人。皆活象之例也。記一。以橫拴簽擔鐵棍長戈記二。以撓

鈎鋼。乂。象牙。牛角。兎耳。記三。以三耶神鎗。鼎足。心星。記四。以農家四股穫乂。或碁枰四角。方稜。記五。以掌開五指。或五峯筆架。記六。以稜觚六角。或六合圓帽　記七。以瑲琴七絃。記八。以鹿角八乂。記九。以斑簫九節。箏鳴九弦。記十。以十字木架。或兩掌並張。此為死記之例也。惟數字連記者。最為要法。又。另詳後篇。

凡記識。或逐字逐句。或融會意旨。皆因其難易多

寡。量力用之。如記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則以俊秀學童。立觀書冊。為學字。以武士倒提鎧。為而字。以自照寺前。一人望之。象時字。或以姓時。名時之人。以日生兩翼。一人駁觀。象習字。或以姓習名習之人。以一人持尺許之木。削斷其頭。象不字。以一人肩橫一戈。腰懸兩鍾。象夫字。夫篆文即亦字也。以傳說築巖。取說字。或以一人柏手仰面而笑亦象說字。以一胡人胡服而居。假借乎字。以上九字。遂字立象。循其次第。置之九處。此蓋一字寄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處之例也。若欲揔記數字於一處。則以字象及意象。融化為一。務成自然。如記尊德性三字先定第二字為活象。以有德。或名德之人。居中。左手舉一酒尊。右手舉帶血生心。合成尊德性三字。若置四字五字。就以一童立其前。如置六字七字。就以二童立其前。皆舉執實物以象之。如五字即尊德性下續樂道二字。就於前象之前。增一道服童子。左手蘩龍頭鶴身之象。切樂字。通成尊德性樂道五象記之一處。如七字即尊德性樂道下再續極安

二字。就於前有德人之前。道童之右。增一女子。戴大斗笠為安字。左手縶太極圖。取極字。揔成尊德性樂道極安七象記之。一處。若數月重疊。更宜熟習此法。如記十一。則以一人衍十者。右手執長戈以象之。如記二十。則以一人衍十者。左手執鐃鈎以象之。如記三十四。則以一人衍十者。左手持三耶神鎗。右手持農家四股耬又。以象之。如記五百。則以一百戶。左手持五峯筆閣。以象之。如記六千七百。則以一千戶。左手舉琴。右手縶六合帽。以象

之如記八千九十。則以一千戶。左手持八叉鹿角其側一人衍十者。左手握九節斑簫。合而象之。如記九千一十一。則以一千戶。左手舉箏。其側一人行十者。右手持簽擔。合而象之。因千十之間空百。故以二人判之。如記萬。則以萬戶為活象。而執死象以成。其數焉。此蓋一句數字共記之例也。逮欲融會數句之意。則以一象或二象。可該一句二句以至一事大旨。然必親切自然。庶經久不忘。如以一人聖容儒服。持白璧一方。納向金藤筒中。旁立

胡賈。捧白金十定。仰嘻求售。是象乃記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三句。如以一室羅列金玉錦綉服玩器具。中有一人溫恭凝居。其窓壁間十目十手儼如指視。是象乃記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六句。如以二人衫巾相向。各執一簪而比同之。是象乃記以一人運動渾儀。其日月五星。晶朋盍簪一句。如以光襍煥。是象乃記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二句。如以一人射獵。逐二狼。一前蹶自踊其懸胡。一後蹶自

蹈其尾。是象乃記狼跋其胡。戴疐其尾。二句。此則取象以記章句之例也。凡記詩文書劄。一如是例。或一二句。或三四句。作象。次第安置。其處甚少。其記甚多。雖連篇累牘。殊易排布。兼易識存。即偶意二字。其大意尚在。而辭可漸索。較之字字記頓者抑又簡捷矣。又如一方伯。戎衣躍馬。執旄秉鉞。有兩野老。控其馬。銜哀容仰視。是象乃記夷齊叩馬而諫也。如一人箕踞睥睨。一人携杖而至。以擊之。是象孔子責原壤而叩其脛也。凡記典故。記事實。

一如是例。更或華卉圖書。或良工冶範鐫刻或優俳
搬演。或傀儡當場。乃有俊偉丈夫。悅觀其間。或以
學士先生。講論臺端。弟子拱聽函丈。可以表而識
之。第初學記法。須逐字句定象。不得躐等。遞爾牽
聯。湊合。俟其習練既久。象所既熟。然後任意取用。
不復拘泥。其象論多端。善學者更宜明達。附揭十
款于左。

一。宜生動有致。盍兀坐。蟠居。穩眠。林亭。其象既死。
易致遺忘。但象有鎮定。必不能自動者。亦以人事

運用。因而活之。故象人也。或笑。或歌。或號。或泣。或立。或手舞足蹈。或首掉身搖。或舒倅徘徊。或撫膺瞻顧。或春容而長嘯。或骯髒以雄談。或撑耳沈吟。或搔首踟躕。或張眉瞪目。怒髮衝冠。或扼腕竦肩。愁容下帶。或捧心而凝盻。或蹙額以長嗟。或屈指如有所籌。或鼓頤如有所啖。或矜持褒拜。或跳躍狂呼。或祝祈於廟貌巍靈。或侍聽於庭儀典訓。或玄覽六合。或妙觀兩儀。或枕肱而延矚浮雲。或抱膝而停思玄理。或展經朗誦。或搦管微吟。或引扇開襟。

或加簪舉袂。或斂容敬肅。或散髮逍遥。或攬鑑檎班。憮然太息。或執巾拭涕。喟爾長吁。或促視圖書。閃灼鼻間銀鏡。或坐調瑟琴。泠朗指下心音。或鍾磬戛鳴。或笙簫鼓吹。或篩金擊柝。或携杖搴裳。或和味鼎中。或割鮮几上。或旋烹而啜茗。或當食而嘗羹。或提筥抱罌。或操刀荷簣。或挾持兩石。或負戴千鈞。或睥睨旁午。直呼中的。或鷙鷙試劍。仰絶垂纓。或蹴鞠投壺。或弄丸投石。或拱珍而矜誇珠璧。或採芳而把玩芝蘭。或種植堦除。或耕耘畝畆。

或酩酊而潦倒。或鞅掌而瑟休。或稱比干戈。耀揚威武。或株施粉黛。委宛嬌羞。或官吏坐趍。或主賓揖讓。或倚木而欣顏。擊節。客共嘉言。或臨風而把臂。衔杯。朋同雅叙。或徒拳樸搏。逞技於閒場。或執版辨爭。徒訟於公府。或飾塗鬼面。展轉抑揄。或俯據獅音。張皇咆吼。或籌篠悼惜。或憔悴傷悲。或優游乎泉石締盟。或欷歔乎河梁送別。以上諸貌。未盡形容。随人點綴。倘非損改常觀。力標新姿。則象罔同。難於料理矣。其餘一切植蠢。咸云死象。又

非與人可同日語者。然亦須槩用人象活轉。其机或游觀指顧。或導引招搖。或豢飼滋培。或操持振作。一主於感動之而已。至若木石。宇垣。器皿。襍具。誠死物也。亦以人象臨事展用。著力運移。夫惟蠢然介然者。皆得隨意斡旋。悉中矩度。孰謂死象而無活法以活之乎哉。

二。宜好醜懸殊。好則美麗精潔。不則龐惡醜陋。切忌瑕瑜之不掩。亦惡非剩之莫加。假如衣服。若精麗則采綺華章。珠寶緣飾。紫貂狐白。鎖袱氅絨。若

醜惡則敗絮敝麻縕縷鶉結穿膝露肘掩以蒲毡。其餘物用以是推之。

三宜鮮明起觀盖五采炫燿奪目映心易憶易索。

四宜裝束合体凡人品流不同服飾亦異裝扮相稱。詎認方明如王者則冕冢弁服公侯則簪纓蟒玉文臣則梁冠朝服幞頭大衫武臣則甲冑錦袍佩刀弓矢或皆以峩冠束帶錦綉品章其餘生儒吏胥軍民優隸各照本等服色易於分別庶免混淆。

五宜奇偏可喜凡身材之肥瘠短長面色之黑白鬚髮之多寡及傷殘癃聾諸類必各極其一偏之致反覺趣味可挹若只尋常面孔何由映射瞳眸六宜怪異可駭如人有三頭六臂豎目兩角噴火赤睛哆口屬耳撩牙毛面虬鬚蝦鬚龍有九尾獸有兩翼蛇有四足魚有雙頭豕蔬柔毛牛羊剛鬣禽生四掌六羽馬生端角鱗文諸如此類引而伸之不可勝數七宜態狀可笑蓋象貌端嚴見者情沮興索惟態

度之忽可辭順。遂光景之時欲糴日。如醉客脫帽張衿。行步踉蹌。吐嘔狼籍。又如狂人蓬頭垢面。跣足裸躰。披衣踣作。顛狂行止。進退。此則可笑可謔百醜其狀。惟欲態度迥異。以便記憶耳。

△器△技△宜△肖凡人肆業。必執其器。蓋以分別四民因其技藝而識之。如象士子。則展卷尋行。騷人墨客。則吮毫灑翰。丹青則繪染圖畫。吏書則抱捧文卷。兵則戎服膀刀。農則執耒扶犂。傭則荷揷擔畚。匠則操磨斧鑿。陶冶則修治模範。漁樵則把竿執

柯。商賈。則盤筭帳目僕隸。則綽仗藥盖。其餘技藝。皆可類推。

凡象所宜稱如天地日月山阜樹林。以至宮殿屋宇咒象牛馳。其形巨大。置之室隅。有不能容。藥之掌上。有不能舉。乃因其所而細小之。使之容焉。舉焉。而不知其為巨物也。有如棘刺鍼芒蟻蠅蚊蚋至微小也。置之於器。有不能察。握之於手。有不能覩。乃因其用而廣大之。使之如杵。如禽。易見易索。而不知其為細物也。

十。疑似宜分如記日不可似月記阜不可似山記椿不可似槐記殿不可似屋記几不可似案記榻不可似床記羸不可似驢記狼不可似犬記狐不可似貉記鱉不可似龜記鶴不可似鷲鸇記雉不可似孔雀記錦不可似繡記珠不可似璣記管不可似簫記箋不可似楮凡物有相類者皆宜忌避不可誤犯以致紊亂失真否則用而索之必將混雜難辨可不慎歟

廣資篇第六

夫中國文字。奚啻萬計。人之知識學問。有博寡淺深之不均。設若字字作象。不惟連篇累牘。不能悉類。抑且意見未必盡合。音義未必融通。記誦繁艱。枸方執一。俾樞轉九之妙。翻為死法矣。其作象也。以人為活。為體。以物為死。為用。業已發明於前篇。然其用事用意。則有活而實死。而實虛而活。實而死。又有半活半死。半實半虛。文殊理別。難以雷同。茲以世所恒用。如天文。地理。時令。干支。人事。器物。等類。標列百數十字。以為程式。其用事用意。虛

實死活。因可既來見學者取而惟廣焉。或可為心機之一助。

天　一人以管仰窺渾儀。而璇璣運轉不息

雨　一魚立於鼠背。取魚鼠切雨

霜　一朝服宰相。張蓋立甘霖中

星　三台六符燦燿在天。丈夫昂首指顧若有所與語

煙　蒼青紫氣構成三葱。而山水之間車馬舟楫縹渺而來

岳　一人丘姓者登涉最高之山或于獨山之上立一坟丘

雲　一朝官執笏跪拜稱賀。變雖四垂接地

露　一客行程傾雨滿道

雪　一賈重裘大帽。遍体六出自花。一農裝笠執杖。傍立欣然

潢　一人黃其姓者立大川之皐

地　置一地球於架。人區別山川土地以圖畫之

山　一人登山遠眺。或案置一大筆閣

川 一人臨瞰三支大水不見發原歸止之處

陂 一人抱大皮一張息於上阜之側

坪 積土乱堆一人執橛一人執杙共平治之

湫 一人刈禾左有川澤右有燔炬

區 或一人挽車而行取空車切區

頃 一人揷匕于首之頂

春 三人同翫一太陽

穡 田禾豐茂中突出徑尺元龜一人往捕之

畫 太陽停午照耀八荒

野 一山僻老人草服村貌兩手捧芹一束將有所獻

渠 水中浮一巨木一人以力挽取之

塘 一人唐姓者掘土欲成一塘

田 方畝一區四面高 其中縱橫皆起一 交如十字

段 金彩段一疋或借斷一人以刀斷机

畝 中立十字架架之左有田一區禾實穟穟右立一人以觀之

夏 伏羲氏牛首人身戢木葉為衣手案八卦圖取羲卦切夏

冬 堂上紅爐賓主孤裘貂帽對坐就烘階前殘雪氷凌喬木枯立

夜 秉燭中堂爍燈書室

旦 旭日東升曦暉和照

朔 日月合度日光月照

弦 月体如弓上右下左

立春 土牛迎氣納祥于朝

穀雨 蒔苗方長甘澤霏霏

大暑小暑 借鼠為暑大則尺許小則徑寸

霜降 屋宇白銀寒潭澄淨 草木零落月度孤鴻

甲 大將金甲爍日爭光

丙 借餅為丙二人遜啖

暮 斜日西傾霞光佳氣

晦 四垂溟涬餘光映人

望 日東月西浮沉升降

驚蟄 雷鳴氷泮百虫鼓舞

芒種 農夫執芸播種瘁躬汗背

白露 江天明淨岸木含珠 其白如銀其質如飾

大雪小雪 八紘一白簷筋氷稜 大則如掌小則如毛

乙 燕鳥双飛呢喃舉尾

丁 借釘為丁人持一大壽釘

戊 一人持文布出售文布切戊
己 借麂為己一人剥麂之皮
庚 借蕃為庚烹蕃于鼎一人舉匕嘗之
辛 蕭藾薰椒積辛滿室
壬 婦人姙子滿懷高突
癸 借鬼為癸天神劈鬼
子 一嬰兒嬉戲或以一鼠首戴日晷
丑 借醜為丑東施效顰人共嗤之或以牛角間日晷
寅 借銀為寅元寶一錠或以虎項懸日晷
卯 官吏升堂執筆畫卯或以一兎背立日晷
辰 一龍角端日晷
巳 巨蛇盤旋日晷
午 馬首昂豎日晷
未 羊角斜挂日晷
申 猢猻效人捉看日晷
酉 雄雞鳴向日晷以喙點日晷在亭天守卧其下
戌 豚鼠刨撑載縛日晷
亥

經 六經集於芸閣士子披頌不輟

翰 學士染毫午雞翹立

耕 農夫執策驅牛而耕

陶 甓器盈野工運于窒

歡 賓主滿堂交觥酌酢

衰 衰經扶杖戚容垂泣

動 旌旛當風

止 河中砥柱矻然不動

傲 借灸餅之鑿

史 一朝士弭冠簪筆竦立于庭

牘 竹簡韋編累累滿車

鑿 大匠執斤丁丁鑿木

畋 皮衣挺戈逐獸走曠

憂 尺苗萎黃兩農相向蹙頞指仰烈日

樂 嘉禾双穎兩農相向鼓掌大笑

靜 泰山傑立

流 長江巨舶揚風順潮

惰 借舡

忿 借官之束帶

清 靚青水一甕

爽 丈夫挺立中庭四人分衣于肩腋之下

端 一王者端拱中立

馴 一廝飲馬于川

勤 堇土一堆一力用力以平治之

廉 借鐮為廉一人把鐮而視或置廉石于所

鉉 鼎耳也瓦石鼎靡金玉其鉉取其貴者記之

紐 印方三寸臺紐盈尺取其大者記之

忽 借斛

寧 心盛于皿覆以華蓋

曜 一翟迎日而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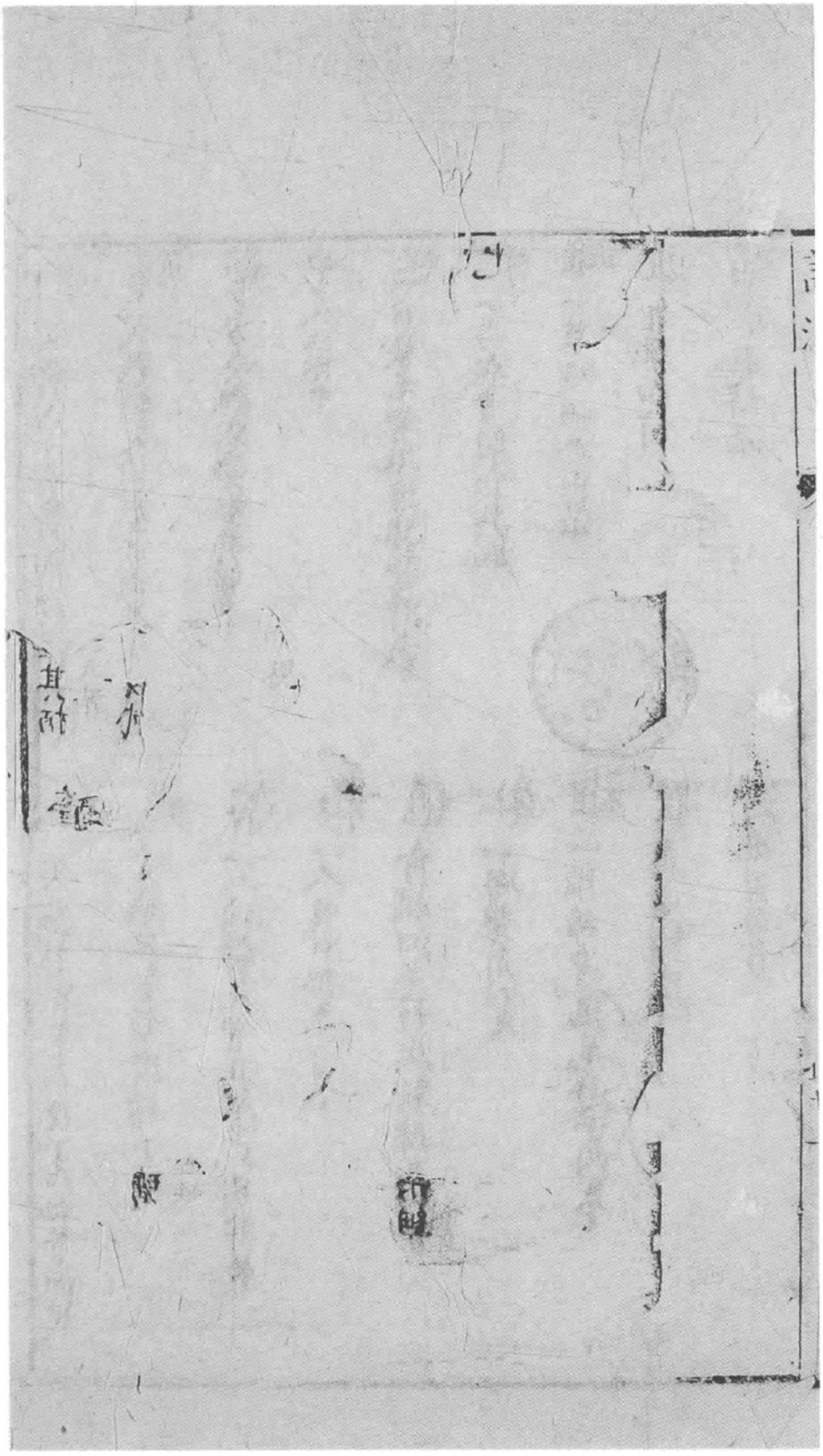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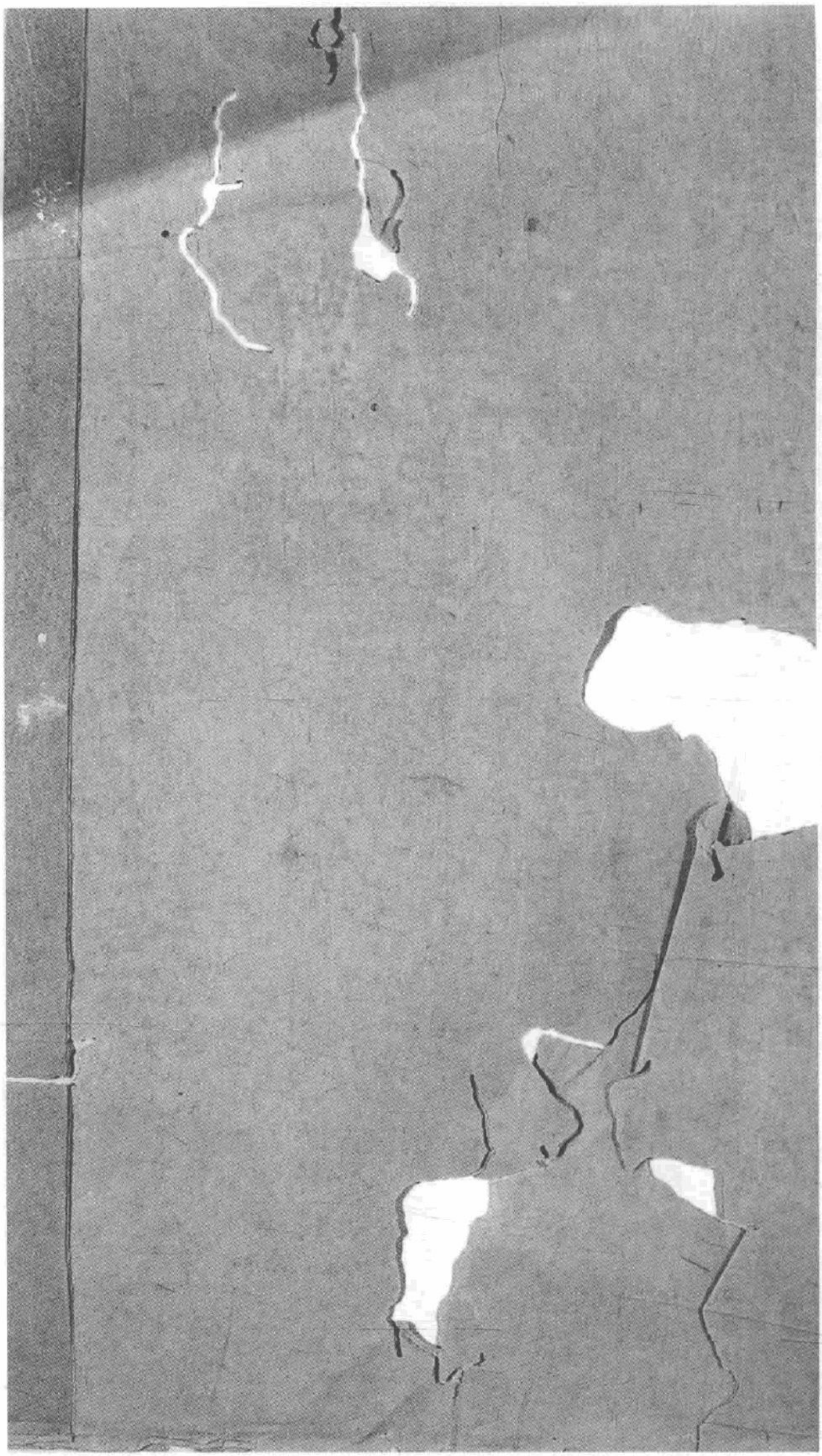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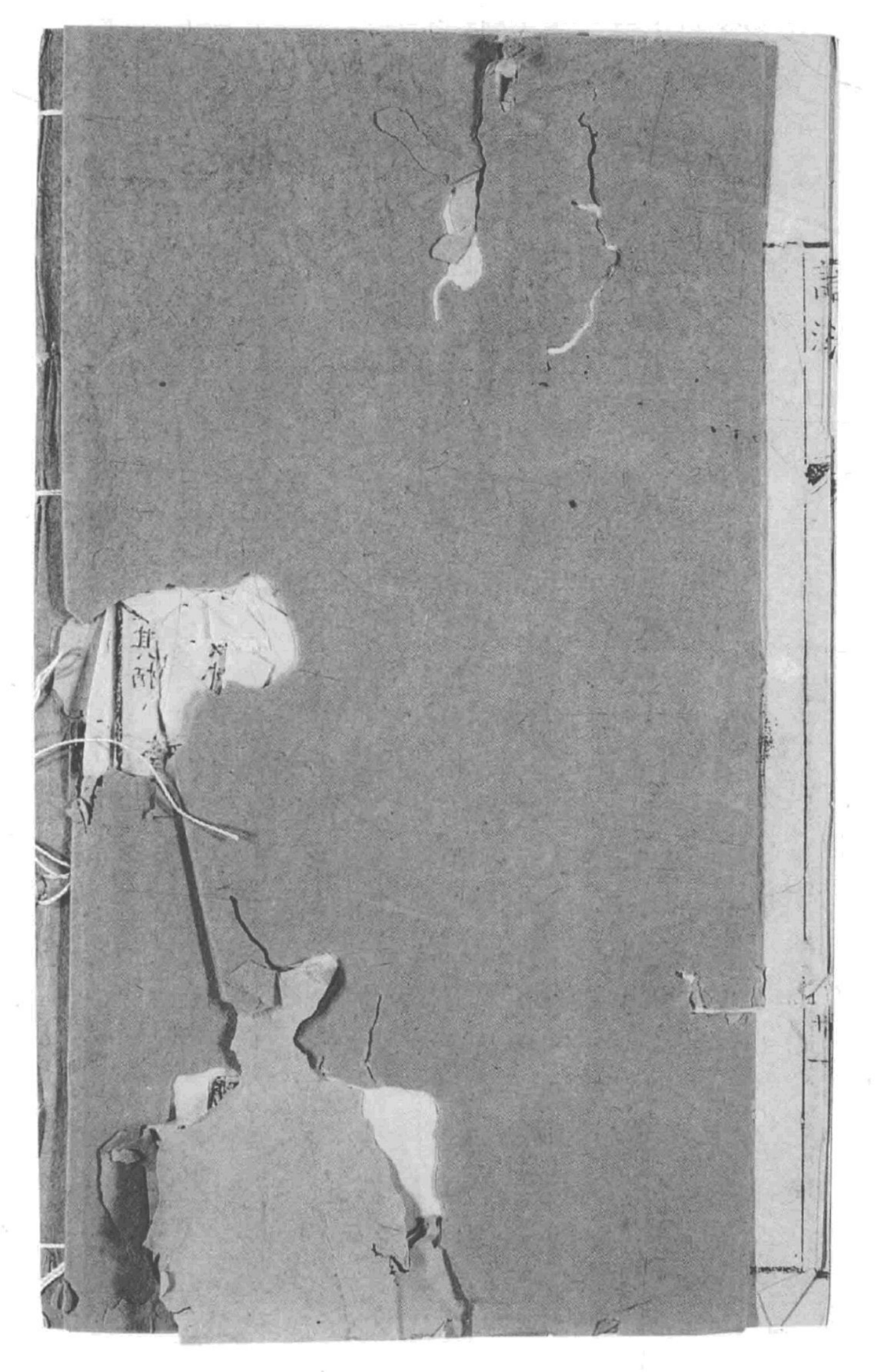
莊 一壯士頭帶茅蓬

雅 一人用象牙刻成一隹毛羽備具

慎 借珍為真一人縶大紅珍寶一塊其形如心

節 一人秉節

柱 王爵質朴兩柱玲瓏盤螭紋縷如髮取其精者記之

梁 本桶盈尺兩耳有孔貫以八尺之梁取其長者記之

柄 一人揮麈其毛忽脫獨提其柄
鋒 一人執劍一人引髮吹向其刃以試之
鈍 一人舉刀蒙鏽磨錫于砥
鐔 一人臨指深齒顏摩于几杷管而視
萼 秀英飄零惟存其萼
蒂 一人摘瓜嘗其蒂以別其著
冲 人立水中
和 一人吹口把禾一束
毛 巨獸毛背振落其身將赤
毳 禽雛細毛初生稍疎柔細
牝 一馬在曹駒食其乳
牡 一鹿雙角八叉
雌 一草雉栖於山梁
雄 一雉錦身兔尾遊于岡阜
跳 雀跳而前
躍 魚躍波間
蟠 龍虬蟠居
紆 蛇引曲行